

第一章 谁是明君

刘黑闼搭着徐子陵肩头，走进附近卖丝绸的店铺去。

两个上了年纪的店伙都没迎上来招呼他们，像视而不见般，任他们长驱直闯，揭开分隔前后进的珠廉，穿过摆满布疋的小货仓，步出天井，原来另有两重房舍。

四男一女正聚在天井说话，见到刘黑闼，都现出恭敬神色，齐叫“刘大哥！”

刘黑闼点点头，领着徐子陵进入天井左侧的房舍去。

那是个简朴的小厅堂，除了台、椅、几等必备的家俱外，连柜子都没一个，更不要说装饰的摆设了。

两人坐好后，刘黑闼哈哈笑道：“真好！竟遇上你，我也不知多少趟听到你们的凶讯，想不到你们还是活得生龙活虎。寇仲究竟到那里去？”

徐子陵道：“我和他失散了，但约定在这里会面的。”

说罢心中暗叹，刘黑闼虽是条好汉子，但始终是窦建德的人，不宜向他透露太多事。

刘黑闼皱眉道：“听说李密派人截击你们。要不要我遣人去找寻寇仲？”

徐子陵感受到他真挚的热情，生出内疚的难过情绪，摇头道：“他自保该没有问题。

事实上我们是故意分开，由我引走追兵，而他却负责做别的事情。”

刘黑闼明白过来。此时刚才在外面和另外四名男子聊天的女孩子进来奉上香茗。

徐子陵这才看到此女轮廓颇美，还透着一股清秀的气质。

刘黑闼笑道，“她叫彤彤，一手飞刀玩得不错！”却没对徐子陵向彤彤作介绍。

彤彤微微一笑，好奇地瞥了徐子陵两眼，才退出屋外。

刘黑闼沉吟片晌，叹道，“刺杀任少名一役，不但使你们两人的名字无人不知，也改变了整个南方的形势，老哥真以你们为荣。”

徐子陵怕他重提邀他们入伙的事，忙岔开话题道：“刘大哥今趟到洛阳来，有什么大事？”

刘黑闼深深地瞧了他几眼后，沉声道：“此事可大可小，实质上只是小事一件，但却可能关系到谁能一统天下的问题。”

徐子陵听得一头雾水，奇道：“是什么事竟有这样影响力？”

刘黑闼不答反问道：“你们今趟到洛阳来，是否准备西入关中？”

徐子陵明白刘黑闼人品很好，但绝非蠢人，而且精明厉害，绝不可以轻易将之瞒骗。

他这样询问，等若间接问他是否想去发掘‘杨公宝库’。假若他支吾以对，刘黑闼将势难对他推心置腹。

在这群雄割据的时代，即使父子兄弟朋友，亦因各为其主而要保守某些事情的秘密。

像李靖刚才便对他欲言又止，显似有所保留。

徐子陵苦笑道：“事实上我们只知道宝藏关内某处附近，其他便一无所知，所以今次只是去碰碰运气。”

刘黑闼忠厚朴实的黑脸露出一丝真诚的笑意，点头道：“子陵说的话，我怎会不信。”

不过听说在‘杨公宝库’之内，除了杨素多年搜刮得来的奇珍异宝外，尚有以万计的兵器等物。要在李阔的地头把这些东西运走，非有庞大的人力物力不可。你们若信得过我刘黑闼，我可全力支持你们，条件则是各取所需；你们去做大富豪，而我则去争天下，两全其美，皆大欢喜。”

顿了顿又道：“据我得来的消息，‘杨公宝库’共有七重，除第一重没有机关装置外，各重便一重比一重危险；若你知道设计这藏宝室的人乃天下第一巧匠鲁妙子，便知要取得宝藏绝不容易。照我所知，只罗刹女曾进入第一重，即知难而退。咦！你的神情为何如此古怪？”

徐子陵听到鲁妙子之名，自是心头剧震，开始有点明白为何他把《机关学》的秘笈给予寇仲时，特别提醒他须凭此进入‘杨公宝库’。

但为何鲁妙子不直接告诉他们如何进入由他一手设计的‘杨公宝库’呢？

此确令人费解。

刘黑闼又道：“杨素和鲁妙子乃至交好友；洛阳贯通南北的开合桥星津浮桥都是他设计的。此人在这方面的天资之高，当世实不作第二人想。”

见徐子陵皱眉苦思，伸手友善地拍拍他肩头道：“你不必这么快答我。可先和寇仲商量一下，就算不合作，我刘黑闼亦不会怪你的。顺带说一句，诸葛德威对机关建筑颇有心得，对进入宝藏肯定有帮助。”

徐子陵只好点头应诺。

刘黑闼舒了一口气，轻松道：“坦白说，这番话我真不想说，好像我也像其他觊觎宝藏的人那么贪心，但为了大局，又不能不说。”

徐子陵道：“这个我是明白的，刘大哥不用介怀。”

刘黑闼欣然道：“我曾向夏王提起两位，夏王对你们亦非常欣赏，希望有机会可以见个面。”

夏王就是窦建德。

徐子陵夷然道：“有机会我们也不想拜谒，还有，刚才刘大哥说什么有件事可大可小，究竟是什么一回事呢？”

刘黑闼沉声道：“自然是与‘杨公宝库’齐名的和氏璧有关哪！”

刚进皇城，聚在端门内的十多人迎了上来，除三人身穿武将甲胄外，其他人都是便装儒服。当中一人赫然是寇仲认识的欧阳希夷。

欧阳希夷乃成名数十年的高手，在江湖上辈份极高，与大儒王通及王世充交情甚笃，不过多年来已不问世事，想不到竟会出来助王世充争天下。

当年他以沉沙剑在彭城大战跋锋寒，虽于胜负未分之际罢手，但已在寇仲和徐子陵心中留下了不能磨灭的印象。

除欧阳希夷外，另有两男一女，特别引起寇仲的注意。

女的一个有如万绿丛中一点红般，极为惹人注目。

那是个颇具姿色的年青少妇，娇小玲珑，背负长剑，神情却是出奇地

严肃，一副不苟言笑的模样，别有股冷艳的成熟韵味。既使人感到她凛然不可冒犯的孤傲，但又令人暗中兴起假若能破开她那重保护自己的屏障，会是男人最大的成就。

不过寇仲留心她的原因，却非因她的姿色，而是她那对精光闪闪的湛蓝眸子，使他不但知道她是武林高手，还非中土人士。

另两个惹他注意的人是一老一少。

老的身材矮胖，身穿道袍，手持尘拂，眼耳口鼻都朝肥脸的中央挤聚，看着本该惹笑，可是他半眯的细眼芒光烁闪，隐隐透出一种狠辣无情的味道，却绝无半分滑稽的感觉。

少的是个二十七、八岁许的壮汉，身形雄伟，虽比不上寇仲与徐子陵、跋锋寒等的高挺俊拔，却是面容古朴，肤黑扎实，自有一股强横悍霸的气度。武器是背上的双啄。

看来除欧阳希夷外，众人中亦以这三人武功最高，直可跻身一流高手之列。

欧阳希夷的目光首先落在寇仲身上，锐目掠过惊异之色，却没有说话。

王世充此时已急步迎上，呵呵笑道，“得诸位及时赶来，我王世充还有何惧哉。”

寇仲心中微凛，方知王世充于不动声色中，已调集了手上所有力量，用以应付眼前的危机。

欧阳希夷等纷纷还礼谦让。

其中一名武将道：“蒙秋已依尚书吩咐，做好一切安排。”

寇仲这才知道此人乃朗奉外王世充另一心腹大将宋蒙秋。忙用心看了他一眼。此人容貌丑陋，脸上挂着矫揉和过份夸张了的忠义神情，予人戴着一副假面具的感觉，打第一眼寇仲便不喜欢他。

此时王世充介绍寇仲与众人相识，那女子竟然名如其人，叫玲珑娇。胖道人则是可风道长，壮汉叫陈长林，其他则是来自不同门派的名家高手。

欧阳希夷显然在这批人中最有地位，微笑道：“《长生诀》不愧四大奇书之一，否则也不能造就出寇兄弟这种人才。”

寇仲连忙谦让。

王世充再与各人客套几句后，收敛笑容道：“事不宜迟，我们立即进宫去见那小昏君，看看独孤峰能耍什么花样出来。”

刘黑闼见徐子陵听到和氏璧之名，仍是一副无动于中的神态，微笑道：“假若子陵知多点关于和氏璧的事，说不定会生出兴趣来。”

徐子陵想起寇仲，心中暗叹，勉强振起精神，问道：“和氏璧除了是当然的国玺、帝皇权力的象征外，还有什么身价和作为？”

刘黑闼道：“说真的，这个我亦不大知道。但只从宁道奇也要向慈航静斋定下借璧三年之约，便可知和氏璧非只是一块珍贵的宝玉那么简单，否则怎能教宁道奇这类超凡脱俗的世外高人也为之心动。”

徐子陵愕然道：“这么说，和氏璧岂非一直藏在慈航静斋吗？但刘大哥又从何晓得？”

刘黑闼神秘地微微一笑，低声进：“这个请恕你刘大哥我要卖个关子

了。皆因我答应了人不可说出来。你只要知道这消息是千真万确就成了。”

徐子陵皱眉道：“若真有此事，那江湖中盛传宁道奇会在洛阳把和氏璧交回师妃暄之事便非是凭空捏造的事了，宁道奇和师妃暄如此张扬是否嫌天下还不够乱呢？”

刘黑闼的黑脸透出笑意，淡淡道：“恰好相反，这正是慈航静斋答允借璧予宁道奇的条件，就是要他协助天下拨乱反正，造福万民。”

徐子陵心中一动道：“这么说，宁道奇确在协助慈航静斋为未来君主造势了。”

刘黑闼讶道：“听来你这猜想是虽不中亦不远矣。据窦公和我的推测，师妃暄于这非常时期踏足尘世，不但是要对付阴癸派，还负有更重要的使命，就是为万民找寻真主。

试想想在现今的形势下，谁若能得到师妃暄的青睐，赐以和氏璧，那将会是怎样的一回事？”

徐子陵立时大感头痛。

他想到的问题是在于寇仲。

在现时的情况下，无论师妃暄如何去拣选，亦绝不会拣上寇仲。

正如刘黑闼所言，和氏璧本身只是小事，但师妃暄的拣选皇帝却是天下的大事。

以师妃暄所代表的慈航静斋与宁道奇合起来的实力和威望，只要他们公开宣布把和氏璧赠予某人，天下群雄会怎么反应。

所以寇仲绝不容许此事发生。

以前寇仲说要去抢和氏璧，怕至少有一半是闹着玩的。

但现在却是另一回事了。

如若寇仲加入了和氏璧的争夺战，他徐子陵能置身事外吗？

那岂非演变成他们要与师妃暄和宁道奇正面为敌。

王世充偕寇仲与一众将领及名家高手飞身上马，在近千亲卫的护从下通过皇城，朝北面的宫城驰去。

沿途尽是甲冑鲜明的兵士，显见皇城的控制权已全落入王世充军的手中。

爆城周围九里，四面开有宫门。

则天门位于南墙正中，南对端门，北对玄武门，与中央各殿的正门贯穿在一条中轴线上。

蹄音轰鸣下，整个皇城也似在晃动起来。

寇仲策骑于王世充左方，另一边就是欧阳希夷，前方由朗奉率三十骑开道，声势浩荡。

则天门此时已清楚可见，门分两重，深达二十许步，左右连阙，被宽约十八步的城墙相接，城关高达十二丈，气象庄肃，令人望之生畏。

此时则天门中门大开，但连半个门卫的影子都看不到，一派违反常理的教人莫测高深。

王世充神态从容，一边策骑，一边向寇仲道：“则天门内尚有永泰门，接着就是主殿乾阳殿，乃为举行大典和接待外国使节专设。杨侗那家伙平时

绝不到那里去。”

寇仲奇道：“宫城的守卫怎么一个都不见？”

后面不知谁接口道：“看是都给吓跑了。”却没有人为此话发笑。

王世充沉声道：“独孤峰辖下的禁卫共分翊卫、骑卫、武卫、屯卫、御卫、侯卫等共十二卫，每卫约五百人，总兵力超过五千，实力不可轻侮。兼有坚城可守，以独孤峰的性格，绝不会不战而退，我们定要小心一点。”

众人轰然应喏，声震皇城。

转瞬先头部队已抵则天门，正要长驱直进时，一人负手油然步出外，大笑道：“尚书大人如此兵逼皇城，未知所为何事。”

刘黑闼叹了一口气道：“天下的形势早乱作一团，师妃暄若再插手其中，将使情况更为复杂。”

徐子陵亦正为此头痛。

师妃暄和涓涓分别为正邪两大宗派的代表传人，又均为两派罕有的超卓高手，而现在涓涓已成了他们的死敌，若再加上个师妃暄，那对他们可不是说着玩的。

徐子陵忍不住问道：“师妃暄现在究竟在那里？”

刘黑闼耸肩道：“听说十日前她曾在洛阳附近露过一面，但之后就不知所踪，怎么都查不到她半点踪影。只从这点看，便可见她高明至何等程度。”

徐子陵想起涓涓，即可推想出师妃暄的厉害，再想到她或会成为他和寇仲的敌人，一时更欲语无言。

就算他没答应寇仲于取得‘杨公宝库’后才分手。他也不能在现今的情况下离开寇仲的。

刘黑闼续道：“这正是我今趟到洛阳来的原因。若能从师妃暄手上取得和氏璧，等若有半边天下到了夏王手上。故这刻的洛阳可说盛况空前，凡欲得天下者，谁不想来碰碰机会。”

徐子陵又想起李靖，他到洛阳来说不定也为了同样原因，就是为李世民争取和氏璧，问道：“照刘大哥估计，谁有机会夺得和氏璧呢？”

刘黑闼哑然失笑道：“子陵这个‘夺’字恐怕用得不太妥当。先不说有宁道奇在旁照拂，只是师妃暄本身登峰造极的剑法，已足可使人难起妄念，所以还是用‘求’代替‘夺’比较妥当。”

徐子陵亦心中好笑，自己因为是代寇仲设想，所以竟不自觉用了个‘夺’字，有点尴尬道：“那谁最有机会求得宝璧？”

刘黑闼苦笑道：“我很想告诉你该是窦公。但事实却非是如此，至少有三个人与我们有同等机会，也是眼下最有资格一统天下的三个人。”

顿了一顿续道：“若换了我是师妃暄，当必从其战绩、施政、声誉等各方面去衡量某人是否适合做未来的真命天子。所以第一个最有机会的人，必是李密无疑，碰巧他刚新胜宇文文化及，过往又曾数次开仓赈民，声誉之佳，谁能媲美？”

徐子陵的心直沉下去，若给李密得到和氏璧，自己和寇仲那还有跟他争锋的机会。

刘黑闼又沉声道：“第二个则为王世充，只看洛阳的安定情况，便可见

他管治有方，且其根据地乃中原的心脏地带，雄视四方，使人难以轻觑。”

徐子陵点头道：“这两个确是可与夏王争锋的人，另一个人是否李渊呢？”

刘黑闼道：“李渊可算其中一个。只是他本人既好声色，又依附突厥，故虽有实力，被师妃暄挑选的机会看来却不大。”

徐子陵想起老爹，问道：“杜伏威是否全无入选的机会？”

刘黑闼答道：“杜伏威声誉一向不佳，兼且最近又与铁勒人勾结，想得到和氏璧嘛！

怕只余强抢一途。”

徐子陵心中微愆，因他深悉阴癸派亦牵涉其中，而祝玉妍、涓涓、曲傲和杜伏威均是有资格挑战师妃暄的人，所以纵使后者有宁道奇支持，但由于敌手太强，故亦非是全无凶险。

形势确是复杂异常。

刘黑闼豪兴忽起，哈哈笑道：“天下虽是四分五裂，但不成气候者众，有资格称王者寡。现在大江以南不外萧铣、林士宏、沈法兴、宋濂四大势力。给你们宰了任少名后，目前以萧铣最具实力，可惜巴陵帮难脱贩卖人口的臭名，自难得师妃暄青睐。”

顿了一顿，续道：“北方诸雄中，除刚才提及的三人，其他如薛举父子，刚被李世民所败，自保也成问题，可以不论。至于梁师都、刘武周两人，全赖胡人撑腰，才能有些声势，说出来都不馨香，师妃暄更看不上眼。而高开道、李子通、徐圆朗之辈，分别被我们、李密和杜伏威迫在一隅，难作寸进，均难成气候。勉强来说，尚有武威的李轨，可惜偏处西疆，事事要看胡人脸色，还有什么筹码可拿出来见人？”

徐子陵皱眉道：“听刘大哥的语气，难道谁当皇帝一事，真个是操纵在师妃暄手上吗？”

刘黑闼微笑道：“是否如此，还要看将来的发展才可确定。但观乎各方势力，都要派人到洛阳来见师妃暄，便可知对此事的重视，否则我那有空闲在这里和你说话。”

接着避开徐子陵灼灼的目光，有点不好意思的道：“令姐好吗？”

徐子陵心中一痛，颓然道：“素姐嫁人了！”

刘黑闼雄躯一震，呆了半晌，才乾咳一声道：“嘿！那要...唉...”

徐子陵忽感不想面对刘黑闼，并走得愈远愈好，永远都不要再与人谈及素素的事。

假若香玉山只是个卑鄙的人口贩子，他该怎办才好？

刘黑闼见徐子陵站了起来，讶道：“子陵要走吗？”

徐子陵惨然道：“我想一个人去灌两口酒，迟点再来找刘大哥吧！”

第二章 为君之道

寇仲定神一看，心中也不由暗忖有其子必有其父。

此人长得与独孤策至少有七分相像，且年纪在外表看来像只差几岁，故仍异常英俊，但观其恢宏气度，则谁都可推想出他就是独孤闕之主独孤峰。

他是个令人一眼看去便知是野心极大，要毁掉别人时毫不容情的人。

他虽满脸笑意，但总带着杀气腾腾的样子，中等身材，但却有一种显示出非凡能力的气概。而且爽脆有力的举止，都在表现出他强大的信心。

此时他那对与鹰勾鼻和坚毅的嘴角形成鲜明对照的锐利眼神，从王世充移到寇仲处去，寇仲立感到脸上一热，只此便知独孤峰不愧独孤阙之主，功力绝不在杜伏威、李密那级数的高手之下。

众人勒马停定，前方开路兵将知机的散往两旁，好让主子能和对方在没有阻隔的情况下对话。

王世充哈哈一笑道：“独孤总管言重了，近日风声鹤唳，听说有不少人要取我王世充项上人头，我王世充又一向贪生怕死，所以出入都要央人保护，这才多带几个人来；怎估得到会招来‘兵逼宫城’的大罪？万望峰兄不要阻挡着宫门，让我进宫谒见皇泰主面禀军情，否则说不定会使王某怀疑峰兄已策动兵变，胁持了皇泰主，迫得我要挥军攻城，那时对大家都不会有什么好处！”

寇仲这才知王世充的厉害，这番话连消带打，谁都难以招架。

不过独孤峰亦非善男信女，只看他一人独挡宫门，摆出一副高不可测的格局，即可见一斑。

果然独孤峰踏前一步，好整以暇的微笑道：“世充兄的欲加之罪才真的厉害，独孤峰怎担当得起。最好笑是我独孤峰本是诚心诚意，又见尚书大人忽然班师回朝，故特来迎迓，岂知竟给郑国公你误会了。”

他这一番话中从“世充兄”、“尚书大人”到“郑国公”，共换了三个名称，当然绝无半点诚意，还有种使人难以捉摸其心态，且冷嘲热讽，不把王世充看在眼内的意味。

寇仲哑然失笑道：“既是特来迎接，为何早先独孤总管不说尚书大人班师回朝，却说兵逼宫城，现在却来改口？”

独孤峰意带轻蔑地瞅了寇仲一眼，皮肉不动地阴恻恻笑道：“这位年青哥儿脸生得很，不知何时成了尚书大人的发言人？”

王世充也是厉害，淡然自若道：“还未给总管引见我这位重金礼聘回来的寇仲先生，我王世充不在时，洛阳的事就交他掌理，以后你们多多亲热才是！”

今趟连王世充方的郎奉等人都震动起来，想不到王世充如此看重寇仲。

独孤峰愕然半晌，才道：“尚书大人虽有选贤任能之权，但如此重要的职位，当要...”

王世充截断他道：“这正是本官要见皇泰主的其中一个原因，独孤总管是否仍要拦着宫门呢？”

独孤峰哈哈一笑道：“怎会呢！怎会呢！尚书大人请！”

竟退往门旁，作出恭请内进的夸张姿态。

王世充和寇仲愕然相顾，一时间不知该作何种反应。

深长的城门口，就像可吞噬任何闯进去的人的无底深洞。

向刘黑闼告辞后，徐子陵在附近找了间酒馆，要了一壶酒，自斟自饮了两口后，酒意上涌，差点要大哭一场。

他从来不好杯中之物，即管凑寇仲的兴头，也是浅尝即止。
但现在却想喝个不省人事，好忘记这残酷和不能改易的已发生了的现实。

原因就在刘黑闼直指萧铣是人口贩子这句锥心说话。

现在素素和香玉山米已成炊，还有了孩子，就算杀了香玉山也对素素无补于事。

唉！

徐子陵再灌一口，伏倒桌上，欲哭无泪。此时酒馆只有两桌坐有客人，而他又故意拣了处于一隅的位置，故不虞会惹来其他人的注意。

说到底所有这些发生在素素身上的不幸，都是由李靖的寡情薄义而来。

素姐有什么不好？他偏要移情别恋。

足音渐近。

徐子陵凭足音竟在心中浮起李世民龙行虎步之姿，猛地抬头。

只见一人头顶竹笠，垂下遮阳幕，身穿灰布衣，正笔直朝他走来，脚步轻巧有力，自有一股迫人而来的气势，慑人之极。

徐子陵收摄心神，沉声道：“秦王请坐。”

那人微一愕然，才在他对面坐下，脱下竹笠，露出英伟的容颜，大讶道：“徐兄是否能看穿小弟的脸幕呢？”

又举手唤伙计道：“拿酒来！”

徐子陵迎上他似能洞穿任何人内心秘密的锐利眼神，淡淡道：“我只是认得世民兄的足音吧！”

酒杯酒壶送上台来，李世民先为徐子陵添酒，才斟满自己的一杯，叹道：“徐兄不但有双灵耳，记性还好得教人吃惊。”

然后举杯笑道：“这一杯是为我和徐兄久别重逢喝的。”

徐子陵目光凝进望内清冽的酒中，伸指在杯沿轻弹一下，发出一响清音，徐徐道：“是否李靖教世民兄来找我的？”

李世民微微一笑，放下酒杯，柔声道：“徐兄误会了你的李大哥！”

徐子陵漠然道：“若世民兄此来只为说李靖的事，那我们的谈说就到此为止。”

李世民微一错愕，接着哈哈一笑，举杯一饮而尽，以衣袖抹去嘴边的酒渍后，意态飞扬地道：“就依徐兄意思吧！况且这种男女间事，岂是我等局外人能管得了的？”

徐子陵苦笑道：“你这两句话比直说还厉害，李世民不愧是李世民。”

李世民双目爆起精光，仔细端详了他好一会后，叹道：“子陵兄真的变了很多，无论外貌、风度、气魄，均能教人心折。”

徐子陵淡淡道：“世民兄不用夸奖我了，徐子陵不外一介山野莽夫，何如世民兄人中之龙，据关中之险以养势，徐观关外的风风雨雨，互相斯拼，自己则稳坐霸主之位。”

今回轮到李世民苦笑以报，摇头道：“子陵兄莫要见笑我，我李世民顶多只是为父兄打天下的先锋将领，那说得到什么霸主之位？”

徐子陵一对虎目射出锐利慑人的异芒，沉声道：“明珠始终是明珠，纵一时被禾草盖着，终有一天会露出它的光芒，世民兄岂是肯屈居人下之人。”

李世民默然半晌，眼睛逐渐亮了起来，旋又透出哀伤不平的神色，低声道：“当日我助家严起兵太原，他曾答应我们兄弟中谁能攻下关中，就封

其为世子。当时并曾私下亲口对我说：‘此事全由你一力主张，大事若成，自然功归于你，故一定立你为世子。’接着双目寒芒一闪，续道：“当时我答他：‘炀帝无道，生灵涂炭，群雄并起，孩儿只愿助爹推翻暴君，解百姓倒悬之苦，其他非孩儿所敢妄想。’”

徐子陵皱眉道：“世民兄既有此想法，为何刚才又流露出忿懑不平的神色呢？”

李世民颀然道：“因为我怕大哥是另一个炀帝，那我就罪大恶极了，否则纵使家严因妇人之言而背诺。但自古以来便有‘立嫡以长’的宗法，我也没什么可说的。”

徐子陵心中肃然起敬。因为凭敏锐的感觉告诉他，李世民说这番话时，是真情流露，显示出他悲天悯人的胸怀。

李世民忽地探手抓着徐子陵的肩头，虎目深注的道：“这番话我一向只藏在心内，从没有向人倾吐，今天见到徐兄，却情不自禁说了出来，连自己都感到奇怪。或者是我心中一直当你和寇仲是我的最好朋友吧！”

徐子陵心中一阵温暖，又是一阵寒冷。

温暖是为了李世民的友情，寒冷的则是因想到寇仲终有一天要与李世民对阵沙场。

蓦地有人低呼道：“说得好！”

两人愕然瞧去，只见酒馆内只剩下一个客人，坐在相对最远的另一角落，正背对他们，独自一人自斟自饮。

李世民和徐子陵交换了个眼色，都掩不住心中的惊异。

此人明显是刚来不久，可是两人都没有发觉他是何时进来。

而两人说话时都在运功尽量压低和束聚声音，不使外散。而对方离他们至少有五、六丈的距离，若仍能听到他们的说话，只凭这点，便知对方是个顶级的高手。

此人只是从背影便显得修长优雅，透出一股飘逸潇洒的味儿，束了一个文士髻的头发乌黑闪亮，非常引人。

李世民扬声道：“兄台刚才的话，不知是否针对在下来说？”

那人头也不回的淡淡道：“这里只有我们三人，连伙计都给秦某人遣走了，李兄认为那句话是对谁说呢？”

李世民和徐子陵听得脸脸相觑，泛起高深难测的感觉。

不过他的声音低沉，缓慢却又非常悦耳，似乎并无恶意。

要知李世民乃李阀最重要的人物，李渊现在的江山有九成是他打回来的。若泄露行藏，敌对的各大势力谁不欲得之而甘心。

若非他信任徐子陵，绝不会现身来会，只从此点，便可知李世民真的当徐子陵是好朋友。

徐子陵倾耳细听，发觉酒馆外并无异样情况，放下心来，淡淡道：“秦兄何不过来喝杯水酒？”

那人从容答道：“徐兄客气，不过秦某一向孤僻成性，这般说话，反更自在。”

李世民哈哈一笑道：“天下每多特立独行之士，请问秦兄怎么称呼？”

那人徐徐道：“姓名只是人为的记号，两位便当叫我秦川吧！”

两人愈来愈感到这人很简单。

徐子陵讶道：“请恕我多口，秦兄必是佛道中人，又或与佛道有缘，不

知我有猜错吗？”

李世民愕然瞧着徐子陵，完全摸不着头脑，为何徐子陵只见到对方背影，说不到几句话，便有这出人意表的猜测。

秦川却丝毫不以为异，应道：“徐兄的感觉确是高明得异乎寻常，适才秦某若非趁徐兄伏台之时入来，恐怕亦瞒不过徐兄。”

李世民一震道：“秦兄是尾随我而来的吗？”

秦川淡然道：“正是如此。李兄当时心神全集中到徐兄身上，自然不会留意到我这闲人！”

李世民和徐子陵愕然以对。

先不说这人是有意跟李世民来此。只是以李世民的高明修为，却懵然不知有人贴身追随，便可知此人身手的不凡。

秦川不待二人说话，接下去道：“言归正传，刚才李兄说及令兄之事，不知有何打算？”

李世民苦笑道：“那番话入了秦兄之耳，已是不该，难道还要作公开讨论吗？”

秦川耸肩道：“李兄有大批高手随来，大可在倾吐一番后，再遣人把秦某杀掉，如此便不虞会被第三者知晓。”

李世民和徐子陵再脸脸相觑，那有人会教别人杀了自己来灭口的道理。

不过他耸肩的动作非常好看，更使人难起杀伐之心。

“砰！”李世民拍桌叹道：“我李世民岂是这种只顾己身利益，妄伤人命的人，秦兄说笑了！”

秦川冷然道：“你不杀人，别人就来杀你。令兄比世民兄大上十岁，当年在太原起事时，他还在河东府，未曾参与大谋。一年之后，他却硬被立为太子。在平常时期，这倒没有什么问题，但值此天下群雄竞逐的时刻，世民兄在外身先士卒，冲锋陷阵，斩关夺隘，杀敌取城，而他却留在西京坐享其成。纵使世民兄心无异念，但令兄仅以年长而居正位，如何可令天下人心服，他难道不怕重演李密杀翟让的历史吗？”

李世民脸容一沉，缓缓道：“秦兄究竟是什么人？竟能对我李家的事知道得如此清楚？”

徐子陵亦听得心中惊异。但却与李世民着眼点不同，而在于此人语调铿锵有力，说理通透玲珑，掷地有声，教人无法辩驳。

秦川油然道：“世民兄若不想谈这方面的事，不若让我们改个话题好吗？”

徐子陵和李世民又再愕然相对。

欧阳希夷呵呵一笑，拍马而出道：“便让老夫作个开路小卒吧！”

寇仲急凑往王世充道：“硬闯乃下下之策！”

王世充正拿不定主意，闻言忙以一阵大笑拖延时间，待所有人的注意力都从欧阳希夷处回到他身上时，才故作好整以暇的道：“看来时间尚早，皇泰主该尚未离开他那张龙床，本官待会再来进谒好了！”

一抽马鞭，掉头便走，再没瞧独孤峰半眼。

寇仲等忙紧随离开。

李世民奇道：“秦兄尚有什么话要说？”

秦川缓缓道：“我想向世民兄请教为君之道。”

徐子陵和李世民都给他耍得一头雾水。

首先李世民非是什么君主，何况现在只是处于打天下的时期，就算李世民有心取李建成之位而代之，那这句话亦该由他向什么人请教，而不应反被别人来考较质问。

徐子陵心中涌起一阵模糊的感觉，隐隐觉得自己该知此人的身份，偏又无法具体猜出来。

李世民盯着他的背影，皱眉道：“秦兄若能说出问这个问题的道理，我李世民奉上答案又何妨。”

秦川平静地道：“我做人从来都是想到什么就做什么，很少会费神去想为何要怎么做。刚才我正是想起世民兄设有一个‘天策府’，专掌国之征讨，有长史、司马各一人，从事郎中二人、军谘祭酒二人，典签四人，录事二人，记室参军事二人，功、仓、兵、骑、钹、士六曹参军各二人，参军事六人，总共三十四人，俨如一个小朝廷，可见世民兄志不只在区区征战之事，才有感而问。”

李世民和徐子陵听他如数家珍般详列出“天策府”的组织细节，都听得目瞪口呆，哑口无言。

秦川淡淡道：“这理由够充份吗？”

李世民苦笑道：“我服了！若秦兄肯为我所用，我必会请秦兄负责侦察敌情。所以为君之道，首要懂得选贤任能，否则纵有最好的国策，但执行不得其人，施行时也将不得其法，一切都是徒然。”

徐子陵心中暗赞，若换了是李密或杜伏威，见此人对自己的事了如指掌，不动杀机才怪。但李世民却谨遵诺言，从实地回答，又答得洒脱漂亮，只是这种胸襟，已非其他人能及。

秦川沉声道：“大乱之后，如何实现大治？”

李世民先向徐子陵微微一笑，才答道：“乱后易教，犹饥人易食，若为君者肯以身作则，针对前朝弊政，力行以静求治的去奢省费之道，偃革兴文，布德施惠，轻徭薄赋，必上下同心，人应如响，不疾而速，中土既安，远人自服。”

秦川听得默然不语、好一会后才道：“徐兄以为世民兄之论如何？”

徐子陵想不到他会忽然问起自己这旁人的意见来。哑然失笑道：“对为政小弟只是个门外汉，那有资格来评说世民兄。不过世民兄‘静中求治’的四字真言，却非常切合我的个性。大乱之后，只有去奢省费，与民休养生息，不违农时，才能促进生产，使民衣食有余。”

秦川仍是面对空壁，沉声道：“昔日文帝杨坚登基，不也是厉行德政，谁料两世而亡，世民兄对此又有何看法。”

李世民叹道：“秦兄此句正问在最关键处，只此已可知秦兄识见高明，非同等闲。

未知我两人可否移座与秦兄面对续谈呢？”

秦川笑道：“尝闻世子爱结交天下奇人异士，当然亦有容纳各种奇举异行的胸襟。”

区区一向独来独往，这么交谈最合区区心意，假若世民兄坚持要换另一种形式，区区只好告辞！”

李世民向徐子陵作了个耸肩的动作，表示出无可奈何之意，微笑道：“我只是想一睹秦兄神采，既是如此，便依秦兄之言吧！”

秦川淡然道：“早知世民兄不会强人所难，这么就请世民兄回答刚才的问题好了。”

李世民不解道：“秦兄为何像是要考较我当皇帝的本领似的呢？”

此语一出，徐子陵心中剧震，已猜到了秦川的真正身份。

事实上秦川的身份一直呼之欲出，除了师妃暄外，谁有兴趣来问李世民这类有关治国的问题？

她正在决定谁该是和氏璧的得主。

秦川油然道：“良禽择木而栖，这么说世民兄满意吗？”

李世民目光投到徐子陵脸上，显然从他的眼神变化中，察觉到他的异样，向他打了个征询意见的神色。

徐子陵想起寇仲，心中暗叹一口气，点头表示李世民该坦诚回答。

李世民默想片刻后，正容道：“致安之本，惟在得人。隋室之有开皇之盛，皆因文帝勤劳思政，每旦听朝，日夜忘倦。人间痛苦，无不亲自临问，且务行节俭，奖惩严明。

只可惜还差了一着，否则隋室将可千秋百世的传下去。”

徐子陵不待“秦川”回答，长身而起道：“两位请续谈下去，在下告辞了！”

李世民大感愕然。

“秦川”则不见任何动静。

徐子陵微一颌首，飘然去了。

第三章 东都闲情

王世充一边策骑朝自己的官署缓驰而去，一边皱眉问寇仲道：“若他摆的是空城计，我们这么不战而退，岂非惹天下人耻笑。”

另一边的欧阳希夷、后面的郎奉和宋蒙秋都露出同意的神色。

寇仲微笑道：“若我们真个挥军攻打宫城，只有两个可能性，一是破城而入；一是伤亡惨重，坚持不下。而无论是那个可能性，都对我们有害无益。因为我们志不在此，只要能击溃李密，那还怕杨侗和独孤峰不乖乖屈服。刚才只要看独孤峰有恃无恐的姿态，便知他有李密在后面撑腰，根本不怕我们强攻。”

欧阳希夷不解道：“如能控制宫城，尽除独孤一党，于我们又有何坏处？”

寇仲恭敬答道：“前辈问得好，先不论破城的难易，假若洛阳重归稳定，李密岂还肯挥军西来。定会采观望态度，待等得另一有利形势后才来攻。那时胜败难测，那及得上现时的有利形势？”

四周包括王世充在内的几个人都听得大为服气。

要知以往王世充与李密交手，从没有赢过半场胜仗。而王世充之所以仍能立得这么稳，凭的就是洛阳这四面十二门，门门都是关口，内则层层设防，外则长堑围护，又有天然屏障的坚城。

所以李密一旦晓得洛阳有事，必不肯错失良机，那他们就有乘虚机会。

王世充仍有疑虑，问道：“独孤峰势力雄厚，他又非善男信女，加此一来，岂非把主动之势拱手让与他吗？”

寇仲胸有成竹道：“当然不可如此，现时只要我们枕重兵在端门外，独孤峰便动弹不得，到李密来攻时，我们再把宫城所有出入口封闭，却不攻城，只截断内外的粮路、那时便可迫杨侗交人，何须浴血攻城呢？”

欧阳希夷欣然笑道：“难怪小兄弟把南方闹得天翻地覆，果然非是只逞勇力之徒。

不过我们定要小心对方高手的暗袭，若尤婆子亲自出手，恐怕不容易应付。”

王世充冷笑道：“我王世充若是这么容易被杀，早死了十多遍。”

寇仲嘻嘻笑道：“这个当然，嘿！我也要去找些人来助拳呢！”

徐子陵来到新中桥，跋锋寒早恭候多时，欣然迎上，笑道：“我刚才在数泊在桥东码头的船有多小艘，刚数到第三百八十三艘你就来了。这里的水道陆路交通真繁密，似乎天下的舟车都到了这里来填塞河道和街道。加上中外客商来推销他们的香料珍玩，锦绢丝绸，又或粮食茶叶等货品，使洛阳成了中外货物的集散中心，非其他城市所能媲美。”

徐子陵环目一看，桥上桥下确是挤得水泄不通，万人云集，旅店、酒食店鳞次栉比，将洛水南北的市集连成一片，热闹非常，微笑道：“我还以为会比锋寒兄早到呢！”

跋锋寒和他随着人潮步下新中桥，过市不入，沿街而行道：“琬晶想见你一面，不知子陵意下如何？”

徐子陵吓了一跳，皱眉道：“她为何要见我？”

跋锋寒微笑道：“她竟通过我来传话，为的当然不会是儿女私情，子陵放心好了。

至于是什么事，她倒没说出来。”

徐子陵欲言又止，跋锋寒笑道：“你是否奇怪我和琬晶的关系？要怎么说你才会明白？或者可以这样说，在某一段时间内，我们很有机会发展为情侣，不过我们都任由这机会溜掉，我是心有所属...”

大力一拍背上的斩玄剑，续道：“她却是身有所属。”

徐子陵洒然笑道：“说不定有一天你两人回想起来时，会深感可惜！”

跋锋寒摇头道：“我是不会为这种事后悔的，你说我无情也好，什么都好。总言之男女间事缺乏了一种永恒的价值。对我来说，男女亦是可作知己朋友般相处。”

这时一群体形彪悍的武装大汉迎面而来，狠狠盯着两人，可是给跋锋寒锐目一扫，全都不敌地避开目光。

徐子陵微笑道：“锋寒兄和公主似乎不止知己朋友那么简单吧？”

跋锋寒耸肩道：“有些东溟派不方便做的事，便由我去做，例如收账、

又或找人算账，否则我何以为生，陵少满意了吗？”

徐子陵哑然失笑道：“少有见你这么随和风趣的，可见锋寒兄见过佳人后，心情大佳呢！”

跋锋寒讶道：“此事真奇怪，人说君子好逑，世上像公主那种美女肯定罕有之极，连我见了都为之心动。偏是你徐子陵半点都不把她放在心上，这是什么一回事？”

徐子陵随着跋锋寒转入通往东门的大街，那是他们约定寇仲留下标记的地方。

由于两人各具独特形相，这般并肩而行，自是惹得行人瞩目，女孩子则频抛媚眼。

徐子陵却对别人的注意和美女的青睐视若无睹，淡然自若道：“自古以来，多少男女为了爱情而不顾一切，锋寒兄可否告诉我那是怎样的一种情怀？”

跋锋寒伸手按着徐子陵的肩头，苦笑道：“恐怕我、你及寇仲都是最没有资格谈这个问题的人。或者人生在世，会自然而然去追求某些事物，例如功名富贵、娇妻美妾，只有通过这追求的过程，人生才有意义。”

徐子陵想起寇仲，点头道：“说得好！最有趣的只是追求的过程和成功的刹那，接着便要开始另一个追求。”

跋锋寒有感而发的叹道：“所以没有结果的爱情反是最完美的。这说法似乎很悲观灰暗，却是千古不移的真理。唉！任何爱上我们的女子，都注定不会有结果的，想想也教人神伤。”

又道：“你尚未答我肯不肯去见琬晶一面呢？”

徐子陵苦笑道：“饶了我好吗？别忘了她曾刺我一剑，当时我已立下决定，以后都不再想与她有任何瓜葛。”

跋锋寒默然片晌，走了十多步后，才点头道：“这该是明智之举！以后我不再在你面前提起琬晶的事好了！”

瞥了他一眼后续道：“你知否我们这样大摇大摆地在街上走着，等若向我们所有的敌人宣战和挑引。”

徐子陵笑道：“我倒没想过这问题，不过现在洛阳各路人马齐集，互相牵制下，反便宜了我们。我才不相信谁敢肆无忌惮的聚众围攻我们。”

跋锋寒嘴角逸出一丝森寒的笑意，若无其事道：“所以现在正是我们趁机反击的好机会，今晚我们就去收一笔烂账，看看对方肯否欠债还钱。”

听他这么说，徐子陵立知跋锋寒从单琬晶处得到了情报，微笑道：“这个欠我们债的究竟是何方神圣？”

跋锋寒淡淡道：“此人乃阴癸派内长老级的人物，只要能抓住他，便不愁不清楚你瑜姨的情况。”

徐子陵愕然道：“阴癸派的人出名行藏隐秘，但听你的口气却像可轻易找上他的样子！”

跋锋寒解释道：“此人表面上另有身份，谁都不知他实是阴癸派的重要人物，且是阴癸派在北方主理情报消息的最高负责人。你该知是谁告诉我这重要的消息吧！因为我答应了你不再在你面前提起她的名字。”

徐子陵苦笑道：“不要耍我！说便说吧！我也想找个人来问问玉成他们的行踪，只是苦于投问无门吧！”

跋锋寒在离东城中门数百步许处停下脚步，指着对街的一间面食馆道：

“这就是我们和寇仲约定留下标记的地方，这食馆最出色是川面，你若像我般无辣不欢，定会大快朵颐。”

徐子陵欣然道：“那就试试他们的担担面吧！今趟由我请客。”

两人正要横过街道，忽然一辆马车在两人前面停下，刚好拦着他们的去路。

他们愕然止步，定神瞧去。

车窗布帘低垂，透出一股神秘的味儿。

驾车者是个脸目陌生的壮汉，此时咧嘴一笑，露出两排雪白整齐的牙齿，沉声道：“两位爷儿要到那里去，让小人送两位一程！你们的仇家这么多，随处闲逛怕不太妥当吧！”

他一开腔，两人立即认出他是寇仲，笑骂声中，欣然登车，分别挤坐到寇仲两旁去。

寇仲夸张地一声叱喝，操控着拉车的两匹健马往南拐了一个弯，转入另一条与城墙平衡的大街去。又一手扯下面具，塞入怀内哈哈笑道：“终于来到洛阳了！我们的敌人有难矣！”

徐子陵和跋锋寒今趟在马车御位处居高临下瞧着阔敞无尽的长街，街上往来频繁的车马，两边道上熙攘的行人、又是另一番感受。

寇仲兴致极高，蹄起蹄落间，一口气把先后与王世充和独孤峰“交手”的经过如盘奉上，显然对跋锋寒的信任大大增多。

跋锋寒听罢微笑道：“我们现在更要打醒十二个精神，尤婆子或仍不屑出手，但独孤凤却肯定不会放过我们。女人干起刺客，会比男人更不择手段的。”

寇仲信心十足道：“我们的山中十日岂是白练的，而且来此途上的一番历练，令我们三人都不断作出突破，正不知该到那处找些真正高手来试刀，他们肯送上门来，就最好不过。嘿！不过我们由现在起最好不要分开。”

两人听他最后一句终露出了尾巴，差点为之喷饭。

寇仲大感尴尬，忙岔开话题道：“你们两个家伙又幹过什么来呢？”

跋锋寒耸肩道：“我与单琬晶碰过头，收集了一些有关阴癸派的消息，就是这么多了。”

寇仲失声道：“什么？你两人一起去见过东溟公主？”

徐子陵心中涌起一阵奇异的感觉。

未和跋锋寒相处前，总觉得他冷酷无情，但其实他也有感情充沛的一面。

跋锋寒笑道：“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更何况琬晶名份已定，一起见她又有什么问题？不过事实上陵少临阵退缩，自己逛街去了。”

寇仲向徐子陵道：“有到约定处找过玉成他们吗？”

徐子陵摇头表示没有，然后轻描淡写道：“我只见过四个人，依次序是李靖、刘黑闼、李世民和师妃暄。”

两人齐齐失声叫道：“什么？”

惹得街上的人都朝他们沿道缓驰的车子瞧来。

天津御柳碧遥遥，轩骑相从半下朝。

寇仲策着马车，转入贯通皇城南端门和定鼎门的天街，槐柳成荫的大街两旁万家楼阁林立，钟楼鼓楼遥遥相望，举目都是客店、皮店、竹竿行、羊毛行、杂货店、纸张店、棉花肆、鲜果行等竞相设立，盛极一时。

街道上自是行人如鲫，车轿川流不息，一派繁华大都会的热闹情况。

这时徐子陵刚把今早的事交待出来。两人都同意秦川有很大可能是师妃暄。

马车望着天津桥驰去，由于道上人车众多，故行速颇缓。

在南北对起四楼的衬托下，天津桥益显其万千气象。

桥南就是今早徐跋享茗的董家酒楼。

跋锋寒皱眉道：“有一事非常奇怪，子陵刚才说从这个可能是师妃暄的秦川身上感应到一种玄之又玄的宁静感觉，故出言问他是否佛道中人，对吗？”

徐子陵点头道：“这有什么好奇怪的。”

寇仲双目寒光闪闪，却没有作声。

跋锋寒道：“那种感觉是否很强烈呢？”

徐子陵沉吟片晌，答道：“不能说是强烈，但却非常清楚。”

跋锋寒拍腿叹道：“这就对了。若秦川真是师妃暄，以她的高明，绝不会透露出本身的任何讯息，所以和氏璧定是在她身上，而少陵感应到的只是她身上的和氏璧，而传说中的和氏璧正有镇定心神的妙用。”

两人均觉有理，并对跋锋寒的智慧大为佩服。

寇仲吁出一口长气道：“这么说，这秦川定是师妃暄了。”

跋锋寒沉声道：“也有可能是宁道奇本人。”

徐子陵吓了一跳道：“我的娘！”

寇仲策车越过了前面由四名健仆抬着的华丽大轿，苦笑道：“无论秦川是师婆娘，又或宁老头，我都要把和氏璧明偷暗抢弄到手中，否则若给李小子得了，我就要回乡下耕田了！”

两人倒抽一口凉气，哑然无语。

第四章 明偷暗抢

由于正值午漫时刻，董家酒楼下层座无虚席，人头涌涌，插针难下。

寇仲自有他的一套，找来伙计亮出郎奉的朵儿，伙计立时变得毕恭毕敬，把他们领到三楼的厢房雅座。

寇仲靠窗而坐，瞧着下面船去舟来的洛水，叹道：“这就是权势的好处，只沾上点边儿已可以高人一等。”

跋锋寒笑道：“无论你怎么自鸣清高，但不能否认清高本身也须有权势支持，否则如何清高得起来。”

寇仲见徐子陵不悦地瞪着他，忙投降道：“我只是利用权势来得点方

便，绝不会以之欺压别人，还会设法拿它来主持公道，哈！”

跋锋寒笑道：“比起上来我和仲少都是现实庸俗一些，不似子陵般超然于物外。”

徐子陵苦笑无语。

寇仲精神一振道：“现在王世充和杨侗的斗争正处于拉锯的状态，暂时可以放到一旁不理。嘿！至于和氏璧，哈！子陵你一定要助我。”

跋锋寒奇道：“你为何只问子陵而不问我？”

寇仲愕然道：“老跋你与此事毫无关系，为何却要为我拿性命来博？我正为当你是兄弟，才不想你牵连进去，你的烦恼仍不嫌多吗？”

徐子陵亦不解地瞧着跋锋寒。

无论宁道奇或师妃暄，都是无人敢惹的劲敌，寇仲若非在这种成败关键的形势下，亦绝不会去触犯他们。

现在却是别无选择。

跋锋寒默然半晌，又扫了两人一眼后，锐目射出充满着一种情怀的异芒，徐徐道：“我之所以爱和你两个小子厮混，而且愈混愈觉精采刺激、过瘾有趣，皆因我们都有一个悲苦的出身和童年岁月，我最看不顺眼就是那些高门大阀的人，更不屑自以为至高无上的江湖门派。所以那天才助你们对付长叔谋，皆因不服他们那种自以为是的权霸姿态。”

顿了一顿续道：“我最佩服就是从一无所有创造出不世功业的真豪杰，假设让李世民设身处地与你们换了位置，他能有你们的成绩吗？这类事我最看不过眼。哈！挑战宁道奇又或师妃暄，正好亦是我想做的事，我跋锋寒焉能错过此等良机。”

寇仲大喜道：“有跋兄相助，我两兄弟就如虎添翼。”

徐子陵苦笑道：“我总觉有点不妥当，说到底师妃暄只是为造福天下而努力...”

跋锋寒冷然道：“子陵太固执了。只问那么几句话，怎能决定某人是否能做个好皇帝？而我认为只有贫苦出身人，才有资格当好皇帝，盖因深明民间疾苦，也热心解除民间疾苦。”

寇仲拍案叫绝道：“寒少说得好，秦皇汉高便是个好例子，前者出身王侯，后者出身布衣，谁是好皇帝，乃不争之史实。哈！”

徐子陵没好气的瞅着地道：“那你定是好皇帝吧？”

寇仲反问道：“你说呢？”

徐子陵为之哑口无言。

寇仲双目闪闪生辉道：“这事已到了明知是送死也不能回头的阶段，要争天下，就要无所不用其极。正如寒少说的纵使天皇老子、太上老君、如来佛祖挡在路前，也要一脚把他踢走。和氏璧我们是志在必得，否则若落到李小子手上，等于迫他造他老爹和老哥的反。”

跋锋寒道：“最好师妃暄已把和氏璧给了李世民，抢起来会容易一些。”

寇仲盯着徐子陵道：“你究竟肯否全力助我，别忘了，嘻！一世人两兄弟呢！”

徐子陵除了苦笑外，还能说什么。

跋锋寒道：“现在我们首先须查清楚和氏璧是否到了李世民手上，才能行动。”

寇仲道：“这个简单之极，若李世民取得和氏璧，必立即秘密离开洛阳，

所以我们只要旁观他的动静，便可得端倪。”

跋锋寒双目寒芒烁动道：“听说李世民已得李渊真传，颇有两下子，且手下能人众多，若我们拦途截劫，绝占不到便宜。所以应以偷为上策，抢则显非良方。”

徐子陵松了一口气续道：“若不用从师妃暄处抢玉璧，我们尚有成功的希望。”

寇仲挨过来搂着他的肩头大乐道：“陵少这句话真令我胸怀大慰，照我看十有九成师妃暄会看中李世民，这小子只是卖相已可赛赢发长似鬼的李密，又或老奸巨猾如王世充，只可惜我尚未冒出头来，令李小子在全无威胁下独占魁首。”

跋锋寒哑然失笑道：“若论自吹自擂，天下确无人可出你之右。好了！闲话休提，监视李世民之责包在我身上，他和东溟派必有联系，今晚酉戌之交我们再聚首，然后决定如何行动。”

此时伙计端上酒菜来，跋锋寒取了一个馒头，便迳自去了。

寇仲一边大吃大喝，一边笑道：“想不到跋小子这么够朋友，真令人意想不到。”

徐子陵叹了一口气道：“尚未找到玉成他们，你难道不担心吗？”

寇仲放下一粒饭都没剩下的空碗，苦笑道：“这种事担心来有屁用，幸好他们四人都得我们真传，定会吉人天相。说不定待会下楼时便见到他们在吃饭。待会到约定的地方看他们是否在那里就有分晓。”

徐子陵道：“还记得那叫虚行之的人吗？你不是约了他在洛阳见面吗？”

寇仲点头道：“当然记得。这人是天生的军帅人材。我已在约定地点留下标记，他明早看到后、便会在指定处等我。我仲少办事，陵少放心好了。”

又道：“我对李小子没有什么感情，反脸动手亦没怎样。可是和李靖终曾做过兄弟，这就教人头痛。”

徐子陵默然半晌，暗忖无论如何不满李靖，终难对他狠下心肠，颓然道：“只要你肯答应我一个条件、我便全力助你得到和氏璧。”

寇仲戒备地道：“只要合情合理，我怎会不答应。此事你怎也要帮我，若李小子连和氏璧也保不住，必可令师妃暄和宁道奇对他印象大改。”

徐子陵不悦道：“你千万不要轻敌，李小子文武全才，无论任何一方面都比我们只高不低，就只不及你狡猾。一个不小心我们便要阴沟里翻船。”

寇仲微笑道：“他和我一样那么狡猾，但可能及不上我们的灵活变通。以有心算无心，尤其这是王世充的地头，王世充目前更与我像蜜蜂和蜜糖的关系，只要我动个指头，李小子休想有命离开洛阳。”

接着双目闪过森寒的杀机，沉声道：“没有李世民的李阀，就像没有利爪利牙的老虎，怎都凶不起来，你明白吗？”

徐子陵苦笑道：“这正是我的条件，李小子是因我而暴露行踪，所以你绝不能利用这次机会杀他，要杀他就待下趟好了。”

寇仲愕然片晌，叹道：“一世人两兄弟，我还有什么话好说呢？好吧！我将来就和他在沙场上见个真章，谁输了都没得怨人。”

接着从怀内掏出一卷帛图，挪开桌上碗筷等物，摊开来道：“给你看这宝贝，若占良和奉义他们到了关中后能给我依样葫芦的再绘一张，便最好不过。”

斑占良、牛奉义、查杰三人是他们所创双龙帮的内三堂堂主，依照计划早一步潜往长安，为发掘‘杨公宝库’作准备功夫。

徐子陵定神细看，原来是一幅洛阳的城市图，所有街道、里坊、河桥、城楼无不详细的描绘出来。

讶道：“王世充倒很信任你。”

寇仲微笑道：“他不是信任我，而是想故示信任来收买我，而我又装出对董淑妮情根深种的情种样儿。事实上王世充这人面懵心精，老奸巨猾，表面一套，暗里又是一套，且能不动声息，布置好一切后才会让你知道。”

徐子陵凝神细看宫城与皇城的关系时，心中一动道：“李世民今趟来洛阳，除了和氏璧外，会否还另有原因呢？可记得老跋曾说过，李小子的老子李渊想纳董淑妮为妃吗？此事若成，等若李渊和王世充结成联盟，你利用王世充来对付李世民的如意算盘便再打不响！”

寇仲笑道：“你放心好了！董淑妮这妞儿反叛成性，凡是由王世充安排给她的男人，她都不会接受，只要好好利用她这心态，说不定可破坏李渊和王世充的关系。”

接着苦思道：“有什么方法既可偷得和氏璧，又不教人知道是我们干的呢。哈！有了！差点忘记你是疤脸大侠，而我则是你的拍档麻脸巨盗。”

“笃！笃！”

两人愕然瞧着被敲响的房门，大为惊惶，只凭此人来到门后仍能瞒过他们的耳朵，便知来人绝非平凡之辈。

寇仲喝道：“请进来！”

门外全无反应。

寇仲跳将起来，一个箭步标前，把门拉开。

其他厢房猜拳闹酒的声音，立时潮水般涌过来，可是门外和长廊连伙计都不见一个。

寇仲缩回探看着两边的大头，关上房门，色变道：“今次糟了！”

徐子陵亦感心寒，沉声道：“莫非是宁道奇或师妃暄，躲在门外偷听了我们的对话？”

寇仲回到他身旁坐下吐出一口凉气道：“这个可以放心。唉！我只是指他在门外偷听一事。因为走廊处一直人来人往，只有刚才的一刻才没有人，而他就趁这一刻来向我们作警告，可知他一直在注意和监视着我们。”

徐子陵禁不住头皮发麻，低声道：“此人至少在轻功上胜过我们，问题是若对方是师妃暄或宁道奇，你的盗宝大计就注定要惨淡收场。”

寇仲摇头道：“我敢肯定此人偷听不到我们的说话。皆因有你陵少在，谁能避过你的灵觉，其次是这家酒楼的木材质地极佳，能高度隔音，我们又蓄意低声交谈...”

“笃！笃！”

敲门声再次响起，就像上趟般先前绝无半点声息和足音。

寇仲凑到徐子陵耳旁道：“我们必须以出奇制胜的手法，才能争回主动之势，不会被人牵着鼻子走。嘿！扮扮胆小鬼如何呢？”

徐子陵与他心意相通，交换个眼色后，放下银两，收起帛图，同时哈哈一笑，两溜烟般穿窗而出，先登上楼顶的瓦面，再横过十多丈的空间，落到桥旁里巷密集的居处，几个起落便已去远。

此时一位长得千娇百媚，娇小玲珑的妙龄女郎现身瓦顶处，狠狠瞪着

两人溜失的方向，猛一跺足，咬牙切齿的道：“看你们能逃到那里去，和氏璧落到你们手上时，就是你们死期到的一刻。”

寇仲领着徐子陵穿过刻有“洛阳坊”三字的门楼，后面就是横贯洛阳东西的洛水，得意的道：“这一着果令对方跟无可跟，照我看敲门的人当非师妃暄或宁道奇，因为他们都是禅道之人，讲求‘点到即止’，怎会连敲两次门那么低招。”

徐子陵点头同意，道：“不过此人绝不容易应付，最厉害是我们连他是男是女都不晓得。他在暗我们在明，使我们完全陷在挨打的局面中。”

寇仲伸手搭上他肩头，笑嘻嘻道：“我们刚才用足老跛教下的方法，在闹市左躲右避了大半个时辰，若仍不能把他甩掉，我两兄弟就认命好啦！”

两人走入一条深长的里巷中，徐子陵皱眉道：“你究竟要带我到哪里去？”

寇仲欣然道：“当然是回家！”

徐子陵愕然道：“回家？”

寇仲边行边察看两旁房舍的屋中动静，笑嘻嘻道：“我们两人乃双龙帮帮主，怎可连秘巢都没有一个？哈！对了，就是这里，进来吧！”

徐子陵眼光光的瞧着寇仲越墙而入，才醒悟过来。

当日他们和高占良等分头北上前，寇仲和手下们商量了多天，其中一项当然包括了在洛阳布置这个巢穴。而寇仲刚才则从高占良等人的暗记里，知悉此处的方位地址，所以现在寻到这里来。

想到这里，也不由不佩服寇仲思虑的周详。这秘巢的最大好处，就是让帮内的人知道若抵达洛阳，该到何处去碰头会面。

寇仲舒适地挨坐椅内，举手挺足的伸了个大懒腰，叹道：“这房子不错吧？”

徐子陵在他对面坐下，望往窗外阳光漫天下的小院子，讶道：“这屋子为何能如此一尘不染、井井有条，连院内的花草都修剪整齐，究竟是什么人在打扫呢？”

寇仲想当然的道：“不要以为占良只是粗汉一名，其实他办事极为细心，只有如此才不会教人生疑，照我猜想他是雇了人定期打扫，或三天一趟，又或六天一次。”

徐子陵摇头道：“我总觉得有点儿不妥当。”

就在此时，两人心中同时生出警兆。

涓涓柔美低沉的声音在大门外响起道：“子陵猜得对！是人家因等你们闲得发慌时，只好为你们打扫房子来消磨时间吧了！”

两人同时色变。

第五章 心理策略

两人听到涓涓的声音，首先担心的却非本身的安危，而是担心段玉成四人的境况。

涓涓之所以能在这里守候他们，定是从段玉成四人处追问出联络标记

的事，才可以做到；以此推之，段玉成他们自是凶多吉少。

寇仲和徐子陵交换了个眼色，均从对方眼中找到忧骇之色。

今趟不比从前，乃敌人蓄势以待，精心布局来对付他们，以涓涓的才智和实力，绝不会教他们再有逃生的机会。

涓涓娇甜的声音又在外边响起，不过改了位置，从西窗的方向传过来，柔声道：“子陵兄和仲少爷不是骇得脚软吧！为何还不学以前般做两头落荒之犬呢？”

她的声调虽是无比温柔，但内容却流露出对两人切齿的痛恨。

寇仲向徐子陵打了个眼色，嘿然道：“凡是敌人欢喜的，我仲少都一力反对。而且谁都有权留在自己温暖的家中享受宝贵的生命吧！啊！请恕小弟没兴趣逃走！”

徐子陵会意，明白死守屋内，可能尚有一线生机，长身而起，立在厅心，功聚双耳，监听四面八方的动静。

刹那间，他忘记了生死，精神全集中到听觉那奇异的天地里去。

然后他感到了除涓涓外另一个人的存在。

那是无法解释的感觉。

事实上对方没有发出半点声息，但徐子陵却清楚知道他正在后院里。

而此人肯定若非是曲傲本人，亦是曲傲那般级数的顶尖高手。

此时寇仲刚把话说完，涓涓“噗哧”一笑道：“这房子是人家租的嘛！涓涓又未曾嫁给你，你却来个鹊巢鸠占，算那码子的道理？”

今次她的声音又到了东窗外，使人心中泛起怪异莫名的感觉。好像她能化身千万，同时存在于不同的地方，把房子重重包围，再通过不同位置的化身跟他们说话。

来自《天魔秘》的天魔妙法，果是不同凡响。

寇仲心中大是凛然，朝徐子陵瞧去，只见他神色平静如无纹的湖水，正向自己打出手势，表示后院尚有一人。

寇仲沉声道：“我的四名手下若有什么三长两短，我不理你是魔教妖女，又或天王老子，总之我定要血债血偿。”

涓涓的娇笑声像轻风般送进他们耳内道：“人自出娘胎后，便营营役役，至死方休。

既然早晚要死，那早死岂非可省了很多活罪吗？你的四名手下便比你们幸运多了！能早一步躺下来休息，我本着让他们好生安息的心意，为他们在后院筑了四座新坟，趁你尚有一口气时，何不出来拜祭他们。”

寇仲深吸一口气，把心中的愤怒、仇恨全排出脑海之外。

今趟可说他们出道以来最有机会丢命的一刻。而他们唯一求存之道，就是要凭真功夫保命，所以现在他就拿出真功夫来，进入井中月那空灵玄妙的境界。

后院的人绝不会是曲傲，因为对杀子的大仇人，他不会有这种耐性。

心中一动，寇仲放松一切似的挨到椅背处，道：“边不负你既来此处，为何却要鬼鬼祟祟，做其缩头乌龟？”

涓涓的声音透过瓦顶传来道：“算你这小子有点道行，不过边师叔不喜与外人说话，你怎么说他都不会有兴趣答你的。”

寇仲哈哈一笑道：“你在外面走来走去，既可笑又累坏腿子，何不进来喝口热茶！”

厅子的前门、后门同时无风自动的张了开来，令整个地方立时弥漫着阴森的鬼气。

徐子陵凝望寇仲，露出一丝笑意，眼睛透出深刻的感情，打出要他逃走的手势。

寇仲虎躯剧震。

徐子陵决定牺牲自己，让自己能逃出去，既可继续做争霸天下的美梦，更可为他报仇。

“锵！”

井中月离背而出。

寇仲同时长身而起，仰天长笑道：“我两兄弟今天一是相偕携手离开，一是双双战死于此，再没有第二个可能性。”

衣袂飘响，美得不可方物，一身素白，赤着双足的涓涓现身正门处，笑意盈盈的道：“涓涓最欣赏的就是你两个小子的英雄气概，因为杀起来时份外痛快。若是普通的凡夫俗子，纵使伸长颈项，奴家也没兴趣劈下去！”

徐子陵哑然失笑道：“涓涓妖女怕是色厉内荏吧！有那一次对着我们你是没有受点伤或吃些亏的？而我们则一趟比一趟厉害，你今趟肯来助我们练功，我们真的求之不得。”

寇仲眼尾都没瞧往涓涓，全神审视手上的“井中月”，叹道：“小陵啊！我这生人还是首次感到你动了真怒，生出杀机呢！”

涓涓微耸肩胛，作了一个能使任何男人动心的娇娆神态，迳自在两人间穿过。到了后门旁的茶几处，像妻子对丈夫般情深款款的道：“忘了告诉两位！人家特别为你们预备了一壶别离茶，趁热喝好吗？”

两人愕然互望，心中同时想到一个问题：涓涓岂非故意让出任他们逃生之路来吗？

接着又一起醒悟过来。

涓涓现在用的是一种精神战术，只要他们由此生出逃走之念，视死如归的气势和强大的信心，便会立即土崩瓦解。

那时就是涓涓出手的一刻。

此女果不愧是能比得上祝玉妍的魔教传人，明白到《长生诀》的奇功最重精神境界，故要从这方面入手攻破他们的诀法。

刀身反映着窗外的阳光，金光灿然。

刹那间，寇仲晋入井中月的境界。

这是给迫出来的。可是这正证实了只要他们能保留在长生诀的境界中，连涓涓也要顾忌几分，所以到现在尚未动手。

无论她说的是已杀了段玉成等四人，又或像现在般故意让出逃路，都是为了攻破他们的诀法。

就在此刻，寇仲亦像徐子陵般感应到边不负的位置。

他已到了瓦面上去。

寇仲心中涌起怪异无伦的感觉，因为就在此一刹那，他真正明白到“奕剑之术”的奥理。

以前他的奕剑术，只是针对棋子的攻守而发，但却忽略了全局。

棋盘就是眼前可直接见到或间接感觉到的空间，棋子就是自己、徐子陵、边不负和涓涓这两组敌对的对手。

无论那只棋子移动，都会影响到全局。

自己既为其中之一，那自己若动，敌棋必亦相应。

例如自己移往正门，装作要逃走的样子，敌人会怎样反应？

如果自己能料到敌人的反应，不正吻合“以人奕剑、以剑奕敌”的精神吗？

想到这里，寇仲对奕剑术豁然贯通，心中涌起强大无伦的信心和斗志，先朝徐子陵凭目寄意，接着笑嘻嘻道：“除非你那杯是合欢茶，否则就请涓涓小姐自己好好享用吧！”

啊！我忘了买点东西，要出去一转，由小陵侍候你好吗？”

大步朝正门走去。

徐子陵知他出手在即，微微一笑，蓄势以待。

对天魔功他已有深入的认识，正是千变万化，令人无从捉摸。

涓涓正为四个空杯子斟茶，背着两人淡淡道：“不若我们来个商量好吗？只要你们肯告诉涓涓‘杨公宝库’所在，我们的恩怨就此一笔勾销。以后大家河水不犯井水，两位尊意如何？”

徐子陵从容自若道：“不知涓涓小姐是否肯相信，你们早错过了杀死我们的时间和机会，所以现在无论你在言语上如何施展下乘狡计，亦将徒劳无功。”

涓涓虽被徐子陵一语戳破，却丝毫不为所动，捧起放着四个清茶的圆盘，以一个妙至难以形容的姿态，旋身面对静立如山的徐子陵和正要走出大门的寇仲的背影，秀额微蹙的道：“人家句句发自真心，你却那样看待人家，奴家的心给你伤透了。”

她的声音充盈着一种强烈的真诚和惹人爱怜的味道，连寇仲也差点被诱得要停步回顾。

徐子陵朝她望去，淡然笑道：“涓涓小姐莫要枉费心机了，《长生诀》与《天魔秘》一正一邪，天性相克，如此口舌言语的雕虫小技，怎能奏效？”

此时正门外响起边不负的声音道：“涓儿啊！你买的芍药开了五朵花哪！”

寇仲刚跨出大门的门槛，只见阳光普照的门前空地，高颀潇洒的边不负一身文士装束，正负手观阅摆在外院门旁的盆栽。

寇仲心中涌起曼妙的感觉，体会到自己已完全把握到奕剑术的精要。

假设自己不是料到边不负会在前方院门处拦截，此刻必会停下步来，再决定进攻退守之道。

现在当然是另一回事。

井中月搁到左肩处，步伐不停，笑嘻嘻的道：“老边你原来除了为老不尊外，还是贪花之人，难怪要采摘你涓师侄女这朵鲜花哩！”

边不负和涓涓同时心中一震。

要知此事乃边不负和涓涓两人间见不得光的隐秘事，寇仲却随口道破，怎不教两人在猝不及防下心神受扰。

在边不负来说，得到涓涓是心底里的渴望，但直至今刻仍未能达到，登时给勾起心事。

涓涓则在思索寇仲如何能晓得这秘密，迅即想到那晚在小谷内潭水旁与边不负的对话。不用说寇仲等那时正躲在一旁，而自己却未能觉察，竟然错失了毙敌的良机。

换句话说，寇仲轻描淡写的一句话，恰好使两人心神波动，露出绝不

该露的心灵空隙。

敌对两方的人，从一开始便以种种心理精神战术务求扰乱对方无隙可寻的心境，最后终由寇仲、徐子陵一方占了上风。

如此机会，两人焉肯放过。

寇仲大喝一声，井中月从肩头弹起，化作一道黄芒，朝边不负砍去。

徐子陵身子一晃，到了涓涓左侧处。

边不负和寇仲首先交上手。

眼见寇仲井中月来势凌厉，边不负却是夷然不惧，收摄心神，右手洒然挥迎。

他的宽袍大袖滑了下来，露出右手扣着直径约尺半、银光闪闪的圆铁环，晃动间完全封死了井中月的进攻路线。

寇仲此刀蓄势已久，见边不负落于守势，那肯错过如此良机。

“当！”

刀环相击。

两人分别错开两步。

表面看虽似是平分春色，但寇仲却心知肚明自己既是蓄势而发，又是在主攻的情况下，仍不能多占便宜，立知在功力上这魔头至少要胜上自己两、三筹。

正如跋锋寒所言，此人只可以智取，绝不可力敌。

井中月这一招并未奏功。

屋内的徐子陵和涓涓，亦到了动辄分出生死胜负的危险境况。

就在徐子陵移往涓涓去时，心念电转间，他已想通了一个问题。

以往数次遇上涓涓，此女都像对‘杨公宝库’只字不提。唯独今次却偏要提起，可见她从段玉成等人身上，逼出了他们要到关中起出‘杨公宝库’的秘密，所以才起了觊觎之心。

这资料极为有用，也解释了为何涓涓要以种种心理战术，来瓦解他们的斗志和信心，皆因其目的是要活擒他们，好以魔教秘法问出宝藏所在。

此念既起，徐子陵扭腰一拳朝涓涓击去。

涓涓别过俏脸，泛起幽怨动人的神情，茶盘一摆，边缘处刚好撞上徐子陵的拳头。

狂猛的螺旋劲道，吹得她衣衫卷拂，秀发飞扬。

徐子陵像早知她会施此一招般，冷笑一声道：“你中计了！”

拳头忽地变得似是轻飘无力的，轻轻与茶盘握缘撞了一记。

以涓涓的高明，亦要骇然一惊。

她已全力施展天魔功，欲以茶盘为媒，尽吸徐子陵的螺旋拳劲后，然后趁机抢回主动之势，务求在十招八招内击杀徐子陵，再出手助边不负活擒寇仲。

今趟他们来对付寇徐两人，并没有知会曲傲，原因是自问能稳胜两人，更重要是希望能独得‘杨公宝库’的秘密。

但令她和边不负意想不到的的是：在阔别数日后，两人无论在智计、武功任何一方面，都比以前提升了。

当拳头迎上茶盘时，涓涓才发觉徐子陵针对的不是自己，而是盘上的茶杯，但已失去先机。

徐子陵灵台一片清明，所有精神意志全集中到送入茶盘的拳劲去。

就在这刹那，他感到精神与内气合成一体，再无分彼此。

以往他只能发出拳劲，最多也只是能控制发劲的轻重。

但今趟却是完全不同。

首先他感到全身经脉真气发动和流动的详细状况和每一个窍穴内所积存的气劲，就像守城战的统帅，清楚到城中每一个仓库、每一枝兵员和每一座城楼的实力。

那是曼妙绝伦的感觉。

他让真气生生不息的从右足涌泉穴贯入，周游全身，再积聚在丹田气海处，然后通过任督二脉，提供战斗所需的真气。

多少和快慢全在他控制之下。

故而才能临时变化，击出这连涓涓也意想不到的一招。

至此才深明为何跋锋寒要转战天下，以磨练意志和功力。

若非曾数次受伤后强抗伤疲，他们的意志力绝不会强大至连这两个魔教的顶尖人物亦不能动摇其分毫。

若非有涓涓和边不负的压力，使他们抛开一切生出拚死之决心，亦绝不能突破至这种修武者梦寐以求的境界。

螺旋劲由快转慢，送入了四个茶杯去。

徐子陵一个筋斗，翻到涓涓上方。

茶杯先是斜倾，内中的香茗化作四股水箭，朝涓涓美绝人寰的玉容激射而去。

“叮！”

边不负一向引以为傲的绝技“魔心连环”，像送上门去般让寇仲劈个正着。

魔门的功法专讲“损人利己”，边不负走的路子亦不例外。

他的“魔心连环”仅次于祝玉妍和涓涓的“天魔大法”，能借劲发力，连绵不绝，狠毒厉害。

像早先他硬挡了寇仲一刀后，手中银环回旋一匝，既化了寇仲的螺旋真劲，同时亦借劲反攻，趁敌人旧劲衰竭，新力未生之际，疾施还击，抢回主动。

然后再以连环招数，似水银泻地，无孔不入的环法，直接收拾敌人。

岂知寇仲以料敌如神的一刀，粉碎了他的如意算盘。

银盘汤开。

寇仲笑嘻嘻道：“老边你不去寻女儿吗？”

横移一步，左掌撮指成刀，运聚功力，硬劈在边不负接踵而来的左手环上。

“蓬！”的一声，以边不负之能，亦因失去主动之势被他迫得蹬退一步。

寇仲知道今次自己两兄弟是生是死，已完全操控在自己手上。

要知无论徐子陵进步了多少，亦绝非涓涓对手，只能拖延点时间。

所以刻下唯一生路，就是用以命搏命的方法，击伤边不负，再回头与徐子陵应付涓涓，那时要打要逃，就有把握多了。

此念刚起，寇仲整个人的精气神立时提升至前所未达的颠峰状态，目光如电，罩定对手。

他感到自己似能把边不负的里里外外全部看个通透，更清楚知道当自己提起东溟公主时，边不负生出轻微的情绪波动。

对边不负这种顶级高手来说，在心灵上必须严防坚守、不能露出丝毫破绽与疏忽。

斑手相争，往往就是这毫厘之差，便可分出胜负。

寇仲见有可乘之机，那会客气，退了小半步后，就再往前跨，挟着森寒彻骨的强大气势，汤开的刀已回收而来，顺势攻出，直如石破天惊，有无人能抗、君临天下的威风。

边不负这才真正大吃一惊，知道自己刚才实是过于轻敌，致屡失先机。

怒叱一声，手中一对银环，舞出漫天银影，并抢前迎战，免得寇仲能使足刀劲。

寇仲哈哈一笑，招式变化，老老实实的改直劈为横斩。

取的竟是环势最强的中心点。

茶盘上抛，涓涓闪电横移，又发出十缕指风，袭向空中的徐子陵，避过了四柱水箭。

徐子陵临危不乱，冷然晒道：“你又中计了！”

足点茶盘，“砰！”的一声撞破瓦顶，到了外面去。

涓涓一向城府极深，喜怒不形于色，此时亦气得脸现怒容。

若讲真功夫，她有信心在十招至二十招内把徐子陵收拾。但动手至今，她却一直处于下风，皆因为寇仲说话所累，分了心神。

而徐子陵却是妙招横生，使她无法扳回主动，到底被他脱身而去。

正要赶往前院先收拾寇仲时，千百块瓦片盖头激射而来，令她欲离难走。

“轰！”

环影消散。

威猛无伦的螺旋劲道，硬生生把边不负劈退了两尺。

寇仲终在这面对生死的情况下，掌握到鲁妙子所言的“遁去的一”。

像边不负这级数的高手，无论举手投足，均无破绽可寻。

但任何招式，必有攻击力最强的一点，若此点被破，一切后劲变化均会被截断，无以为继。

寇仲正是把握到这最强的一点，集中全力，故一刀就把边不负虚实难分的漫天环影化去，不过若他刀上带的非是古怪至极的螺旋劲道，边不负亦不会这么容易被震退。

寇仲那会犹豫，跨步上前，配合可令三军劈易的强大气势，并中月再次挥出。

此时徐子陵的长笑凌空而至，大笑道：“我宰了涓涓哩！”

边不负眼中射出难以置信的神色，但徐子陵却真的是全无损伤的从屋顶斜冲而来，心神剧震下，并中月当胸糊至。

心神失守下，边不负那敢硬挡，急往后移，撞得木门炸成碎屑，消没不见。

徐子陵落在寇仲之旁，摇头叹道：“只有魔门中人，才会如此自私自利。”

两人回头瞧往屋内。

第六章 救人救火

涓涓像幽灵般俏立在大门处，秀眸射出令人难解的异样光芒，盯着两人。

寇仲踏前一步，以井中月遥指涓涓道：“你的边师叔已弃你而去，今天我们顺便把双方间的旧账新仇，一并算个清楚。”

涓涓黛眉蹙聚，神情楚楚动人，配上她修美婀娜的体态，带着无人可及，只此一家的诡美秘艳，纵使徐子陵与寇仲和她站在敌对的立场，亦不得不承认她非常动人。

寇仲的杀气不由也减了三分。

涓涓像怜惜他们的无知般轻叹一声，油然道：“边师叔岂是那么容易被骗的人，只是见你们锐气极盛，故暂作回避吧！现下则是奴家教他不要露脸，好让奴家能和你们先闲聊几句而已！”

接着“噗哧”娇笑道：“想不到你们竟想学人去争霸天下呢！”

寇仲皱眉道：“除非你立即放回玉成他们，否则一切休谈。我们就在拳脚刀剑上决一生死好了。”

涓涓缓缓移动，来到两人身前半丈许处，盈盈浅笑道：“假若我们能衷诚合作，放回那四个小子只是小事一件。”

徐子陵想起飞马牧场被她杀害的商鹏、商鹤等人，断然摇头道：“你似是不知我们间已结下解不开的深仇，而解决的方法只能以其中一方完全被歼灭作了结。即管把你的边师叔再唤出来吧！否则莫怪我们两个对付你一个。”

涓涓若无其事的望往寇仲，淡淡道：“你怎样说？”

寇仲讶道：“我兄弟的说话，就等若我的说话，涓小姐不是到今天才知道吧？”

涓涓点头道：“那我明白了，而终有一天，我会教你们后悔这番话。奴家要走了！”

寇仲和徐子陵同时向她扑去。

涓涓一阵娇笑，右袖内发出丝带，分别拂中寇仲的井中月和徐子陵拍来的一掌。

涓涓借力飞起，像一阵风般到了屋顶处。

寇仲哈哈笑道：“你日前不是夸下海口，说要在七天内干掉我们吗？现在快七十天啦！为何你的说话仍未兑现。”

两人均知道纵使联手，要杀死涓涓仍是难比登天，她要走就更留她不住，但为了段玉成四人，又怎能让她溜走？

徐子陵亦道：“别忘了要在下次杀我们，会比今次更是困难。”

涓涓千娇百媚地甜甜一笑，美目深注的道：“师尊说过：若我们今趟仍不能除去你们，她将会亲自出手。以师尊的惯例，到时必会教你们尝到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滋味，给点耐性好吗？”

寇仲和徐子陵都心中一寒。

涓涓已厉害至此，那祝玉妍岂非更不得了。

涓涓忽又幽幽一叹道：“寇仲啊！若你肯和奴家师门合作，天下还不是你囊中之物吗？何必还斤斤计较于几条人命？大丈夫行事处世，岂能拘于小节。更何况两方相争，必有人受伤或送命！”

寇仲叹道：“明明是看上我的宝藏，竟说是看上我的人，涓妖女你还是

回去和你的边师叔睡觉好了。”

涓涓一对美眸闪过杀机，旋又被另一种更复杂的神色替代，露出一丝苦涩的笑意，倏地飘退，消失在瓦背之后。

两人交换了个眼神，都看出对方心情沉重。

敌人实在太难缠。

寇仲大力嗦了一下，低声道：“你嗅到什么没有？”

徐子陵点头道：“是一种很奇怪的香气，说到底涓涓妖女总是女人。”

寇仲嘻嘻一笑道：“玉成他们能否逃过此劫，就要看老跋教下的追踪大法是否灵光了。”

两人分别变作疤脸大侠和麻脸巨盗，换过了平常武林人物的劲装，坐在一座茶寮里，一边品茗，一边留神瞧着斜对面位于新中桥口的宏伟府第。

寇仲指着该宅，问伙计道：“那是谁人的宅院，倒有点气派。”

伙计斜睨了他一眼道：“你定是初到洛阳的，连洛阳帮大龙头的府第都不知道。”

伙计去招呼别台客人时，寇仲凑过去对徐子陵道：“今晚我们与老跋会合后，就到这里来救人，你没意见吧？”

徐子陵沉吟片晌，压低声音道：“我怕涓涓妖女盛怒下会立即把玉成他们处决，你认为这可能性大吗？”

寇仲道：“这叫关心则乱，你注意到吗？刚才那答我们的伙计溜了出去，说不定是通知洛阳帮的人说我们在踩盘子。”

徐子陵道：“洛阳帮是否名列八帮十会的大帮会呢？若能弄清楚实际上上官龙是靠向那一方，我们或可利用洛阳现时微妙的斗争形势来对付他。”

寇仲道：“我回去找王世充问个清楚明白，顺道看看他和独孤峰有什么发展，待会在与老跋约定的地方见吧！唉！我真舍不得离开你。”

徐子陵哑然失笑道：“去你的！当我是你的妞儿吗？快滚！”

寇仲走后，徐子陵想到很多问题。

跋锋寒曾提过阴癸派在洛阳有个人，表面上是有头有脸的人物，暗里却是阴癸派在北方武林的“卧底”，专责情报收集工作。

这或者解释了段玉成四人为何逃不过涓涓的魔掌。

想到这里，足音响起，五名体型彪悍、武装劲服的蓝衣大汉步入茶寮，目光很快就落在他身上，笔直走过来。

徐子陵眼尾都不看他们，继续喝茶。

其他茶客见状，纷纷结账离开，连伙计都躲起来。

到了徐子陵前，两个人站到他身后，另两个则上前挨着他这点子，并拉了椅子朝着他的方向坐下，形成包围之势。

其中一个年纪较大约四十许间、唇上留着两撇胡子的汉子毫不客气地在他对面坐下，目露凶光的道：“小弟陈朗，乃洛阳帮玄武堂香主，听说朋友在查探我们的事。请问朋友是那条线上的人？”

徐子陵悠闲地一口呷尽热气升腾的香茗，淡淡瞅了他一眼，微笑道：“陈兄是否有点小题大做。我只是见贵帮主的府第卖相特别，才顺口问一句。如此何罪之有，是否因此就要动手相拚？”

陈朗见他神色镇定，愕了一愕，皱眉道：“事非皆因多开口，朋友不是连这点都不知道吧？现时洛阳正值非常时期，若朋友非是居心不良，就报上门派姓名，如果只是一场误会，我们绝不会留难。”

这番话在一向横行洛阳一带的洛阳帮人来说，已是非常客气。皆因徐子陵一派高手风范，所以陈朗才以这番话好让双方均容易下台。

若徐子陵是以本来面目出现，这刻定会借机鸣金收兵，以免闹起事来打草惊蛇。现在当然是另一回事。

徐子陵的目光落到他背上的长刀去，从容一笑道：“我今天心情不大好，陈兄可否借佩刀一用，好让本人可借之大开杀戒。”

陈朗和四名手下同时勃然色变时，徐子陵已缓缓朝陈朗的咽喉探手抓去。

两旁的大汉大怒扑来，岂知桌子分然中断，变成两半，分别朝他们疾撞过去。

后面两人拔刀朝徐子陵后脑猛劈，徐子陵微微一笑，坐着的椅子炮弹般由身下向后弹出，剧撞在两八腿侧处，登时人仰马翻。

此时徐子陵和陈朗间已毫无阻隔，当茶壶茶杯掉到地上前，给徐子陵以脚尖闪电挑起，安然落到邻桌处，就像伙计为客人细心摆置般，用劲之巧，教人叹为观止。

陈朗此时已是苦不堪言。

表面上徐子陵只是平平无奇的一手抓来，但事实上对方指法精妙，又透出五缕凌厉指风，把他逃躲之路完全封死。

最厉害是对方身上生出一股无可抗衡的森寒杀气，令他呼吸困难，心跳加速，全身血液像凝固了似的，身体不能动弹分毫。

忽然间，徐子陵明白到自己经过了过去个多月来的惊涛骇浪后，在武道上已作出全面的突破。

连涓涓也在一时失神和猝不及防下，被他节节占了上风。

而他的进步，可分两方面来说。

首先是精神方面。

经历了不断的危险和激战后，他培养出钢铁般的意志和信心，对任何事物都一无所惧。

而更重要的是他练就了先知先觉的奇异本领。

每逢与敌手相搏时，他往往能先一步掌握到对手进攻退守的招数变化。

这是无法解释的事，只能归功于长生诀的妙用。

另一方面是在武道上。

由于他和寇仲的武功招数根本没有成法，所以也不受成法所围限。

每与敌人交手一次，他们的武技便精进一层，到了现在，每招每式，都是针对当时形势，随心所欲的发挥出来，即使以涓涓那级数的高手，亦感难于捉摸，穷于应付。

而最大的突破，就是他已能控制螺旋劲道的快慢强弱。

这使他有信心巧妙地运用这奇异的气劲，使人觉察不到他劲道里螺旋变化的情况。

这对隐藏身份极为有利。

救人如救火，他已没耐性等到今晚。

“啊！”

陈朗惨叫一声，喉咙给他叉住，整个人给提得双脚离地达半尺。

徐子陵哈哈一笑，就那么提着陈朗从后门去了。

寇仲回复本来面目，来到皇城端门外，只见门禁森严，守卫重重，一片风雨欲来的紧张气氛。

到皇城内，更见一队队兵员推着攻城的橦木、云梯、挡箭车等工具，朝宫城推进。

郎奉正在忙得不可开交，见寇仲回来，只说王世充在尚书府等他，便迳自去了。

在十多名城卫的簇护下，寇仲在尚书府守卫森严的密室见到容光焕发的王世充。

坐好后，王世充冷笑道：“我已把皇城所有出入口封锁起来，迫杨侗交出元文都和卢达两人，现在宫城全赖独孤家在支持，只要能除去独孤峰，宫城将不攻自溃，不怕杨侗不屈服。”

寇仲沉声道：“若截断宫城的粮草，他们可支持多少天呢？”

王世充道：“宫城一向储藏了大批粮草，加上独孤峰有心和我对抗，恐怕两、三个月也不会有问题。”

寇仲问道：“李密那方面又有没有动静？”

王世充答道：“李密表面虽似按兵不动，但暗里却在调集粮秣军马，看来你的诱敌之计经已奏效。”

寇仲欣然道：“李密成功烧掉我们假粮仓之日，就是他出兵之时，那时我们须以奇兵破之，所以当务之急，就是派人侦查偃师附近的形势，研究他的行军路线。”

王世充开怀道：“李密一向以用奇兵和诱敌之计闻名天下，今次我们若能以其人之道还施彼身，定痛快非常。”

接着话题一转道：“洛阳这十天来到了很多江湖人物，我们因为要专心对付独孤阙，所以难以分神，你有什么消息或看法？”

寇仲暗骂“老狐狸”，口上应道：“我刚才找到我两个兄弟徐子陵和跋锋寒，并使他们四处踩盘子探消息，现在最重要是你的安危，只要尚书大人安然无恙，这一仗胜的只会是我们。”

王世充笑道：“我那方面你不用担心，但有一件事却要请你去办理。”

寇仲愕然道：“是什么事呢？”

“砰！”

陈朗的背背撞在院墙处，贴墙滑倒地上昏了过去。

徐子陵仰首望天，心中悲愤。

罢才他以令陈朗血气逆行的雷霆手段，迫问出有关段玉成四人的遭遇。

他们在六天前抵达洛阳，那晚便给上官龙率领好手聚众围攻。

四人显是武技大进，与上官龙等展开激烈的战斗。

结果石介和麻贵当场战死，包志复重伤被擒，只有段玉成一入负伤逃出。

比起来，包志复比壮烈牺牲的石介和麻贵两人遭遇更惨，被上官龙以酷刑拷问出一切后，上官龙亲手捏碎喉咙而死，经过了一段同甘共苦的日子，

徐子陵已对段玉成等生出感情，现今乍闻他们凄惨的下场，怎能不怒火填膺，说到底，包志复三人是为他们而送命的。

徐子陵深吸一口气，把怒火完全压制下去，才离开小巷，才离开小巷，朝上官龙的府第大步走去。

第七章 禅寺藏宝

王世充沉吟片晌后道：“我想你们三人去替我偷和氏璧。”

寇仲愕然道：“你知道和氏璧在那里吗？”

王世充冷哼道：“当然知道，洛阳是我的地头，什么事能瞒得过我。”

又瞅他一眼道：“若你给我办成此事，淑妮就是你的人了。”

寇仲忙道：“能为尚书大人办事，我那会要求什么报酬的。但我却有一事不明，要请教尚书大人。”

王世充皱眉道：“说便说吧！为何忽然变得这么文诌诌的。”

寇仲笑嘻嘻道：“据尚书大人所知，和氏璧是否在师妃暄手上呢？”

王世充苦笑道：“当然不是在她手上，否则叫你去偷亦只是白走一趟。据闻师妃暄的武功已达致宁道奇那种超凡入圣的境界，要从她身上偷东西，就像要从天上把明月摘下来般的不可能。”

今次寇仲确是大为错愕，目瞪口呆的道：“这么重要的东西，她竟不随身携带吗？”

王世充像怕给人听见般，压低声音道：“此事乃江湖上一个大秘密，我也是因认识宁道奇的一个知交好友，才知悉此事。那人你也见过，就是王通老师。”

寇仲当然记得大儒王通。

就是在那个宴会上，他初次见到王世充、跋锋寒和傅君瑜，又听到石青璇妙绝天下的箫技。

王世充续道：“和氏璧确是秘不可测的人间瑰宝，似玉却又非玉，最奇怪是它能助长佛道中人禅定的修行，对修炼先天真气者更有无可估计的裨益。”

寇仲不解道：“既是如此，师妃暄理该搂着它来睡觉才对。为何反不会随身携带呢？”

王世充哑然失笑道：“这是因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缘故。原来和氏璧有一奇异特性，就是会随着天时而生变化，不但时寒时暖，忽明忽暗，极难掌握，以之练功，一个不小心就会幻像丛生，动辄有使人走火入魔之险。”

寇仲晒道：“那只要将它放在铁盒中不就成了吗？”

王世充道：“无论什么东西都阻隔不了它的影响力。除非你不是修习上乘先天真气的高手，否则只要进入它影响力的范围内，便要赌赌命运，看它在怎样的情况下，会变幻和怪诞至何种地步。”

寇仲吁出一口凉气道：“那你还干吗要叫我去偷这么可怕的东西？难道不知我修的正是玄门最上乘的先天心法。”

王世充欣然笑道：“我现在只是叫你去偷去抢，又不是叫你捧着它来打

坐练功，那你怕什么呢？只要你把宝璧拿到手，交给接应的人，便完成任务。”

寇仲奇道：“若只是在练功时它才会生出影响，那师妃暄为何不带它在身上，尚书大人不是要害我吧？”

王世充微笑道：“我最欢喜就是你这种直性子的人。和氏璧在两种情况下会影响主人，一是打坐冥思，另一就是与人动手行功运气之时。所以无论是宁道奇又或师妃暄，都绝不会捧着和氏璧四处走。”

寇仲一想也是道理。

假若师妃暄带着和氏璧时遇上涓涓，岂非糟糕透了。

点头道：“这个解释倒有点道理，不过若我是师妃暄或宁道奇，必会把和氏璧藏在一个绝没有第二个人知道的地方，令人无从下手。”

王世充从容道：“你这想法很有道理，但也只是常理，不能应用到像和氏璧这一类的异宝上。从历史观之，和氏璧失去后总有方法教人寻找回来，它或发出奇怪的光芒，甚或默默召唤有缘之人，诸如此类。所以师妃暄若要保住和氏璧，必须交由她信任的人保管，明白吗？”

寇仲皱眉道：“仍只是勉强明白了一部份。”

王世充似是心情极佳，欣然道：“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呢？”

寇仲道：“我不明白之处，就是王公你大有资格成为被师妃暄挑中作为和氏璧真主，那时天下群豪都俯从响应，又有宁道奇和整个慈航静斋带发或光头的尼姑撑腰，岂非胜过现在去干偷鸡摸狗见不得光的事吗？”

王世充叹了一口气，苦恼道：“你若是师妃暄，在李密和我之间会挑选谁人，只以我是胡人的身份，已绝不会入选。”

顿了顿，续道：“所以我才要央你为我盗宝。因为谁都以为你寇仲不会听人差遣，那就不会牵连到我身上来，这个忙你定要帮找，否则若让李密得到宝璧，我和你都想有安乐日子。”

寇仲苦笑道：“王公打的确是如意算盘，但你不怕我得宝后会据为己有吗？”

王世充微笑道：“你得到和氏璧有什么用呢？古语也有云怀璧其罪。此璧正就是和氏璧，就算你蠢得将它据为己有，亦总好过让它落在李密或窦建德、李渊等人手上呀。”

寇仲心忖你这么想就最好，故作烦恼的道：“好吧！那么和氏璧究竟在什么地方呢？”

王世充淡淡答道：“我不知道！”

寇仲愕然叫道：“什么？”

徐子陵正要走出横巷，后方一声乾咳传至。他心中一凛，猛地回头，见到戴上面具的跋锋寒迅快来到他身旁，扯着他走向大街，道：“我替你把那人灭了口哩！但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看你的样子是要到上官龙处大杀一场，但这么做只是匹夫之勇，和去送死没什么分别。”

徐子陵醒悟过来，转头瞧了落在右后方对街处的上官龙华宅一眼，道：“你说的阴癸派长老，便是上官龙吧！”

跋锋寒点头应是。

当徐子陵把刚发生的事扼要说明后，跋锋寒骇然道：“你真是毫不畏

死，明知涪妖女和边不负都大有可能藏在上官龙府内，你仍要硬闯进去为手下报仇。幸好我到来踩盘子，否则就截不着你。”

又扯着他转入一条横街道：“来！我带你去看一处地方。”

王世充微微一笑，从怀里掏出一卷帛图，摊在桌面上道：“这是位于洛阳城南郊野净念禅院的示意图，净念禅宗一向与慈航静斋关系密切，也学静斋般从不卷入江湖的纷争中，在武林中虽不著名，但却有崇高的地位。所以师妃暄除非不把和氏璧交给别人，否则必是交予净念禅院的禅主了空大师保管。最妙是由于和氏璧的怪异特性，没人敢与接近，故和氏璧定是藏在寺内某处与人隔离的地方。”

寇仲朝寺图瞧去，只见殿宇重重，头皮发麻道：“要在这么大的地方走上一匝，恐怕也要大半天，如何才能找到和氏璧？”

王世充苦笑道：“若是容易的事，我早遣人去做了。事实上我手下能人虽众，但却没有一个能在才智上及得上你，加上你又有两个好帮手，理该比其他入更有机会。”

寇仲挨到椅背处，叹息道：“了空的武功如何？”

王世充若无其事的道：“不知道！”

寇仲差点从椅上弹起来，失声道：“什么。难道没有人见过他？”

王世充无奈答道：“当然有人见过他，我也曾和他见过两面，不过他修的是‘闭口禅’，从不与人说话。”

寇仲讶道：“凭王公的眼力，仍看不破他的深浅吗？”

王世充烦恼地道：“能练得‘闭口禅’的和尚，自然都该是深藏不露的人吧！我甚至连他是否懂武功也不晓得，只知道他座下四大护寺金刚，都是深不可测的高手，否则就不用劳动寇公子的大驾了！”

寇仲苦笑道：“你比师妃暄更懂选人。最恼人是王公你只是事事凭空猜估，若我拚死打遍全寺仍找不到和氏璧，那才冤哉枉也。”

王世充双目放光道：“只要有一分机会，我们也不该放过。否则如让李密得到和氏璧，你和我都只能抛弃尊荣，甚至过着任人宰割的日子。”

寇仲叹道：“既是如此，那圣上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办好了！”

跋锋寒指着对街宅舍重重的一座院落道：“这是洛阳最著名的青楼曼清院，最红的三个妓女是清菊、清莲和清萍，人称‘曼清三朵花’，老板就是子陵你恨不得将其碎尸万段的上官龙。”

街上行人熙攘，热闹非常，他们要退在一旁，才不会阻碍行人。

此时太阳快要沉没在西山之下，有些店铺已亮起灯火。

徐子陵冷然道：“上官龙今晚是否会到这里来？”

跋锋寒道：“他在这里有间长房，表面上是用来招呼朋友，实际上却是收集各方面来的情报。”

徐子陵讶道：“东溟派为何能知道这么多隐秘的事呢？”

跋锋寒皱眉道：“这个我也不太清楚，问了琬晶两次，她都没有正面答

我，我只好知情识趣不再问她。但琬晶既有边不负这父亲，又假若东溟夫人就是琬晶的亲母，那东溟派必和阴癸派有一定的渊源，故能比别人知得更多有关阴癸派的事。”

此时有一批胡商想进入两人身后的铺内看货，他们识趣地退到一旁，跋锋寒乘机扯着他继续漫步，道：“琬晶对边不负这父亲深痛恶绝，但又自知难以狠心下手杀他，而且这亦非容易之举，所以才央我为她办这件事。事实上边不负确是强横之极，即使我们三人联手，若没有有利的环境配合，也休想留得住他。”

徐子陵边行边在他耳旁低声道：“她要对付阴癸派，不怕阴癸派报复吗？”

跋锋寒道：“这正是琬晶要通过我来对付边不负的另外一个原因。因为只是南海派已使琬晶穷于应付，若再公然惹上阴癸派这硬得无可再硬的敌手，东溟派说不定会有灭派大祸。”

徐子陵愕然道：“南海派是什么东西？为何我从未听过。”

跋锋寒哑然失笑道：“南海派并非什么东西，而是海南一座大岛上名震南方的第一大派，声威仅次于宋阙，其掌门梅洵七年前只二十岁就登上掌门之位，擅使长枪，非常有名。”

徐子陵叹道：“中原实在太大了，奇人异士数不胜数，怎么听都听不完。”

两人再步上新中桥，沿着洛水朝东走，顺道去与寇仲会合。

跋锋寒微笑道：“不过南海派最令人惊惧的却非梅洵，而是他的师公‘南海仙翁’晃公错，此人论资排辈，又或以武功而言，都可列入中原前十名的高手内，比之宁道奇亦所差无几，幸好他已退隐多年，否则琬晶会更头痛。”

徐子陵有点明白的道：“难怪你对中原的事如此了如指掌，至少有这位东溟公主肯毫无保留的向你提供资料。”

跋锋寒淡然道：“早在突厥时，我已知道很多关于中原的事。来！我们在堤边坐下等仲大少好了！”

坐好后，徐子陵瞧着一艘在夕阳下驶过洛水的帆船，满怀感触地道：“你看这艘船多么自由写意，纵是在闹市中心，但一切人世间的斗争都似与它没有半点关系，而我和你则深深被卷进了凡尘的是非圈内，难以脱身。”

跋锋寒晒道：“子陵对这人世绝对是个不情愿的参与者，不过即管是这条船，实情亦像我们般在人海中打滚。闲话休提，不若我们研究一下如何可活擒上官龙，再迫问出你瑜姨的去向。”

此时寇仲到了，兴冲冲的跪倒两人身后，神秘兮兮的道：“今晚我们去偷和氏璧好吗？”

两人听得愕然以对，面面相觑。

第八章 长白王薄

三人戴上面具，换上一般江湖人物的装束，坐在曼清楼对面街一座饭馆靠街的座席，正享受漫后的甜点。

这时寇仲已把王世充的话一点不漏地转述完毕。跋锋寒首先道：“原来和氏璧如此怪异，不过若慈航静斋和宁道奇都勘破不了它的变幻秘密，恐怕天下再无人有办法了。”

寇仲笑嘻嘻道：“理得它有什么怪用奇迹，最紧要是破坏师妃暄和李世民小子的好事。将来到我起事时，便以之为帅印，想想也风光过瘾！你两人究竟帮不帮我。”

跋锋寒正容道：“帮你没有问题，但得宝后要给我研究个十天八日才成。”

寇仲哈哈笑道：“这个当然没有问题，大家既是兄弟，自须有福同享，有祸同当。”

跋锋寒苦笑道：“你倒懂得打蛇随棍上。咦！子陵为何眉头深锁？”

徐子陵叹道：“以锋寒兄的见闻广博，对净念禅院似亦从未得闻。只此便可知禅院里的乃真正方外高人，不问世事。我们却要去扰他们的清净，小弟怎能快乐得起来。”

跋锋寒冷哼道：“他们若真是不问世事，就不该沾手和氏璧，若沾手和氏璧，就不能怪我们去盗宝。”

顿了顿后，拍拍徐子陵肩头微笑道：“子陵放心吧！我们先设法肯定和氏璧是藏在寺内，才动手或偷或抢，那你便不用心中不安乐啦！”

寇仲愕然道：“想不到老跋能这么体恤陵少。”

跋锋寒哂道：“我跋锋寒罕有与别人交朋友的，不知为何却偏与你们投缘，既是朋友，自应体谅对方，为对方着想，这才是交友之道。”

寇仲皱眉道：“我不是不想为小陵着想，但你刚才提出的办法却是知易行难。试想偌大一座禅院，除非搔扰其中一个和尚的清静，抓了他来拷问，否则如何知道和氏璧是否在寺内了，”跋锋寒胸有成竹道：“解铃还需系铃人，你们先听我的推论吧！”

两人讶然道：“什么推论？”

跋锋寒油然道：“假设那叫秦川的真是师妃暄，那她可能刚从宁道奇手上接过和氏璧，便去考较李世民做未来天子的资格。于是给子陵感应到她身怀宝物...”

寇仲一震道：“我明白了。所以只要子陵到净念禅院闲逛一周，便可探知和氏璧藏在何处，又或根本不在寺内了！果是好计。”

跋锋寒双目闪闪生辉，沉声道：“不过我们的如意算盘可能会完全打不响。”

徐子陵点头道：“师妃暄既放心把和氏璧交给了空禅主保管，自是确信他有护宝的能力。只看他修的是什么‘闭口禅’，又连王世充都看不破他的深浅，便知他的功行修养均是非同小可。”

寇仲道：“如果可轻易盗宝，王世充早已出手。咦！这事有点不妥当。”

两人齐瞪着他。

寇仲露出回忆思索的神情，道：“当我问王世充为何他自己不派人去盗宝时，他露出苦涩的神情，像是吃了哑巴亏的凄惨模样。说不定他已曾派高手去探过虚实，却是铩羽而归，所以才央我们出手。”

跋锋寒和徐子陵都听得眉头紧锁，因为若已打草惊蛇，纵使师妃暄不移宝别地，净念禅院也将提高警戒，使盗宝一事困难大增。

徐子陵点头道：“你这推测合情合理。我才不信王世充肯在这么短的时

间如此信任你。且谁都看出你是野心极大，不肯屈于人下的野心家。所以说不是他借刀杀人之计。

和氏璧根本不在寺内，这叫狡兔未死，走狗先烹。”

寇仲苦笑道：“兄弟又来耍我！”

跋锋寒哑然失笑道：“真拿你两人没法。不过子陵的推测亦非常合理。整件事可能是王世充设计要陷害你罢了，早知是那样。咦！上官龙的马车到了！”

跋锋寒大步走到街上，正要横过车水马龙的繁华大道，给徐子陵和寇仲分别左右拉住，奇道：“你们扯着我干什么？”

寇仲尴尬地道：“忘了告诉你我两人从来都欠了青楼运，到青楼去没有一次是有好结果的。”

跋锋寒哑然失笑道：“竟有这么一回事，那现在我们该否回家睡觉？或是由我将上官龙轰下街来，再由你们动手收拾。”

徐子陵断然道：“今晚当然要动手，但至少你该告诉我们你的作战大计吧！”

跋锋寒洒然道：“对付一个阴癸派的大喽罗，何需什么手段。就以马贼杀人的方式，来个迅雷不及掩耳，硬闯进去，掳人后就找个地方由我行刑拷问，包他连历代祖宗也要和盘托出。”

寇仲晒道：“这不就是计划吗？三十六计中这叫以快打慢，攻其不备。不过似乎你该告诉我们上官龙那间长房在那一座院落和厢房，免得我们摸错了门口。”

跋锋寒苦笑道：“这个恕我难以从命，因为我也不知道。所以准备逐屋搜寻，闹他一个天翻地覆，舒舒手脚。”

徐子陵和寇仲愕然以对。

跋锋寒微笑道：“我办事，两位老弟请放心。我只是和你们开个玩笑吧！来！青楼是只要囊中有金就可进去的地方。先找四、五个美妙姑娘来谈谈心再从长计议好了！”

寇仲奇道：“我们只有三个人，为何你却要找四、五个那么多来陪我们？”

跋锋寒凝望着对街曼青院的正门，油然道：“这招是三十六计外的第三十七计，叫僧多粥少。在群女争竞下自会便宜了食色性也的诸君子，像你们的初哥定要学晓此计。”

寇仲和徐子陵均觉好笑，心想又会有这么多学问的。

和跋锋寒接触多了，愈感到他非如外表般的冷酷无情，还要比一般人风趣多了。

此时有数人来到曼清院外，略一停步，便昂然走了进去，其中一人风度翩翩，寇仲和徐子陵同时低呼道：“宋师道！”

竟然是久违了的宋阙高手，宋玉致的二兄宋师道。

想起当日宋师道因对傅君绰生出爱慕之心，邀他们乘船西上，其时的情景仍历历在目，有如在昨天发生。不由生出感触。

三人横过大街时，又再有两三起武林人物进入院内，像约好了似的。

跋锋寒低声道：“情况有点不对头，曼清院定然有事将会发生。”

徐子陵和寇仲都点头同意。

但因此时已到达院门前，不便交谈，只好闷声不响，迈步进门。

把门的数名大汉伸手拦着三人道：“今晚曼清院给长白的王爷包了，没有请柬的恕不招待。三位请到别家去吧！”

寇仲一呆道：“洛阳有‘皇爷’不稀奇，长白那来什么‘爷’呢？”

把门的大汉见三人体型雄伟，又一个疤脸，一个麻脸、一个黑脸，显非善男信女，惟有没好气的解释道：“王爷就是‘知世郎’王薄大爷，而非什么皇爷。”

三人均听得心中一震。

王薄乃长白第一高手，若只论武功，在北方声名之盛，尤在李密、杜伏威等人之上，寇仲和徐子陵更和其子王魁介交过手，其武技已可跻身一流高手的位置。由此即可推之王薄的高明。

令人不解的地方，是王薄一向雄霸长白一带，为何竟会忽然到了洛阳，还大事张扬的包起了曼清院来大宴江湖朋友。这岂非视王世充如无物。不过再向深处想，王世充现在确是无暇去对付王薄。

寇仲哈哈一笑，见风驶帆道：“我们当然知道王公是谁！只是开个玩笑吧！我们今晚正是应约而来，不过因去方便了一转，走慢半步，刚才入去的宋师道兄，就是和我们一伙的，我们的请柬就都在他身上。不信吗？麻烦老兄你带我们去与他会合就可问个明白！”

那批把门大汉无一不是老江湖，那会这么容易被他诓倒。其中一人笑道：“原来是宋太爷的朋友，请问三位高姓大名，待小人去问过宋爷，然后再为三位爷们引路。”

此着早在寇仲算中，欣然道：“告诉宋爷就说傅人中到了！”

那人匆忙去了。

三人识趣的站到一旁，以免阻碍其他宾客内进。

来者不绝如缕，看气派都是江湖上有头有脸的人物。

寇仲乘机探听消息，先向其中一个把门的旁敲侧击的问道：“你们曼清院有多少位姑娘？你这位大哥贵姓？”

他问的是个年纪较大的汉子，人因通常经历多了，都不愿因小事开罪别人。

果然那人答道：“小人叫李雄，你们定是初抵洛阳的。我们曼清院共有三百多位姑娘，都是千中挑一的精选。”

徐子陵却没有兴趣听他们的对答，扯着跋锋寒移离三、四步，低声道：“王薄在此宴客的事理应无人不晓，为何公主没有告诉你？”

跋锋寒皱眉道：“她并不知道我会向上官龙下手，不过她若知而不告，亦总有点问题。”

此时又有一批十多人持着请柬步入院门，徐子陵眼角瞥处，其中一人赫然是李靖，知他认得自己的疤脸样儿，吓得慌忙背转身，又佝偻起身体。

正套取情报的寇仲亦吓得闭口不语，怕李靖认出他的声音来。

李靖等还以为三人是把门的人，不以为意的进去了。

跋锋寒凑到徐子陵耳旁道：“又会这么巧的，刚生疑问，便有答案了。”

徐子陵愕然道：“什么答案？”

跋锋寒苦笑道：“刚才琬晶穿上男装，傍着不用说都是李世民那小子的人进来，明白了吗？”

寇仲来到两人旁，低声道：“原来今晚这里会同时有两件盛事，一文一武，你们说是否精采！”

跋锋寒神色复常，笑道：“说来听听。”

寇仲道：“文的就是名闻天下的才女尚秀芳会在此表演一场拌舞，武的则是在王薄主持下，两大域外高手将决一死战。”

接着神秘兮兮的道：“其中一个还是我们的老朋友！”

两人讶道：“是谁？”

寇仲笑道：“不就是曲傲那老小儿。”

徐子陵和跋锋寒听得脸脸相觑。

“曲勒飞鹰”曲傲乃紧追毕玄那般级数的顶尖高手，他不来找你麻烦已可酬神作福，现在竟有人胆敢跟他对阵决战，自教人意想不到。

跋锋寒沉声道：“另一个是谁？”

寇仲道：“另一个来自吐谷浑，至于名字则尚未探得到。”

跋锋寒一震道：“定是吐谷浑王伏允之子伏骞，我在北疆时早听过此人，擅使长矛，在战场上神勇盖世，只他才有比胆量和资格挑战曲傲。”

寇仲和徐子陵同时记起刘黑闼也曾提过这个人。还说吐谷浑和铁勒乃是死敌，难怪到了中原仍不肯放过对方。

寇仲咕哝道：“原来是那个自婴孩时期便留着须髯的小子。哈！”

宋师道的声音远远传来道：“人中！原来是你们来了！”

寇仲和徐子陵转过身去，与正走来的宋师道打了个照面。

宋师道明显认不出改了容的他们，愕然止步。

寇仲迎了上去，低呼道：“是我！不过戴了面具，唉！我娘死了。”

两人以前对宋师道因傅君绰的关系，实在存着孩童式的嫉忌。但现在傅君绰已死，此时见到宋师道原本乌黑的头发，两鬓已有些许星霜，双目透出幽郁难解的神色，都心生感触，像见回亲人般，涌起难言的滋味。

宋师道躯体微震，仰首望天，眸子隐泛泪光，长长吁出一口气，又垂头沉声道：“是否宇文文化及那奸贼下的手。”

寇仲颓然点头。

宋师道狠狠道：“好！好！”

接着仰天打了个哈哈，充盈着难解的悲愤之情，朗声道：“我们进去再说！”

转头领路先行，步履踉跄，显是情怀激动，难以自己。

寇仲和徐子陵那想得到宋师道这种外表风流潇洒的人物对傅君绰用情如此之深，既感可惜，又心酸难禁。

正举步欲行，后方足音轻响。

回头望去，貌美如花的沈落雁已把娇躯移入两人中间，一对玉臂穿进他们臂弯内，媚笑道：“找得你们真苦呢！仲少爷你只得一副面具吗？是鲁妙子制造的精品吧？”

跋锋寒移到三人身后，变得宋师道和跋锋寒一前一后，寇仲、徐子陵和沈落雁则在中间，各怀心事的朝曼清院的主堂走去。

第九章 此生不悔

寇仲感到沈落雁柔软又充满弹性的酥胸紧压到左臂处，心中微荡，回头与跋锋寒交换了个眼色，却见沈落雁没有随人，奇道：“沈军师为何只影形单。你的世绩情郎没空陪你吗？”

沈落雁先瞅了神情肃穆，像对她的亲热完全无动于衷，只凝视前方宋师道背影的徐子陵一眼，才笑靥如花、媚态横生的道：“人家像你们般迟来一步嘛！你们是到二少爷的厢房吧！姐姐待会再来找你们谈心好了。唉！扔掉这三副面具吧！你们都这么见不得光吗？”

松开玉手，在寇仲和徐子陵踏上主堂正门的台阶前，停了下来。

跋锋寒来到她旁边，淡淡笑道：“要杀我们请勿错过今晚，否则说不定再没有这么方便的机会了。”

沈落雁秀目杀机一闪即逝，却没有答话。

曼清院不愧为洛阳最具规模的青楼，设计更是别具特色。

王薄宴客的地方是主堂后的“听留阁”。由东南西北四座三层重楼合抱而成，围起中间广阔达五十丈的园地。

重楼每层均置有十多个厢房，面向园地的一方开有窗隔露台，令厢房内的人可对中园一览无遗。

比之南方的建筑，曼清院明显是以规模宏大，豪华富丽见胜。特别与江南一带淡雅朴素、精致灵秀的宅园迥然有异。

“听留阁”充份体现出“隔”与“透”的结合和运用。把一种庞大、严实、封闭的虚实感觉发挥得淋漓尽致。

虽以楼房为主体，但实质上却以中园为灵魂，把里外的空间结合为一个整体，以有限的空间创造出无限的意境。

重楼向中园的一面都建有相通的半廊，不但加强了中园的空间感，更使四座重楼进一步连接在一起。

园的核心处有个大鱼池，更为这空间添置了令人激赏的生机。

水池四周的空地是青翠的绿草和人工小溪，以碎石的小路绕池而成、从高处瞧下去更可见由小路和绿草形成的赏心悦目的图案。

当小路还上溪流时，便成拱起的小桥，使整个园景绝不落于单调沉闷。

无论是有人在园中表演又或决斗，四面重楼厢房的人都可同时观赏。可见王薄确懂得挑选地方。

三人随着宋师道登上位于北厢顶楼的厢房，既感今晚刺激有趣，又暗自叫苦，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可向上官龙下手。

这时四座三重楼阁每间厢房都灯火通明，加上绕园的半廊每隔数步就挂了宫灯，映得整个中园明如白昼，加上人声喧闹，气氛炽热沸腾。

宋师道在一道门前停下来，仰首深吸一口气后，情绪才回复平静。

寇仲、徐子陵和跋锋寒三人来到他身后，静待他发言。

廊道上盛装的美妓俏婢花枝招展的往来于各个厢房之间，看得人眼花缭乱。见到四人，都媚眼频送，不过显然对英俊的宋师道兴趣最大，因为三人戴上面具后，都掩盖了他们非凡的长相。

宋师道却是视而不见，低声喟然道：“我一直不肯接受君绰死了的事实，苍天何其不仁，春未残花已落，我要手刃宇文文化及那奸贼。”

三人都想不到宋师道用情如此之深，一时说不出话来。

宋师道叹道：“三妹不想见小仲，我已请人安排了隔邻另一间厢房，来吧！”

寇仲愕然和徐子陵交换了个眼色，这才知道宋玉致也来了。

宋师道把杯中烈酒一饮而尽，寇仲刚将傅君绰死前的情况详细道出。

其他厢房都是笑语远喧，猜拳斗酒的声音夹杂在丝竹弦管中，令曼清院似若燃着了生命的熊熊烈火。

惟独这个厢房人人神情肃穆，俏婢美妓都不敢上来打扰。

跋锋寒最是尴尬，直到此刻宋师道连他的名字都没问过半句。

宋师道瞧着寇仲再为他桌上的杯子斟满第五杯酒，静默得像没有任何生命的石雕像。

寇仲探手脱掉面具，吁出一口气道：“戴着这鬼东西真不舒服。”

徐子陵和跋锋寒亦觉得戴上面具再没有掩饰的作用，随手脱掉。

宋师道像全不知道他们干什么的沉声问道：“君绰没有提起过我吗？”

寇仲和徐子陵脸脸相觑，无言以对。

宋师道惨然一笑，拿着杯子长身而起，脸对平台下有若一幅精美大图案的中园，摇头叹道：“无论她怎样对我，我对她的情亦是此生无悔。那小谷在什么地方，待我杀了宇文化及后，就到那里结庐而居，令她不会寂寞。”

徐子陵胸口像给千斤重石压着般，呼吸困难的凄然道：“将来若有机会，我带二公子到那里去探娘吧！”

宋师道摇头道：“不！我只想一个人到那里去。只要你们告诉我大约的位置，我有把握寻得到。”

寇仲乾咳一声道：“告诉二公子没有问题。嘿！但可否谈点条件呢？”

宋师道大讶道：“这也要谈条件吗？难怪三妹不欢喜你。”

寇仲大感尴尬道：“我只是希望二公子能把杀宇文化及的事，让给我们这两个作儿子的去办吧了！”

徐子陵接口胡诌道：“娘在临终前，曾嘱我们练好武功，好去为她报仇的。”

宋师道默然片晌，颓然道：“好吧！凭你们能刺杀任少名的身手，去对付宇文化及该没有问题。”

跟着双目异芒大作，催道：“快说你娘墓地所在！”

寇仲与徐子陵交换了个眼色，断然起立，凑到宋师道耳旁，说出了小谷的位置。

宋师道听毕，把杯中酒尽倾口内，哈哈一笑，欣然坐回位子内。

三人都目瞪口呆的瞧着他。

宋师道像傅君绰根本尚未身故，而他又已娶了她为妻般，轻松的道：“今晚事了之后，我就到那里去陪君绰。”

接着向跋锋寒洒然笑道：“这位是否跋兄，即管以突厥人来说，也少有长得像你般奇伟雄悍。”

跋锋寒正留神门外各式人等的往来情况，闻言回过神来，淡然道：“跋某人亦常感到上天待我不薄，故誓要以‘不负此生’作回报。”

“砰！”宋师道完全恢复了往昔的风度，拍台赞道：“不负此生，说得好！小仲斟酒，让我敬跋兄弟一杯。”

寇仲忙扮出谦虚诚实兼忠厚的怪模样，为两人斟酒，设法冲淡刚才那股悲郁难舒的气氛。

跋锋寒与宋师道对视半晌后，哈哈笑道：“我跋锋寒一向看不起高门大族的人、深信凡是豪门都会生败家子。可是见到二公子能对一个只有一面之

缘的女子如此情深如海，此生不渝。令我联想起自己对武道的刻意追求，心里对二公子只有一个‘服’字，这一杯我就破例乾了。”

寇仲和徐子陵呆瞪着跋锋寒，他们已久未得睹他这种霸道和锋芒毕露的神态，心中均升起异样的感觉。

宋师道微一错愕，接着哑然失笑道：“上天既然待你不薄，跋兄弟又何须仇视其他同样幸运的人。事实上这都是‘心’的问题。像我知道君绰在那里后，我便感到她在我心中已复活了过来，人生再无憾事。来！乾杯！”

“叮！”

对杯相碰。

两人均一饮而尽。

跋锋寒雪白如玉的完美脸庞掠过一丝红晕，迅又逝去，一对虎目精芒烁动，就那么以衣袖抹掉嘴角的酒渍，冷冷道：“这杯就当是为我挑战曲傲一壮行色。”

寇仲和徐子陵同时失声道：“什么？”

跋锋寒双目神光更盛，充盈着强烈的斗志和信心，仰天大笑道：“曲傲那天杀不死我，实是他一生人最大的失误。因为我已摸清楚他的底牌，所以怎能错过此等良机。”

寇仲和徐子陵又大吃一惊，暗忖这回真是乖乖的不得了。

跋锋寒虽是罕有的武学奇才，但碍于经验、火候、功力，始终该与名扬域外数十年的曲傲尚有一段距离。

徐子陵被寇仲在台底踢了一脚后，忙进言道：“跋兄若出手，不论胜败，我们今晚也休想拿得着上官龙那小子！”

宋师道一呆道：“洛阳帮的上官龙和你们有什么恩怨？”

寇仲苦笑道：“还不是因为娘的妹子瑜姨。只有抓起上官龙来毒打一场，才有办法救她。”

宋师道剧震道：“君绰竟有妹子？”

寇仲心中一动，凑过去眉飞色舞的道：“还长得很像娘呢！但不是形以，而是神肖，二公子一看便知。”

宋师道皱眉道：“为何你们总是二公子前，二公子后的唤我？”

寇仲的笑容更苦涩了，尴尬但又老老实实的答道：“难道唤你作宋叔叔吗？那我该叫你的三妹作什么？”

房内静默了刹那光票，像时间已凝固了，接着几个人都同一动作的捧腹大笑，笑中却有泪光。

寇仲忍着笑探手拍拍跋锋寒的宽肩，凑过去道：“老跋你还是乖乖的助我们去救瑜姨算了。”

跋锋寒叹道：“我这人决定一件事后，从不回头。在今晚的情况下，要刺杀上官龙还可以，活擒他却是休想。”

宋师道微笑道：“若有我帮手，情况就完全两样，对吗？”

三人呆了一呆，接着同时点头。

凭着宋阔的声誉威望，要让上官龙上个当，并非不可能的事。

若然可以用计智取，自然胜于单凭武力。

“笃！笃！笃！”

敲门声响。

一把悦耳的男声响起道：“在下秦川，不知宋师道兄是否大驾在此？”

徐子陵、跋锋寒和寇仲愕然互望。

秦川岂非是师妃暄。

难怪她到了门外众人仍不生警觉。

宋师道惊异不定的道：“门没有下问的，秦兄请进！”

秦川在门外答道：“小弟有几个问题，隔着门说，会比较方便点。”

宋师道皱眉道：“秦兄可否介绍一下自己，否则请恕宋某不肯回答隔门而来的问题。”

秦川淡然自若道：“人说宋阙以宋师道最是英雄了得，心怀大志，若只拘于身份关系，便拒问题于门外，秦某只好死心一走了之。”

宋师道哈哈大笑道：“好一个‘拒于门外’，确是说得有理，问吧！”

徐子陵三人明白过来，知道师妃暄在进行她挑拣皇帝的玩意儿。

秦川平静地道：“我想问宋兄人生的意义是在那里？”

宋师道愕然半晌，嘴角露出一丝苦涩的笑意，神情落漠的答道：“在今夜以前，人生的意义在于能否尽展胸中抱负，成就一番有益人世的功业。但现在只觉生也如梦，死也如梦，人生只是一场大梦，每个人都在醉生梦死，浮沉于苦海之中，难以自拔。”

徐子陵等听得直摇头，暗忖师妃暄会拣宋师道才是怪事。

门外的秦川默然片刻后，轻叹道：“宋兄这番话实是发人深省，不过人来到这尘世里，有所不为外还须有所必为，宋兄所为的又是何事？”

连跋锋寒也露出欣赏的神色。

秦川话内的机锋确是无比出色。

宋师道苦笑道：“现在我只想喝两杯酒，秦兄不如进来和我碰碰杯子好吗？”

秦川淡淡道：“我明白了，小弟告退！”

寇仲一个箭步扑到厢门处，拉开房门，探头外望，秦川已不见影踪，忙抓着个经过的俏婢问道：“刚才站在门外的人是什么样子的？”

俏婢娇笑答道：“刚才那有人呢？”又瞄了房内三人一眼，美目立时亮起来，献媚道：“四位大爷不用婢子侍候吗？”

寇仲那有心情和她胡混，微笑道：“我们正在开机密会议，不必了！”

不理她一脸失望，就那么的关上房门，大惑不解道：“又会是怎么样的？”

跋锋寒皱眉道：“这可能是一种神乎其技的传音术，能以武功驾御声音，造成这种人在门外的效果。但她的人亦该在附近某处。”

寇仲瞧着徐子陵道：“陵少有什么感应？”

徐子陵思索道：“我没有丝毫感应。”

跋锋寒和寇仲同时一震，齐叫道：“那即是说...”又齐齐住口。

宋师道一脸茫然道：“那即是什么呢？”

寇仲嘻嘻笑道：“没什么！那即是表示这秦川很厉害，所以小陵才一点不觉。”

徐子陵当然知道跋锋寒和寇仲想到的是和氏璧该不在师妃暄身上，否则自会生出感应，此点极为重要，已可间接证实王世充没有说谎。

如此重要的宝物，不随身携带，必然有特别的理由。

宋师道给“秦川”勾起心事，又喝了两口闷酒后，起立道：“王薄要戌时中才到，尚有大半个时辰，晚宴才正式开始。你们要不要召几个美人来

陪酒消遣？”

寇仲等知他要离去，站起相送。

徐子陵道：“我们只想静静的喝杯水酒。”

宋师道朝厢门走去，点头道：“那样也好，待我到邻房交待几句后，再过来和你们商量救人的大计。”

跋锋寒道：“跋某有一事请教，王薄远在长白，为何忽然会在洛阳宴客，又安排伏骞与曲傲的决斗，还请得红极一时的尚秀芳来献艺。”

宋师道皱眉道：“这个恐怕谁都不大清楚。自半年前王薄宣布放弃争天下后，在江湖上的声望不跌反升。所以今趟发出英雄帖，广邀朋友到洛阳观战，更碰上和氏璧一事，所以谁都生出不想错过的心意。”

又微笑道：“我顺便去和上官龙打个招呼，探听一下敌情，回头再向三位报告。”

再对寇仲道：“刚才是三妹从‘人中’猜到是个‘仲’字，否则我也一时想不到是你们。”

宋师道去后，三人重新坐好。

跋锋寒皱眉道：“此事非常奇怪，今晚之会会否是阴癸派的一个阴谋呢？因为曲傲一向与阴癸派有勾结，这曼清院更属上官龙所有。”

寇仲笑道：“假若能一举把来赴宴的人全部杀死，的确便宜了阴癸派。不过这是没有可能的，即管王世充也不敢在自己的地头干这种蠢事。”

徐子陵猜道：“会否是阴癸派研制出一种厉害之极的毒药，连一流高手都要上当，事后则可把一切责任推在王薄身上。”

寇仲摇头道：“世上仍没有一种这样的毒药，照我看曲傲今次到中原来是有很大大野心的，故想借此立威，又可除掉伏骞这眼中钉，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

跋锋寒道：“曲傲和伏骞这两个名字掉转才差不多！不过也难怪仲少会猜错，皆因不知道伏骞的厉害。王薄的退出争天下，说不定也与他有关系。”

寇仲咋舌道：“你是说伏骞有胜过曲傲的机会吗？”

跋锋寒道：“这个实在难说，但我们曾和曲傲交过手，你们不觉得曲傲并非若我们想像中那么厉害吗？在西域时我曾听过人说曲傲近年纵情酒色。要知武功一事，有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看来此言不假。”

徐子陵吁出一口凉气道：“他退步了仍这么厉害，若没有迷于酒色，我们岂非早完蛋大吉。”

跋锋寒微笑道：“每个人自出娘胎后，便要和别人竞争，想出人头地，自要付出代价。不过创业虽难，守成则更难，邦国如是，武功亦如是。”

寇仲像没有听到两人的对答般，忽然插入道：“假若我们能在今晚这种没有可能的情况下，抓走上官龙，岂非痛快之极。”

徐子陵点头道：“这世上没有不可能的事。但问题是上官龙既为阴癸派的重要人物，手底下定是很硬，我们却要活擒他，一趟不成以后便休想再能攻其不备，所以没有七、八成把握，亦不宜轻举妄动。”

寇仲道：“只要他落了单我们便有办法，他怎都强不过边不负吧！”

跋锋寒摇头道：“上官龙肯定是老奸巨猾的人、否则也不能在阴癸派坐上这重要职位。即使宋二公子肯帮我们，也休想可把他骗到无人的地方下手。”

寇仲像想起什么好笑的事般，欣然道：“他上茅厕时总不能也大批人前

呼后拥吧？”

两人为之莞尔。

徐子陵笑骂道：“首先你要肯定他会于何时和会到何处方便。只是这宝贵情报已是不易取得，还要他真个前去才行。噢！”

两人知他才智高绝，都张眼瞪他，想听他想到了什么。

徐子陵苦笑道：“不要那么瞧我，我只是隐约把握到些什么似的，却毫不实在。”

跋锋寒道：“横竖我们现在一筹莫展，你何不说来听听。”

徐子陵道：“我们之所以把目标定在上官龙身上，皆因他在阴癸派身份够高，知晓很多阴癸派的机密，必要时尚可用他来交换瑜姨。但问题若只是要肯定瑜姨的行踪下落，抓起上官龙左右手那类的人物，亦可以清楚这方面的消息，但却容易多了。”

寇仲想起包志复三人的惨死，双目杀机大盛，道：“只要肯定瑜姨没有落在阴癸派手上，今晚我就挑战上官龙，取他狗命。”

跋锋寒道：“曲傲则交由我负责好了。”

徐子陵皱眉道：“这样把事情闹大，只对我们有害无利。如果涓妖女或边不负扮作上官龙的手下出来应战，仲少仍这么有把握吗？”

寇仲哈哈笑道：“有师妃暄这大敌窥伺在旁，涓妖女怎会轻易出手，至于对付边不负，我寇仲未必全无取胜的希望。”

跋锋寒点头道：“此计实是可行之极。边不负一向深藏不露，在这种情况下更绝不会现身露脸。”

寇仲剧震道：“我有办法了！”

话声刚断，宋玉致的声音在门外响起道：“寇仲你给我滚出来！”

第十章 舌战青楼

寇仲随着绷紧俏脸的宋玉致到了三楼背对中园一面的走廊处，这位宋家美女倚栏而立，冷冷道：“为何明知我在隔邻，也不过来见我？”

寇仲待一群不断打量他们的江湖人物走过后，才叹了一口气道：“我怕惹你生气，想先看看风头火势吧！嘿！玉...嘿！宋小姐你清减了。”

宋玉致遥望曼清院外万家灯火的洛阳夜景，秀发迎风飘扬，美得像一尊女神的雕像；而从她那笔直丰隆、直透眉心的鼻管，既使人感到她坚刚不屈的性格，亦增添了她清秀高傲的气质。

寇仲侧倚栏杆，欣赏着她侧脸的轮廓，忽然却想起李秀宁，心中泛起灼痛的内疚感觉。

宋玉致淡淡道：“这段日子我的心情确不大好。却与你寇仲毫无关系，唉！为何坏人的命总比好人长呢？至少你寇仲仍未死！”

寇仲先是愕然，接着哑然失笑道：“已有这么多人想我死了，宋小姐为何仍不怕人挤，还要来凑热闹？宋三小姐若憎厌我，只要一句话说出来就够了。我的脸皮虽不算薄，但仍是有一定的厚度。”

宋玉致小嘴飘出一丝笑意，别过俏脸，盯着他狠狠道：“我不是憎厌你，而是恨你。”

恨你无端端的来扰乱人家的心。现在摆明洛阳迟早会落到李密手上，而我则须依约嫁入李家，你是因此不敢来见我吧？”

寇仲挪近了点，到差点碰上宋玉致的娇躯才停下，笑嘻嘻的道：“洛阳一天未落入李密的手中事情仍未算数。我担心的却是令尊翁‘天刀’宋缺他老人家。由于我出身寒微，纵使发掘出宝藏，都不肯招我作女婿。”

宋玉致把目光移回原处，幽幽叹道：“竟陵一战后，谁能不对你和徐子陵刮目相看。”

以杜伏威之能，兵员之众，仍给你们领着残军硬拒于残破城垣之外逾十日之久。故问题非是在我爹身上，而是我根本不想嫁给你。”

寇仲愕然道：“你先前说的一番话，显是对我大有情意，难道都是假的吗？”

宋玉致别过俏脸来，美目深注的瞧着他冷哂道：“男人是否都像你般对女人没有开窍似的；又或总是粗心大意，自以为是。若不把你放在心上，和你多说半句话都不愿意。你可知为何我要唤你出来？”

寇仲抓头道：“是呢！究竟是为了什么？”

宋玉致伸出玉手，以指尖在他的脸颊轻柔地戳一下，温婉地微笑道：“因为人家想看你是否比前更成熟了。而更重要的是希望你不要再惹李密，还须有那么远躲那么远。”

因为据我们得的秘密消息，南海派的元老高手晃公错正应李密之邀，在来洛阳的途上。

到时第一个遭殃的将是你两兄弟。李密已向我爹保证不会让你两人活着离开洛阳。”

寇仲一脸茫然的道：“晃公错是什么家伙和东西？”

宋玉致没好气的道：“若要在中原挑十个武功最强横的人出来，晃公错必可入选，甚或在五名之内。你现在知道了吗？”

寇仲哈哈笑道：“这天下不会是一成不变的。朝代也会更换，更何况高手的位置？在以前随便找个人出来也可打得我们一仆一跌的日子已不复再，你看我们仍不是活得好好的。这晃老头不会比阴癸派更厉害吧？”

宋玉致色变道：“你们曾惹上阴癸派吗？”

寇仲从容笑道：“不是惹上了，而是正斗个你死我活。否则今晚我也不会见到你。”

嘻！可否对我说句较好听的话。那我纵是死了，也可带着一片美丽甜蜜的回忆到阴间去做鬼。”

宋玉致伸出玉指，在他胸口大力戳两下，微嗔道：“本小姐永远都不会说违心的话。”

人家的警告你不听就算，我走啦！”

寇仲一手抓着她的玉臂，把她扯回身旁。

宋玉致微挣一下，不悦道：“不要扯手扯脚，传了出去，爹说不定会派人杀你。”

寇仲凑到她耳旁道：“信不信由你，你等着嫁我吧！”

宋玉致娇嗔道：“大言不惭，不知死活！”

寇仲微笑去了。

尚差四道门便到自己那扇房门时，前面厢房忽地中门大开，两个人闪出来，拦着寇仲去路。

这两个人样貌相似，只是高矮不同，年纪在四十许间，有对同样丑陋的狮子鼻，但皮肤却透出一种诡异的铁青色，使人感到他们的武功路子必是非常邪门。

纵是隔了寻丈，寇仲仍感到两人的杀气迫人而至。

寇仲心中微愆，停下步来。

高的一个双目射出森寒的杀机，带着一副妄自尊大的神情，斜眼盯着他道：“这叫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却闯进来。小子你不找个鼠洞躲起来，却要学现在般招摇而过，是否活得不耐烦了。”

他这一开腔，寇仲立时认出是长白双凶老大符真的声音。

另一个矮的不用说也是符彦。

寇仲虽知此二人功力直迫李密，仍是夷然不惧，故作讶异的道：“你们不知王薄今晚在此吗？若不趁早夹着尾巴落荒而逃，恐怕连李密都护你们不住哩！”

符真毫不动气的奇道：“好小子！竟知道我们是谁，既是如此，当知我们谁也不怕，为何还说出如许胡言。”

寇仲见不能令他动气，迫前一步，哈哈笑道：“既是什么人都不怕，就不用从长白逃到这里来。就让寇某人试试你们手底的功夫是否和你嘴皮子那么硬吧！”

符真、符彦同时嘿嘿冷笑，目射凶光。

他们这么在廊道上对峙，登时截断了廊道的交通，双方身后都聚集了一堆进退不得的婢女和陆续来赴宴的宾客，情况颇为混乱。

此时一名男子从符真、符彦那厢房油然步出，瞪着寇仲喝道：“你刚才和李某的未过门妻子说了些什么话？”

赫然是李密之子李天凡。

寇仲环目一扫，大笑道：“这里所有姐姐妹妹都是我寇仲未过门的妻子，不知李兄说的是那一位呢？”

众人尽为之愕然和哗然。

其中一女娇嗔道：“胡说八道。谁是你的妻子。你这种人谁肯嫁你？”

寇仲定睛瞧去，立时眼前一亮。

说话的女郎穿着一套非常讲究的黑色的武士服，还以黑带子滚边；外披红绸罩衣，说话时露出一排雪白齐整的牙齿，娇小玲珑，玉容有种冷若冰霜的线条美，而她的脸孔即使在静中也显得生动活泼，神态迷人。有种令人初看时只觉年轻漂亮，但愈看愈令人倾倒的奇怪气质。

寇仲立时认出她的声音，捧腹笑道：“独孤凤小姐说得好，若未过门都算是妻子，那岂非天下大乱了吗？”

众人包括李天凡和长白双凶在内，骤闻得独孤凤之名，都张眼朝站在人堆后的独孤凤瞧去。

独孤凤本是来找他们三人晦气，那想得到只说几句话就给寇仲叫破身份。更知在这种情况下难以动手。微微一笑掉头走了。

一把雄壮的声音在寇仲背后响起道：“李公子和两位符老师请给我们曼清院一点面子，有什么事到院外再处理吧！”

此人显是早观察了一阵子，明白是李天凡等闹事在先，故出言相劝。

李天凡亦知此时不宜动手，仰天打个哈哈，领着符真、符彦返房去。

寇仲回到厢房时，跋锋寒呆坐不语，徐子陵则卓立露台的栏杆前，仰

首望天，衣袖飞扬，自有一股难以形容的孤高不群的气魄。

跋锋寒见他回来，笑道：“给我看看脸上是否多了宋三小姐的掌印。”

寇仲在跋锋寒对面坐下，像身疲力累的战士般先瞪了跋锋寒一眼，然后盯着徐子陵的背影，怨道：“刚才我在外面闹得曼清院都差点塌下来，你两个仍不出来援手，还说什么一世人两兄弟。唉！这就叫人情冷暖，世态炎凉。”

跋锋寒哑然笑道：“仲少你动过那只手呢？若只是舌战，你何需别人助拳。”

徐子陵背着他冷然道：“我们正希望他们动手，所以故意避而不出，让他们更没有顾忌。”

寇仲嘻嘻笑道：“我也只是说说笑。咦！刚才我们说到那里呢？美女真不好，最易令人忘记事情的。”

跋锋寒道：“不要装蒜了，你究竟想到什么对付上官龙的妙计呢？”

寇仲一拍额头，装模作样的道：“啊！终于记起了！”

倏地坐直身体，大喝道：“上官龙何在！祝玉妍拣得你作阴癸派在洛阳的卧底，应该会有两下子，可敢立即上来决一死战！”

这番话是以螺旋劲迫出，立时传遍“留听阁”四座三重楼的每一个角落。

跋锋寒和徐子陵也是奇怪，像完全听不到寇仲出人意表的说话般，把原本的姿态和表情保持延续。

整个留听阁倏地人声渐敛，到寇仲说到最后三句时，已静至鸦雀无声，针落可闻的地步。

千百道目光由左右和对面重楼每座厢房的望台往他们的厢房投过来。

一阵紧张得令人窒息的沉默后，一把威严但又无比阴柔的男声在他们那重楼的底层传上来道：“只是你如此含血喷人，我上官龙便绝不会放过你。”

徐子陵冷然道：“我们这里有三个人，任你挑那一个都行。但这种特别优待，只会赠给阴癸派的妖人，皆因人人都得而诛之。”

声音扬而不亢，响而不锐，却清晰地送进每一个与会者的耳内。

寇仲此计确是妙至毫颠，当场揭穿上官龙的身份，教没人敢插手其中。

上官龙在骑虎难下的情况下，只有挺身出战一途。

而徐子陵这番话更像剑般锋利，只要上官龙忍不住发作，便等若间接承认了是人人得而诛之的阴癸派妖人。

曲傲的声音从同一个地方响起，先是一阵震耳大笑，然后喝道：“这叫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寇小子和徐小子你两人一起下来吧！既可省我分两次动手，又可作大战前的热身。”

曲傲不愧老狐狸，只寥寥数语，便将他们早先造成的声势完全压下去。

跋锋寒哑然笑道：“曲傲你已是我跋锋寒的。却想有像上官帮主的优待，那怎么成？”

这几句刻薄之极，四边重楼登时爆起一阵哄笑，大大冲淡了剑拔弩张的气氛。

以曲傲的修养，仍忍不住怒喝道：“跋锋寒你今晚若有命离开曼清院，我曲傲两字以后就倒转来写。”

众人又静了下来。

寇仲哈哈笑道：“这真是奇哉怪也。上趟老曲你单对单仍没有能力收拾跋锋寒兄，为何现在又忽然有了？是否感到把名字掉转来写较有新鲜感儿。不过现在仍未是轮到你老兄出手的时候，因为刚才我猜拳猜赢了跋锋寒，故而上官帮主该抽到头筹。”

曲傲登时语塞，更使众人都知曲傲没曾胜得跋锋寒是确有其事，心内的震撼，不用说都可想像得到。

要知曲傲的威望虽及不上称雄域外的“武尊”毕玄，但也是所差无几。

跋锋寒虽是近年崛起于中外武林彗星般的超卓人物，但终是后起之秀。

实难与曲傲这种成名了数十年的宗师级人物相媲美。

因此真如寇仲所言，曲傲在单对单的情况下尽全力也收拾不了跋锋寒，那自是震惊天下的轰动事件。

曲傲这下真叫哑子吃黄莲，若否认就是讲大话，不否认脸上又挂不住。

符真难听的声音，从左邻第三间厢房传过来道：“曲老师可怜你们年少无知，故此放你三人一马，仍不知感激，实是可笑之极。”

寇仲讶道：“符老师你的隐身功夫定比你追不上人的失踪术高明万倍，否则为何以老曲和老跋两人的修为，仍不知你在旁窥伺，连‘年少无知’这种微妙的情况都看个明察秋毫。谁人敢不服你！”

声音回汤于四座重楼围起的广阔空间和鱼池园地之上，登时又触发起另一股笑浪。

当然亦有人为寇仲等三人担心，一下子开罪了这多方面势力，可不是好玩的。

但符真却立时作声不得。

难道他能说自己真的在旁窥看吗？但若答案是“否”，他凭什么资格说出刚才那番话。

一阵激烈的掌声从遥对的厢房传过来，只听刘黑闼的声音道：“说得好，我刘黑闼心中有个疑问，就是为何寇兄认为上官帮主另一个秘密身份乃阴癸派的妖人呢？”

听留阁再静下来。

上官龙在寇仲回答前，插入道：“清者自清，若再有人以此来诬蔑本人，休怪我上官龙不留情脸。”

左面的重楼第三层中间一个厢房传出一声冷哼，有人晒道：“既是清者自清，为何又怕人说出来？”

寇仲鼓掌笑道：“这才真是说得好。这位朋友高姓大名，说出来看上官帮主敢否寻你晦气？”

那人大笑道：“本人邢一飞，乃伏骞王子的首席先锋将，比他早到一步，上官帮主请勿忘记了。”

众人又立即起哄。

嗡嗡之声，像浪潮般起伏着。

只看伏骞手下的豪气，便可想见他的威风。

上官龙正难以下台时，寇仲又叫阵道：“在尚小姐的好戏开锣前，上官帮主有没有意思和小弟先玩一场，为四方君子解解闷儿？”

一把娇甜的女声欣然道：“说得真动听，寇仲你是最讨我欢喜的哩！”

众人人为之哗然。

这时代虽因胡风东来，风气开放，但一个女儿家在这种数百人聚集的

场合下，公然示爱，终是惊世骇俗的事。

更奇怪是此女卖弄了一手，以内功弄得声音忽东忽西，飘忽无定，教人难以把握她的位置。

跋锋寒两眼上翻，低叹道：“又来了！”

寇仲和徐子陵当然明白他的意思，因为那正是淳于薇的声音。

不用说拓跋玉亦到了。

他们就像吊靴鬼般永远跟着跋锋寒。

右方底层厢房响起一把苍老的声音道：“本人乃‘洛阳八士’的祈八州，今次知世郎在听留阁举行英雄宴，一切安排打点，全由老夫负责。王公既然未到，老夫该有资格说两句话吧。”

此人说话老气横秋，恃老卖老。令人生出听他说话有费时失事的烦厌。

寇仲弹了起来，大喝道：“时间无多，上官龙你是否仍要做缩头乌龟？”

掠到徐子陵旁，纵身而起，再一连三个空翻，越过十多丈的空间，落到正中鱼池另一方边沿的池堤上。

喝采之声，轰然响起。

寇仲昂然而立，抱拳致礼，登时又惹来另一阵打气之声。

徐子陵环目一扫，见到百多个厢房内的人纷纷起立，移往望台栏前，好一睹寇仲的风采，回头向跋锋寒笑道：“这小子恁地威风，竟抢了锋寒兄的头筹。”

跋锋寒双目神光电射，瞧往园中的寇仲，摇头叹道：“若我是上官龙，怎都不会迎战。”

徐子陵点头同意。

一声有若平地焦雷的暴喝在此时响起，接着人影一闪，上官龙终现身场上，跃落离鱼池三丈许处的碎石路处，隔着水池与寇仲遥遥对峙，手提龙头钢杖，亦有一番气势。

这位洛阳帮主年在五十许间，长了一对招风耳，身材不高，却予人强横扎实的感觉。

但其华衣丽服，配上带点苍白的脸容，浮肿的眼肚，明眼人一看便知他长期沉于酒色之中。

此时他双目射出狠毒神色，冷哼道：“你说我是阴癸派的人，究竟有何凭据。”

人声渐敛。

人人屏息静气，看寇仲如何回答。

江湖上虽千派万门，但若论声名之恶，必无过于阴癸派。

这不但因为派中手段凶残邪恶，更因其练功方式专走邪门，与正宗内功心法大相迳庭，故为江湖中人鄙弃，只是奈何他们不得而已！

假若寇仲能证实上官龙的真正身份，休想他的手下再奉他为帮主。

“锵！”

寇仲掣出井中月，哈哈笑道：“要证据还不容易，若我十招之内，仍未能迫得上官帮主露出马脚，寇某愿向帮主斟茶认错。”

上官龙立时放下下心来。

因他认为寇仲此举虽是高明之极，但却绝不能在他身上生效。

为了掩藏本身的魔功，这十多年来他痛下苦功，创出“迎风杖法”一百零二式，寇仲若想在十招之内迫他露出尾巴，只是痴人说梦。

从边不负和涓涓的口中，他对寇仲的功力深浅早有个谱儿。自问怎都可挡他百来招，甚至还有取胜的机会。

上官龙的龙头杖在地上顿了一记，发出闷雷般的轰鸣，整个中园亦像晃动了一下。

众人想不到他的功力如此深厚，不由都为寇仲担心起来。

上面厢房的跋锋寒愕然道：“仲少似乎把话说得太满了。”

徐子陵摇头道：“我们的功夫是给迫出来的，仲少定有他的一套。”

上官龙的大笑响澈中园的上空，一连叫了几声“好”，然后道：“寇仲你勿要赖账，动手吧！”

舌战终于变成决战。

第十一章 原形毕露

观者虽众，整个听留阁却是寂然无声。

寇仲亦静了下来。

上官龙刚才以杖顿地的一刻，使他知道自己实犯了严重的轻敌错误。

他的原来推断是上官龙当日率众围攻段玉成四人，只能生擒一人，又让段玉成突围逃生，武功该不会太高明。

可是刚才上官龙那示威的一顿，却显示出他是接近边不负那般级数的高手。

而此刻与他四目相交，更发觉他眸子异芒烁闪，显是练就了魔教的某种奇功，绝非平庸之辈。

不过他已是势成骑虎，必须在十招之内迫得上官龙露出魔功，否则辛苦建立起来的威名，将尽丧于今夜。

一阵刺激的感觉走遍全身，他感到在这种可怕的压力下，他的精气神同时提升至巅峰状态。

上官龙脊肩猛挺，横杖而立，冷喝道：“小子放马过来，让我看你这种口出狂言之徒，究竟能有什么本领。”

寇仲神情有如老僧入定，对上官龙的威势视如无睹。

谁都不知道他的心神正全放到不知人世闲事而畅游池内的百多条各式金鱼身上。

当他把一切杂念排出脑外，进入守中于一的境界时，整个环境一丝不漏的给他掌握在寸心之间。

今早他和边不负对敌时，便曾有过这种掌握全局，视整个战场如棋盘的奇异悟觉。

但此刻这感觉更为清晰。

而最吸引他注意的是池内无忧无虑的鱼儿。

他们每一下摆尾，每一下的追逐嬉闹，或独自游弋，又或潜藏假石山的缝隙处，都使他一一体会于心。

这是非常奇怪的感觉。

人的世界和鱼儿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同时存在着，互不干扰。

但通过寇仲的心，这两个世界却连结起来。

全场鸦雀无声，呼吸静止。

不独是与寇仲肃默对峙的上官龙，连每一个观战的人都生出奇异的感觉。

寇仲就像与当前整个环境融成一体，浑然天成，反而上官龙像给硬加进园里，破坏了整个池园的和谐协调。

那是一种无法形容的主观印象。

上官龙右足前移，发出一声沉重的足音。

众人想不到会由他主动出击，都发出惊讶的声音。

上官龙却是有苦自己知。

因为有着十招之约，故上官龙打开头便抱着以守为攻的心态。

岂知对峙下来，寇仲全无出手的意思，但气势却不断蓄聚，狂增不已。

最骇人是上官龙感到整个场地都像在不断添加增长寇仲那与天地浑成一体的气势，令他全无破绽可寻。

而他则自觉如此坚持下去，自己的气势终会很快被寇仲盖过，那时真说不定会否被他在十招内把魔功迫出来。

所以他虽采主攻，但仍是被动的。

上面厢房的徐子陵松了一口气，退回跋锋寒对面坐下，赞道：“这小子果然要得。”

跋锋寒亦射出惊异之色，道：“此子确令人惊叹佩服。”

上官龙此时已迫近鱼池，离寇仲只有三丈许远，登上最接近鱼池的一道跨溪小桥。

溪水在桥下缓缓淌流。

寇仲右手轻提井中月，刀锋遥指逐渐逼近的上官龙。

他的感觉随着从鱼池注出的水延展过去，在上官龙身处的桥底下流过。

从没有一刻，他是这么清楚所处身的环境，物与物和空间与空间的微妙关系。

以人奕剑，以剑奕敌。

上官龙最大的弱点就是不敢催发魔功，只要自己令他感到胜负可决于三两招之内，而他若不全力以赴，就必会饮恨当场，那他便成功了。

上官龙步下小桥，到了鱼池另一边堤岸处，屹立如山，脸寒如冰。

旁观者中较高明的都暗叫可惜。

因为这种情况对寇仲实有害无利。

无论进攻退守，都要受水池阻隔，只要上官龙能好好利用水池，纵是功力较逊，缠上十来招该绝无问题。

两人在火光照耀下隔池刀杖相对，凝聚功力。

杀气漫园。

双方一面催发真气，一边窥伺敌手的空隙。

两人瞪大眼睛，互相凝视，似乎一个眨眼的动作，亦会露出给对方可乘的破绽。

气氛紧张之极。

“咚咚”！

水响连声。

两条鱼儿因追逐嬉戏先后跃离水面。

上官龙衣衫忽地霍霍飘拂，龙头杖缓缓摆动，登时生出一股更强大的气势，抗衡寇仲刀锋透出的杀气。

高明者无不知在气势比拚上，上官龙已落在下风，故须以这些动作补其不足。

但却仍没人敢看好寇仲。

若今趟是以生死相搏，不到一方丧命不罢休。那大多数人都会买寇仲是最后的胜利者。

但如像现今般的十招之约，寇仲要斟茶认错的可能性几乎是十成十。

寇仲仍是持刀挺立，稳如山岳，双目奇光连闪。

上官龙终按捺不住，狂喝一声，纵身而起，横渡鱼池，照头一杖向寇仲劈下。

狂烈的劲风，激得池水中间陷了下去，浪涛翻卷，鱼儿惊窜跳跃，干扰了池内神圣平静的天地。

寇仲嘴角露出一丝充盈着庞大信心的笑意，全身真力聚在井中月上，电射而出。

“当”！

刀杖相触，火星四溅，发出震耳巨响。

寇仲身子一晃，上官龙却整个人给震得飞回鱼池另一边去。

虽只是清脆的一下交手，但人人都泛起火爆炫目的感觉。

不知谁人大叫道：“一招了！”还是女子的声音。

上面的跋锋寒和徐子陵同时皱起眉头，认出是独孤凤的声音。

她显然是想看寇仲失威，故以此话增加寇仲的心理压力。

上官龙落回池边，立即洒出一片杖影，防止寇仲乘势反击。

杖影倏收。

上官龙再次横杖作势，他总不能那么的把重逾百斤的龙头杖舞动下去，否则终会把他累死。

池水平复下来，但鱼儿仍不断跃离水面。

就在上官龙横杖的刹那，寇仲终于出手。

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他不是像上官龙般斜冲而起，到了池上高处，再凌空下击。

而是脚底贴着池水疾冲横渡，像在足履平地上般，井中月骤化黄芒，直击敌手。

全场立时哗然失声。

物有物性。

只有纵跃凌空，才能进可攻退可守。

像寇仲这么平冲前击，只要上官龙能稳守池边，就只能会有寇仲掉进池里的结局。

上官龙知他诡计多端，虽明知有点不合常规，但际此紧张时刻，那有余暇多想，功聚双臂，暴喝一声，挥杖横扫寇仲。

最奇怪的事发生了。

当寇仲越过鱼池中心时，忽地凌空弹起，不但避过了上官龙扫来的一杖，还到了上官龙头顶上，全力下击。

上面的徐子陵和跋锋寒都看呆了眼，同时猜到寇仲是踏上一条跃起的鱼儿，借力造成如此出人意表的变化。

听留阁立时采声雷动，更添寇仲的威势。

上官龙一杖扫空，立知不妙。

刀风压顶而来，为了保命，那还有不把压箱底的本领都搬出来应付。

狂喝一声，双手举杖，硬架着寇仲这蓄势已久，能断金裂石的一刀。

“轰”！

刀杖相触，却发出有异上一次交击时，沉郁幽闷的一下激响。

螺旋劲卷入龙头杖内，再沿上官龙双臂的经脉强攻进去。

上官龙那敢怠慢，张口喷出一蓬紫黑的血雨，从衣袖露出来高举着龙头杖的双臂立时变得紫紫黑黑的，非常吓人。

四周哗声纷起。

如此邪门的武功虽没有多少人见过，但谁都可肯定非是正宗功法。

寇仲给他震得借力翻往他身后，脚未触地，已反手一刀，向双目紫芒大盛，舞起千万道杖影狂攻过来的上官龙击去。

现在虽没有了十招的限制，但只要稍一避让，上官龙定会趁机逃走。

成功失败，就看此一刀能否制住正催发魔功的上官龙。

他此刀去势乃挟着刚才蓄满之势而去，凌厉无匹，笼罩范围又广，决不容上官龙有隙逃掉。

刀光过处，“呛”的一声，上官龙整个人被他劈得差点掉往池去，狼狈之极。

寇仲一声长笑，如影附形，追击过去。

上官龙的老脸由紫变黑，可怖之极，奋力绕池急退。

刀杖交击的次数愈趋频密，有如钟磬频敲，战鼓急鸣，气氛激烈。

双方都以快打快，兔起鹘落，展开一场激烈无比的近身搏斗。

四周所有人等都看得呼吸顿止。武功较次者更是眼花缭乱。

而只要稍有眼光的人，亦该知持长兵器的上官龙竟被迫得要在近距离应付寇仲，已是落于绝对的下风。

蓦地再一声鸣响，人影倏分。

“锵”！

井中月回到鞘内。

寇仲卓立池边，狠狠盯着呆若木鸡的对手。

全场不闻半丝声息。

胜负已分。

“噗通”！

龙头杖滑离上官龙双手，掉进池内。

上官龙皮肤紫黑之色尽退，代之而起是病态的苍白。

一阵摇晃后，上官龙跪倒地上，不住喘气。

数道人影，分别由不同地方冲出，往两人掠来。

第十二章 魔功盖世

带头的是徐子陵和跋锋寒两人，见目的已达，那还有兴趣看尚秀芳的

歌艺又或曲傲与伏骞的决斗。

阴癸派一向以来都在隐秘行事。就算有心对付阴癸派，想找个喽罗来问问都无从入手，现在竟然能迫出和打败其负责整个北方情报的重要人物，还是在这种不可能的情况下，自然要以能将他活生生的带走列为首要之务。

假若可从上官龙身上得知阴癸派各方面的情况，他们和所有跟阴癸派对敌的便可藉此部署反击，不用像现下般的被动。

第三个扑往园里的是宋师道，他的心意与寇仲等三人相同，均知道若有其他阴癸派的人在场，绝不会让他们把活生生的上官龙擒走。

不过在他紧追在徐子陵和跋锋寒两人身后时，曲傲竟后发先至，从下层的厢房贴地射出。从下方越过宋师道，赶上徐子陵和跋锋寒，两掌无声无息地往他们背心印去。

边不负则从另一边重楼的屋顶疾冲而下，以雷霆万钧之势，扑向寇仲。

边不负和曲傲均是顶尖级的高手，两人同时出手，声势自是惊人之极。

宋师道拔剑出鞘，全力往刚越过脚下的曲傲射去，眼看阻之不及时，跋锋寒堕后少许，左掌按在徐子陵背心，右手掣出斩玄剑，变化出百千道剑芒，每道剑芒都反映着四周照来的灯火，宛如一个不住烁闪的大火球般，在他手上爆开，把曲傲的攻势完全制止和笼罩其中。

如此剑技，已达惊世骇俗的地步。

最教人叹为观止处，就是跋锋寒似乎事前对曲傲的从后偷袭全无所觉，又忽然疾施反击，确是出人意表。

寇仲此时刚发出一道指风，刺中跪地喘气的上官龙眉心处，边不负惊人的气劲，已压顶而至，吹得他发散衣扬，呼吸不畅。

寇仲心中大骂，却又有苦自己知。

以边不负眼力的高明，早该知上官龙有败无胜。但偏要待到此刻才出手，当然是要趁自己真元损耗，锐气已泄的时刻，一举把自己除去。

而这魔头明知自己不肯退避，免致让他得手抢走上官龙，迫得在硬撑下去的情况下，自然大增他击杀自己的机会。

寇仲猛一咬牙，奋起余力，井中月迎往边不负的一对银环。

在寇仲这生死立判的时刻，借着跋锋寒一掌之力的徐子陵，已像炮弹般斜射而至，在边不负银环碰上寇仲的井中月前，截着边不负。

所有这些动作都是在眨几下眼的高速下完成，旁人纵使有心，亦来不及插手。

跋锋寒和曲傲首先短兵相接，掌来剑往，劲气交击之声，不绝于耳。

然后曲傲抽身急退，避过了宋师道从天而来的一剑。

跋锋寒屹立如山，斩玄剑遥指曲傲，哈哈笑道：“曲傲你锐气已泄，信心尽失，待会别给伏骞趁机宰掉。”

宋师道跃落他身旁时，徐子陵已连续劈中了十八次边不负的银环，在空中错身而过。

边不负吃亏在连续两次都料敌错误，以致先机尽失。

第一个错误是以为自己可在徐子陵赶到前，先一步收拾寇仲，至不济也可救走上官龙。

岂知跋锋寒的一掌，以数倍计地增强了徐子陵冲来的速度，迫得要立时变招相迎。

第二个错误是想不到徐子陵竟能控制螺旋劲的速度，忽快忽缓，或由

缓转快，由快变缓，使他在猝不及防下应付得手忙脚乱，险象横生，吃力之极。

高手对垒，一个错误已足可致命，何况更是连犯两次。

若非他的魔功虽仍未臻至像祝玉妍和涓涓“天界”的境地，但已是“地界”的层次，收发由心，否则徐子陵已可要了他的性命。

边不负自问凭一己之力，实难收拾两人，当机立断，触地后斜飞而起，登上重楼之顶，消没不见。

此时跋锋寒已退到寇仲和徐子陵处，三人一声呼啸，由跋锋寒挟起昏倒地上的上官龙，在曲傲狠毒的目光相送下，扬长而去了。

曲傲的目光落在以剑气遥制着他的宋师道身上，讶道：“这位兄台的剑使得不错，未知高姓大名？”

宋师道知他必会把所有怨恨都发泄在自己身上，仍是夷然不惧，洒然笑道：“曲老师不知也罢，那动起手来将更不须顾忌。”

曲傲点头道：“好！”

狂哈忽起。

曲傲正要全力出手之际，一把雄壮嘹亮的大笑声轰天响起，整个听留阁都像震动起来。

众人无不动容。

只听这人笑声中所含的劲气，便知他的气功已臻化境。

曲傲亦脸色微变，大喝道：“来者何人？”

笑声倏止。

那人的声音似从遥不可及的远处传来道：“本人伏骞，曲老师诚如锋寒兄所言，锐气已泄，伏骞胜之不武。何不另选决战之期，今晚我们只风花雪月，静心欣赏尚小姐冠绝天下的色艺，曲老师意下如何呢？”

众人哄声大作。

伏骞原来早已到了。

三人挟着上官龙这胜利品，从曼清院后相将掠出，窜房越脊，望城南的方向走去。

目的地是城外南郊的净念禅院。

准备到了那里附近，从上官龙口中得知所须的资料后，他们便顺道入禅院找寻和氏璧。

他们都把警觉提至最高的状态。

边不负既曾出手，涓涓当在附近某处，怎能不全神戒备。

阴癸派一向横行霸道，绝不会让他们这么轻松容易的掳人而去。

寇仲领先而行，跋锋寒挟着上官龙居中，徐子陵负责殿后。

忽而跃落横巷，忽又穿房越舍，逃遁路线更改不定，教人难以寻觅。

走了近三里路，城南高墙在望时，仍是一路无阻。

三人既高兴又奇怪。

以涓涓和边不负之能，怎都不会眼睁睁的任他们离开。

唯一的解释是涓涓不在洛阳，而边不负却自问没有单独收拾他们的能力。

当寇仲扑上一座华宅主堂的瓦面时，忽地倒跌而回，领着两人从另一方向溜走。

后面的跋锋寒知道不妙，叫道：“什么事？”

寇仲足下不停，答道：“前面有个女人。”

徐子陵道：“是涓涓吗？”

寇仲呻吟道：“应该不是，涓涓从来都不戴面纱的。”

横巷转瞬已尽。

三人耳鼓内同时响起一声娇柔的女子哼音。

以他们的胆色，心中亦不由涌起寒意。

要知他们正全速飞驰，对方仍能把声音送进他们耳内，只是这功夫，已达惊世骇俗的地步。

寇仲一个侧翻，先落住左方墙头，然后横过不知谁家宅院的后园，跃到院内宅舍最接近的瓦面处。

两人如影附形，同时来到瓦背上。

三人倏地停下。

目光投往前方另一座房舍顶上。

只见明月斜照下，一位衣饰素淡雅丽，脸庞深藏在重纱之内的女子，正迎风而立，面对他们。

三人心中都生出诡异莫名的感觉，更知道凭对方的轻功，绝对没有逃走的机会。

她的身形婀娜修长，头结高髻，纵使看不到她的花容，也感到她迫人而来的高雅风姿。

只是她站立的姿态，便有种令人观赏不尽的感觉，又充盈着极度含蓄的诱惑意味。

如此不用露出玉容，仍可生出如此强大魅力的女子，三人以前连做梦时都没有想过。

跋锋寒一对虎目电芒闪射，缓缓放下上官龙，沉声道：“是否‘阴后’祝玉妍法驾亲临？”

徐子陵和寇仲早猜到是她，但这时听跋锋寒说出她的名字，亦不禁不住头皮一阵发麻。

再一声娇呼，在三人耳鼓内响起。

以他们的功夫，竟也耳鼓像针刺般剧痛。

祝玉妍蓦地消没不见，他们耳内同时响起呼呼风暴的狂啸声。

风啸像浪潮般扩大开去，刹那间整个天地尽是狂风怒号的可怕声音。

偏是四周宁静如昔，令他们知道定是祝玉妍弄出来的手脚。

当风声变成雷雨的声音时，三人都有若置身于狂风暴雨核心中的可怕感觉，遍体生寒，脚步不稳，要以无上的意志，才能勉强保持平衡。

如此魔功，确是闻所未闻。

惊涛裂岸，汹涌澎湃。

三人完全不明白祝玉妍如何能令他们生出这样的错觉。

真的似是正有一堵高逾城墙的巨浪，正从某处往他们狂涌过来，声势惊人。

徐子陵首先生出感应。

今回再不是错觉，而是祝玉妍趁他们心神受制的一刻，发动突袭。

在这生死关键的时刻，徐子陵静下来，耳鼓内虽仍被魔音所惑，但感觉却如井中水月，对身周发生的事没有半点遗漏。

冷喝一声，螺旋劲发，朝前方排山倒海而来的“巨浪”核心处一拳击出。

巨浪立时变成了一个深不可测的漩涡，把徐子陵硬扯进去。

但耳鼓中肆虐的魔音却忽然消敛，显示魔音需被这誉为魔门第一高手全力催发才能施展，要非如此可能连宁道奇都要败在她手上。

此时三人已先机尽失。

寇仲和跋锋寒同时回复过来，掣出刀剑，分左右往现身瓦坡尽处的祝玉妍攻去。

一条赛雪欺霜，美至异乎寻常的玉手从宽敞的袍袖内探出来，纤长优美的玉指在夜空间作出玄奥难明的复杂动作。

徐子陵此时正被她的天魔功扯得身不由主的朝她疾冲过去，同时骇然惊觉祝玉妍纤手的动作，竟隐隐制着他所有可能进攻的路线，而自己就像送上去给她屠宰的样子。

若涓涓是个深不可测的潭，祝玉妍就是无边无际的大海。

涓涓的魔功已是变化万千，令人防不胜防。

但祝玉妍的天魔大法却到了随心所欲，无所不能，出神入化的境界。

徐子陵人急智生，已发出的螺旋劲倒卷而回，立时全身一轻，脱出了祝玉妍的天魔功凝成的引力场。

一声柔美悦耳的叹息在徐子陵耳内响起，徐子陵心知不妙时，一股若有似无的魔劲已紧蹊他螺旋劲的尾巴，攻进他右手的经脉内。

徐子陵才智高绝，早猜到她有此一招，漩劲再吐。

两股真劲在肩井穴处相遇。

祝玉妍的魔劲立时给冲散了大半，但仍有一股化作像尖针般的游劲，攻进他体内。

徐子陵惨叫一声，踉跄跌退，喷出了一口鲜血，咕咚一声，跌坐到横卧于屋脊的上官龙下方处。

祝玉妍“咦”了一声，显是对全力一击下，徐子陵仍不当场丧命，极感讶异。

此时跋锋寒的斩玄剑，寇仲的井中月，同时攻至。

祝玉妍娇叹一声，玉手缩回袖里，行云流水的迎上两人，左右衣袖倏地拂打，重重抽在他们的兵器上。

事实上寇仲和跋锋寒已施尽浑身解数，在不出十步的距离内，招数变化了多次，务要祝玉妍掌握不到他们的去势。

岂知祝玉妍左飘右移，令他们根本无从掌握，由主动落回被动。

看似轻松拂来的一对水云袖，在他们的眼中却彷如鸟翔鱼落，无迹可寻，一下子就给她抽打个正着。

徐子陵此时深吸一口气，弹跳起来，双脚发劲，射上半空，双手化出重重掌影，往祝玉妍攻去。

“蓬！蓬！”

两声气劲交触的激响后，寇仲和跋锋寒触电般浑身剧震，跌往两旁。

如非祝玉妍要同时对付两人，恐怕他们要学徐子陵般受伤喷血。

祝玉妍本打定主意先杀他们其中一人，那知受了伤的徐子陵又攻来了，

芳心也不由大为惊讶。

此时寇仲和跋锋寒重整阵脚，由两旁发动反击。

祝玉妍一阵娇笑，两手化出万千袖影，把三人完全笼罩其中。

一时劲气交击之声，响个不停。

接着三人同时击空，祝玉妍已脱出三人排山倒海的攻击，飘往屋脊，抓着上官龙腰带把他提起来，就像他没有半点重量。

三人并排立在瓦脊处，都是披头散发，模样狼狈。

祝玉妍透过面纱，在三人身上巡视一遍，叹道：“便让你们多活两三天吧！我现在要施功为我的门人疗伤，你们可以走了。”

跋锋寒微微一笑道：“话倒说得漂亮，但刚才祝后你用尽全力，仍不能奈何我们，却是不争的事实。”

祝玉妍柔声道：“是事实也好，不是事实也好，随得你们去想好了！再见！”

微一晃动，已提人远去，没入洛阳城壮丽的灯火深处。

三人都生出死里逃生的感觉，那敢逗留，连忙溜了。

第十三章 净念禅院

三人坐在一个山坡处，遥望着南方远处位于一座小山上的宏伟寺院。

寇仲唉声叹气道：“这么千辛万苦的抓走了上官龙，却给祝妖妇多谢也没半句的就拿走了，想想也觉不忿。”

跋锋寒摇头道：“凡事都可从不同角度去着眼，首先我们仍生龙活虎般存在于人世；其次我们终于和最顶尖级的人物交过手，明白到他们是什么一回事。只要死不了，那就是最好的锻炼。”

徐子陵犹有余悸道：“刚才我们只要少了一个人，另两人必然没命。天魔大法最厉害的地方，就是教你完全捉摸不到她的路子，什么先知先觉，奕剑大法都派不上用场，故使我们有力难施。”

跋锋寒道：“那是因为我们先被她以天魔音扰乱了心神，幸好你仍能先一步掌握到她攻来的方向，否则我们早完蛋了。”

寇仲骇然道：“天魔音根本不是武功，而是妖术，那如何应付呢？”

跋锋寒信心十足道：“千万勿要将祝玉妍神化或妖化，照我看天魔音也是武功的一种。只不过攻击的是我们的听觉。若非我们心志坚定，怕当时还要幻象丛生。”

徐子陵苦思道：“但这该如何去应付呢？”

寇仲道：“假若我们把真气盈贯耳朵，嘿！对啦！天魔音可能只是一种影响耳鼓穴的功法，假设我们能坚守耳鼓穴，便什么都不怕。”

又苦恼的道：“但耳鼓穴如何才可守得住。这可不同刀来剑往，声音是无影无形的。”

跋锋寒道：“总会有方法的。”

寇仲泄气道：“人都给抢走了，瑜姨的事怎办才好？”

跋锋寒的目光落在与他们遥对的禅院处，沉声道：“我们的希望就在那

里。”

徐子陵和寇仲为之愕然。

跋锋寒道：“若王世充没有骗我们，和氏璧除了作为帝皇的象征外，还该是练武的异宝，否则慈航静斋的尼姑就不会把它留在斋内，宁道奇亦那来借宝三年的闲情。”

寇仲精神大振道：“听来有理！”

转向徐子陵道：“当时你从秦川身上感应到和氏璧的存在，是怎样一番情况？”

徐子陵苦笑道：“你太容易高兴了！首先我不敢肯定是否来自和氏璧的反应，其次是那感觉并不强烈，只是心中出奇地灵和。当我离开酒铺时，什么感觉便都没有了。”

跋锋寒一震道：“若只能在近距离才感觉得到，那眼前这么大的一座禅院如何去找？”

寇仲道：“勿忘了和氏璧是会不断变化的，时强时弱。或者子陵见到秦川的背脊时，和氏璧正处于弱态的情况。”

跋锋寒断然起立，道：“多想无益，趁离天明尚有三个时辰，我们就去碰碰运气，否则若让师妃暄回来取宝去送人，我们的美梦便全告吹了。”

“当！”

悠扬的钟声，从山顶的寺院内传开来。

三人藏身寺门外的一棵大树上，都在心中叫苦。

谁想得到寺院的规模如此宏大。

在早前的丘坡处看过来时，由于寺院深藏林木之中，还以为只得几座殿宇，现在来到门外，才知寺内建筑加起来达数百余间，俨如一座小城，只不过里面住的都是和尚。

跋锋寒苦笑道：“只是在正中处就有七座大殿，那该是什么文殊殿、大雄宝殿、无量殿诸如此类，怎么找才好？”

寇仲凑到徐子陵耳旁问道：“有没有感应？”

徐子陵没好气道：“你这叫痴心妄想。”

接着俊目闪亮，指着后方一座在灯火下黄芒闪闪，比其他殿宇小巧得多的建筑物道：“那座小殿很怪，但却似乎比其他大上十倍的殿宇更有地位。”

跋锋寒精神大振道：“那是一座能永存不朽的铜殿。”

寇仲和徐子陵为之咋舌，首次感到这从未听过的净念禅院大不简单。

这样一座阔深各达三丈，高达丈半的铜殿，不但需极多的金铜，还要有真正的高手巧匠才成。

以杨州的饶富，似尚未有那么一座铜铸的庙宇。

跋锋寒叹道：“今次成了，若寺内有和氏璧，就必密放在这铜殿之内，也只有铜才可把和氏璧奇异的力量和其他秃头隔开。”

寇仲双目放光道：“那我们还不动手？”

徐子陵不悦道：“小心点好吗？寺僧们现在才开始做晚课，至少该待他们睡了才可动手！”

跋锋寒指着突出于众殿宇以五彩琉璃造成覆盖的众庙瓦顶之上，居于两座佛塔间的大钟楼。道：“既敲响过夜钟，楼上该没有人，不若我们先潜到那里去，仔细看清全院的形势，则万一盗宝给人发觉时要溜起来也会方便点。”

两人大叫好计。

跋锋寒先跃往地面，两人连忙紧随，眨眼光景翻过高墙，朝钟楼的方向掠去。

第一章 方外高人

阵阵梵呗诵经之声，悠悠扬扬的似从遥不可知的远处传来，传遍寺院。三人如入无人之境，登上安放了重达千斤巨钟的高楼上，俯瞰远近形势。

净念禅院内主建筑物都依次排列在正对寺门的中轴线上，以铜殿为禅院的中心，规模完整划一。

除铜殿外，所有建筑均以三彩琉璃瓦覆盖，色泽如新，却不知是因寺内和尚勤于打扫，还是瓦质如此。尤以三彩中的孔雀蓝色最为耀眼。可想见在阳光照射下的辉灿情景。

他们处身的钟楼位于铜殿与另一座主殿之间，但相隔的距离却大有差异，前者远而后者近。形成铜殿前有一广阔达百丈，以白石砌成，围以白石雕栏的平台广场。

白石广场正中处供奉了一座文殊菩萨的铜像，骑在金毛狮背，高达两丈许，龕旁还有药师、释迦和弥陀等三世佛。彩塑金饰，颇有气魄，但亦令人觉得有点不合一般寺院惯例。

在白石平台四方边沿处，除了四个石阶出入口外，平均分布着五百罗汉，均以金铜铸制，个个神情姿态不同，但无论睁眼突额，又或垂目内守，都是栩栩如生，与活人无异。

其他建筑物就以轴上的主殿堂为整体，井然有序分布八方，以林木道路分隔，自有一股庄严肃穆的神圣气象。

在白石广场文殊佛龕前放了一个大香炉，燃着的檀香木正送出大量香气，弥漫于整个空间，令三人的心绪亦不由宁静下来，感染到出世的气氛。

徐子陵远观山门外伸直垂往山脚的石阶，低声道：“该是八百零八级，又会这么巧的。”

寇仲和跋锋寒却是目不转睛的盯着那座大门紧闭的铜殿，研究对策。

诵经声就在铜殿之后相隔只有十丈许的大殿传出，寺内其他地方则不见半个人影，有种高深莫测，教人不敢轻举妄动的情景。

最诡异的是除了铜殿前的白石广场四周和佛龕内点亮了灯火外，连诵经的殿堂都是黑沉一片，使人意会到假若走上白石广场，便会成为最明显的目标。

不过今晚明月当空，照得琉璃瓦顶异彩涟涟，寺内外通道旁的大树都把影子投到路上去，更添禅院秘不可测的气象。

寇仲探首下望，低声道：“究竟有甚么不妥呢？为何我会心中发毛。”

另一边的徐子陵晒道：“这叫作贼心虚，明白吗？”

寇仲笑道：“我确是作贼，不过却不心虚。像和氏璧这类流传千古的异宝，根本不属任何人所有，唯有德者居之。当然！谁有德行无人能够确定，所以现在只可看谁的运气高一点，谁的拳头硬上些儿。”

跋锋寒虎目神光电射的盯着那道铜铸的门，皱眉道：“这座铜殿没有半扇窗户，只在瓦顶上开了四个拳头般大的通气孔，假若了空大师亲自在里面坐挥护宝，兼又没忘关上铜门，我们想不头痛就难哉怪也。”

寇仲移了过去，作老友状的搭着他肩头，眉开眼笑的得意道：“我可保证此事绝不会发生，除非他想尝试走火入魔的滋味。这种长年苦修的老秃头，坐禅便如好色者之于女人，少一天都不行。”

跋锋寒苦笑道：“你没听过佛家说的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吗？你的保证不会有超过一半的成功机会。”

寇仲愕然道：“我只希望了空不是那么伟大的一个和尚。怎样？我下去试试如何呢？”

跋锋寒沉吟片晌后，盯着徐子陵的背脊道：“陵少有没有意见。”

寇仲当然不会奇怪跋锋寒为何要先征询徐子陵的意见，因为他也如跋锋寒般，对徐子陵超乎常人的“感觉”非常尊重敬佩。

徐子陵的目光移往夜空，心神向往的道：“你们有没有留意他们念经的方法，是一口气把经文念出来，所以念经便如吐纳呼吸，兼且他们是分作两组，一组念毕，另一组毫不间断的连续下去，故能若流水之不断，既是好听，又是一种极好练功的法门。”

跋锋寒和寇仲闻言脸脸相觑。

事实上他两人入寺后，精神全放在和氏璧上，只听了两句不知念些甚么的经文后，便把诵经声当作是耳边风。

跋锋寒动容道：“若把念经声的长短作为吐纳时间的量度标准，这里的和尚都有非常深厚的内功底子，而每组人数该在百许人间。”

寇仲色变道：“二百多个武功高强的和尚，还加上护寺的四大金刚，一个练闭口禅的了空禅主，我的娘啊！”

徐子陵沉声道：“所以我们切不可轻举妄动，若惊动他们，我们三个说不定便要长留在这里当和尚，我倒没有甚么问题，恐怕你们会受不了。”

寇仲吁了一口凉气道：“难道我们就这么空手而回？”

徐子陵道：“如此见难而退，岂是大丈夫所为，这也叫贼有贼道。不过这禅院没有一件事是合常理的。师妃暄既肯把关乎天下命运的和氏璧付托他们，自是有信心他们有护宝之力，不会任你轻易进入铜殿，予取予携。”

跋锋寒和寇仲把目光再投往铜殿，均大感头痛。

寺内的一切都令人泛起高深莫测的寒意。

寇仲深吸一口气道：“会否推开铜门，便警铃大响，那虽是小玩意儿，却非常有效，亦是无法破解的。”

跋锋寒点头道：“这确是很聪明的防盗方法，只要在门内挂上铃子，我们在打开这两扇重达千斤的铜门时，不中计才怪。”

“叮！叮！叮！”

三下清脆的磬声，从做晚课的大殿传来，念经声倏然停止。

整座禅院万籁俱寂，只有虫鸣唧唧之音，逐渐填满山头与寺院的空间。

徐子陵移了过来，与寇仲和跋锋寒同时探头窥望。

跋锋寒低声道：“有人出来哩！”

一个接一个的和尚，鱼贯从铜殿后的大殿双掌合什的走出来。

寇仲笑道：“念了这么久的经，现在定是集体去方便后再睡觉。哈！若二百多个和尚去挤茅厕，定有些人等到忍他娘的不住，哈！”

跋锋寒和徐子陵为之啼笑皆非。

接着三人同时色变。

只见有若长蛇阵的和尚，不但没有散队，还在一名有着令人惶惧的体型，与其他身穿灰袍的和尚有别的蓝袍和尚领头下，笔直朝白石广场这边走过来。

除蓝袍和尚手持重逾百斤的禅杖外，其他人都手挂佛珠，眼观鼻，鼻观心的，宝相庄严，但又不虞因视野收至窄无可窄而跌倒。

寇仲喃喃道：“茅厕该不在这个方向吧？”

跋锋寒猜测道：“或者是寺内的习惯，晚课后全体秃头都要到这里来集训，然后再散队。”

徐子陵见队伍领先的十多人已进入眼前的广场，不由缩低两寸，只剩下眼睛高过钟楼的外栏少许，头皮发麻的道：“希望是这样吧！”

三人毫无办法的瞧着二百三十二个老幼和尚，整齐地在文殊菩萨和钟楼间的空地列成十多排，面向菩萨龛。人数虽众多，却不闻半点声息，连呼吸声都欠缺。

除了领头那身穿着蓝色僧袍身段高大魁梧的大和尚外，另外尚有像他般身穿蓝僧袍的三个和尚，形相各异，跟他分立四角。令人很易猜到他们就是净念禅院的四大护法金刚。

三人居高望下去，都是心中发毛，暗忖这批和尚若组成一支僧兵，定能在战场上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

幸好现在所有人都是背向他们，使他们在心理上舒服点。

寇仲咕哝道：“定是待了空那老家伙出来训话。原来他的闭口禅只是用来骗香油的。”

跋锋寒和徐子陵都强忍着不敢笑出来。

“呷丫！”

在三人目瞪口呆下，两扇高达一丈的重铜门无风自动般张开来，露出里面黑沉沉的空间。不由庆幸刚才没有闯进去作贼，原来真有人在铜殿内。

除非铜门的内部是木材或空心的，否则三人都自问没有把它如此轻易推开的功力。

而推门者显然是以内劲一下子把门推开的。只是这份功力，已到了惊世骇俗的地步。

他们虽明知了空是高手，但绝不会想到是宁道奇那般级数的高手。

众僧齐宣佛号，又吓得三人一跳，心中都泛起杯弓蛇影的感受。

一个高挺俊秀的和尚，悠然由铜殿步出，立在登殿的白石阶之顶。

众僧在四大金刚带领下，合什敬礼。

三人那想得到练闭口禅的禅主了空大师，不但非是愁眉苦脸的老和尚，还是如此年轻俊秀，横看竖看都不会超过四十岁。

他的身材修长潇洒，鼻子平直，显得很有个性。上唇的弧形曲线和微作上翘的下唇，更拱托出某种难以言喻的魅力，嵌在他瘦长的脸上既是非常

好看，又是一派悠然自得的样子。下领宽厚，秀亮的脸有种超乎世俗的湛然神光，神态既不文弱，更不是高高在上的盛气凌人，而是教人看得舒服自然。

最使人一见难忘是他那对深邃难测的眼睛，能令任何人生出既莫测其深浅，又不敢小觑的心。

那了空穿的是一袭黄色内袍，棕式外套的僧服，份外显出他鹤立鸡群般的超然姿态。

就在此时，其中一名护法金刚一声唱喏，全体和尚都如臂使指地，整齐划一的转过身来，面向高起达十丈的钟楼，合什施礼。

三人吓得立刻滑坐地上，脸脸相觑。

不知谁在下面叫道：“佛门静地，唯度有缘！”

此语刚说毕，众僧一起念诵，木鱼钟磬，又遁着某一规定韵律于诵经声中此起彼落，连夜空都似沾上了祥和之气，份外幽邃探远。

寇仲倒吸一口凉气，低声问道：“是否已发现了我们呢？”

跋锋寒道：“此事难说得很，或者他们念一会便散队去睡觉？”

徐子陵挨着围栏，摇头道：“我对此没有丝毫奢望。现在只有两条路好走，一是立即溜掉，死了和对和氏璧这条心；另一条路则在这里捱时间，直至有和尚走上来撞钟。”

寇仲狠狠道：“他们没有理由能发现我们的。武功最高的有小白脸和尚了空本来是在铜殿内下地狱，现在该碰巧是这个样子，我们怎都应待上他娘的一会儿。”

跋锋寒摇头道：“上乘武功，讲究应进则进，该退便退。我对你们中原寺庙的规矩虽所知不多，但总没有不向佛爷菩萨而向钟楼念经的道理，摆明是要在动手前先超度我们这三个在他们来说是罪孽深重的人。只是一个了空我们加起来都未必胜得过，你不走便怨小弟不奉陪了！”

寇仲苦笑道：“走便走吧！为何把话说得这么重，还嫌我今晚不够失望伤心吗？”

就在此刻，三人同时生出感觉，朝眼前楼中心处的庞然巨钟瞧去。

“当！”

钟响前，三人早捂着耳朵。

一粒佛珠撞响了铜钟后，反弹掉在三人眼前处。

三人同时色变。

竟是一粒铜珠，却能敲得出令整座钟楼都震动起来的巨响，这是甚么禅功？

衣袂拂动的声音传上来。

三人那忍得住，探头瞧去。

下面的和尚全体转了身，包括了空大师在内，都是面向铜殿。

三人那还不知机，忙跃下钟楼，落荒逃了。

三人回到早先驻足的山头，犹有余悸的瞧着远方山上令他们有过如噩梦般经历的净念禅院。

跋锋寒叹道：“难怪师妃暄把和氏璧藏在那里，世间竟有这么厉害的和尚！”

寇仲颓然道：“王世充真懂介绍，竟叫我去闯谋入寺，回去定要跟他算账，至少打他三下屁股。哈！”

跋锋寒捧腹道：“亏你还有兴趣说笑，我这一生人从未试过这么的窝

囊，真想一把火烧了他鸟的寺院。”

寇仲见徐子陵嘴角含笑，赞道：“陵少的修养真好，裁了这么一个大筋斗，仍像刚干了个小泵娘般快乐。”

跋锋寒哑然失笑道：“你自己满肚怨气，便随处找人发泄，还说是兄弟？”

寇仲已笑得喘起气来，指着徐子陵道：“他的样子不只是很开心，而是非常开心，老跋你不觉奇怪吗？”

徐子陵失笑道：“老子开心都不行吗？关你寇仲的鸟事？”

今次轮到跋锋寒讶然道：“子陵为何真像很开心的样子？”

徐子陵淡淡道：“因为这个盗宝游戏才是刚开始，所以我心情大佳，明白吗？”

跋锋寒和寇仲呆了起来，只懂瞪着他，却找不到可说的话。

只要不是疯子，就该不敢再起意去盗宝。

徐子陵又道：“但你们必须答应我一件事，就是不可杀伤庙内任何一个和尚。”

寇仲和跋锋寒更是愕然以对。

那些和尚不来杀伤他们，他们已该酬神作福，岂敢再有其他奢望。

徐子陵傲然卓立，遥望灯火黯淡中的净念禅院，油然道：“和氏璧确在铜殿内，我感觉得到。”

寇仲大感不解道：“在那里又如何了，就算你肯让我们大开杀戒，我们也没有丝毫成功的机会。”

跋锋寒点头同意。

双方的实力太悬殊了。

徐子陵微微一笑道：“我们只要做到一件事，今晚和氏璧就是我们的。”

两人齐问道：“甚么事？”

徐子陵从容道：“只要我们能再躲到钟楼上就大功告成。”

寇仲抓头道：“徐师傅可否说得清楚一些？”

徐子陵在两人热切的期待下，油然道：“刚才在铜门开启前，我首次感觉到殿内的和氏璧。”

寇仲和跋锋寒为之愕然。

假若徐子陵说的是“铜殿启门时，他感应到和氏璧在殿内”，那是顺理成章，两人亦不会惊奇。因那意思便像敞开了门“看”到东西那般。

徐子陵一股劲儿的说下去道：“那是在了空以真劲推动铜门前约十息的时间。如小弟所料不差，直至那刻了空仍以和氏璧在进行某一种禅定的功法，所以我才会感受不到和氏璧的存在。直至他收功的一刻，我才能对和氏璧有感觉。”

寇仲皱眉道：“这和盗宝能否成功有何关系？”

跋锋寒欣然道：“当然大有关系。子陵是否感到和氏璧有异样的情况？”

徐子陵点头道：“正是如此，甚至了空也受不住。故而要启门出关，暂且离开。王世充并没有说谎，和氏璧的而且确不住变化，但只有达至先天至境的禅道高人，才能感到璧内所蕴藏的异力。你们本该也有感觉，只因当时分了心神，距离又远，才发觉不到而已。”

寇仲生出信心，道：“快说出你的盗宝大计。”

徐子陵道：“首先我们要假定王世充所说和氏璧会随天星而不断变化这番话非是吹牛皮。若事属如此，那和氏璧的变化也该如天星般循环往复，周而复始。”

跋锋寒一震道：“子陵是否指和氏璧正逐渐生出对禅道中人有害的变化，所以全体和尚均须远离铜殿，而只能驻守在外围的地方？”

寇仲苦思道：“整个禅院唯铜殿正门对着的白石广场灯火通明，只要派几个眼力较好的和尚在广场四周监视，恐怕苍蝇飞过都瞒不到他们，我们又如何入殿？”

徐子陵道：“这完全是一场赌博。我赌的是了空因以和氏璧练禅出了点岔子，故必须觅地静修，予我们可乘之机。”

跋锋寒不解道：“只是那四大护法金刚和二百多个武功高强的和尚，已非我们应付得了。看他们那操练有素的样子，说不定还懂得甚么罗汉大阵、金刚大阵那类玩意儿。”

寇仲拍腿叹道：“我明白了，只要能引得他们在铜殿前动手，他们自该比我们更受和氏璧的影响，说不定打两下便抱头溜走，哈！这真有趣。不过我们得手后又如何逃走？”

徐子陵笑道：“你这叫心切则乱，只要我们能将和氏璧抢到手，便等若取到对付众和尚的恶咒。但我们必须待至和氏璧对他们最有害的一刻才可下手夺宝。若误了时机，便要等待它下一趟循环，但人家亦该有所预防！”

跋锋寒道：“子陵似乎肯定我们不会像那些和尚般会受到和氏璧的不良影响，致功力大减，这究竟有甚么道理？”

徐子陵微笑道：“那纯粹是一种直觉，因和氏璧只会令我生出想亲近的感觉。不过由于它会变化至甚么地步，却不是我能预估，所以必须先藏身于最接近宝璧的地方，观其变化，等到最适当的时机才动手。明白了吗？”

寇仲和跋锋寒均精神大振，一洗刚才窝囊失意的心情。

徐子陵虎目神光电闪，淡淡道：“去吧！”

领先再朝净念禅院疾射去了。

第二章 千古异宝

三人改由禅院后墙的方向上山。那处当然不会有八百零八级石阶直通山顶，而且颇为陡削，都是危崖峭壁。

他们横过了一道环绕崖脚而过的小河，徐子陵提议道：“若我们三个人一起去抢东西，事后只要那些和尚描述出来保证谁都会想到是我们三人干的。我们现在已是仇家遍地，若再多出一批武功高强的和尚尼姑，甚至惹出宁道奇来，日子绝不会好过。”

跋锋寒和寇仲点头同意。

由于他们三人不久前曾在曼清院公开现身，加上体型都异于常人，下半晚便有人如此联袂去偷东西，若仍猜不到是他们，就是天下第一的大笨蛋。

寇仲皱眉道：“但有些事想瞒都瞒不了的。例如我们的螺旋内劲已成天下知名的奇功，动上手立即无所遁形。”

徐子陵微笑道：“这个你不用担心，我的螺旋劲已达收发由心，快慢随意的境界，要蓄意瞒人，包保绝无破绽。”

两人为之动容。

寇仲羡慕地道：“我何时才可学得你那样儿呢？”

跋锋寒道：“你仲少何须去学子陵，每个人也因才情不同，而发展出自己独家的路子，所以最好一切本乎天然。”

寇仲颌首受教时，跋锋寒向徐子陵道：“不若我们伏在暗处，当你夺宝成功，便由我们掩护你撤退。”

徐子陵摇头道：“无论在任何情况下，你们都不可现身动手，否则就会给拆穿身份。”

顿了顿叹道：“今次绝不能以力取，只能藉和氏璧的异能，伺机动手。若真个跟那些和尚打起上来，一个与三个并无分别。所以只能由我一人出手，赌赌运气。你们就在这里等我，当我跳崖下来时及时把我抱住，这种接应才是最有效。”

寇仲大讶道：“小陵你一向对和氏璧和我的争天下都没有多大兴趣，为何今趟却如此积极？”

徐子陵淡然道：“最根本的原因是我心底下同意像和氏璧这类异宝，唯有德者居之这句话。其次我也有好奇心，和氏璧可能代表着我们三个人三个不同的梦想。”

跋锋寒点头道：“依我来说，和氏璧代表的或者是一块令我迈上武道极峰的踏脚石；在仲少来说则是争天下的关键，他宁可把宝璧投进大海，亦不愿让它落到李世民手上。”

接着凝视着徐子陵道：“但子陵对和氏璧又有甚么憧憬？”

徐子陵深吸一口气道：“当我感应到和氏璧时，心中涌起一种玄之又玄的平静感觉，似乎璧内深藏着宇宙某一种秘不可测的真理，所以生出探求之心。”

跋锋寒从背后包袱取出一袭夜行劲服，交到徐子陵手上道：“时间无多，你快去行动吧，否则说不定明天天空就会把和氏璧移走。”

寇仲道：“最好扮得老一点，你去后，我们一边为你念经，一边想办法如何处理得宝后的善后工作，最重要是三人一致，来个矢口不认。小心点！我的好兄弟。”

徐子陵扑上琉璃瓦的殿顶，铜殿出现在眼下，正门和灯火辉煌的白石广场在另一边，不见半个人影。

同一时间，他清楚感应到铜殿内的和氏璧。

那是一种非常奇异的感觉。

似乎这名传千古的稀世奇玉，发放着某种超乎任何人所理解的能量。

只是短短十多息的光景，这种放射性的异力已递增一倍。

以徐子陵的修养亦立受影响而生出一股烦躁的感觉，差点要掉头便走。

至此才真正体会到禅院内为何所有和尚都要避开。

此时他戴上了那副老人的面具，只要再佝偻起胸背，保证连熟人都难以把他辨认出来，加上用头巾包里起乌黑的头发，更是全无破绽。背挂的是寇仲为他削成，坚实的木剑，以惑人耳目。

徐子陵深吸一口气，真气由右脚心涌泉穴升起，刹那间游遍全身。

烦躁立消。

忍不住暗地啧啧称奇并感大惑不解。

和氏璧的影响若是如此容易化解，禅院的和尚为何对它畏之如虎？

此际已不容他多想，猛提一口真气飞身下殿，绕往铜殿面向白石广场的正门。

佛号四起。

衣袖拂动之声，同时从四方八面传来。

“当！当！当！”

禅钟连响。

这一切早给徐子陵算中，理也不理，迳自扑往殿门，探手抓着两个大铜环，运劲猛拉。

殿门应手而开。

一股寒流迎面冲来，使他的血液也差点凝固了，全身真气散窜乱闯，呼吸困难。

徐子陵当机立断，急忙散去行功运劲，寒气立时消去，一切回复正常。

他那敢停留，加急扑入殿内。

感觉就像进入了一个铜造的大罩子中，又或到了一个覆盖的铜钟内。

四壁密密麻麻安放了过万尊铜铸的小佛像，无一不铸造精巧，衬托在铜铸雕栏和无梁的殿壁之间，造成丰富的肌理，经营出一种富丽堂皇，金芒闪闪的神圣气氛。

外面的灯火映照进来，把他拉长了的影子投射在殿心和对着正门的殿壁处，令他份外有作贼心虚的异样感觉。

而他的影子，刚好投射在一张放在殿心的小铜几和铜几后供打坐用的圆垫。

一方纯白无瑕，宝光闪烁的玉玺，正与世无争的安然置于铜几之上。

玺上镌雕上五龙交纽的纹样，手艺巧夺天工，但却旁缺一角，补上黄金。

徐子陵心神皆颤。

门外衣袖声不断响起，却没有人闯进殿内来。

这就是春秋战国时群雄争相夺取，天下独有的无价之宝，并留下了传诵千古“完璧归赵”的故事，秦始皇得之以取天下，建立一统中国的稀世奇珍和氏璧了。

在这一刻，徐子陵感到自己忽然间与自己国家的千年历史，不能分割的连接起来。

一声佛号在门外响起，接着阴柔的声音传入来道：“贫僧不嗔乃本寺四大护法金刚之首，负起护宝之责，施主若肯迷途知返，不嗔可许诺任由施主离开。”

徐子陵踏前一步，探手抓起宝璧。

一股难以形容的冰寒之气，透手心而入。

徐子陵故意改变嗓子，发出一阵难听的笑声，狂气十足的道：“老夫既敢来取宝，自有把握离开，不知不嗔你是否相信。”

一声冷哼，在殿外响起，接着一把雄厚有劲的声音喝道：“无知狂徒，竟敢到佛门静地来撒野，若不立即放下宝玉，离开圣殿，休怪我不痴的降魔杖不留情。”

徐子陵暗运真气，小心翼翼的把璧内寒气吸进左手手心，过中指，经

肘外的阳瑜脉至肩井穴，再由此而下往带脉，转往背脊督脉。

他现在最大的难题是自己一旦运气行功，亦受到和氏璧的影响，如果改变不了这情况，他只能乖乖接受不爽的“好意”，弃宝抱头鼠窜。

故能否凭长生诀的奇异内气来驯服此宝，实乃眼前最关键的头等大事。

寒气所到处，徐子陵只觉经脉欲裂，心中烦躁得似可随时爆炸，全身毛管直竖，眼耳口鼻像给封住了的难过得要命。

唯有眉心处印堂内的祖窍穴仍有一点灵明，使他不致变成疯子。

他一边咬牙苦忍，强抗着走火入魔的威胁，一边暴笑道：“谁敢踏入殿门半步，我就运功碎此宝贝，教谁都得不到。”

另一把低沉的声音在门外道：“贫僧不贪，施主此言差矣，举凡神物宝物，冥冥中自有神佛作主，非是由凡人决定，若施主可毁此宝，亦只是天意如此！”

徐子陵的心神此时全集中在和氏壁上，而贯注全身经脉内的寒气，已到了不能忍受的地步。

最要命是全身动弹不得，想把和氏璧放下亦力有不逮。

蓦地劲气狂起。

他清楚感到一枝巨大的禅杖正朝自己背心直捣而来，偏是毫无闪躲或应付的方法。

起始时他仍能控制寒气在体内经脉行走的速度，希望能以本身阳刚灼热的真气加以中和融汇，取为己用。

那知和氏璧神秘莫测的异力就在他吸取寒气时，突然以倍数递增，狂潮激浪般涌入他体内，变成浩荡狂闯的寒流，将他本身的真气冲得支离破碎，溃不成军。

当任何一道经脉抵受不住那压力而破裂时，就到了走火入魔不能挽回的阶段。

心叫我命休矣，重铁禅杖捣在他背心处。

徐子陵脑际轰然剧震，虎躯猛摇，却出奇没听到自己肉折骨碎的声音。

后面传来一声闷哼。

“噗！噗！噗！”

随着沉重的呼吸声和远去的足音，他知道那袭击者硬是被反震得踉跄跌退门外。

就在中杖的刹那，徐子陵浑身一松。

令他快要走火入魔的至寒之气像忽然找到渲泄点，又似缺堤的洪水般，全借禅杖渲泄出去。

而他自己则全身虚虚荡荡，难受得差点软倒地上。

徐子陵那敢怠慢，连忙发动内气。

奇妙的事发生了。

夺天地精华的灼热真气，与和氏璧仍在源源入侵的寒能，同时分由右足涌泉穴和左手心注进体内。

埃至心灵下，徐子陵今次学乖了，把本身真气调节至与和氏璧传入的寒气同步的速度，让两方在丹田下气海最重要的窍穴生死窍汇合。

“蓬！”

后面传来重物堕地的声音和连声惊呼。

徐子陵那还有闲情理会，更知道若不能立时制服和氏璧侵体的奇异寒

流，今趟休想有命离开。

猛吸一口气，把因受和氏璧影响而烦躁不安的感觉完全排出脑海外，紧守着祖窍穴的一点清明，心神则全放在气海处。

这正是傅君绰传给他们“凝神入穴”的基本功法。

不过傅君绰教他时，做梦都没有想到会用在一种从未闻的情况下。

一热一寒，来自两个不同源头的气劲，箭矢般进入气海内。

徐子陵知这是决定生死成败的一刻，心灵静如井中之月，以意驭劲，把自己身真气化作螺旋异劲，像绕棍而上的长蛇般，缠往和氏璧贯入窍穴的寒气。

假若他不是曾有和寇仲偏于阴寒的真气相互结合的丰富经验，这一刹那的反应定是设法把侵体的可怕寒气全力驱出体外，而不会设法据之为己有。

自与寇仲“阴阳同汇”后，他的真气阳中藏阴，免去了孤阳不长的危险，但真气仍是偏阳偏热，以阳为主，以阴为辅。

但和氏璧传来的寒气，却大别于寇仲生生不息，充满生机的真气。徐子陵无法具体地形容来自和氏璧的寒气，那是有别于任何人体发生的气劲，偏又是莫可抗御，庞大无匹。

那是一种积蓄在和氏璧那三寸见方的小空间内，又似若无穷无尽的可怕能量。两股气流终于在气海交接。

徐子陵再提一口真气，己身真气立时以旋转的方式缠上寒气。

“轰！”

他完全体会不到发生了甚么事，只觉所有经脉像膨胀起来，接着又立即收缩。一胀一缩，他的神经却像给无形的大铁锤重击了一下。

无数的奇异景象，不断在胀缩间闪现于在脑海之内。

满天的星斗，广阔的虚空，奇异至不能形容的境界。

时空无限地延展着。

“哗！”

徐子陵喷出一口鲜血，在经脉不知胀缩了多少次后，回复清醒。

体内的寒气完全消失了，代之而起是古怪之极的感觉，全身经脉似乎全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下，有说不出的舒服。

和氏璧的寒气似再不注进体内去。

徐子陵仍未弄清楚发生了甚么事，只觉灵台一片清明，心中涌起莫以名状的狂喜。

倏地转身。

门外密密麻麻满布和尚。

入门处的地上遗下一根弯曲了的禅杖，看得徐子陵也一阵心寒。那代表了两股狂猛真力的交击。

三大护法金刚在门外石阶下，正扶着那个有慑人体型的高大和尚，后者全身仍在抖颤着，口角溢血，一脸难以相信的神色。

徐子陵知他只是受了震伤，暗叫了声“对不起”，抹去嘴角血渍，左手托着千古异宝和氏璧，走到石阶顶的平台处。

天上星罗棋布，夜风徐来。

和氏璧放射着无法形容的采芒，宝光流溢。

包括四大金刚在内，都往后移开。

徐子陵讶然瞧往搁在手心上的宝璧，暗忖为何自己现在完全不受和氏

璧的异能影响呢？

忽然间他记起自己忘了佝偻起身体扮作老人家，不过这时想补救都来不及了。

护法金刚其中一位须眉皆花白，年在六十许的老和尚合什道：“施主能以背心硬挡不痴全力一杖，可见功力盖世，未知如何称呼。”

徐子陵从声音认出他是四大护法金刚之首的不嗔和尚，对他的赞赏暗叫惭愧，不过此时已别无选择，只好硬撑下去，改变嗓喉，以沙哑声音仰天发出一阵狂笑，道：“了空到了那里去，我正要找他算账。”

不痴挣开别人的扶持，踏前一步喝道：“何方鼠辈，现在你纵然交回宝物，亦休想离开。”

徐子陵现在扮演的是一个目中无人，狂妄自大的老家伙。做戏自然要做全套，哈哈一笑把和氏璧递前，冷哼道：“有本事就来取吧！”

不痴立时眉头大皱，往后连退两步。

另一名高瘦的护法金刚合什道：“施主和敝寺禅主有何恩怨，竟要找他算账？”

徐子陵心中恍然，明白到他们是因为害怕和氏璧可怕的能量放射，所以设法拖延时间，希望躲在密室潜修的了空能及时出来收拾自己，心想此时不溜，更待何时。

大笑道：“那笔账迟点再算吧！现在我手痒得很，谁来陪我玩玩？”

右手抽出背后榴木剑，左手握着和氏璧，冲下石阶。

庞大的气劲，像一堵墙般往不嗔等四人压下去。

首当其冲的不嗔一挥挥杖，往他横扫过来，摆明不肯让他近身，怕的当然非是徐子陵，而是他左手内的和氏璧。

徐子陵见他虽简简单单的一下横扫，内中实含无数变化后着，配上奇异玄妙的步法，实是不易招架。

最厉害是挥杖由缓而快，带起的气劲把他完全笼罩在内，务要令他不能脱身。

同时他亦感到和氏璧的“异力”在消减中里，若他一旦陷入这些和尚所怖的大阵里，最后的结局定是力战而亡。

除不痴因伤往外让开，矮胖的不惧和高瘦的不贪同时挥动禅杖捣至。

他心知肚明，若不趁被围上前逃命，就永远都走不了。

一声狂喝。

榴木剑画出，重重挥打在不嗔攻来的禅杖处。左手则托着和氏璧在空中挥了一圈。

三人的攻势倏地顿了一顿。

“蓬！”

气劲交击。

徐子陵暗叫侥幸，借力往上拔起。

翻了个筋斗后，已来到铜殿顶的上空，才知整个铜殿周围全被手持禅杖的和尚包围，而十多个伏在殿顶的和尚则齐声口宣佛号，等待自己落在殿顶的一刻。

大吃一惊下，徐子陵猛提一口真气。

奇妙的事发生了。

以前他非是未试过在空中换气，但作用只是把体内将消的旧力延续，

绝比不上腾空之初所蓄的新力。

但这刻却完全不同。

体内的真气有如山洪暴发，更胜先前，似乎经脉本身便已含蕴着无穷的气劲，那种感觉就像整个人会腾空飞翔那样子。

“呼”！

徐子陵再一个筋斗，越过铜殿顶，同时也避开不惧和不贪两人凌空衔尾追来的攻击。

不惧、不贪落往铜殿顶时，他已离殿顶达十丈的距离。

十多名和尚同时吐气扬声，脱手掷出手中禅杖。

净念禅院的僧人确是无不武功高明，这十多枝禅杖掷得极有分寸，并不只以他为目标，而是笼罩了他所有可能避开的进退之路，像一片无所不包的杖网般往他投去。

劲气破空之声充盈在铜殿顶的空间上。

徐子陵却是夷然不惧，倏地下沉。

此时两枝禅杖电射而至。

徐子陵双足点出，分别点中杖头。

“啪啪”连声时，他改变去势，像一片黑云触电似的平飞开去，越过了另一座大殿的上方，在把包围着铜殿的众僧眼睁睁下横过上空，往后院的方向投去。

第三章 改穴换脉

寇仲和跋锋寒翘首上望，在明月嵌于其中的星空照耀下，徐子陵熟识的影子由小变大，忙蓄势以待准备接应。

衣袂飘拂声中，徐子陵来到他们头上三丈许处，忽地一个翻身，奇迹般减缓速度，再轻巧如落叶般飘前丈许，落到地上。然后摇晃了一下，差点跌坐地上。

寇仲和跋锋寒同时目瞪口呆。

这山崖虽不算高，但至少有三十丈的高度，两人自问跳下来虽不会跌死，但多少会受点震伤，那能像徐子陵现今的样子。

他们掠过去时，徐子陵已先一步窜进对崖树林去，两人那还不知机，慌忙追随。一口气奔出二十多里后，三人才在一座山脚的密林处停下来。

徐子陵摊开左手，微笑道：“看！蔺相如就是因此宝而名传千古。”

两人目不转睛地瞪着徐子陵手上的宝贝。

寇仲探手取过，“呵！”的一声道：“我的天！为何这么烫手的。”

徐子陵一呆道：“没有理由，明明是冷得像冰块般。”

寇仲递给跋锋寒道：“你来作公证人，究竟是寒还是热？”

跋锋寒小心翼翼的接过，先细观印文，道：“一般的汉字我还认得，但这八个鬼画符般的文字，你们说是甚么意思？”

寇仲探身来看，摇头道：“这是鸟形篆文，要王通来读才行。老跋啊！我现在是要你感觉一下这鬼东西是寒是热，而非研究上面刻的是甚么字？”

跋锋寒微笑道：“我现在心中一片祥和，轻松写意，可知传说中和氏璧能安镇心神之说，非是杜撰。”

徐子陵伸手轻拂玺印上镌刻的文字，以指尖顺着其中两个最简单字形的笔画写道：“这两个字纵使认不出也估得到，该是于天两个字。真奇怪，刚才这鬼东西仍能令人心烦欲死，现在却只予人心平气闲的感觉。”

寇仲亦伸手来摸，道：“前头两个字应是‘受命’，而最后则是‘永昌’。哈！

‘受命’于天，甚么‘永昌’，就只两个字认不出来，我们合起来该等于八份六的王通。”

跋锋寒一直全神的盯着手板上平放的宝玺，目射奇光道：“现在你们感到它是寒还是热呢？”

寇仲道：“当然是热啦！”

徐子陵愕然道：“究竟出了甚么问题，那有热的玉石？”

两人转而瞧着跋锋寒，等待他的答案。

跋锋寒整块脸亮了起来，道：“我从未见过这种质地的玉石，寒中带热，热中含寒，里面更似隐藏着无穷尽的能量。若能据之为己有，细心参研，定有一番意想不到的收获。”

寇仲苦笑道：“问题是连慈航静斋和净念挥院的师姑和尚都拿它没法，我们可以有甚么作为？”

徐子陵淡然道：“我有办法，趁现在离天亮尚有一个时辰，我们立即着手参研，冀有所得。若不能在短时间内功力大进，明天将是我们的受难日！”

三人走到离净念禅院东约五十里的一座山巅的隐秘处，围着一块扁平的大石盘膝而坐，那罕世奇珍则摆在扁石的正中处，在天亮前漆黑的星空下异彩涟涟，使人有种超凡脱俗、秘不可测的奇异感觉。

跋锋寒听罢徐子陵描述进入铜殿盗宝的经过和感受后，欣然道：“子陵这种情况先贤早有说过，美其名为脱胎换骨，又或洗髓易筋，其实只是强化了经脉负载的能力，使真气的容量以倍数增加，又或加快气劲行走的速度。看来子陵适前那场造化已奠定了日后成为顶尖高手的基础。通常这类过程都须一段艰苦奋斗的悠长岁月，而你则只须数息的时间，实是武林史上前所未有的奇事。”

寇仲喜道：“那子陵是否已功力大进？”

跋锋寒摇头道：“功力或者增强了一点，却仍要再经时间修练，但已是非同小可。

要知人力有时而穷，等若一个木桶，只能容一定份量的清水。而经和氏璧改造后，子陵已从一只木桶，变成一个没有人知道有多深的水潭，以后就要看子陵能汲取多少水了。”

徐子陵心悦诚服道：“我的感觉也是如此，锋寒兄断得真准。”

寇仲深吸一口气道：“现在该如何入手对付这好宝贝？”

跋锋寒亦皱眉道：“我仍应否等待这宝璧变得狂暴凶烈时才下手采取它的能量？”

徐子陵胸有成竹的道：“那是不必要的，且亦太危险。难道要我也来全力捣你们一杖吗？”

寇仲点头道：“我明白了。小陵可向老跋详述你的心得细节，我则去四处踩查，免得给人伏在附近都不知晓。”

寇仲去后，徐子陵道：“我这招数是从涓涓处偷学来的，就是把所有真气收束在气海下的生死窍穴内，令经脉内没有半点真气，便可重演刚才和氏璧发生在我身上的情况并汲取它的能量。”

跋锋寒默然半晌后，叹道：“我现在才明白甚么是真兄弟生死之交，若换了任何其他人，不想尽办法独占宝物才怪。但你们却像请吃饭喝酒般，毫不在乎，单是这种襟怀已令我跋锋寒倾心折服。”

徐子陵笑道：“这叫有福同享嘛！”

接着仔细描述了如何行功的细节。这时寇仲及时回来，三人列阵而坐，徐子陵居前，寇仲在后，跋锋寒于中，后两人以掌按贴前面一人的后心，而徐子陵则把和氏璧握在手上。

徐子陵深吸一口气后，道：“开始哩！”

猛地运功，右足立时火般灼热，真气贯注全身，送入和氏璧内。

宝璧立时莹亮生辉，彩光流溢。

三人同时剧震一下，有若触电。

那是难以描述的一种强烈感觉。

就像和氏璧活了过来般，放射出无与伦比的精神异力，要侵进他们的脑袋和体内去。

奇怪而陌生的景象纷纷呈现，令人烦躁得几欲疯狂大叫，似若陷身在不能自拔的噩梦里。

徐子陵来自长生诀的真气，催发了宝璧狂暴的一面。

但此时已是势成骑虎，欲罢不能，三人惟有散去全身气劲，紧守灵台祖窍穴的一点清明，坚持下去。

首当其冲的徐子陵先感到和氏璧内的异能以比上次更凶猛倍增的来势不断汹涌澎湃，有若脱疆野马般注进他手心去，再循每一道大小经脉闯进自己的体内。

徐子陵那想得到有此情况，刹那间意会到必是与自己强化了了的经脉真气有关时，全身的气血似都凝固起来，而和氏璧的寒气却是有增无减，源源不绝。

跋锋寒立时发觉情况有异，知道徐子陵对和氏璧的异能已完全失控，忽然间他面对着毕生以来最痛苦的决定。

假若他把手掌移离徐子陵变得寒若冰雪的背心，那他便可安然全身而退，但徐子陵则肯定完了。

如他依徐子陵所授心法施为，结果可能是遭遇到不痴击出那根禅杖的命运，自我牺牲的承受了那记重击。

猛一咬牙，跋锋寒运功猛吸。

寒流像暴雨后的山洪般狂冲进跋锋寒体内。

跋锋寒“哗”一声喷出一蓬血两，喷得徐子陵的头、颈、背殷红一片，触目惊心。

手心则似桥梁般把两人的经脉连接起来。

最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异气透入手心时，仍是冰寒澈骨，但倏又变成寒热缠卷而行的气流，像千万头顽皮可恶的钻洞鼠般在他的体内乱窜乱闯，没有一道经脉能得以幸免。最奇怪是明显地那股寒流要比热流强大多了。

以跋锋寒坚毅不移的意志，亦差点忍不住惨叫呻吟。

全身气血膨胀，经脉则似要爆炸开来般，那种痛苦超出了任何人能承受的限度。经过徐子陵体内的和氏璧异气，再输出时自然而然以螺旋的方式催发，以倍数计地增强了放射性的破坏力。

最后面的寇仲先见跋锋寒喷血，接着是两人剧烈颤抖，跋锋寒的背心则阵寒阵热，已心知不妙。

不过他却没有像跋锋寒般要经过天人交战，想都不想，立即全力吸取跋锋寒体内的怪气。

“咩！”

寇仲像跋锋寒般鲜血冲口而出，灼热至似能把他的经脉烧溶的狂流，立即贯满全身。

刹那间，寇仲知道三个人的命运全操在自己手上。

假若他任由异气征服了他，那三人只会有全身经脉尽裂而死的下场。

他必须把异气反送回跋锋寒体内，再由他输回徐子陵处，最后让徐子陵反赠给像魔神般可怕的和氏璧去，造成一个此来彼往的循环。

三人的经脉这时已毫无阻隔的接连起来。

寇仲此念刚起，他蓄藏在气海内的螺旋寒劲全力涌出，迎向疾如闪电般破入他经脉内的热能。

“轰！”

三人全身神经像给激雷疾电猛劈了一下般，不由同时喷血。

跋锋寒感到寒热交缠的螺旋劲气倒卷而回，但今次已没有偏寒的感觉，而是恰到好处的寒热平衡，有种令他说不出的舒泰，显然已大大减弱了它的伤害性。

他本已打定不免一死，现在得此转机，精神一振，借着来势，先把气劲引往丹田，再循经脉输进徐子陵体内去。

徐子陵本像结了冰的经脉立时和暖了少许，也就藉这些许差异，使他回复生机，忙以意行气，右足涌泉穴火般灼热，贯入体内去，同时把寒流物归原主，反注往给他两手紧握的和氏璧去。

最后方的寇仲则不断引发从天灵穴贯入的寒气，尽力中和入体的热流。

包奇异的事发生了。

和氏璧的亮度不断剧增，亮得有如天上明月，彩芒闪耀，诡异无比。

奇怪的气流在三人间的经脉循环不休，由冰寒分化为寒热交流，到寇仲体内时则化为热劲，且愈走愈快，到后来完全脱离了三人的控制，循环往复，没有丝毫会停下来的迹象。

徐子陵左足的涌泉穴愈是灼热，而寇仲的天灵穴则倍添冰寒。

在一般情况下，两人绝难忍受这忽寒忽热的变化，但这刻却是觉得愈寒愈好，愈热愈妙。

脑中诸般幻象，更是此起彼消，异景无穷。

几个循环后，跋锋寒体内的寒热流已趋近平衡，强弱相持。

以跋锋寒行遍万里路，见多识广，亦不明白此刻究竟发生了甚么事。

总之由徐子陵方输来的寒气，进入他体内使成偏寒的寒热流，由寇仲处反输来时，则成偏热的寒热并流。

而他要做的和可以有作为的唯一之事，就是设法以己身真气令两股寒热气流达至平衡。

由于寒热的强弱不住变化，跋锋寒便像个踩索子横过高崖的耍杂技者，

要施尽挥身解数，才能保持平衡，否则立是失足堕崖跌个粉身碎骨的惨局。

徐子陵此时已能再运动本身的真气，只没有能力截断从和氏璧汹涌而来的庞大气能。

幸好脉分阴阳，和氏璧的寒气从阳脉而来，送入跋锋寒手心去。从跋锋寒回来那寒热卷缠的真劲，则从阴脉回输到璧内。

气流的每一个循环，令三人的经脉都似乎膨胀了些许。

愈转愈快之后，忽又转趋缓慢，如此由快变慢，由慢变快，也不知经过了多少次和多少时间。忽地三人顿感到像天崩地裂般一阵剧痛，全身经脉若爆炸开来似的，身体同时弹开。

徐子陵前仆，寇仲后跌。

跋锋寒则整个给抛上半空，再重重跌在草地上。

三人躺在地上，只懂喘气，一时都爬不起来。

但都知道一些极端奇妙的事情已在自己身上发生了。

跋锋寒呻吟一声，首先爬起来，发觉自己浑身湿透，汗珠色黑味腥，但身体却舒泰轻松至极点。

睁目一看，整个天地都不同了。

山头远近的山林像变成另一个世界似的，不但色彩的层次和丰富度倍增，最动人处是一眼瞥去，便似能把握到每一片叶子在晨光中柔风下拂动的千姿百态。

跋锋寒感动至浑体猛震，跪了下来，热泪不受控制的夺眶而出。

他闭上眼睛，内外的天地立时水乳交融的浑成一体。

和煦的阳光从东方射来，投到他身上，从没有一刻，他像目下般感受到自己的存在，生命的意义。

跋锋寒展开内视之术，立时大吃一惊，又是一阵狂喜和不再作他求的满足。

正如他先前所说的，他的经脉是以倍计地强化了，虽并没有立刻功力大增，但只要再像一贯般精修励行，必能事半功倍。

要知人力有时而穷，到了跋锋寒这般级数的高手，想有寸进亦是难比登天，但经过刚才的奇异改造过程，他便似由一泓水洼，变成了一个无底深潭，每个窍穴，每道经脉，都脱胎换骨地变成有无可限量发展潜力的宝藏，那能不令他欣悦如狂。

耳中忽传来寇仲的声音道：“我的娘！为何我这么腥臭的。”

跋锋寒睁开虎目。

徐子陵和寇仲坐了起来，一个呆头呆脑的凝望着从东方缓升的朝阳，一个则正大力闻嗅手心汗水的气味。

寇仲以一个非常滑稽的方式，手脚并爬的来到跋锋寒旁，讶道：“老跋为何你忽然变得更英俊了？整张老脸像会放光的，看来和氏璧最好就是拿来作润肤的补品。”

跋锋寒以衣袖拭去脸上泪汗难分的污积，失笑道：“你虽没有死，但是否疯了？一点都不顾风范仪态。”

两人对视一眼，同时捧腹大笑，但为何发笑，有甚么好笑，却是谁都弄不清楚。

徐子陵仍呆望朝阳。

两人来到他旁，奇道：“你在看甚么？”

徐子陵吁出一口气，喃喃道：“为何我朝太阳直瞪，都不觉得阳光刺眼？”

两人忙朝太阳瞧去，平时刺目的阳光，变得温暖舒服，大异往常。

寇仲梦呓般道：“我的娘！太阳原来是个大火球，为何平时总看不出来。”

跋锋寒心中一动，问道：“和氏璧呢？”

徐子陵苦笑着摊开双掌，上面沾满粉末状的东西，只余下补角的小块黄金，但亦像被某种力量挤压得变了形状。

两人呆瞪着他掌上的残余，不能相信的齐声道：“这就是和氏璧？”

名传千古的异宝竟成了粉末？

徐子陵点头道：“这东西在我手内刚才爆成碎粉。完了！和氏璧完了！”

寇仲舐舌道：“我们小心点把粉末从小陵的手掌上刮下来，待会拿酒送入肚子作补身，说不定另有奇效。”

跋锋寒和徐子陵同时笑骂。

寇仲哈哈一笑，弹了起来，摆出君临天下的姿态，大喝道：“谁敢说我寇仲不是真命天子，连和氏璧也和我身玺合一，我就是受命于天的宝玺，宝玺就是我，我无论用手指或脚指画的押，都是御印，哈！”

跋锋寒回复冷静，长身而起道：“勿要得意忘形，我们因盗璧而来的烦恼才是刚开始。目下先要找道溪流，洗净身上的污渍和血渍，才设法编个像样的故事，解释昨晚到了那里去。总言之死口不认和氏璧是我们偷的，否则尚未成为真正高手时，已被慈航静斋和净念禅院的师姑和尚乱棍打死了。”

寇仲哈哈一笑道：“难怪说富贵人家份外怕死，不似穷人烂命一条。来吧！愈早回城就愈不惹人怀疑，我还约了一个人和要应付王世充那只老狐狸哩！”

三人笑语声中，没进密林去。

第四章 来势汹汹

王世充愕然道：“和氏璧不是落到你手上吗？”

就这么一句话，寇仲已可肯定净念禅院内有人与王世充暗通消息。因为他先要知道和氏璧给人盗走，才会奇怪盗宝者不是寇仲。

今早三人在清溪洗渥了所有痕迹后，又把诸般罪证，包括面具、衣服、榴木剑等找个隐蔽处埋藏起来，才大摇大摆的入城。

守门的都是王世充的人，立即把寇仲截着，把他“请去”见王世充。

徐子陵则和跋锋寒分道扬镳，前者去了会虚行之，后者往见东溟公主探听消息。

密室内。

寇仲装模作样的苦笑坐下，叹道：“不要提了！我们摸上了禅院的钟楼，岂知竟给了空那秃头发觉，发动几百个和尚一起向我们念经超度，我们只好知难而退。”

王世充双目寒芒闪闪，瞪了他好一会后，讶道：“先不说和氏璧的事，

为何你的气色和眼神都像和以前有点不大相同的样子？”

寇仲伸了个懒腰道：“这叫业勤于勤而荒于嬉。昨晚逃离净念禅院后，我们闲着无事，就在附近一个山头互相以真气为对方打通经脉，王公既已瞧出来，可见我们的练功方法很有成效。”

这都是三人杜撰出来的证供。真中藏假，假里带真，即使狡如王世充，亦难以分辨真伪。

寇仲接着皱眉道：“听王公的语气，似乎和氏璧已给人偷了。这是没有可能的。一来净念禅院大若皇城，想找小小一方宝玉等如大海捞针。其次是禅院内人人武功高强，了空更是深不可测，除非王公你调动大军强攻进去，否则我们只能望着寺门前那八百多级石阶兴叹。”

王世充默然半晌，叹了一口气颓然道：“纵使我相信也没有用。刚才净念禅院派人来找我，要我通知你在今夜子时前把和氏璧归还禅院，否则他们将不惜一切从你身上把和氏璧取回去，在这种情况下连我都护不住你。”

寇仲勃然大怒道：“那有这种道理的，杀了我也交不出那劳什子鬼玉璧来。”

后句倒是千真万确。

不过王世充这么说，又推翻了寇仲以为院内有人与他暗通消息的猜想。

王世充皱眉道：“了空一向不问世事，但今趟显然因失宝动了真火，凑巧在失宝前你们又曾到过那里去，所以这次你们跳下黄河都洗不清那嫌疑，你们三个最好找个地方避避风头火势。我实在不愿与净念禅院、慈航静斋，甚或宁道奇等正面为敌。”

寇仲心中暗骂王世充不够义气，表面却装出谅解的神色，道：“王公放心，我绝不会让你为难的。嘿！我可以走了吗？”

王世充叹了一口气道：“我知你定怪我不够朋友。但在眼前的形势下，我实难分神去惹那种劲敌。不过假若盗取和氏璧一事确与你没有关系，将来自然有水落石出的机会。”

寇仲知他并没有尽信他们三人合编的故事，微笑道：“我寇仲怕过谁来？管他娘的甚么师妃暄、了空秃头、宁老鬼，若硬要冤枉我，便放马过来。”

王世充探手按在他肩头处。

寇仲还以为他想暗算自己藉机搜身，一惊下体内真气天然发动，刹那间全体真气贯盈，比以前至少快了一倍，其中一股透出肩井穴撞上王世充的手掌。

“啪！”

王世充的手掌给撞得弹了起来，惊叫道：“你干甚么？”

幸好王世充功力深厚，否则这下便要受伤。

寇仲这才知是误会他，胡诌道：“忙了告诉王公，我自《长生诀》练来的功夫，很多时都不受控制的。”

王世充运功化去被他侵入体的螺旋劲气，神色古怪的道：“你的功力比我猜想的还要高明很多。难怪上官龙都要败在你手底下，我忘了问你：你拿他怎样处置呢？”

寇仲颓然道：“‘阴后’祝玉妍亲自出手，拦途截劫的把这家伙抢走了。”

王世充一震道：“祝玉妍？”

寇仲今趟是真正苦笑道：“不是她还有谁？否则谁能把到了我们口边的肥肉弄走。”

是了！昨晚曲傲和伏骞的决战谁胜谁负？”

王世充瞪大眼睛瞧了他好半晌后，现出难以相信的神色，摇头道：“祝玉妍既出手，怎肯只要人而不要命？”

寇仲冷哼一声，双目透射出比以前强烈倍计的精芒，沉声道：“那就要比量真本领才行。我承认单打独斗绝非她的手脚，但三个人合起来，她也奈可不了我们。王公尚未回答我的问题呢。”

王世充吁出一口气道：“你知否刚才动气时两眼亮起来竟像是夜空中星闪的奇怪光芒，这是先天真气里‘天人交感’的境界，道家称之为‘虚室生电’。我虽遇能人无数，但眼神能现出金光者，却绝不超过五个人。怪不得祝玉妍也收拾不了你。”

寇仲心中暗喜，又怕他再起疑，笑嘻嘻道：“王公夸奖了！我那会这般厉害。只不过《长生诀》有异寻常，打开始就是天人交感。但却并不真是功夫达到王公说的层次。

差点忘了问你，独孤阙那边有甚么动静？你不是说把宫城重重围困了吗？为何昨晚我会见到独孤凤在曼清院内走来走去呢？”

王世充道：“你记得‘美胡姬’玲珑娇吗？她不但人美武功高，还颇有智计，更擅长侦察敌情，实乃不可多得的人才。”

寇仲心中立时浮起她那冷若冰霜，拒人于千里之外，但又充满女性诱惑力的动人神态。点头道：“我对漂亮女人的记性一向很好的。”

王世充笑道：“男人都该是这样的。不妨告诉你！她昨夜曾三入宫城去探消息，回来说独孤阙由上至下，人人土气昂扬，信心十足。我听后便知不妙，独孤峰必有所恃，才能如此的气定神闲，不怕我包围宫城。经商议后，希夷兄、可风道人和陈长林均一致认为：我们把战线拉得这么长，若敌人反扑，我们必首尾难顾。所以把兵力集中在皇城內，再在宫城內广布暗哨，如此进可攻退可守，在策略上高明多了，你认为如何呢？”

寇仲暗忖这美胡姬果然是个人才，竟能从对方的神态上看出端倪。点头道：“玲珑娇瞧得很准，我看独孤峰是在等南海派的人，听说‘南海仙翁’晃公错正兼程赶来。”

王世充色变道：“你这消息从何而来，独孤峰怎请得动他？”

寇仲好整以暇道：“独孤峰当然没这个本事。但李密却和晃公错有密切的关系。可能南海派亦想把势力扩展到北方来，故郎情妾意，一拍即合。晃老头加上尤婆子，是近二百年的功力，确不易应付。”

王世充长身而起道：“此事非同小可，我必须立即作出布置，否则死了都不知是甚么一回事。”

寇仲早清楚他自私自利的性格，撇开伏骞和曲傲胜败的问题，立即告辞离开。

罢踏出守卫森严的尚书府，董淑妮娇滴滴的呼叫声在后响起道：“寇仲！你这两天滚到那里去哩。”

徐子陵踏入天津桥头的董家酒楼时，十多道目光同时落在他身上。

酒楼内一如往常般挤满人，闹哄哄的气氛炽烈，占了一半都是来自各地的商旅和江湖人物。

张眼来瞧他的人都现出惊异之色，又和身旁的朋友交头接耳。

包有些女孩子在向他频抛媚眼。

徐子陵心知准是昨夜在曼清院露了一手，顿然使他成了“名人”。

单是他们敢公然与李密、阴癸派、曲傲等各大势力为敌，谁再敢小觑他们。

更何况昨夜他们揭破洛阳帮上官龙的真正身份，又凭真功夫把他生擒而去，此事牵涉到洛阳的武林兴替，不轰传全城才是怪事。

所有这些因素加起来，他们三人立成洛阳最引人注目的人物。

“原来是徐爷，寇爷是否待会才来呢？让小人先领徐爷到楼上的厢房好吗？”原来是昨天招呼他们的伙计。不知是否收到风声，态度比昨天更要诚惶诚恐，毕恭毕敬。

徐子陵也很想找个地方清静一会，奈何今次来的目的是要让虚行之发现自己，心中暗叹一口气，道：“我只是一个人来，想还是在大堂比较热闹些。”

伙计忙道：“一切听徐爷吩咐，我立即为徐爷找张台子。”

徐子陵受到如此隆而重之的招待，反浑身不自在起来，淡淡笑道：“有空台子才唤我吧！我到门外看看天津桥一带的风光。”

不待他回答，迳自走出大门外。

阳光普照下，天津桥上人来车往，船只则在桥底流过的洛水穿梭来去，一片大城市水陆并辘的繁华景像。

这时有人从酒楼步出，徐子陵让过一旁时，那人已将一块纸团塞进他手里，徐子陵认得正是虚行之，烦恼尽去，忙把纸团收在袖内。

虚行之走上天津桥，没进入流里去。

徐子陵正要回去告诉那伙计不用劳烦找桌子时，一辆马车停在眼前。

帘幕掀起，露出沈落雁如花的玉容。

这位以智计闻名的俏军师甜甜一笑道：“子陵啊！到车内来和人家聊两句好吗？”

徐子陵心中一阵烦厌，冷冷道：“道不同，不相为谋，我们间还有甚么好谈的？”

沈落雁毫不在意道：“徐公子显是有所不知。现今东都谣言满天飞，都说和氏璧已落人你和那两位好朋友其中之一的手上。此刻谁不摩拳擦掌，誓要从你们手中夺取宝物，你不想多知一点消息吗？”

徐子陵心中大为惶然。

净念禅院失宝之事只是昨夜发生，若非是禅院的人故意泄出消息，怎会传得街知巷闻。不过沈落雁说话一向真假难辨，说不定是藉机故意夸大。

徐子陵洒然笑道：“不要说笑哩！我虽知道和氏璧一个可能的收藏地点，但自问没有盗宝的资格。更不相信有人能从那里把宝玺偷出来，你不用试探我。”

沈落雁凝视了他半晌，似在分辨他说话的真伪，然后幽幽一叹道：“若你说的是真话，那你已惹上天大的麻烦。慈航静斋在江湖上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谁都不敢惹她们！”

徐子陵故作愕然道：“你在说甚么。竟像和氏璧真是失去了的样子。这消息你是从甚么地方听来的？”

沈落雁环目一瞧，经过的行人都张眼在打量他们，微嗔道：“进车内再谈好吗？那有在大街大巷，人来人往的地方谈机密的呢？”

徐子陵微微一笑道：“我们并没什么可谈的，他们要当是我所偷，便算

是我偷的好了！”

再不理她，转左朝天津桥走去。

走了十多步，沈落雁追下车来，赶到他旁，大嗔道：“你这人的脑袋是怎么生成的？这么顽固执迷，那叫你们在失宝前曾到过净念禅院，人家不找你找谁？你虽戴上面具，但却有人认出你的身形呢。”

徐子陵心中叫苦，幸好对方尚没有真凭实据，不过此事唯一之计仍是矢口不认。

沈落雁穿的是一身鹅黄色的劲装疾服，美艳得可媲美刻下洒得洛阳灿烂辉煌的阳光，可是徐子陵却无心欣赏。

徐子陵叹道：“你究竟是听谁说的？”

沈落雁淡淡道：“你知否王薄和了空有近五十年的交情，今早就是由他发武林帖予各方人马，说出和氏璧被盗的情况。并明言若今夜子时前你们仍不归还宝物，他将不择手段置你们三人于死地，你还当是开玩笑吗？”

徐子陵微笑道：“若我真是盗宝的人，昨夜已高飞远遁，那会仍在这里等人来找我晦气。不管怎么也好，有本事的便冲着来吧！”

此时两人走下天津桥。男的潇洒飘逸，有若神仙中人；女的美艳清丽，宛如下凡仙子。自是引得途人侧目，投来艳羡欣赏的目光。

谁知他们是貌合神离，说的更是这种大杀春光的事。

沈落雁鼓着气陪他走了一阵子后，轻跺小蛮足道：“你何时变得像寇仲般骄狂自大的？你知否今夜子时后，你们将成武林的公敌。找你们的人中将包括师妃暄和宁道奇，正邪两道最有实力的顶尖门派都成了你们的大仇家。”

徐子陵苦笑道：“那我有甚么办法呢？也只好兵来将挡，水来土淹。”

沈落雁压低声音道：“假若那东西真在你手上，我们可以来个交易。”

徐子陵晒道：“就算真在我手上，也不会和任何与李密有关的人交易，沈军师你明白吗？”

沈落雁垂首不语，默默挨近了点，轻柔地道：“若我再与李密没有任何关系？那又如何？”

徐子陵愕然瞥了她一眼，摇头不信道：“我只会当你在开玩笑。”

沈落雁叹了一口气，点头道：“我知你从没有相信过我，但今趟真的是为你好的。

最大的问题是根本没有可能平空钻出一个无人知晓的盗宝大贼来？唯一的可能就是你们三人其中之一所扮的，且身型又相若。大丈夫敢作敢为，为何却害怕承认自己所做的事，不怕教天下人耻笑吗？”

她辞锋的厉害，差点令徐子陵亦招架不住，苦笑道：“既是如此，那我们只好趁子时前逃离洛阳，因为怎么辩白都不会有人相信。”

沈落雁拉着他走进一道横巷，左转右弯，到了静处，低声道：“这正是我要和你做的交易，亦是密公亲自指示的。只要你承认和氏璧确在你们手上，我们不但不用你交出来，还把前嫌一笔勾消，并动用一切人力物力把你们送出洛阳去，如何？”

这番话连徐子陵听了也觉有点心动，皱眉道：“休要骗我，难道军师的老板不想把和氏璧据为己有吗？”

沈落雁没好气的道：“你和寇仲两个都可叫聪明一世，蠢笨一时。谁不知和氏璧是没人不想拥有，但却绝不会蠢得下手去偷的东西。和氏璧本身虽是古往今来最有名气的宝玉，但它的真正价值却在其历史意义和象征。兼且

此玉原是由最得天下人尊敬的宁道奇所保管，再由他交给代表白道武林的师妃暄，只有不要命的疯子才会去偷夺。你究竟是否真个明白？只有当师妃暄正式把和氏璧交给你，和氏璧才能发挥它的真正作用。”

徐子陵奇道：“那是否说你的密公肯定师妃暄不会挑他作和氏璧的得主，所以宁愿和氏璧永远消失？”

沈落雁苦笑道：“我若否认就是向你说谎。但其中情况却恕我不能多作透露。”

顿了顿续道：“千万不要低估师妃暄，她可能是继宁道奇后中原武林最出类拔萃的武学大宗师。只看她今次处理失宝的雷霆手段，便知她行使的方式深合剑道之旨，一下子就把你们迫上死角！”

徐子陵截断她冷然道：“所以若我们真的逃走，等若承认和氏璧是我们偷的。哈！”

沈军师此计真绝，难怪肯把前嫌一笔勾销！因为以后自有师妃暄和宁道奇来寻我们的晦气，对吧？”

沈落雁像被伤害了的退后一步，俏脸转白，铁青着脸儿怒道：“你这叫不识好人心，既是如此，一切后果由你自己负责！言尽于此，你自己好自为之。”

猛一跺脚，掉头走了。

徐子陵卓立不动，好一会后，微微一笑道：“朋友既大驾光临，何不现身一见。”

巷子两端同时传来冷哼之声，接着“长白双凶”符真、符彦分别从墙头跃下。

前者提着一把精钢打造的长柯斧，但斧头加安尖锥，砍劈和刺戳均同样灵活；后者的兵器更古怪，似剑而曲，锋尖成啄状，一看便知是专走险奇路子。

徐子陵心知肚明自己掉进沈落雁精心布下的陷阱，对方今趟必是竭尽全力，务要使自己一是被杀，一是被擒。但他却夷然不惧，猛提一口真气，抢先发难。

董淑妮扯着寇仲避过一队操来的卫兵，到了道旁娇嗔道：“你怎么搅的，昨天整日都见不到你的人影，一副饱食远走的负心汉模样。”

寇仲见尚书府门前的十多名守卫均张眼偷看，尴尬道：“你说话低声点行吗？”

董淑妮露出一个迷人之极的笑容，神态天真地点头道：“只要你肯陪人家，奴家自然会听你的话哩！”

她今天穿的是紧身白色困红边的劲服，把她浑身美好的曲线表露无遗，该高的高，该小的小，充满青春火热的诱人魅力，但寇仲那有欣赏的心情，讶道：“你不是说再不欢喜我吗？为何又忽然改变主意。”

董淑妮扯了他衣袖，跟他随之沿皇城的大道朝皇城的南大门走去，小女孩般雀跃道：“因为我想来想去，我认识的人中都是你最好人，又不会像可厌的苍蝇凑蜜糖似的缠着人家，更何况尚书大人根本没意思把人家许你，还嘱人家不要和你来往呢。”

寇仲心中暗骂，王世充果然是不安好心。

盗和氏璧一事怕也是个陷阱。只是他料不到自己真能得手，现在则要

设法把事情推得一乾二净。

董淑妮凑到他耳边轻轻道：“我要你今晚陪我去参加一个宴会，到时再商量私奔的大计。”

寇仲失声道：“你说甚么？”

第五章 四面楚歌

徐子陵差点失声惊呼。

就在他提运真气时，左右脚心的涌泉穴一寒一热：左涌泉穴的寒气直冲背脊督脉，过尾枕，经泥丸，再由任脉而下丹田；右足的热气则反其道而行，逆上任脉，过眉心祖窍穴，穿泥丸而下督脉，再由脊骨的尾板穴入丹田。

最妙是当两股寒热不同的气流在泥丸相遇时，立即以卷缠螺旋的方式，一顺一逆的向相反方向疾行于经脉之内。

每到一个穴位处，真气竟像一个漩涡般积聚扩大，使他体内每个穴位都成了真力的仓库般。

他的丹田就像主力军所在，而三十六个主窍穴则为小队的军事单位。

这是以前从未出现过的情况。

尽管以前与寇仲的阴阳合流，亦只是阳中藏阴，阴中蕴阳；不像现在左足涌泉能自动吸取充盈于天地间的先天阴气。

唯一的解释是和氏璧内奇异的力量，把他的经脉彻底改造，而非只是跋锋寒所说的“强化”。

假若以前的经脉是淌流的小溪，现在则成了奔腾澎湃的大河。

那种脱胎换骨的感觉实是难以形容。

他所有感官的灵敏度均以倍数提升。

方圆百丈内任何声息都瞒不过他的耳朵，皮肤更清清楚楚感应因符真、符彦两人迫来而生出的空气变异。

从他们身体生出的庞大气势，其强弱度绝非平均分布，而是随着他们的意念的催动，不断找寻自己的破绽和弱点，故而强弱点亦随之变化。

他从未试过如此清楚地把握到对手的虚实，宛若一个自少失明的人，忽然回复了视力。

同一刹那，他感觉到另一个敌人潜伏在左方墙内某一地点，正守待他逃走的一刻，施以突袭。

他整个脑子晶莹通透，无有遗漏。

就在此刻，他清楚知道符真的长柄斧会抢先一线发动攻击，然后才轮到符彦古怪的啄剑。

这两人确是武功强横，甫现身便以凌厉的气势控制着他，教他无法脱身逃走。

换了在经脉改造前，他们确有扑杀他的实力，但现在他已可肯定自己若要脱身将没有问题，问题只在如何应付第三个敌人的攻击。

想到这里，符真、符彦分别迫至十步之内。

劲气狂飙，杀气漫空。

两敌同时暴喝。

长柄斧扬上半天，化作一道激电，疾往他颈项斩来，强大无匹的劲气，先一止破空割来。

符彦则坐马运步标前，啄剑循着奇怪的进攻路线，在丈许的距离内变化无方，似能攻向他任何部位，充份发挥出这奇门兵器诸般幻变的特性。

长白双凶敢与王薄作对，果是非同凡响。

一时杀气漫空。

两昆仲皆目射寒电，狠狠盯着徐子陵，换了心力较弱者，只是他们的眼神已可令其心胆俱寒，斗志尽失。

徐子陵清楚感到凭现在突飞猛进的功力，或可胜过其中一人，但却不能在正常情况同时击退他们，何况还另有高手窥伺在旁，待机出击。

这对符家兄弟，任何一个人都是独当一面的一流高手，否则沈落雁亦不放心让他们来收拾自己。

心念电转间，徐子陵迅疾无伦的连晃几下。

符彦的身形立时一窒，眼睛射出难以置信的神色，气势信心顿即减弱几分。

原来徐子陵每一下晃动，均是针对符彦啄剑的进攻而发。最令其骇然的，就是似能先知先觉般，在他变化刚生时，徐子陵已微妙的移了位，使他的攻击失去最大的威胁力；而更惊人的是当符彦随之改变攻势时，徐子陵又先一步错开少许，如此数次之多，使符彦也有无处着力，就像想抓着滑不留手的泥鳅那种无奈感觉。

这种异事符彦尚是初次遇上。

一向以来，他至少一半的本领是因啄剑的特别构造而发展出来的诡奇变化，教人防不胜防。

可是如此这般尚未真正交手，却给对方完全把握到剑路，实是从未之有的事。一时间由主动变为被动，颇有不知如何继续下去的苦恼，那能不把攻势放缓下来。

斑手之争，争的就是这一线之差。

符氏兄弟数十年来配搭得无懈可击的联攻之术，立即出现绝不该有的空隙破绽。

此消彼长下，徐子陵立即气势激增，在平静无波的心境中，闪迎符真，一指点出。

体内真气如若水洪暴发，旋转的气流里，以气海的真劲为主旋，在任督二脉先周行一匝，运转法轮，坎离相交，到腋窝处时寒热分流，一循阳瑜，一经阴瑜，到手心再合流，成两股并行的螺旋寒热真劲，每道气劲各含三十六个飞轮般的涡旋，透中指刺出。

符真此时亦因气机牵引，受到符彦气势骤减，慢了一线的影响，致有点进退失据。

不过他是势成骑虎，欲罢不能，又欺徐子陵及不上自己的数十年功力，反加速前进，长柄斧疾劈而去。希冀凭重兵器之利，压制对方的区区手指。

若换了是涓涓那类级数的顶尖高手，此时必会设法把进攻拖迟少许，好配合符彦重整攻势，那徐子陵能不致立即败阵，亦会应付得非常辛苦。但符真始终在智力眼光上差远了，所以犯上这战略上的大失误。

眼看指尖点上斧锋之际，徐子陵再往符彦的方向后晃一下，身法妙若天成，又是那么潇洒和不经意。

斧锋在指尖前五寸许的地方画过。

符真立时魂飞魄散，他也是了得，忙改劈为刺，硬是回斧，以斧头的尖锥疾刺对手。

徐子陵哈哈一笑，知符真锋锐已泄，新力未生，一指点在斧头尖刺上，真劲狂吐。

“蓬！”

寒热两股气流沿斧而入，再在徐子陵的遥控下分由阳瑜、阴瑜二脉破入符真体内，气漩连珠弹发的鱼贯而去，符真顿时吃了大亏。

他另一个错误就是早闻得徐子陵和寇仲的独门螺旋怪劲，也拟好应付之法，怎想得到对方竟能寒热分流，又暗含专破护体真气的漩劲球。

最厉害是寒热两劲截然不同，就像两个高手同时向自己进攻。此时那还顾得伤人，运聚全身功力对抗之时，猛地抽身急退。

徐子陵亦心叫厉害，无坚不摧的劲气侵入符真体内时，立时遇上强大的阻力，竟给化去一半，否则只此一指，足可教符真吐血受伤。

啄剑袭至。

徐子陵冷哼一声，一个倒翻，不但避过狠辣无比的一剑，还飞临符彦上方，两掌下压。

符真仍是退势不止，脸上阵红阵白，一时间无力配合进攻。

符彦气势早泄，功力又差符真半筹，见乃兄被徐子陵一指击退，更是心胆俱寒，暗萌退意。不过此时岂容退缩，只好舞出一片啄影剑光，矮身护着上方，不求有功，只求自保。

徐子陵见他在这种恶劣情况下，仍守得无隙可寻，暗叫侥幸，心忖若非自己战略高明，令他两昆仲不能形成合围之局，明年今日此刻怕就是自己的忌辰，亦不敢再作纠缠。

一掌虚按地面，另一手化掌为指，点中剑背。

徐子陵借力笔直弹起。

矛光激闪，冲天而来。

徐子陵一瞥下差点要改变主意留下拚死杀敌，皆因攻来的正是仇人王伯当。

若非因他对素素的兽行，素素大有可能不嫁给香玉山，终生幸福便不会陷于困境绝地。

此人确是武功高强，手上双尖软矛被他运功变得变成弓状，再弹开来时既可加强劲道，又使人难以预防。

而且拿捏的时间和速度都精确至毫厘不差，迫得身在空中的徐子陵不得不全力应付。

却不知徐子陵因早知他有此一着，按往地上的一掌恰好发生作用。

反撞之力顿生，徐子陵倏地横移，落往远方，几个纵跃，消失在瓦背之后。

王伯当落到巷内，与符真两兄弟你眼望我眼，既是无奈又是骇然。

谁猜得到凭三人之力，仍不能把他留下来？

董淑妮大嚷道：“有甚么好大惊小敝的。难道你要我去嫁给好色的李老头吗？”

寇仲心中一震，徐子陵猜得不错，李渊和王世充为了对付现时声势最

盛的李密，正进行一场政治婚姻的交易，“货物”就是洛阳艳名四播的董淑妮。

去了西顾之忧，王世充才能放手与李密周旋，而李家亦乐得坐山观虎斗。

这一切正是由李世民策划的，只是他想不到自己会成为被师妃暄挑选的人，种下异日与李建成争帝位的危机。

李建成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一贯骄横任性，当然不是易与。

故只要把这消息泄出去，传入李建成耳中，李阀势难再保持精诚团结的局面。

只恨如此妙计，却不能实行，因为徐子陵绝不欢喜自己用这种手段。何况消息还是由他而来。

一切只好顺其自然去发展。

纸终包不住火，李建成早晚会知道此事。

城门在望，董淑妮扯停了他，试采道：“你想到办法了吗？”

寇仲从思索中惊醒过来，敷衍道：“这牵涉到很多复杂的问题，今晚再说吧！”

董淑妮怎知他脑袋中转着的事，完全与私奔没有关系，喜道：“今晚你戌时初刻就在荣凤祥的府第后门处等人家，我设法溜出来，不见不散。”

寇仲愕然道：“荣凤祥是甚么家伙，他住在那里，今晚你到那里干甚么？”

董淑妮没好气道：“荣凤祥这么有名的人你都不晓得，还敢到洛阳来混？他在洛阳有财有势，大舅父也忌他三分，这里十家赌场有八家是他开的。他女儿荣姣姣与奴家合称‘洛阳双艳’，今天是他五十大寿的好日子，所以在家摆寿酒，明白吗？”

寇仲笑道：“既是江湖名人，我当然懂得如何找到他的府第，不过你溜出来时若不见我，最好找第二个人和你私奔，因为我可能已给一群凶恶的师姑和尚围殴致死哩！”再不和她瞎缠下去，飞快溜了，气得董淑妮猛跺脚，却又拿他没法。

纸团被运功搓成粉碎，随风洒往洛水。

阳光照射下的洛水闪闪生辉，客船货船往来不绝。

徐子陵坐在洛水岸堤上，沐浴在阳光下，说不出的写意，一点不把因和氏璧而来的烦恼摆在心头。

他清楚知道自己经过昨晚奇异的际遇后，在武道的追求上已踏出无比重要的一步。

否则现在肯定没有命在此享受阳光和闹市中别有天地的宁静。

左方远处横跨洛河的天津桥人车渐多，但却像是另一世界，与此刻此地的他完全没有关系。

就在此时，后方有人迫近。

徐子陵不用转头去看，也知得来人是李靖，暗自叹了一口气。

李靖来到他身旁坐下，凝望洛水，叹了一口气道：“把东西交出来吧！”

徐子陵淡淡道：“你何时成了师妃暄的发言人？”

李靖苦涩地道：“我知你因素妹而恼我。可是我一向只把她视为好妹子，从没想过男女之私。就像你和寇仲是我的好兄弟那样，所以我现在亦不

得不来劝你们物归原主。”

徐子陵冷笑道：“任何人要做一件事，或不做某一件事，都很易找到说词和藉口。”

不过这种事外人实难干预。我只想问你一句话，李世民曾否派杨虚彦去刺杀香玉山？”

李靖想不到他有此一问，呆了半晌，才道：“这牵涉到秦王的机密，我李靖食人俸禄，有些事很难说出口来。”

事实上他已等若间接承认了。

徐子陵沉声道：“现在又是否李世民教你来劝我把东西交出来？”

李靖不悦道：“秦王岂是这种人，而且他对和氏璧根本没有觊觎之心。我只是为你们担心，也只有我才知道你有化身成其他人的本领，但却只能藏在心里，不敢告诉秦王，你该明白我是左右为难吧！”

徐子陵哈哈笑道：“我们已再不是兄弟了，你爱怎么做悉随尊便。”

李靖叹道：“我明白你们的心情。事实上我亦因由于素妹的事和你们产生误会而很不好过。不过公还公，私还私，和氏璧乃绝不可碰的东西，得了对你们亦没有任何好处；甚至你送人也没有人敢要，这是何苦来由？”

对李靖的苦口婆心，徐子陵只感一阵烦厌，冷然道：“假若李世民对和氏璧没有兴趣，而我们又恩清义绝，我们间怕再没有甚么可谈了吧？”

李靖猛地起立，虎躯挺直，双目寒芒闪动，凝望对岸重重延展的房舍，沉声道：“子陵既执意如此，我亦无话可说。不过无论你说怎样说，大家终曾做过兄弟，我有几句说话，希望你能听得入耳。”

徐子陵想起当年共患难的日子，心中一阵感触，苦笑道：“请说吧！”

李靖道：“当今天下，四分五裂，战祸连绵，最终受苦的都是平民百姓，我等有志之士，必须择明主而事之，使天下重归一统。而经我多番观察，只有秦王才配称这么个人，师妃暄的看法亦与我并无二致。这样说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大义当前，甚么私人的情份都该搁置一旁。”

徐子陵知他看穿了有野心的是寇仲而非他，所以才有这番说话。

摇头叹道：“谁是救世明主，恐怕只有经时间考验才能证明，而说到底也就是争天下那么简单的一回事。若你的说话只是在这题目上绕圈子，不说也罢。我徐子陵没有兴趣去侍候任何人，这叫入各有志。”

李靖哈哈一笑，连说了几声“好”后，洒然去了。

寇仲匆匆离开皇城，赶去与徐子陵和跋锋寒会合。

事情的发展出人意料地急转直下。

首先了空大师通过好友王薄，把事情公然抖了出来。这看似鲁莽冲动的一招，实是深思熟虑下的高明策略。

说不定是师妃暄在背后主使的。

此计之妙，可令任何盗得和氏璧的人变为“不法之徒”，且成为各方势力的公敌。

其次则是藉此把一向心仪慈航静斋的白道门派，统一在一个共同目标之下。

师妃暄乃方外之人，自不宜直接卷入尘世的纷争中，于是通过放弃争做皇帝的王薄来联络白道的各股力量，那时只要找回和氏璧，再经她赐与被拣选的人，势将更为哄动。

她当然不知道和氏璧已完蛋大吉。现在就算把他们三人煎皮拆骨，都迫不出和氏璧来。

啊！

想想都觉得非常好笑。

正要转进大街时，前面人影一闪，拦着去路。

寇仲定神一看。

原来是一个师爷模样的文士，正一边捻弄嘴唇上的胡髭，一边朝他点头微笑。不过这人的两撇胡子配着他带着病态的苍白脸容，却是极不相称。使他显得既轻浮，又有种故弄玄虚的神态。

他的眼睛更有种不讨人欢喜的黄色，眼肚浮肿，一派酒色过度的模样。

但寇仲却可肯定对方是一等一的高手，至少是接近边不负那种级数的。

那纯粹是高手相遇的直觉，不用甚么道理去支持。

寇仲暗叫“人不可以貌相”时，这病表模样的中年男子施礼道：“在下‘病书生’京兆宁，乃知世郎府中的食客，今奉知世郎之命，想请寇公子到知世郎的座驾舟上一叙。”

寇仲讶道：“你凭甚么知道我是那什么寇公子呢？我们该是首次碰头吧？”

京兆宁哈哈一笑道：“你寇公子这种人才，万中无一，只要经人指点出来，怎会有认不出来的道理？寇公子说笑啦。”

寇仲颓然叹道：“看来又是为了和氏璧。我今天不知走了甚么霉运，总言之这黑锅我是背定哩！不过现在我有急事要办，更不想送羊入虎口，待我弄清楚一些问题后，再去拜会王公如何。”

京兆宁皱眉道：“公子实在教在下为难。请不到寇公子的大驾，回去在下如何向知世郎交待。”

寇仲光火道：“我现在已烦得脑袋出烟，如果连你怎样向人交待的事也要算入我那条数内，是否想迫死我？”

京兆宁哑然失笑道：“寇兄勿要动气，我只是想寇兄去见见知世郎，或是让知世郎来找寇兄。有甚么不妥的，你们大家就当面谈妥。只要坦诚相对，依足江湖规矩，有甚么事值得为此烦恼，或是不能解决的呢？”

寇仲见他既不动气，说话句句软中带硬，表面客气有礼，暗里却利如刀刃，心叫厉害，从容一笑道：“以王公的威望，自应由本小子去拜访他。京兄既提到武林规矩，便该知若没有真凭实据，绝不能硬指和氏璧是在小弟身上。”

京兆宁哈哈笑道：“寇兄真是有趣，快人快语。那我京兆宁亦不转弯抹角，我们有的是二百多个人证，只要你们三人一起现身，自有人出来分别真伪。佛门不打诳语，净念禅院的大师你们该信得过吧？”

寇仲心中叫苦，表面却装出大喜神色，笑道：“那就最好不过，真相终可水落石出，大白于天下。今天黄昏前我们就三个人联袂去拜会王公，请问王公的贵舟泊在那个码头呢？”

京兆宁说出了地点后，寇仲心中连叫几声娘后，一溜烟的走了。

第六章 危里偷闲

跋锋寒在徐子陵旁坐下道：“刚才那人是谁？无论他的体型风度都相当有气概；虽走得气冲冲的，但我站在柳树后仍瞞他不过，确是个难得的高手。”

徐子陵答道：“他就是李靖，我们起始时的十式刀法就是跟他学的。”

跋锋寒曾与他山中论武，当然知道“血战十式”是甚么。动容道：“几年前已能创出如此威霸的刀法，现在自然更是不凡，有机会真要好好看看从他手上使出来的血战十式又是甚么一番味道。”

徐子陵苦笑道：“我们终跟他有过一段过命交情，锋寒兄最好就不要找他动手。”

跋锋寒哂道：“现在不是我想找他动手，而是他不会放过我们，文的不成就来武的。”

听说李靖的夫人武功高强，擅使红拂，来历神秘。咦！为何仍未见寇仲呢？”

徐子陵皱眉道：“你究竟得到甚么消息？为何说李靖要和我们动手？”

跋锋寒冷哼道：“李世民那小子若仍不清楚我们是和他作对的，还用出来争天下吗？听东溟公主的口气，李小子对我们三人极为忌惮，如不能用，便会不顾一切把我们杀死，免致后患无穷。”

徐子陵听他提起单琬晶时语气冷淡，更不像一向亲密地呼之为“琬晶”或“公主”，讶道：“你和单琬晶不是有甚么不妥当吧！”

跋锋寒目光落在驶过的一艘小舟处，双眼寒芒一闪，叹道：“我和她大吵了一场。”

徐子陵愕然道：“为甚么要吵架？”

跋锋寒苦笑道：“当然是为了和氏璧，但说到底为的都是李小子。她说来倒很好听，怪我和你们混在一起，致卷入这解不开的死结里。又说甚么李小子乃真命天子的气人说话，要我把和氏璧交出来。哼！这事那轮得到她来说我。”

徐子陵哑然失笑道：“怀宝其罪，此语果非虚言。忽然间朋友都成了敌人，真是有趣。”

跋锋寒微笑道：“像和氏璧这种宝物，唯有德者能得之，从来也不属于任何人。我才不会向权威屈服，谁有本事便放马过来，我现在手痒得很呢。”

接着又哂道：“我还以为今早和你们分手后，定会有人来找我算账，至少也该有像拓跋玉和他的俏师妹，又或独孤凤等诸式人来凑凑兴。岂知人影都碰不到半个，真教人失望。”

徐子陵笑道：“你老哥昨晚大显身手，把曲傲迫退，谁想来惹你，都该先好好揣揣自己的斤两。”

跋锋寒摇头道：“照我看却非是如此，而是因王薄已向江湖发讯，背后更有慈航静斋和净念禅院为他撑腰，所以谁都要卖他们面子，让他设法把和氏璧讨回来。以此推之，直至今晚子时的最后期限前，我们将会闲得发慌。”

徐子陵道：“别忘了涓涓是不会受任何人约束的，说不定她会先来寻我们晦气，顺便看看可否从我们身上把和氏璧迫出来。”

跋锋寒欣然道：“那更是求之不得，只要给我们掳着她的一个党徒，便有方法知道君瑜的行踪。问题最怕是阴癸派想坐收渔人之利，待捱到今晚子时后瞧情况才向我们采取行动。”

徐子陵苦思道：“现在街上全是我们的敌人，敌众我寡，单凭武力跟他们周旋乃下下之策，锋寒兄有何妙招？”

跋锋寒从容道：“若我所料不差，这一切都是师妃暄在背后推动策划，目的是要使我们作贼心虚，起出贼赃离城远遁。但我们偏不如她所愿，留在这里与她周旋到底。哈！”

谁猜得到和氏璧根本不在我们手上，以后也不会任何人手上。”

徐子陵奇道：“在眼前这种形势下，且又刚与单琬晶吵了一顿，为何你的心情却像比以前任何时间更好呢？”

跋锋寒微笑道：“你和寇仲可能仍未觉察到我们从和氏璧得到的好处有多大，那是在中外武林的历史上从没有发生过的事。现在我们三个人，每一个正都是活生生的奇迹与见证。你不觉得真有脱胎换骨的美妙感受吗？”

徐子陵愕然道：“没有你所形容的那么厉害吧？”

跋锋寒深吸一口气、闭上眼睛，好一会后睁开道：“我已是说得非常谦虚。正如传说所言：和氏璧乃来自天外的神物，内中藏有可怕的神秘力量，但这力量现在已归我们三人所有，不但扩充和强化了我们全身的经脉窍穴，还使我们能提取宇宙某种力量和精华。只要我们努力不懈，终有一天能超越其他所有人。因为和氏璧内的力量本身正是超越武功范筹的东西。我能得此妙遇，心情那能不好。”

接着又道：“至于与单琬晶吵架只是小事一件，和她闹翻其实还有种痛苦的快感。

只要找回君瑜，以后我跋锋寒再无牵挂。那时寇仲去打他的天下，你则云游四海过你欢喜的生活，我便返回突厥挑战毕玄；各自追求自己的目的和抱负，人生至此，夫复何求。

再念到忽然间所有梦想都变成伸手可触的现实，我难道还要心情大坏吗？”

徐子陵苦笑道：“那要看看我们是否过得今夜子时才说吧！”

跋锋寒露出一丝傲气十足的微笑，淡然道：“今晚子时便让我们三人大摇大摆的找个地方喝酒作乐，看谁有本事，就来取我跋锋寒的命好了。但谨记无论在甚么情况下，我们都不可承认和氏璧真是我们偷的，因为那将使敌我双方均无转寰的余地。”

徐子陵眉头深锁道：“我倒不是怕任何人，而是不希望因此事出现血流成河的场面。”

跋锋寒叹了一口气道：“你当我真是欢喜杀人吗？不过你不杀人，人家却要你的命。

我们亦惟有尽量看着办吧！我可以答应你，除非迫不得已，我绝不会随便弄出人命来。”

徐子陵心中一阵感动。

跋锋寒出身马贼，一向心狠手辣，能说出这番话来，纯粹是看在自己份上，他还有甚么话可说？

此时寇仲来了，挤到两人间坐下，哈哈笑道：“你们不是在想找个甚么地方来躲他娘的一会，先避避风头吧？”

三人在洛阳最繁盛的天街成品字形般漫步。

徐子陵在前，寇仲和跋锋寒并肩居后。

天街的店铺均曾经刻意整饰，檐宇如一，又盛设帷帐，摆满珍宝器物，各式财货。

伙计们则披锦挂彩，以作招徕，衣彩华绝。

最动人处是这些售货者不乏年青女孩，更是花枝招展，令人目不暇给。

连摆卖地档的小贩，亦一律铺坐龙须席，既划一又别有气派。

三人各有奇相，徐子陵潇洒飘逸、跋锋寒魁宏奇伟、寇仲则威霸精灵，走在—起，自是令路人侧目倾倒。

三人—边谈笑，—边对特别瞩目的东西指指点点，有时还驻足观看，细作评估研究。

从外表的神态去猜度，谁都想不到他们正在绞尽脑汁，要与强大至不成比例的敌人周旋。

寇仲向一个坐轿子经过的年青贵妇投以令她脸红的笑容后，哈哈—笑道：“洛阳真是好地方，最妙是横看直瞧都有美女，哈！怎样？”

最后两字则是压低声音，运功收束，再送入徐子陵耳内去的。

徐子陵避过—群小獬子追逐，轻轻道：“最少有五股人在跟踪我们，他们化装成各式人等，不断替换，避免引起我们怀疑。”

跋锋寒赞道：“我只知被很多人跟踪着，却没法分辨对方分属于五股势力，你是怎样办到的。而最令我不解的是你根本没有像我和寇仲般四处张望，却竟然没有任何事能瞒过你。”

徐子陵在—档卖人参的摊位停下，向寇仲道：“要不要买株人参回去泡壶人参茶？”

那小贩是个外乡来的大胖子胡汉，闻言不悦道：“我的参乃万水千山运来的正宗—等野山参，最能活血舒筋，延年益寿，须浸酒才更显功效，泡茶实在太浪费。”

寇仲笑嘻嘻道：“请恕小子无知，那株是最好的？今晚我们便拿来浸酒喝。”

小贩色变气道：“不卖了！不卖了！这些参定要浸上—年半载，还得埋在地下窖藏，那能就这么拿来送酒的？”

跋锋寒扯着寇仲离开，哑然失笑道：“此人如此固执，包保不会发达，但却赢得我们的尊敬，如此可否算是得不偿失呢？”

接着迅快道：“子陵尚未答我。”

徐子陵目光飞快的朝行人如鲫的对街瞥了—眼，从容笑道：“用志不分，乃凝于神。”

当我把全副精神集中到感官上去后，我的感觉便延伸到四周的人群去，甚至别人投在我身上的目光，也可感应得到。最妙是跟踪者的足音，每当我们停下时，他们的速度都会相应变化，又或故意在我们身旁走过，到了前面某处再由其他人替代。于是很快你便能掌握到他们跟踪的方式和规律，并清楚他们分属五组不同的人。”

寇仲踏前—步，和他并肩前行，赞道：“小陵果然了得，但为何你刚才说至少有五股人呢？是否表示除这些人外，另外尚有更隐秘的跟踪者，但你却把握不到他们的所在？”

徐子陵道：“正是如此。那纯粹是我的感觉，此人才是我们的劲敌，除非能把他甩掉，否则我们休想可快快乐乐的捱到子时。”

跋锋寒微笑道：“纵管是师妃暄、宁道奇之辈，亦想不到子陵有此特别

本领，故我们此计必成，可以行动了吗？”

徐子陵哈哈笑道：“当然可以！”

往横一移，进入了洛阳三大市场之一的丰都市集。

在皇宫以东和洛水以南的整个城市区域，分布着一百零三个里坊。

里坊间有街道连贯，坊内则陌巷相通，在这样一个百姓众居的地方捉迷藏，确是刺激有趣的一回事。

丰都市集在洛阳三大市集中居首，比其他大同、通远两个市集更具规模，食档货摊林立，人头涌涌，喧闹震天。

徐子陵领着二人左穿右插，看似速度一般，皆因三人上身不动，但下面却展开脚法，从人群的间隙中如泥鳅般滑行。

徐子陵此时把感觉发挥至巅峰状态，忽左忽右，忽缓忽速，横移直窜，每一下移动都是针对敌人跟踪的方式而变化，有若与人交手过招。有时更会折返原路，教人难以猜测。

转眼间他们已从市集的北门溜出去，横过车马道，又不顾人家的阻拦抗议，前门入铺，后门离开，到了一条横巷内，越墙离去。

寇仲和跋锋寒随着徐子陵翻过高墙，窜房越屋，有时又落巷狂驰，到了城东南处，一条河流从东方蜿蜒而来，两岸树木婆娑，房舍重重。

寇仲得意道：“地图上有说明的，这条就是伊水。”

又指着右方水去处道：“那就是集贤坊，伊水到了那处开叉分成两条，从长夏门左右流往南郊，再去便是了空的老巢！”

跟着压低声音道：“甩掉了么？”

徐子陵沉吟半晌，摇头道：“只甩掉了那些庸手，我刚才说的劲敌，仍像附骨之蛆般蹑在我们身后，现在我的感觉更强烈。”

寇仲骇然道：“这么都甩不掉，会否是师妃暄或宁道奇呢？”

跋锋寒负手淡然道：“当然不是他们。以他们的身份地位，怎屑于干这种事。若我所料无误，这跟踪者必是独孤凤，因为在市集一次掉头窜走时，我似乎嗅到她的体香。”

寇仲和徐子陵记起“多情公子”侯希白给她追踪的往事，都点头同意。

寇仲苦恼道：“这叫功亏一篑，没有市集那种便于捉迷藏的地方，更难避过她的跟踪。”

徐子陵微笑道：“你看河上的舟楫来来往往多么热闹，我们也来凑兴如何？”

跋锋寒哈哈笑道：“若只是到船底凑兴，小弟自乐于奉陪。”

寇仲喜道：“果然是妙计！”

当先穿过岸旁的疏林，投进水里去。

三人在城西南一座小桥底下神不知鬼不觉的离水登岸。

同时运功催发体热，当经过里坊的牌楼时，衣服都乾透了，就像变魔法般神奇。

入坊后是一个以石板铺成的广场，接痕斑驳，造成丰富的肌理，令人有种心脾凉透的舒畅写意。

场中有口水井，两个妇人正在汲水，有若一张描写民间生活的图画，动人得不似是真实的。

徐子陵苦笑道：“我们的不幸是从未试过平凡中见真趣的生活。像现在我的心神只能放在是否给人跟踪上，其他的事只好抛开，你说是多么无奈。”

跋锋寒领先左转入巷，又避到一旁，让一群你追我逐，争先恐后的小孩奔过身边，涌往石板广场去。

听着孩子们远去的欢笑声，寇仲向徐子陵叹道：“我们像他们那么年纪时，除了打架和设法找生计外，似乎从未试过像他们般无忧无虑的玩个天昏地黑，那我们是否已痛失真正的童年呢？”

三人沿巷深进，跋锋寒不断打量两旁的房舍。

徐子陵伸手搭着寇仲的肩头，苦笑道：“这就是想出人头地要付出的代价。若非你既要去偷鸡摸狗，又要念书学功夫，我们宝贵的童年岁月怎会为此虚渡，现在更不会像三头过街老鼠般给人人喊打喊杀。”

跋锋寒哑然失笑道：“说过街老虎不是好些儿吗？至少无人不害怕。凡事都有代价的，现在就当是还债好了！来！这边转。”

三人右转至另一条巷内，踏着石板砌成的路面，说不尽的闲适写意，彷彿与世无争。

一位少女正在门前洗濯衣服，蓦地见到三人，立时看呆了眼。

世间竟有如此英雄人物，且还有三个之多。

跋锋寒显是心情大佳，向她报以微笑，追上两人道：“若有人发动洛阳的地痞流氓四出查探，不到子时前便可知我们到了这里来。因为我们实在太易辨认，见了后绝不会忘记。”

寇仲压低声音道：“你好像走错方向哩！是否故布疑阵呢？”

跋锋寒微笑道：“我这叫先测度地形，来吧！”

忽地翻上左方房舍的瓦面，领着二人飞檐走壁，好一会后才跃落其中一所平房的小院子里。

大门处有一方写上“思世居”三字的横匾，字体洒逸有力，如龙飞于天。

寇仲哈哈一笑道：“虚先生的书法确非常了得。”

在虚行之交给徐子陵的纸团上，画的正是寻找这思世居的示意图，也是他约寇仲见面的地点。

屋子分前后两进，中间有个天井。

徐子陵笑道：“虚先生，我们来了！”

屋内全无反应。

跋锋寒奇道：“难道尚未回来吗？”

寇仲领先而行，大门应手而开。

他首先跨步入屋，立时虎躯剧震，愕然叫道：“又是你！”

第七章 武侯再世

跋锋寒和徐子陵跨过门槛，来到寇仲两旁，亦呆了起来。

厅内陈设简单，只有必需的台椅几架等物。而在靠南面大窗所放置的一张长椅处，虚行之闭上眼睛，一动不动的坐着。

他的头发长垂下来，而一身素白的绉绉正拿着梳子，一派呵护备至，神色温柔地站在椅后，为他梳理头发，情景诡异至极点。

三人千方百计，才摆脱了跟踪者，岂知来到这认为是乱世中的桃花源

和避静的圣地，欢迎他们的却是这可怕的大敌。

涓涓的目光深注在虚行之的头发上，檀口轻呼的道：“这么久才来，人家等得心都烦了！”

三人你眼望我眼，均感落在绝对的下风处。

寇仲亦想不出任何方法去应付眼前的窘局，伸了个懒腰，到另一角遥对涓涓的椅子坐下，道：“你倒有本领，究竟是怎样找到这里来的？”

跋锋寒和徐子陵分别在靠近大门两旁的椅子坐下，回复冷静。

涓涓仍没有抬头，目光随着梳子在虚行之的头发上移动，柔声道：“以你们这么聪明，仔细想想该可得到答案。闲话休提，先让你们看点有趣的东西。”

“啊！”

虚行之不知被涓涓弄了些甚么手脚，猛地睁开眼睛，回复神智，但仍是动弹不得。

涓涓螭首低垂，瞧着虚行之的侧脸轮廓。微微一笑道：“你们现在说的每一句说话，虚先生都可听得一句不漏。现在便让我们来玩个有趣的小玩意儿。”

虚行之似已知晓涓涓口中的玩意儿，双目露出苦涩无奈的神情。

寇仲苦笑道：“你似乎有乱闯别人温暖之家的不良习惯，有屁快放！”

涓涓仍没有瞧往他们，平静地道：“对女孩子怎能如此口出污言？我只想知道你一句话，究竟是和氏璧重要，还是虚先生的生命重要？”

三人均大感头痛。

涓涓现在的神态动作，优美高雅，动人之致。白衣黑发配上她那对赤足和绝世容颜，更是极尽女性的娇妍温柔。但三人都知她随时会下手杀人，不会有半点心软。

而这一招最厉害处，便是让虚行之亲耳聆听寇仲的答案，教他不能耍花样。

寇仲捧头痛苦地道：“和氏璧真的不在我手上，教我怎样交出来呢？”

跋锋寒和徐子陵亦相对苦笑。

涓涓闻言为之一愕，仰起俏脸，往三人瞧来，接着娇躯剧震，一对有如永远被迷雾笼罩的美眸射出不能相信的神色，梳头的动作倏止。

虚行之眼中反透出充满希望的神色。

跋锋寒接口道：“不在我们这里就不在我们这里。看在虚先生性命的份上，我跋锋寒可破例立誓证明和氏璧确不在我们手上，若你仍要下手杀害虚先生，我跋锋寒誓要杀尽阴癸派的每一个人。”

涓涓像回过神来般，秀眉紧蹙道：“究竟有甚么事发生在你们身上？为何你们的神气都像脱胎换骨似的？”

三人心中懔然，知道涓涓眼力高明，瞧穿了他们精神修为上全面的突破。

徐子陵淡然道：“说出来你也不会相信，昨晚我们确曾到净念禅院盗宝，可惜连和氏璧的影子都未见到时，便给了空发觉行藏，只好知难而退。其后又横竖闲书，便依《长生诀》上的方法联手练功，竟意外地得到些突破成绩，但和氏璧真的不在我们手上。”

跋锋寒和寇仲心中叫妙。这番话由一向不说谎的徐子陵口内吐出，自然比寇仲说的更有说服力。

涓涓露出一个引人遐想的思索表情，幽幽一叹，收起梳子，柔声道：“说出来你们也不会相信，因我真的相信和氏璧不在你们手上，因我懂得‘听音辨情’之术，刚才寇仲那句话确是发自真心，但子陵兄这番话却有不尽不实之处。但既与和氏璧无关，奴家自然无暇理会，和氏璧究竟是谁偷的？你们该仍没有这本事。”

三人都松了一口气，但亦心中骇然。

魔门的秘功绝技层出不穷，教人心生寒意。

寇仲苦恼道：“若师妃暄有你这分辨真伪的本领，我们便不用再背这黑锅！”

“啪！”

涓涓一掌拍在虚行之背上，后者立时回复说话与动作的能力，当然仍无机地不敢轻举妄动。

涓涓移转娇躯，变得以粉背对着四人，瞧往窗外围墙间的小园子，柔声道：“今趟你们是水洗难清。不过在我听到这消息时，我便感到奇怪，为何盗宝者是一个人而非三个人？但了空既认定是你们做的，当然有他的道理。”

跋锋寒冷道：“现在你想怎样？”

涓涓娇憨地微耸香肩，浅笑道：“假若你们肯把杨公宝藏的秘密说出来，我可助你们安然离开。现在除了我们外，还有谁敢开罪静斋那群女人？”

寇仲苦笑：“我看你的听音辨情并非时时灵光。当年我娘来不及把宝藏说出来便过世了，你教我拿甚么跟你作交换？”

涓涓“噗哧”娇笑，把美好的娇躯别转过来，含情脉脉的瞧着寇仲道：“还要说谎。”

可别忘了我们从你的手下身上查知所有关于你们双龙帮的事呢！”

徐子陵冷哼一声，虎目神光电闪。

如非因虚行之仍在她控制下，致投鼠忌器！这刻他便会动手。

涓涓目光投到徐子陵俊逸不凡的脸庞上，轻叹道：“两方双争，不是你杀我，便是我杀你，但因应形势和利害关系，也可以暂时来个合作吧？”

跋锋寒哈哈笑道：“小姐敢否和本人单打独斗一场。其他事则待分出胜负后再谈。”寇仲和徐子陵愕然以对，想不到跋锋寒有此一招。

他们虽在功力上因和氏璧突飞猛进，但还须一段时间去消化和修练，那时尚或可有和涓涓一拚之力，但现在却是赢面极少。

涓涓从容笑道：“若你不是生就自我毁灭的性格，便是天生的蠢材。”

跋锋寒露出一个充满自信的笑容，淡淡道：“你爱说甚么都悉随尊便，跋某人只要知道你是否够种接受挑战。”

涓涓皱眉瞧了他好半晌后，点头道：“你是看穿了我不会与你们动手，才如此口出狂言。但小心我会忽然改变主意，越俎代厨的替师妃暄收拾你们。”

跋锋寒双目射出利比刀刃的光芒，深深刺进涓涓的秀眸去，摇头沉声道：“我亦知你既不会亦不敢那么做的。最微妙的原因是你和师妃暄决战在即，故而双方均要保存实力，在这种情况下，你敢和我跋锋寒决一死战吗？”

寇仲和徐子陵恍然大悟，同时心中叫绝。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主动权全操在涓涓手上。

她既可落井下石，把他们这藏身之所泄漏出去。

又可下手杀死虚行之，以泄心中对他们不肯合作的怨恨。

但跋锋寒却点出了她唯一的弱点，就是害怕因苦战而实力受损，致被师妃暄所乘。

换了在别个地方，这威胁可能不会生效，但在这师妃暄可随时出现的城中，涓涓岂能不无顾忌。

所以只要她下手加害虚行之，三人将会不惜一切的与她恶拚，绝不留手。

涓涓“噗哧”娇笑道：“跋兄怕是误会了。我绝无出手杀人之意，只是闲着无事，想和你们聊聊天稍解闷儿吧！”

寇仲长身而起，哈哈笑道：“这就最好。来！我们大家喝杯香茗如何！说到底你都是客人嘛！”

边说边往厅心的桌子走去。

虚行之趁机离开长椅，笑道：“该由在下这个作主人的斟茶奉客才对。”

跋锋寒和徐子陵则全神监视涓涓，蓄势以待。

涓涓飘飞而起，穿窗落到院子里，娇笑道：“祝你们好运！”

声落一闪不见。

虚行之舒了一口气坐下，犹有余悸的道：“这妖女记性真好，以前在竟陵只隔远瞧过我一眼，便知我是谁。今早我和徐爷联络时，她该刚好在附近，故给她看个一清二楚。”

跋锋寒皱眉道：“那你是否今早便给她制着呢？”

虚行之点头道：“她跟踪我回到这里来，然后我便昏迷过去，真奇怪，她为何不用卑劣手段迫我说话？”

跋锋寒沉声道：“你可能早已说了。魔教中道行高者均懂得甚么迷魂、移魂一类邪门手法，能令你在睡梦般的状况下吐露一切秘密，而被拖术者事后一点都不晓得。”

虚行之道：“难怪我的脑袋仍怪难受的。”

寇仲苦笑道：“涓妖女只因见我们功力大增，一时无奈，才罢手而退。但以阴癸派有仇必报的传统，定另有算计我们的手段。此地似乎不宜久留，但我们又可以躲到那里去？”

跋锋寒长笑道：“我们现在最大的心障是觉得自己理亏，所以老是想找个地方躲起来避风头。但其实只要我们能克服这心障，便索性大碗酒大块肉的在这里等待子时的来临，看看别人能拿我们怎样也是人生一大乐事。”

虚行之一脸茫然道：“究竟发生了甚么事？”

寇仲搭着他肩头道：“有酒吗？”

虚行之笑道：“家中怎可无酒，让我到后面去拿酒。”

寇仲陪他到后进去，顺便向他解释所发生的事。

跋锋寒和徐子陵各自静坐了好半晌，然后不约而同地移往桌子前对坐下来，前者冷然道：“若我没有猜错，下趟再遇上涓涓时，必是一场恶战。”

徐子陵点头同意，却皱起眉头。

因他们功力猛进，已成了阴癸派一个严重的威胁。

涓涓不立即动手，是希望让他们先和师妃暄一方拚个两败俱伤，而她则可坐收渔人之利。

跋锋寒见徐子陵一副若有所思的神态，讶道：“你可是想到甚么特别的事？”

徐子陵回过神来，思索道：“刚才祝玉妍该隐在后院某处，当时只要证实和氏璧真在我们身上，她会立即出手抢夺，幸好和氏璧真的不在我们处。”

跋锋寒深吸一口气道：“这才合理，只凭我们在作出突破前的身手，涓涓已没能力应付我们三人的联手。所以她必另是有所恃，才敢在这里等我们。”

徐子陵吸了一口凉气道：“只一个涓涓便可教我们头痛，若再加上个祝玉妍在一旁虎视眈眈，我们的日子岂非更难过。”

跋锋寒大笑道：“明天的太阳将是我们最渴望见到的东西，生命要这样才有趣味，只有在面对死亡时，才会感到生命的弥足珍贵。且武道之要，在于置于死地而后生，只有不害怕死亡，才能克服死亡，不被死亡征服。”

徐子陵欣然道：“好一番豪情壮语，要用酒来助兴才行。”

“砰！”

一掌拍在台上，叫道：“酒为何仍未来？”

寇仲捧着一壶酒奔出来道：“来了！来了！两位大爷请原谅则个。”

虚行之各人摆杯子，寇仲则负责斟酒。

“叮！”

四个杯子碰在一起，然后一口喝尽。

跋锋寒看着一滴不剩的杯底，赞道：“好酒！”

寇仲作出不胜酒力之状，伏倒桌上呻吟道：“涓涓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她可否仍算是人？有没有人的七情六欲？为何我总觉得她不似是有血有肉的呢？”

答他的竟是虚行之，道：“魔门的人都是从小便接受训练，绝少半途出家。所以每三年便有‘选种’之举，由长老级的高手四出强掳未懂人事的小孩作弟子传人。只是这残忍的行事已不知教多少父母心碎魂断。”

顿了顿续道：“所以阴癸派中都是天性泯灭的人，但求目的，不择手段。”

徐子陵瞧着跋锋寒缓缓把酒注进杯内，道：“天性该是不可能被磨灭的，只能是被替代和压抑。涓涓那对眼睛便不时透露出难以形容的复杂表情，不过手下确是绝不留情。”

跋锋寒放下酒杯，望向虚行之讶道：“虚先生刚才说的应是阴癸派惟恐人知的秘密，不知是如何得来的呢？”

虚行之瞧了仍伏在桌上的寇仲一眼，眼中射出伤感的神色，沉声道：“旧事不要提啦，总言之我和阴癸派有很深的仇恨，故曾千方百计查探有关他们的事。”

寇仲坐直身躯，正容道：“若是如此，我们和虚先生便是志同道合了。”

虚行之微笑道：“只凭寇爷肯向虚某人推心置腹，连和氏璧之事亦不作丝毫隐瞒，我虚行之岂能辜负寇爷的厚爱。”

接着露出慷慨激昂的神情，笑道：“我虚行之多年来遍游天下，却从未见过如三位般的英雄人物，纵是陪三位一起命送洛阳，亦觉无憾。”

跋锋寒举杯道：“虚先生不也是英雄了得吗？否则何来这般豪情，我们敬你一杯。”

再尽一杯后，虚行之的脸上升起两朵红云，眼睛却闪动着充满智慧的光芒，道：“今趟我们可说是陷于被动、捱打和劣无可劣的形势里。如若只呈勇力，最后只会落得力战而亡之局。三位大爷可有想过应付之法？”

寇仲皱眉道：“当然想过，可是除了应战或逃走两条路子外，我实想不到第三条，躲在这里终不算是办法。”

虚行之从容一笑道：“现时洛阳形势的复杂处，实是从未之有也。例如阴癸派肯袖手旁观，便正是这种形势使然。假若我们能好好利用，说不定可找出一条生路。”

寇仲大喜道：“计将安出？”

虚行之拈须微笑道：“让我先来分析形势，首要论及的当然是王世充、杨侗和李密这三角关系，他们虽似与和氏璧没有直接关系，但若知道师妃暄得到和氏璧之后，将会把它赠与李渊的次子李世民，那他们定情愿和氏璧落在别人手上，也不愿让李世民捡得便宜。”

跋锋寒思索道：“虚先生的话很有道理。现时这三方面的人最忌惮的就是声势日盛、稳居关中观虎斗的李渊，而李阀最杰出的就是李世民，在这样的情势下，若任由师妃暄取得和氏璧交予李世民，当是他们绝不容许发生的事。”

顿了顿续道：“但问题是三方面正在互相牵制，僵持不下的局面中，谁敢冒开罪慈航静斋之险，阻挠师妃暄取回和氏璧？别忘了师妃暄背后尚有宁道奇这无人敢惹的武学大宗师。”

虚行之胸有成竹的道：“他们或者不敢直接介入这纷争，但却会发动自己的手下和与他们有关系的派系帮会作间接的牵制，又或以虚张声势的手段来阻挠师妃暄的行动，在这情况下，我们便不须面对那么多不同的战线？”

寇仲点头道：“这在理论上确是可资利用之法，但最大的难题是我们既不肯承认和氏璧到了我们手上，却又要令别人相信师妃暄可从我们处追回这鬼东西，这两种情况不是互相矛盾吗？”

虚行之长长吁出一口气道：“三位爷们有否想过；上官龙是个大有利用价值的人物？”

三人此时对这留着五绺长须，颇有几分仙气、书卷味极重的智士已信心大增，闻言都露出倾听神情。

虚行之对他们的反应大感满意，油然道：“要解决寇爷刚才提出的困难乃毕手之劳。

只要我们分别发放出两条消息，便可收疑兵之效，教人真伪难辨。”

三人均是才智高绝之士，只因身在局中，不若虚行之的旁观者清，闻言已有点明白。

虚行之双目亮起，淡然自若道：“第一道消息，就是要使人相信你们之所以知道和氏璧藏在净念禅院中，是从上官龙身上迫出来的，如此便可把阴癸派直接卷入此是非圈内了！”

三人均不禁拍案叫绝。

要知昨夜他们公开在数百人眼前掳走上官龙，而事后立即摸到净念禅院盗宝，虽事实两件事本身全无关系，但外人却是无从知晓。

至于上官龙迅即被祝玉妍救走，就算有人知晓，但谁敢肯定他们不能在这段时间内已迫问出一些秘密来。

最妙是没有人知道他们不当场杀死上官龙，却要费功夫把他掳走，为的只是探听傅君瑜的行踪。

所以若能发出这么一段消息，保证能令任何一方都会疑神疑鬼，因为阴癸派一向都以故布疑阵，嫁祸陷害别人而臭名远播的。

上官龙若知道和氏璧所在，自然代表阴癸派也是有资格盗宝的人。魔教能人众多，要找个人扮徐子陵应是大有可能的事。所以放出这道消息后，定可触发所有人的联想力。那便可将集中在三人身上的注意力分化，变成三人和阴癸派都有嫌疑。跋锋寒赞叹道：“虚先生的智计，纵使诸葛亮复生，也不外如是。另一道消息不知是否为师妃暄已挑选了李世民为和氏璧的得主，好令所有落选者都对此生出不满的情绪呢？”

徐子陵皱眉道：“但这似乎有点太不择手段哩！”

虚行之好整以暇道：“徐爷既有此顾虑，我们可稍作调整，只须放出师妃暄已择定和氏璧的得主，却不指明是谁，便已足够。”

寇仲拍案道：“此招更妙，但怎样才能把这两种消息在子时前传得整个洛阳街知巷闻？”

虚行之正要答话。

“笃！笃！笃！”

似是木杖触地的声音。

第一下来自遥不可及的远处，第二下似乎在后院墙外的某处，到第三下时，清晰无误在正门外响起。

四人色变时，“砰”的一声，院门碎裂的声音直刺到四人耳内去。只是其声势，便足可夺人心魄。

难道是宁道奇大驾亲临？

第八章 披风杖法

“啪！”门闩折断。

四人身处厅堂那扇门无风自动地往外张开。

以寇仲、徐子陵和跋锋寒三人的身经百战，会尽天下好手，也不由心中惶然。

他们自问隔空运劲，虽有本事以“前冲”的劲道把门震开，但却绝不能像来人般以“吸啜”的劲力拉门和断闩。

只此一手，已知来人确达到宁道奇那种级数。

四道目光，毫无阻隔地透过敞开的门，投往变成一地碎屑的院门处。

红颜白发，入目的情景对比强烈，令他们生出一见难忘的印象。

玲珑娇美的独孤凤，正搀扶着一位白发斑斑，一对眼睛被眼皮半掩着，像是已经失明，脸上布满深深的皱纹，但却贵族派头十足的佝偻老妇人，步进院子里。

这老妇身穿黑袍，外被白绸罩衫，前额耸突，两颊深陷，而奇怪地肤色却在苍白中透出一种不属于她那年纪的粉红色。

这怕足有一百岁的老妇人身量极高，即使佝偻起来亦比娇俏的独孤凤高上半个头，如若腰背挺直的话，高度会与寇仲等相差无几。

眼帘内两颗眸珠像只朝地上看，但四人却感到她冷酷的目光正默默地审视着他们。

那种感觉教人心生寒意。

独孤凤那张生气勃勃的脸庞仍是那么迷人，却赌气似地撇着小嘴，一脸不屑的神气，首先傲然道：“以为这样就可以撒下人家吗？你们的道行差远了。”

寇仲低呼道：“是尤楚红！”

他已尽量压低声音，但并瞒不过这外表老态龙钟的婆婆，她两道眼神箭矢似的投到寇仲处，以尖细阴柔的声音喝骂道：“竟敢直呼老身之名，讨打！”

四人目光自然落到她右手一下一下撑在地面、浑体通莹、以碧玉制成、长约五尺、仿竹枝形状的拐杖去。

这一刻尤楚红已甩开独孤凤，跨入屋内，身法之快，可令任何年青力壮，身手敏捷的小子瞠乎其后。

“锵！锵！”

跋锋寒和寇仲一剑一刀，同时出鞘。

来人乃独孤阙宗师级的第一高手，若给她那根看来只可供赏玩的碧玉杖敲上一记，保证寇仲他们那里也不用去。

尤楚红佝偻的身体近乎奇迹的倏地挺直，满头浓密的白发无风拂扬，脸上每道皱纹都似会放射粉红的异芒，眼帘半盖下的眸珠射出箭状的锐芒，形态诡异至极点。

四人中，徐子陵坐的位置对着正门，低喝一声“避开”，双掌拍在桌沿处，人已迅速退开。

寇仲和跋锋寒亦左右弹开时，桌子旋转起来，像个大车轮般往尤楚红撞去。

最奇怪是桌面上的酒壶酒杯，全随桌子旋转，但杯内的酒没有半滴溅出，当然更不会翻侧倾跌。

尤楚红双目闪过讶异之色，幽灵般电速升起，当桌子来到脚下时，黑袍底探出右足，足尖迅疾无伦的点在桌面上。

四人这才见到她右足穿的是红色的绣花鞋，而左足的鞋子却是录色的。

“啪勒！”

木桌坚实的四条腿寸寸碎裂，桌面却安然无恙，降往地面，也是没有半滴酒从桌面上的杯子洒出，就像给人小心翼翼安放到地面似的。

这一手当然胜过徐子陵。

寇仲心知若给她抢得先手，必是乖乖不得了。长笑声中，井中月像电光迅闪般，随着标前的脚步，往身仍凌空尤楚红横扫过去。

强烈的劲气，立时活漫全厅。

虚行之虽勉强可算是个好手，但比之三人自是相差甚远。

当寇仲行动时，他感到在寇仲四周处生出一股爆炸性的气旋，割体生痛，骇然下知机往后退开。

尤楚红显是预估不到三人如此强横，但却夷然不惧，发出一阵夜泉般的难听笑声，在空中闪了一闪，不但避过了寇仲凌厉的一剑，还来到三人之间。

尖长的指甲令她乾枯的手宛若老鹰的爪子般往前一挥，登时爆起漫厅碧光莹莹的杖影，把三人笼罩其中。

无论速度劲度，均达至驾世骇俗的地步。

最厉害是每挥一杖都生出像利刃般的割体劲气，使人难以防堵。

一时“嗤嗤”之声，有如珠落玉盘，不绝于耳。

虚行之功力大逊，只是她碧玉杖带起的风声骤响，已令他耳鼓生痛，无奈下只得退至后门外。

跋锋寒凝立不动，冷喝道：“披风杖法，果然名不虚传。”

手中斩玄剑幻起一片剑网，守得密不透风。

以他一向的悍勇，又功力大进，亦只采守势，不敢冒然进击，可知尤楚红的威势。

寇仲却是杀得兴起，展开近身拚搏的招式，硬是撞入尤楚红的杖影里，一派以命博命的格局。

徐子陵一指点出，刺正尤楚红挥来的杖尖，只觉一股尖锐若利刃，又是沛然不可抗御的真气透指而入，触电似的硬被震退两步，心下骇然。

要知现在尤楚红同时应付他们三大高手，若单凭内劲，怎都胜不过三人加起来的力量。可是她却能以一套玄妙之极的步法，绝世的轻功，使她每一刻都能移往教人意想不到的位置，甚么奕剑术亦不能在她身上派上用场。

若非功力因强化了经脉而大有长进，只是这一杖便足可教他吐血受伤。

“叮叮叮”之声不绝如缕，更添此战风云险恶之势。

徐子陵再次冲前，加入战圈之内。

刀光剑影和徐子陵变化无边的拳脚招式从四方八面往尤楚红攻去，跋锋寒在守稳阵脚后，亦改守为攻。

这老婆子竟招招硬架，恃着强绝的内功外功，粉碎了三人一波接一波的凌厉攻势，还碧光打闪，以手上的绿玉杖把三人全卷于其内。

杖声倏止。

尤楚红连闪三下，脱出战圈，退到入门处，不住急剧喘气。

独孤凤则来到她身旁，探手为她搓揉背心，杏目圆瞪道：“都是你们不好，若累得姥姥病发，我就宰了你们。”

三人正在发呆，既是啼笑皆非，更是心中骇然。

这派头十足的老太婆的“披风杖法”已臻达出神入化、超凡入圣的阶段。

那枝碧玉杖到了她那对乾枯得像鹰爪的手上，已转化成无以名之的武器。不但可刚可柔，软硬兼备，还可发挥出鞭、剑、刀、棍、矛等各类兵器的特色，确是变化无方，层出不穷，教三人完全没法掌握。

如此厉害的招数，比之祝玉妍亦毫不逊色。

她的内功更是深不可测，以三人强化后的功力，也丝毫奈何她不得。

若非她“名闻天下”的哮喘病发作，他们三人多多少少也会受点伤。

但现下却是获益匪浅。

尤楚红如此对他们全力施为，等若助他们完成了由和氏璧开始的整个经脉强化的过程。

在生死相搏的极端情况下，他们唯一能做的事就是竭尽所能，把力量发挥至极限，使全身经脉进一步贯连透通，达致完满的阶段。

三人同感震撼之下，却不知尤楚红心中的震撼比他们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原来她的披风杖法不惧群战，敌手愈多，愈能发挥借力击敌的妙用。加上她玄奥的步法，即使面对一个以上的敌手，但也像单打独斗般，不会有难以兼顾的问题。

所以表面看以三人联手之力，都只能与她平分秋色，若她面对的只是其中一人，对方必败无疑的推论，绝不适用于这情况下。

换句话说，以尤楚红的目中无人，亦没有办法在哮喘病发前，收拾他们任何一人。

不过话又说回来，要同时应付三人，功力上的消耗自是倍增，哮喘发作的时间更随之加速，所以只对付一人时，仍是以她的赢面大得多。

尤楚红忽然深吸一口气，老脸红晕一现即逝，然后停止喘气。

寇仲向尤楚红行了个晚辈之礼，微笑道：“不如坐下先喝口热茶，有事慢慢商议，若小子们有甚么做得不对的，随便教训好了。”

虚行之等自是心知肚明，寇仲是想借她们之口，把刚拟好的消息传递出去。

独孤凤不悦道：“少说废话，就看在你们尚有点道行份上，饶你四人一命，交出和氏璧便可以走！”

四人中，只有虚行之大惑不解，不明白为何在尤楚红无功而退后，独孤凤仍大言不惭的以如此口气说出这番话来。

但寇仲等人自不会当她在乱吹大气。

跋锋寒曾被她折断佩刀，更深悉她的厉害。

寇仲和徐子陵则是从尤楚红的高明推测出独孤凤的本领非同小可。

当日侯希白曾推崇独孤凤为独孤阙尤楚红以外最厉害的人，只要她的成就接近尤楚红，又没患哮喘病，就不是可说笑的事。

寇仲故作惊讶的道：“假若我们真有和氏璧，保证立即奉上，好免去成为众矢之的那种苦不堪言的处境。真不明白两位为何要沾手这不祥之物？”

虚行之踏前数步，来到徐子陵处，正容道：“我敢代表他们以项上人头立下毒誓，和氏璧的而且确不在他们身上，所以根本无从交出。”

尤楚红和独孤凤交换了个眼色，均感愕然。

尤楚红冷哼道：“你是谁？那轮得到你代他们说话。”

虚行之捻须微笑道：“晚辈虚行之，曾在竟陵方泽滔手下办事。”

独孤凤目光转到跋锋寒脸上，出奇的客气地道：“跋兄敢否亲口立誓？”

跋锋寒皱眉道：“跋某人生平从不立誓，皆因觉得这种行事无聊兼可笑，不过和氏璧确不在我们手上，你们若不信就算。”

寇仲等心中叫妙，他以自己的独特方法说出这种话来，比甚么誓言更有说服力。

尤楚红冷笑道：“那为何了空秃驴却认定是你们偷的？”

寇仲苦笑道：“因为我们走正大霉运，先一步摸到禅院盗宝，连和氏璧的影子都摸不着，便给人迫走了，后脚才离开，就有人成功盗宝。我们只好哑子吃黄连，代人背了这黑锅。哼！兵来将挡，我们才不怕呢。”

尤楚红的眸珠在只剩下一隙的眼帘后射出骇人的精芒，紧盯着寇仲，声音俱厉地道：“是否王世充指使你们到那里去的？”

寇仲等有点明白过来。

两人来此的目的，志不在和氏璧，而是针对王世充的一个行动。

假设她们能取回和氏璧，便可公开把宝物交还净念禅院，如此独孤阙必可声威大振，又可争取师妃暄方面的好感和支持。

但更重要是她们深悉寇仲和王世充的关系，希望凭此一事实指证王世

充乃幕后主使者。

此实各大势力斗争中，最能起关键作用的环节。

寇仲抓头道：“这事与尚书大人有何关系呢？”

尤楚红踏前一步，凌厉的杀气立时紧罩四人，厉叱道：“还要装蒜，若非王世充，你们这几个初来甫到的人，怎猜到和氏璧藏在了空那里？”

虚行之首先受不住她庞大的气势，连退两步，徐子陵忙移到他身前，为他挡着。

一时杀气漫厅。

寇仲装模作样地叹一口气道：“误会！告诉我们和氏璧所在的人，是阴癸派的上官龙而非王世充，当时还以为他为保命才以此作交换，岂知竟是这坏家伙布下害我们的陷阱。这趟真是阴沟里翻船，栽了他娘的一个筋斗。”

尤楚红呆了一呆，杀气立减。

此时一阵长笑在院墙外远方瓦顶响起，道：“既是如此，为何要躲起来不敢见我王薄呢？”

听得王薄之名，包括尤楚红在内，各人无不动容。

第九章 久别重逢

在众人期待下，一人现身窗外，含笑瞧往厅子内来。

这人年在五十许间，身材修长，腰板笔直，唇上蓄着一把刷子似的短髭，清俊的脸上有种曾经历过长期艰苦岁月磨练出来的风霜感觉，这或者是由于他下眼睑出现一条条忧郁的皱纹致加强了感染力。双目则精光烁烁，深邃严肃得令人害怕，与他挂着的笑意显得格格不入，形成极其怪异的特别风格。

以擅于作曲而名闻全国，被誉为辽东第一高手的王薄，竟大驾亲临。

寇仲等心中叫苦，不但感到他完全不相信他们的话，更是个绝不易被欺骗的人。

他的眼神就像能看破任何谎言。

尤楚红冷哼道：“你滚来洛阳干吗？”

王薄微一颌首道：“王薄先向红姊请安。少弟这次到洛阳来，至少有一半原因是为了红姊。”

众人才知两人不但是素识，还关系不浅。

寇仲笑嘻嘻道：“趁两位前辈叙旧谈心，能否容我等晚辈到外面兜个转处理些儿私人事务，迟些再回来讨教？”

王薄讶然瞧往寇仲道：“你该是寇仲吧！别人不是说你既精明又狡猾吗？为何竟连大难临头仍不自知？”

跋锋寒哈哈笑道：“少说废话，要动手便动手好了。和氏璧确是我们偷的，你要代了空出头，便来拿吧！”

配合着刚才的否认，又同是从跋锋寒的口中说出来，这番“直言”反变成似是意气之语，比任何“辩白”更有效。

独孤凤似是对跋锋寒有点微妙的好感，娇叱道：“若真非你所为，就不

要乱说话。”

王薄冷静地揪着跋锋寒，好半晌才道：“我不理你是否盗宝的人，只冲着你刚才的一番话，王某人便要出手教训你。”

尤楚红冷笑连声道：“那老婆子便要看你这几年长进了多少，不要令我失望才好。”

王薄愕然道：“你和他动过手吗？”

尤楚红碧玉杖在地上顿了一下，发出沉郁若闷雷似的声音，震荡力传到所有人的脚板处。

寇仲三人都暗中咋舌，更高兴刚才自己能力拚她而毫无失误。

这老太婆目光扫过众人后，点头道：“我相信和氏璧确不在你们身上，首先是只凭你们三人之力，根本没有盗宝能耐，更没理由只让一个人去下手。其次你们看来都不像那么愚蠢的人，如此抢得和氏璧肯定是得物无所用，对你们更是有害无利。”

接着双目一瞪，眼帘上扬，露出精芒大盛的眸珠，环视全场枭笑道：“你们最好离开洛阳，否则下次碰上，我再不会像今趟般因和氏璧而留有余地，明白吗？我们走！”

四人那想得到她如此“明白事理”，又提得起放得下，目送独抓凤搀扶着她消失在破碎的大院门外。

四人的目光再移到王薄处。

窗外虚虚荡荡的，那还有王薄的踪影。

来无踪、去无迹，确不愧名传天下的高手。

太阳移往西山之上，斜照洛阳。

徐子陵和跋锋寒昂然在行人逐渐稀疏的街上并肩漫步。

后者哑然失笑道：“以王薄的自负，为何未动手就溜之夭夭？照道理他该不会是怯战吧。”

徐子陵道：“当然不会。此人在武林中的威望，一向在李密和杜伏威之上，虽然胜不过我们三人联手，但肯定有保命逃生的资格。照我猜想，他是因听到阴癸派可能牵涉其中，故赶回去作布置。”

跋锋寒低语道：“阴癸派这黑锅是肯定了！妙的是想找个阴癸派的人来对质也办不到。且最精采是阴癸派比任何一方都更有理由去破坏师妃暄的好事。这虚行之确是个人才，只一句话，顿然扭转乾坤。”

徐子陵苦笑道：“睁大眼睛说谎的感觉真令人难受！这种事一次便足够，我不屑再有下一次。”

跋锋寒淡然自若道：“两军相对，若无诤敌之计，怎能取胜。尽避我们现在直认盗宝那又如何？你非是第一趟说谎吧。”

徐子陵沉吟道：“当然不是第一次，但以前说谎的对象都是认定的恶人坏蛋。今次要骗的却是代表正义的两股方外高人，所以心里不太舒服。”

跋锋寒冷哼道：“规则是人定的，故此为何不可由我们来决定？任人牵着鼻子走，岂是能造时势的好汉子。”

徐子陵耸肩道：“事已至此，我们唯一能做的便是勿要弄出人命，否则会结下解不开的深仇。”

跋锋寒微微一笑，领头横过长街，道：“所以这诤敌之策，是善意而非恶意的，目的是减低发生火拼的可能性。”

徐子陵叹道：“也只有这么想好了。”

跋锋寒指着前面一间挂书“河洛酒铺”的馆子道：“就是这间！”

推门而入。

铺子此时尚未开始晚市，两名伙计在抹拭铺内的十七、八张桌子。

“啪！”

跋锋寒把一锭金子掷在桌上，大喝道：“这间铺子我包了！”

尚书府。

密室内。

王世充拍案叫绝道：“亏你想得到，刚才我还苦无良方，因为这确是一个欲盖弥彰的破绽。”

寇仲心中暗骂他自私兼欠义气，脸上却堆起笑容，打着哈哈道：“我当然首先要为王公着想，现在推到上官龙身上就最理想不过，黑锅改放到比我们更老资格的阴癸派的魔背上，正好减轻我们这三个清白无辜者的痛苦。”

在三人之中，寇仲是不怕说谎，跋锋寒是不屑说谎，而徐子陵则不爱说谎，只从这方面，便看出性格的分异。

王世充瞟他两眼，点头道：“我和希夷兄筹思过，大家都同意若是你们偷的，便有很多不合情理的地方。例如你们给人发现迫退后，怎会忽然又掉头回去要强抢，且何来信心只让一个人去冒险；更不运功改变身型，以致给人认了出来等诸如此类。”

寇仲叹道：“都是王公明白事理。这块鬼玉我们拿去有啥用，送给我也要拒收。何况还要以小命去博。唉！不知王公有没有关于了空或师妃暄的消息可以告诉我？”

王世充摇头道：“没有任何消息。但王薄却来找过我说话，表面虽是客客气气的央我劝你们把和氏璧交出来，其实却是间接向我发出警告。哼！我王世充何等样人，岂是这么容易被吓倒的。”

寇仲心中好笑，道：“王公现在不暇分身，还是置身事外的好。我有一事相托，就是请王公保护我的一个朋友。”

王世充点头道：“你指的是否那随你来的虚行之，这个没有问题，若连这等小事都辨不到，我王世充那还用出去见人。”

寇仲喜道：“那我就放心了！”

接着压低声音道：“王公可否给他一官半职，此人实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论智计更胜于我。他成了你的下属后，别人来要人时，你便有大条道理不把他交出来。”

王世充半信半疑道：“我会和他谈谈的，若真是人才，自会按才录用。”

寇仲微笑道：“他是个可以信托的人。且若有他对付李密，保证王公今仗必胜无疑。”

好了！我要走哩，如若命未该绝，明天再来拜谒王公吧！”

“叮！”

碰杯后两人将酒饮乾。

徐子陵叹道：“这样下去，我们可能变成酷爱杯中物的酒徒。”

跋锋寒挨在椅背处，目光扫视空无一人的铺子和关上的大门，道：“我们今晚不宜饮醉，横竖闲着，不如让我们来猜一猜谁会是下一个推门进来的人。”

徐子陵皱眉道：“实在太多可能性，你可以猜到吗？”

跋锋寒微笑道：“最大的可能当然是仲少，他该安置好虚行之这着重要的棋子！”

话犹未已，大门给人推得敞了开来。

寇仲甫离皇城，转入大街，一直在后面跟踪他的两个人急步赶上。

他正奇怪为何对方会如此不怕暴露形迹时，其中一人喝道：“死寇仲，还不停下来！”

寇仲一震转身，失声道：“小姐！”

来的赫然是翟让之女翟娇和当年护送她逃离荥阳的屠叔方两人。

翟娇扮成男人，确是“惟肖惟妙”，令人难辨雄雌，屠叔方则依然故我，只是脸上多添几分风霜的感觉。

翟娇毫不客气的一把抓着他臂膀，拉得他踉跄转入横街，骂道：“你两个小子出名哩！不用再听我的吩咐了。”

不知是否因素素的关系，寇仲心中涌起劫后重逢和一股难以形容的亲切感觉，苦笑道：“奴才怎敢！小姐你这几年必是日夕练功，抓得我的臂骨都差点折断。”

又觑空向另一边的屠叔方打个招呼。

翟娇冷哼道：“这个还用你来教我吗？没有真功夫，如何可手刃李密那叛主的奸贼。

这边来！”

放开他，窜进左旁的横巷去。

此时天色逐渐昏沉，家家户户亮起灯火，巷子冷清清的，杳无人烟。

寇仲和屠叔方展开步法，紧蹊在她身后。

翟娇确没有吹牛皮，身手明显比以前高明，腰身虽粗壮如故，但却扎实灵巧，纵跃自如。

忽地翻过高墙，然后穿房越舍，窜高伏低，奔了约一盏热茶的时间后，终抵达城东北漕渠旁景行坊内的一座民房。

三人入厅坐定，一名俏婢来奉上空茗。

寇仲定睛一看，大喜道：“你不是楚楚吗？”

美婢眼圈一红，垂下螭首幽幽道：“难得寇公子仍记得人家！”

寇仲想起当年在大龙头府与她掷雪球为乐的情景，当然更难忘记她晚上到宿处来找自己亲热一番的甜美回忆，不由勾起某种似是遥不可及和被遗忘了的情怀，正要说话，却给翟娇粗暴地打断道：“我最怕看人哭，楚楚给我滚进去，不准再踏进厅来。”

楚楚吓了一跳，送予寇仲一个无比幽怨的眼神，才匆匆避往内厅去。

屠叔方正用神打量寇仲，此时叹道：“想不认老都不行，小仲你现在精神内敛，实而不华，难怪能名震八方，纵横不败。”

寇仲想谦虚两句时，翟娇一掌拍在桌上，发出“砰”的一声。

两人齐齐吃惊，朝她瞧去。

翟娇圆睁的巨目射出深刻的仇恨，咬牙切齿道：“我要杀李密为爹报仇，寇仲你一定要帮我！”

寇仲很想告诉她自己连是否过得今晚都是未知之数，但给她铜铃般的眼睛一扫，心中软化，拍胸道：“这个当然，我们岂是没有义气的人。”

说罢也觉好笑。

翟让当年恩将仇报，不讲义气。现在他寇仲反要在义气的大旗下为他报仇。

风声微响。

寇仲吃了一惊时，一名年约二十七、八的壮汉穿窗而来，立在翟娇前施礼道：“报告小姐，已撤下跟踪的人。”

翟娇喷出一声闷哼，摆足架子，才道：“这个就是寇仲！”

那人微笑道：“见过寇公子，本人宣永，乃翟爷的不记名弟子。”

寇仲留神打量，见此人长得威武轩昂，背挂一枝形状古怪的兵器，一派在千军万马中取敌酋首级若探囊取物的猛将格局，心中欢喜，连忙客气回礼。

宣永见他留心自己背上兵器，取下来递给他道：“这是我从叉竿得到灵感改制而成的兵器，叉竿本是用来作守城之用，长度可达五丈过外，专对付利用云梯爬城的做人。

这安装在竿头的钢制横刃，既可抵着敌人的兵器，又可发挥啄、刺的功能，所以我名之为‘鸟啄击’。”

屠叔方长身而起，来到两人身旁道：“宣永不但得翟爷亲传，还自创三十六招鸟啄击法，当年若非是他，那能击退李密派来的追兵。”

寇仲正要说话，翟娇叱道：“现在事态紧迫，你们还有谈天的闲情了，”三人只好围桌坐下。

翟娇探手指着寇仲的耳尖道：“你出名狡猾，快说有甚么办法可杀李密？”

屠叔方和宣永都听得眉头大皱，只是不敢作声。

寇仲啼笑皆非，表面当然要扮作严肃，道：“首先我要了解小姐那边的情况。”

翟娇不耐顿地道：“有甚么好说的，那时爹把我送到东平郡投靠泰叔。李密派人来攻了几次城，都给宣永击退；到最近李老贼大胜宇文文化及，宣永反说是刺杀老贼的机会来了。于是挑选了一批好手，到洛阳碰机会，说不定老贼会为和氏璧偷偷潜来，那我必教他没命离开。”

寇仲立时对宣永刮目相看，问道：“宣兄为何知道今次李密是惨胜犹败呢？”

宣永虽不算长得好看，但轮廓却端正讨好，更予人坚毅不拔的印象。

他这时用神瞧着寇仲，眸光灵活，浓黑的眉毛微往上扬，衬起他稍长的鼻子和略高的颧骨，阔嘴巴的两角露出从容的笑意，在在都使人感到他有大将之风。他有条不紊地道：“李密这奸贼总不能把所有与翟爷有关系的人扫出瓦岗军外，所以我对他的事，一直了如指掌。”

寇仲一拍桌面，大笑道：“李密今趟死定哩！”

三人听得愕然以对，完全不明白寇仲凭什么说出这句话来。

第十章 众强环伺

刘黑闼大步走进铺内，笔直来到面门而坐于最后一桌的两人跟前，毫不客气的拉椅坐下，只向跋锋寒微一颌首，算是打个招呼，然后双目变得鹰隼般锐利凌厉，一瞬不瞬的盯着徐子陵道：“是否你们干的？”

徐子陵感到完全没有办法向他撒谎，微笑道：“砸碎哩！”

刘黑闼的脸色先沉下来，然后出乎两人意料之外般由嘴角逸出一丝笑意，像阳光破开乌云普照大地，最后变成灿烂的笑容，竖起拇指赞赏地大笑道：“有种！我刘黑闼服了！”

“砰！”

刘黑闼喝道：“兄弟还不给我斟酒送行。”

徐子陵尚未动作，跋锋寒提起酒壶，为他斟满一杯，欣然道：“刘黑闼果是好汉子，我跋锋寒敬你一杯。”

三人豪情盖天的碰杯对饮，气氛热烈。

徐子陵放下空杯，讶道：“刘大哥要到那里去？”

刘黑闼轻松地挨坐椅背，举袖拭去嘴角的酒渍，低声道：“我有军命在身，和氏璧之事既了，须立即赶回寿乐，向夏王报告形势，假若你们想离开洛阳，我会安排一切。”

跋锋寒道：“子陵只向刘兄说实话，对外则是坚持不认的，还望刘兄包涵一二。而现在仍未到我们离开洛阳的时刻，过了今晚才会想这问题。”

识英雄重英雄，心高气傲的跋锋寒表现得对刘黑闼特别客气。

刘黑闼表示了解，伸手阻止徐子陵替他斟酒，好一会后从怀内掏出一只造型古雅的玉佩，递给徐子陵道：“我一直想在再见面时把此玉送给令姊，便当是我欠她的贺礼吧！”

徐子陵心中一阵刺痛，默然接过。

刘黑闼长笑而起，转身去了。

寇仲来到酒铺门前，与刘黑闼撞个正着。

寇仲大喜把他扯到路旁，低声道：“正想找你。”

刘黑闼打量寇仲，奇道：“为何在眼前风云险恶的形势下，你仍能满脸春风，一派洋洋自得的样子？”

寇仲抓头道：“天掉下来当被子盖，船到桥头自然直。忧心又有他娘的鸟用。嘿！”

你想不想让李密吃场大败仗？”

刘黑闼动容道：“当然想得命。我们给他截断了南下之路，只要能令他吃亏，甚么都在所不惜。”

寇仲环顾左右，待两个过路人走远，才凑到他耳旁道：“只要你们能虚张声势，扮成似要南下与王世充联手的样子，迫得李密出兵偃师，李密肯定要完蛋。”

刘黑闼既清楚形势，更是精通兵法，一点便明，先连声叫绝，旋又皱眉道：“问题在于王世充，最怕他把握不住这千载难逢的机会，误了大事。”

寇仲拍胸保证道：“刘大哥请放心，这个可包在我的身上。”

刘黑闼点头道：“此事对我们绝对有利无害，但你却要小心点，李密智计过人，一个不好，说不定你反会落入他的陷阱去。”

寇仲胸有成竹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李密总不会一世人都那么走运吧！”

刘黑闼欲言又止，最后大力拍拍寇仲肩头，洒然去了。

寇仲正要进酒铺与两人会合，给人在后面叫唤他的名字。

他认得是宋玉致的声音，转过身来，宋玉致仍在十多丈外，当然是怕他溜走，故聚音成线，送进他耳内去。

她出奇地并没有像往常般劲装疾服，穿的是南方贵家妇女轻便的罗衣绸裤，头发在脑后束成一个矮髻，以一把像梳子般的发簪固定，打扮淡雅，高贵迷人。

他忽然发觉以前从未有一刻像现在般留神她的神采和装扮。

她那种阳刚中隐透妩媚的风姿，使她拥有出众而与别不同的艳丽，事实上比之李秀宁亦毫不逊色。

但为何夜深难寐时，自己总是想起李秀宁而非是宋玉致？

一时间寇仲糊涂起来。

香风扑鼻下，宋玉致来到他身前，美眸射出无比复杂的神色，微带嗔怒道：“寇仲你真糊涂，竟闯下如此弥天大祸。”

寇仲见街上行人无不朝他们望来，牵着她的衣袖走进附近一道横巷去，笑道：“原来三小姐是这么关心我！”

宋玉致叹了一口气，轻轻甩开他的手，美目深注的道：“关心你的不是我，而是二哥。”

寇仲笑嘻嘻道：“既是如此，理该是宋二公子来找我才对，为何却要劳动宋三小姐的大驾？”

宋玉致没好气地横他一眼，低声道：“你们不知事情闹得有多大，鲁叔怕二哥卷入你们这漩涡而祸及宋家，所以严令禁止他与你们见面。家规森严，二哥只好返回南方，临行前嘱我来通知你们一声。”

寇仲面对玉人，听着她似有情若无情的话儿，嗅吸着她发颈间透出沁人心脾的幽香，柔声道：“玉致放心！我自有手段去应付眼前的凶险，能成大业者，总不会事事都风平浪静的。”

宋玉致露出矛盾的神色，迎速瞥了他一眼，垂下螭首道：“我也不知该赞赏你还是狠狠痛骂你一顿，虽然没有人说出口来，但心底里都在佩服你们竟能办到这几属不可能的事。不过这亦是最不智的行为，你们是否打算怎么样都不把宝璧交出来呢？”

寇仲微笑道：“玉致怎能肯定和氏璧必是在我们手上？”

宋玉致抬头狠狠盯着他道：“寇仲、徐子陵，再加上个跋锋寒，有甚么事是你们不敢做的。不过你们今趟的敌手太强了！即管鲁叔对你们很有好感，仍不敢插手其中。还有两件事要提醒你们。”

寇仲喜道：“玉致心中其实是喜欢我的，对吗？”

宋玉致黛眉轻蹙，不悦道：“人家是在说正经事，关乎你们的生死，不要总岔到些无聊事上好吗。”

寇仲举手作投降状，道：“玉致教训得好，在下正洗耳恭听。”

宋玉致白了他一眼，玉掌按在他胸膛处，双目忽地射出锐利的神色，淡然道：“只要我掌心使劲，保证你寇仲小命不保，你害怕吗？”

寇仲若无其事道：“死便死吧！有甚么好害怕的。”

宋玉致讶然道：“你是否认为我不会杀你呢？我们宋家一向和李密关系密切，说不定真会杀你。”

寇仲低头细看她按在他胸口要穴的玉掌，玉指修长青葱，心中涌起难

言和像溶化了的感觉，柔声道：“因为除了娘和素姐外，你便是我寇仲绝对信任的女子，这句话够了吧！”

宋玉致眼神变化，旋又叹了一口气，贴近少许，按在他胸口的手掌变成支持她斜倾娇躯的凭藉，凑到他耳旁道：“曲傲已和突厥来的高手结盟，誓要把你们三人置于死地，只不知他们会在子时前还是子时后下手而已。”

寇仲瞧着她从衣领内透出苍白修长的玉颈，差点要狠狠咬上一口，但因怕触犯她，只好强忍着不敢妄动，沉声道：“你是否指拓跋玉师兄妹？”

宋玉致道：“除他们外尚有刚抵洛阳的‘龙卷风’突利和大批随行高手，他们虽以跋锋寒为首要目标，但对你们都没有甚么好感。唉！你们凭甚么去应付呢？实力太悬殊了。”

寇仲搜索枯肠，才记起跋锋寒曾提过此人，乃突厥王族内出类拔萃的高手，又曾助李阔攻打开中，与李世民关系良好。

冷哼一声道：“他才不会单为跋锋寒千山万水到洛阳来，照我看他是想在中原搅风搅雨才对。”

宋玉致道：“不管是甚么都好，最怕他是要借你们来建立威势。现在突厥势大，谁都不愿树立这种强敌。勿要以为王世充肯会保护你，他本身亦是突厥来的胡人，这样说你明白了吗？”

寇仲心中一寒，说不出话来。

宋玉致柔声道：“另一个要防的人是伏骞，此人智勇双全，有不可一世的气概，今次到中原来绝不会是为做好事，他和王薄必系密切，说不定会因而出手对付你们。”

寇仲这才记起昨晚决斗的事，奇道：“听你的语气，好像昨晚伏小子和曲傲老头并没有动过手的样子，这是甚么一回事？”

宋玉致道：“你昨晚大显威风时，伏骞早来了，待你们走后，便主动把战期更改，定在明晚再在曼清院与曲傲一决雌雄。唉！此人只是几句话，便在中原建立了身份地位，先声夺人，手段非凡。”

寇仲苦笑道：“我的头现在开始痛了！玉致可否赠我一吻，以鼓励士气。”

宋玉致骇然移开，俏脸飞红，大嗔道：“你休要痴心妄想，我是看在二哥份上，才来提醒你这恬不知耻的家伙。”

寇仲嘻嘻一笑道：“甚么也好，三小姐对我恩重如山，我保证娶你为妻后会哄得你终日开开心心的。”

宋玉致花容转冷，淡淡道：“你今晚留得性命再说！唉！我真弄不清楚你是聪明人抑或是大蠢材，一下子开罪了这么多强横的敌人。罢了！玉致言尽于此，你好自为之吧！”

寇仲目送她远去后，一个筋斗翻上瓦面，朝酒铺的天井掠去。

他再不想被人截住了。

跋锋寒独踞一桌，闭目静坐不动。

徐子陵则在另一角，把几张椅子排成一张临时的床，仰躺熟睡，呼吸深长匀称。

今晚恶战难免，两人都努力用功，以保持最佳的状态。

大门张开少许，一道人影闪进来，迅如鬼魅的来到跋锋寒桌前。

跋锋寒睁目一看，讶道：“淳于薇你一个人来干吗？”

娇俏野泼的淳于薇目光掠过在一旁睡觉的徐子陵，皱眉道：“寇仲呢？”

跋锋寒啼笑皆非的道：“你好像不知我们是大仇家似的。”

淳于薇又起小蛮腰，露出一个迷人的甜美笑容，道：“你是英雄好汉嘛！难道会见我落单便乘机下手？何况我根本不怕你。噢！竟然有酒喝，给我来一杯。”

一屁股坐在他对面的椅子，还随手抓起酒杯，递到跋锋寒前，示意他作斟酒的服务。

跋锋寒拿她没法，为她倒满一杯。

淳于薇左顾右盼，漫不经心的道：“你的情敌来啦。”

跋锋寒冷静如巨，沉声道：“突利终于来了！”

淳于薇目光回到他有若古井不波的俊伟容颜处，天真地问道：“你在突厥时不是总爱在额头扎上红巾吗？为何会改变这习惯，我欢喜你扎红巾的样子，非常迷人。”

跋锋寒放下酒壶，哑然失笑道：“你在突厥时几曾见过我呢？怎知我是甚么样子，迷人又或骇人。”

淳于薇没有回答，迳自把酒杯送到唇边，轻啣一口，盯着徐子陵道：“他是否在诈睡？还是在偷听我们的密语？”

跋锋寒对这位小妹妹大感头痛，索性不答。

淳于薇见他没有反应，把目光移回他脸上去，讶道：“你是否忽然哑了？”

跋锋寒耸肩苦笑。

淳于薇放下酒杯，倾前煞有介事般道：“你的旧情人也随突利南来，传闻她恨你入骨，要亲眼看着突利斩下你的首级。”

跋锋寒眼中抹过一丝淡淡的伤感神色，叹了一口气，却没有说话。

淳于薇气道：“你再不说话，我就要执行师命，和你动手！”

跋锋寒双目精芒一闪，冷然道：“你最好待会才来找寇仲。”

淳于薇忽又甜甜一笑道：“我一个人怎打得过你，只是吓唬你罢了！人家赔罪好嘛！”

嘻！寇仲平时有没有在你面前提起我？”

跋锋寒没好气道：“寇仲从不和我谈女人的。”

淳于薇露出失望神色，站了起来，狠狠道：“你代我告诉寇仲那没心肝的家伙，教他远远离开你，否则莫怪我反脸无情。”

猛跺小足，一阵风般走了。

跋锋寒一掌推去，敞开的门关起来。

就在此时，他听到寇仲说话的声音。

第十一章 公子多情

寇仲踏足酒铺后院房舍的瓦面，正要跳下天井，从后门进入酒铺，一个人背对着他从天井升起，刚好拦着他的去路。

只看此人的背影，至少有七、八成像杜伏威，又高又瘦，只欠了顶高冠，但却作道士打扮，背挂一把式样高古的檀木剑。

他腾升上来的姿势更是怪异无伦，手脚没有丝毫屈曲作势发力，而是像僵尸般直挺挺的“浮”上来。

寇仲心中大叫邪门，连忙止步，低喝道：“宁道奇？”

那道人仰首望往刚升离东山的明月，淡淡道：“宁道兄久已不问世事，你们尚未有那个资格。”

寇仲放下提起了的心，但仍丝毫不敢大意，只听此人能和宁道奇称兄道弟的口气，便知他是和宁道奇同辈份的武林前辈。

寇仲从容笑道：“道长如何称呼？法驾光临，有何指教？”

那道人柔声道：“贫道避尘，今趟来是想为我们道门尽点心力。只要你肯把取去的东西交出，贫道会为你化解与慈航静斋和净念禅院的仇怨，保证他们绝不再予追究。”

寇仲抓头道：“若我真有盗宝，不如由我亲手送回去，何用道长你大费唇舌？”

避尘道长哈哈笑道：“因为我知你根本不肯交回宝物，所以才要来管这件事。”

寇仲晒道：“道长既自称避尘，为何忽然又有闲心来管尘世的事？”

避尘被他冷嘲热讽，却丝毫不以为忤，轻叹道：“问得好，贫道今次动了尘心，皆因不忍看着千古以来唯一能勘破《长生诀》的两朵奇花，就这么因人世的权位斗争而毁于一夕之间。”

寇仲肃然起敬道：“原来道长有此心胸，请恕我寇仲年少无知，但如若我坚持不交出宝物，道长会否亲手来毁了我呢？”

避尘莞尔道：“你的脑筋转得很快。不如这样吧！我背着你挡你十刀，若你不能迫得我落往天井，你便乖乖的把和氏璧交出来，让贫道为你物归原主，把事情圆满解决。”

寇仲苦笑道：“请恕我不能答应。并非因欠此把握，而是即使道长胜了，我也拿不出和氏璧来，此事绝无虚言，不知道长肯否相信。”

避尘讶然转身，与寇仲正面对峙。

避尘道长面相高古清奇，拥有一个超乎常人的高额，只看其肤色的晶莹苍白，便知他的先天气功已达化境。

他那对眼睛似若能永远保持神秘莫测的冷静，有种超越了血肉形相的奇异感觉。

寇仲在打量他时，他亦用神地审视寇仲，脸上露出难以掩饰的震撼神色。

不知如何，寇仲心中涌起对方可亲可近的感觉，更深信对方是抱着善意来介入这纷争的。

避尘仰望屋顶上的星空，摇头长叹道：“寇仲你可知道自己已臻练虚合道的道家至境，欠的只是火候吧了！”

寇仲不解道：“甚么叫练虚合道？”

避尘再平视寇仲，神情肃穆，一字一字的缓缓道：“我道门修练，共分四个阶段，就是练精化气，练气化神，练神还虚，练虚合道。其中过程怎都说不清楚，如人饮水，冷暖自知。要知人的潜力无论如何庞大，总有尽头极限。所以前两个阶段，指的都是肉身的修练。唯有后两个阶段，练的却是如

何与充盈于宇宙之间的道相结合；故能超脱肉身，达至入圣合道的化境。”

寇仲喜道：“我们练《长生诀》时，似乎从一开始就是道长说的后两个阶段的境界。”

避尘苦笑摇头道：“这是贫道没法明白的事。现在该怎样解决这事呢？因眼前形势，一不小心，就会引起佛道邪三家之争。”

寇仲微笑道：“坦白说，就算我真有和氏璧在手，也绝不会交出来。像和氏璧这等宝物，唯有德者居之，谁有本事，便该属谁，若要拿宝，就凭真本领来索取吧！”

避尘哈哈笑道：“你很像贫道年青时的性子，好吧！我再不管此事了！你们好自为之。”

接着长笑而去，转瞬不见。

寇仲跃落天井，跋锋寒启门恭候。

他步入铺内，第一眼便瞥见徐子陵像尊卧佛般睡在一角，摇头失笑道：“这小子真是乐天派，惹得我也记起自己多晚没睡！”

跋锋寒搭着他肩头，神色凝重地道：“坐下再说。”

坐好后，寇仲环目四顾，奇道：“伙计们那里去了。”

跋锋寒应道：“一锭重一两的黄金可令人愿意做很多事。”

寇仲这才注意到跋锋寒的脸色，奇道：“你的神情为何如此沉重，是听到刚才那避尘的话吗？一看便知那是有德行的道门前辈哩！”

跋锋寒冷笑道：“今趟你偏偏看走了眼，此人叫‘妖道’辟尘，而非避尘，三十年前曾横行北方，无恶不作，是魔门数一数二的高手，声望仅次于‘阴后’祝玉妍，幸好和氏璧真的不在你手上，否则刚才你定给他探出虚实。”

寇仲倒抽一口凉气，又大奇道：“你怎能如此清楚他的来历，我却从没有听过他的名字。”

跋锋寒露出一丝苦涩的笑意，道：“关于魔门的事，你说是谁告诉我的呢？辟尘虽与祝玉妍同是魔门，但各属不同的流派，平时勾心斗角，但对着外人时却颇为团结。”

寇仲呆了半晌，皱眉道：“这妖道真厉害，连半分邪气都没透出来。”

跋锋寒道：“若非我知道魔门有这么一号人物，也会像你般给他骗倒。只从这点，便可知此人修养道行之高，已达登峰造极的境界。”

寇仲沉吟道：“他是否真能背着来挡我十刀呢？”

跋锋寒摇头道：“这是绝无可能的，连宁道奇都不行。他只是想诈出和氏璧是否在你手上，现在反被你错有错着的骗了。最后一番话表面好听，骨子里却是推波助澜，希望我们和了空一方先拚个两败俱伤，卑鄙之极。”

寇仲苦笑道：“还有甚么像他这类的高手，不若你一并说出来给我听，让我心中有个准备。”

跋锋寒赔以苦笑道：“不要自己吓自己好吗？至少在子时前，他也不会再来烦我们，那时有命再说吧！”

寇仲叹道：“我倒有个消息提供，传闻曲傲和突厥的‘龙卷风’突利准备联手来对付我们，又是一场不易对付的硬仗。我们是否须改变做英雄好汉的计划，转而研究如何落荒逃命呢？”

跋锋寒哑然失笑道：“你认为在现今的情势下，我们仍可搭船坐车地轻易离城吗？你留心听一下，外面静如鬼域，行人们都到那里去了？”

寇仲奇道：“难道有人把街道封锁？”

跋锋寒油然道：“虽不中亦不远矣。”

瞧了徐子陵一眼后，微笑道：“我们是否该向子陵学习，好好睡上一觉？”

寇仲道：“这提议最合朕意，唉！有人骑马来了！是否过早一点呢？”

跋锋寒道：“子时前来的是朋友，子时后则是敌人，你看我猜得是否准确。”

寇仲长身而起，朝与徐子陵隔了约三丈的另一角走去，边伸懒腰道：“干扰我睡眠的则朋友也变敌人，有甚么事由你出头应付好了。”

跋锋寒瞧着寇仲搬台移桌，苦笑道：“你真够朋友。”

蹄声渐近，轰传长街。

寇仲躺在两张合起来的方桌上时，蹄声止于门外。

一把年青男子的悦耳声音在外边响起道：“你们三个给我滚出来！”他说话的内容虽毫不客气，声调却是温雅动听，斯文淡定，跟语意毫不相配。

跋锋寒双目闪过森寒的杀机，冷冷道：“来者何人！我跋锋寒今夜不杀无名之辈。”

那人默然半晌，才柔声答道：“跋兄请恕在下一时冲动之下口出粗言。如若跋兄肯化干戈为玉帛，交出和氏宝璧，让在下归还妃暄小姐，在下愿为刚才惹怒跋兄的话敬酒道歉。”

声音从紧闭的门缝传入，扬而不亢，字字清楚，只是这份功力，便教人不敢小觑。

徐子陵和寇仲均匀的吐纳呼吸此起彼落，造成奇异的节奏，隐隐中似透出某种难言的道理。

跋锋寒皱眉道：“我最讨厌说话兜兜转转的人，阁下究竟是何方神圣，竟要代师妃暄出头？”

那人发出一阵长笑声，道：“听跋兄的语气，交回和氏璧的事是没有得商量哩！那只好动手见个真章。”

跋锋寒搜索枯肠，仍想不到街上是那个年青高手，索性不答他，闭目冥坐。

“砰！”

铺门四分五裂，化成漫天木碎，洒满铺内。

以跋锋寒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镇定功夫，亦为之动容。

要知这两扇门只是虚掩，毫不受力，而对方竟能一拳隔空同时把两扇门板震碎，其功力已到了惊世骇俗的境地。

一位说不尽风流倜傥、文质彬彬，宛如玉树临风的年青英俊男子出现破开的入门处，手持画上美女的摺扇，正轻柔地摇晃着，一派悠然自得之状，那像来寻晦气的恶客。

跋锋寒一对虎目爆起电芒，盯着来人恍然道：“原来是‘多情公子’侯希白，难怪如此落力护花，失敬失敬。”

他以一种极端冷淡漠然的语调说出这番话来，充满冷嘲热讽的意味。

侯希白俊脸露出一个无奈的表情，叹气道：“实不相瞒，在下一向对三位心仪向往，极不愿在这样的情况下碰头。咦！寇兄和徐兄不是受了伤吧？还是在睡觉呢？”

跋锋寒淡淡道：“侯兄不用理会他们，大家初次相识，不若先喝两杯，然后动手，如何？”

侯希白定神打量跋锋寒，好一会才道：“这叫名副其实的先礼后兵，让在下先敬跋兄一杯。”

大步走过来，在跋锋寒对面坐下。

跋锋寒凝坐不动，一瞬不瞬地瞧着侯希白把摺扇收入袖内，又伸手为他和自己斟酒。

侯希白丝毫不因对方锐利得似能洞穿肺腑的目光而有半分不安，动作潇洒好看，不愧是能令天下美女倾心的风流人物。

侯希白双手轻捧酒杯，致礼道：“闻名不如见面，跋兄没有令在下失望。”

跋锋寒毫无回敬的意思，淡淡道：“侯兄的摺扇以精钢为骨，不知扇面却是用甚么材料造成？”

侯希白微笑道：“这个问题我还是首次碰到，跋兄的眼力真厉害。敝扇乃采天蛛吐的丝织成，坚韧无比，不畏刀剑。”

跋锋寒哈哈一笑道：“好兵器，只不知上面是否绘有师妃暄的画像呢？”

侯希白低头凝望杯中的美酒，苦笑道：“此扇独欠妃暄小姐，跋兄可猜到原因吗？”

跋锋寒从容一笑道：“这个该不难猜，一是她气质独特，侯兄感到难以把握；又或侯兄用情太深，反患得患失，无从着墨。”

侯希白赧然道：“跋兄提的这两个原因都有点道理。在我来说，却是不知该以她那个神态入画，才能表现她至美之态，故一直犹豫，未敢动笔。”

跋锋寒动容道：“这番话比甚么赞美更能令人动心，不如侯兄一口气在扇面上画出十多个师妃暄来，每个代表她一种姿态神韵，不就可把难题破解？”

侯希白叹道：“那恐怕要画无穷尽的那么多个才成，如此对她可太不敬了。”

跋锋寒愕然半晌，才举起酒杯，道：“说得精彩，跋某人敬侯兄一杯。”

碰杯后两人均一口饮尽，半滴不剩。

放下酒杯后，侯希白的目光变得像剑刃般锐利，直望跋锋寒，声音转冷道：“此事能否和平解决？”

跋锋寒断然摇头道：“侯兄少说废话。”

侯希白不解道：“跋兄一向不过问家国之事，为何独要卷入眼下这无谓的争端中，得到宝璧于跋兄有何用处？”

跋锋寒不耐烦地道：“侯兄不是要动手吗？跋某正想见识一下侯兄震惊天下的扇艺，这叫相请不如偶遇，侯兄请！”

两人双目同时精光大作，毫不相让的互相凝视。

一股浓烈的杀气，从侯希白身上直迫跋锋寒而去。

他身上的文士服无风自拂，猎猎作响，倍添声势。

跋锋寒却是静如渊海，又像矗立的崇山峻岭般，任由海浪狂风摇撼冲击，亦难以动摇其分毫。

桌面的酒壶杯子都颤震起来，情景诡异至极点。

两人再对望半晌，均知难在气势上压倒对方，最后唯只动手一途，以寻出对方的弱点破绽。

“飏！”扇子来到侯希白手上张开，面向跋锋寒的一面画了八个美女，各

有不同神态，极尽女性妍美之姿。

跋锋寒一呆道：“扇角那个不是沈落雁吗？我从未见过她这种神情，也从未想过她可如此引人的。”

侯希白的气势有增无减，脸上却露出温柔神色，轻轻道：“落雁是个很寂寞的女孩子，那一天当我采来一朵白菊花，为她插在头上时，她便露出这既惊喜但又落漠的伸色。

当时她定是想起别人。我不但没有嫉忌，还把她那一刻的神情画下来。只有这神情才最能代表她。”

“锵！”跋锋寒拔剑出鞘，横斩桌子另一边的侯希白。

“什”！扇子合起，潇洒自如地架着跋锋寒这凌厉无匹的一剑。

两人同时摇晃一下。

双方无不凛然。

跋锋寒这看似简单的一剑，事实上极难挡格，在闪电般的速度中，连续变化三次，估量侯希白如何高明，亦要狼狈避退，那知竟难逃被他挡个正着的命运。

侯希白心中亦泛起难以相信的感受。

自出道以来，无论碰上如何威名赫赫，横行霸道的对手，也找不到能挡他十扇之辈。

但他应付跋锋寒这幻变无方的一剑，却要施尽浑身解数。

他表面虽似是轻松自如，内里却是费尽九牛二虎之力。

他天生便是潇洒不群的人，表现于武技也是这样子，就算被人杀死，临死前仍会潇潇洒洒的，不会像一般人的狼狈。

两位如若彗星崛起于武林的年青高手，终于正面交锋。

剑扇凝止桌面上的空间。

侯希白连续挡了跋锋寒从剑上传来一波比一波强劲的五道真气，动容道：“跋兄比我想像中要厉害多了。”

跋锋寒亦是心中暗惊，想不到侯希白高明至此，若非经和氏璧昨晚改造经脉，这刻毫无花假的内劲火拼，自己说不定要吃上暗亏。

淡然一笑道：“彼此！彼此！”

斩玄剑一收一吐，离开了侯希白的“美人扇”，一口气隔桌刺出五剑。

侯希白的美人扇或开或阁，总能妙至毫巅的挡着跋锋寒水银泻地式的狂攻猛击。

最妙是寇仲和徐子陵仍是熟睡如死，似是丝毫不知两人间正以生死相拚搏。

一声“呵欠”。

寇仲从“桌床”上坐起来，拭目奇道：“侯希白你这是何苦来由，和氏璧根本不在我们手上，就算在我们手上，我们也可以撇开他娘的江湖规矩，先联手把你宰了。”

“锵！”

斩玄剑回鞘。

第十二章 自天而降

“什”！

“多情公子”侯希白的美人扇以一个赏心悦目的姿态在跋锋寒前方画了个半圆，才阁起来斜拢胸前。

紧盯跋锋寒道：“此事可真？”

跋锋寒冷冷道：“和氏璧确不在我们处。”

侯希白皱眉道：“为何你早先不告诉我？”

跋锋寒苦无其事答道：“你有问过我吗？”

两人再对望了一会，忽地齐声大笑。

寇仲正要睡回去时，侯希白高举美人扇，把扇张开，以只画上涓涓一人的那面遥向寇仲，道：“请问寇兄，这美人究竟是谁？”

寇仲斜着睡眼兜过来一看，动容道：“确是维肖维妙，传神生动，就像在扇面上活过来般。”

跋锋寒侧头去看，由衷赞道：“侯兄最令人赞赏处就是掌握到她那种难以形容诡秘迷茫的特质，若你的功夫像你那枝画笔，恐怕所有人都要甘拜下风。”

寇仲仍呆瞪着扇上的涓涓，大奇道：“你这水墨的涓妖女只有黑白二色，为何我却有色彩丰富的感觉，真是古怪。”

侯希白一震阁起美人扇，愕然道：“涓妖女？”

寇仲躺回桌上，呻吟地道：“那就是你的梦中情人师妃暄的头号劲敌涓妖女。阴癸派继祝玉妍后最出类拔萃的魔门高手。幸好她不喜采补之道，否则必把你这多情种子采得一滴汁都不剩下来。”

侯希白脸上现出悠然神往的表情，摇头赞叹道：“原来是她，难怪能有如此独一无二的气质，娇躯还像会喷发香气似的。”

又讶道：“寇仲兄似乎对我想不客气哩！”

寇仲叹道：“因为我妒忌了！”

跋锋寒和侯希白听得脸脸相觑，不明所以。

寇仲梦呓般闭目道：“师妃暄肯做你的红颜知己，却指使人来迫害我，两种对待有天壤云泥之别，我怎能不妒忌。”

侯希白哑然失笑道：“既是一场误会，我便陪你们在这里等到子时。横竖我已三个多月没有见过她的仙颜。”

跋锋寒摇头道：“事情绝非如此简单，侯兄最好不要牵涉在内，否则以后你也不会有好日子过。”

寇仲亦道：“你凭我们一句话就这么信任我们吗？”

侯希白晒道：“有甚么规矩说过不可凭一句话去相信人。不要以为容易骗我，而是我从跋兄的剑性看出他是个敢作敢为，绝不介意别人怎样看他的人，这类人做过的事必不怕承认，寇仲你明白吗？”

跋锋寒讶道：“侯兄只是这项本领，便可列入奇兵绝艺榜上。”

侯希白见寇仲像睡了过去般，目光移回跋锋寒处，微笑道：“跋兄心中最美的女子是谁呢？”

又为跋锋寒斟酒。

跋锋寒不悦道：“侯兄是否没有听到我的说话，摆出一副要坐到子时的模样。”

侯希白哈哈笑道：“跋兄的好意在下心领了。不过我这人行事一向意之所之，任性而为，从来不计较后果。除非跋兄下逐客令，否则我很想趁趁这场热闹。横竖现在洛阳没有一个地方比这里更有趣。”

跋锋寒冷冷瞧着他斟酒纤长白皙如女子的手，沉声道：“我们三人同心，本是全无破绽，但若多了侯兄这未知的变数，将会扰乱我们的阵脚。这一杯就当作送行的酒好了。”

侯希白举杯道：“跋兄这朋友我交定了，乾杯！”

两人大笑举杯，一饮而尽。

侯希白长身而起，深深瞧了从没有动静，像一尊大理石雕卧像般的徐子陵一眼，才洒然去了。

寇仲坐起身来，道：“给这小子吵得睡意全消，真想揍他一顿来出气。”

跋锋寒瞧着寇仲在自己旁边坐下，含笑道：“这确是个令人倾心的超卓人物，手底更是硬得教人吃惊，但为何你却像不太喜欢他呢？”

寇仲沉吟道：“我也不明白。不过他的画功无可否认是妙绝当世。嘿！我根本没资格说这句话，除非我曾遍览天下古今名家的杰作。不过总觉得很难有人画得比他更传神。

哈！这小子如果去画‘枕边画’，必可引死全天下的所有色鬼。”

跋锋寒苦笑道：“你最好不要在他脸前说这些话，否则他不和你拚命才怪。”

寇仲忽地正容道：“跋兄心目中最美的女人是谁？若是浣妖女就最好不要说出来。”

跋锋寒听他模仿侯希白的口气，想要笑时，倏又神情一黯，摇了摇头，目光投往变成了一个空门洞的店门，喟然道：“或者是石青璇吧！只听箫音和她甜美的声线，便可想见其人。但相见争如不见，没见过而只凭想像出来的才会是最好的。”

寇仲凑过头来，仔细审视他的神情，见他直勾勾地透过门洞看往杳无人迹的大街，压低声音道：“你口上说的虽是石青璇，但神情却像在想别个女人。只恨我欠了侯希白的画笔，否则就把你这罕有的神态画下来，像那趟沈落雁一边让侯希白在秀发上插花，心中却想起小陵那样。”

“寇仲闭上你的狗嘴！”

徐子陵愤怒的声音传过来。

寇仲和跋锋寒立时抛开一切，开怀狂笑，连泪水都呛了几滴出来。

寇仲从椅子弹起来，三步并作两步的走到徐子陵“床头”那端的位置，单膝跪下道：“陵少息怒，我还以为你像平时般睡得像头死猪，那知竟给你听到，罪过罪过！”

徐子陵猛地睁开一对虎目，透射出连见惯见熟他的寇仲也大吃一惊的慑人异芒，沉声道：“何方高人，为何有大开的中门而不入，却要在屋顶上盘桓呢？”

跋锋寒和寇仲齐齐吓了一跳。

即使他们刚才心神分散，但来人可瞒过他们的耳目来到头顶，只此本事，便知来人非同小可。

屋顶一阵震耳长笑。

“轰”！

瓦顶破碎。

随着尘屑木碎瓦片，一个雄伟的影子自天而降，来到铺子中心一张桌子之上。

寇仲拔出井中月，怒喝一声，全力出手，毫不容情。

尚有一个时辰就是子时了。

第一章 死中求活

那人身穿夜行劲装，脸上戴着一个五彩缤纷，却是狰狞可怖的木制面具，披散了头发，面具边沿处可见浓密的虬髯，状极骇人。

虽看不到他的庐山真貌，但紧身衣下显示出来的体型已有慑人之姿。

其高度不但可与寇仲等三人相比，且非常壮硕，这可从他的虎背熊腰、宽阔的肩膀、粗壮的脖颈以及一双特大的手掌看得出来。

他的身体每一个部份分开来看都予人粗犷的感觉，可是揉合起来整体而观，却是健美匀称，有着灵巧矫逸、健美无瑕的完美姿态。

手上的兵器是一条浑体乌黑，油亮闪光、长达丈二、粗如儿臂的木棍，也不知是取什么木材制成。

此时他双足才踏上桌面，寇仲的井中月已化作一道精芒，疾斩他下盘。

劲气漫厅。

跋锋寒双目掠过惊异神色，但仍凝坐不动，冷眼旁观。

徐子陵却闭上眼睛，似懒得理会的不予理睬。

“锵”的一声，来犯者长棍下挑，正中寇仲的刀锋处，准确迅疾得令人难以相信。

他以乌木棍扫挡寇仲的井中月，寇仲丝毫不会奇怪，因为他既有胆孤身破瓦而下，自该有此本领，那乌木棍必然也是不怕锋刃的奇门兵器。

但对方能尽破他井中月的所有变化后着，有如命中咽喉要害般只点正在节骨眼处，便无法不使他大吃一惊，锐气立挫。

罕有匹俦的惊人气劲，像山洪暴发般从棍端传入刀锋内，把寇仲强猛的螺旋劲气冲得七零八落，差点连井中月都给地挑得甩手脱飞。

寇仲那想得到来人强横至此，幸好他的经脉得到昨晚使他脱胎换骨的改造，故真气容量激增，补充迅快。

旧方刚消，新力又至。

急提一口真气，登时把对方入侵手内的气劲化去，“唰唰唰”一连三刀，暴风雨般往来人攻去。

那人也是奇怪，一声不吭的连挡他两刀，接着一个翻腾，越过寇仲头顶，乌木棍化作一柱黑芒，朝安坐铺子尽端桌后的跋锋寒激射过去。

跋锋寒凝然不动，有若坭塑石雕，直到乌木棍离他脸门只余五尺距离时，左手按上桌沿，右手则闪电掣出斩玄剑，“噗”的一声疾劈乌木棍头。

桌子夷然不动，连桌面上的杯壶也没有翻侧，但刚才侯希白坐过的椅子却四足折断，颓破倒地。

劲流横逸。

跋锋寒上身后晃，脸上抹过一片红云。

那人借力升起，往后翻身，手中长棍在电光火石的刹那中再连挡寇仲两刀，先挑后扫，都以令人难以相信的准绳，点中刀尖，教寇仲生出有力难施的无奈感觉。此人武功之高，差可与馆娃相比拟。

那根估量重达百斤以上的乌木棍，在他一双手上如拈稻草般舞动得轻巧自如，只此便可知他膂力强绝。

此时他足尖点地，乌木棍化作漫天黑影，把追击而至的寇仲笼罩其中，两道人影倏进忽退、刀棍交击之声不绝于耳。

他们均是以快打快，兵器撞击的声音密集得像雨点打在瓦片上，清脆动听。

“锵”！

跋锋寒剑回鞘内，冷喝道：“来人可是吐谷浑伏允之子伏骞？”

那人发出一阵震耳长笑，再挡寇仲一刀，借势升起，“嗖”的一声从瓦顶的破洞冲了出去。

接声音传回来道：“领教了！”

到最后那了字时，人已在百丈开外，速度迅若流星。

“锵”！

寇仲亦回刀鞘内，骇然瞧往跋锋寒。

跋锋寒深吸一口气道：“想不到他如此厉害，就算我们三人联手，恐亦留不住他。”

寇仲情绪平复过来，抬头仰望破洞外的夜空，皱眉道：“这虬髯小子是什么意思？是想显示实力，还是要害酒铺的老板赚少一点？”

徐子陵的声音传来道：“他不是伏骞，而是影子刺客杨虚彦，只是改用木棍，希望我们猜不中是他吧了！”

跋锋寒和寇仲两人愕然互望，反心中释然。

杨虚彦最擅长愿迹藏踪之术，能避过他们耳目来至近处毫不足奇。

寇仲移到一旁，挨墙坐地，瞧着那一片混乱，木屑满地的劫后情景，骂道：“定是李小子派他来杀我的。”

跋锋寒吁出一口气道：“他的武功比我猜想中更高明，最厉害是他那飘忽无定，似前实后的身法，教人难以把握。”

又瞧往徐子陵道：“子陵怎会猜得他是杨虚彦？”

徐子陵坐了起来，与寇仲脸对着脸，中间隔了一地破碎和东歪西倒的桌椅，微笑道：“他虽以种种方法隐瞒身份，既改变身法步法，又舍弃以剑芒惑敌的绝技而改用不会反光的乌木棍，但变不了的是他森冷酷烈的真气，所以他甫出手我便知他是杨虚彦。”

寇仲恍然道：“难怪他不去惹你，正是怕给你认出来。”

旋又皱眉道：“但他这样来大闹一场，究竟于他有什么好处？若他以为如此这般便可嫁祸别人，那只是个笑话。”

徐子陵瞪着寇仲好一会后，缓缓道：“他此来是为了要杀你。”

寇仲愕然道：“杀我？”

跋锋寒亦不解道：“若他要杀仲少，该用回他擅长的兵器才对。”

徐子陵仰首望向屋顶的破洞，长长舒出一口气，淡然自若地道：“因为他怕李世民晓得他违令卷入今晚和氏璧的争端中，所以才如此藏头露尾。当他发觉无法以乌木棍干掉仲少时。便顺手攻锋寒兄一招，好感人耳目。”

三人沉默下来，没有半点动静。

时间逐分过去，离子时只剩下不到半个时辰。

好一会后，挨墙席地而坐的寇仲把井中月连鞘解下，平放在伸直的大腿上，摇头道：“我差点想破脑袋，也找不到杨虚彦既要违背李世民命令，又要如此急不及待杀我的原因。”

跋锋寒沉声道：“但你却不得不同意子陵的猜测，因为他与你交手时杀意甚浓，但攻向我那一棍则纯是试探，有杀势而无杀意。”

寇仲晃晃大头，似要把所有令他心烦的事驱出脑海之外，道：“管他娘的是为了什么，下次给我再遇上，就把他的卵蛋割下来送酒好了，哈！”

跋锋寒微笑道：“今晚我们若能不死，绝对是个毕生难忘的经验，尤其一夜间我们成了天下各方霸主和黑白两道的众矢之的，恐怕在历史上也是从未之有的盛事。”

徐子陵油然道：“此间事了后，锋寒兄有何打算？”

跋锋寒沉吟半晌，淡然笑道：“我将会和两位分道扬镳，重返塞外的草原大漠，进行武道上另一阶段的修行。当我把这些日子来的得益完全消化后，会回突厥向毕玄挑战，胜败生死在所不计。”

徐子陵瞧了寇仲一眼，再望向他衷心地道：“我真羡慕你。”

跋锋寒仰天发出一串震耳长笑，道：“我生性孤独，从来没有朋友，只有你两位是例外。”

两人心中一阵感动。

要跋锋寒说出这番话来，是多么的难得。

寇仲皱眉道：“你要走我们自然尊重你的意向。但你不再管瑜姨的事了吗？”跋锋寒长身而起，从容道：“这当然包括在未了之事内。仲少放心吧！跋某人岂是半途而废的人？”

寇仲弹起身来，右手轻握连鞘的井中月，欣然道：“坐得气闷哩！到街上走走应是好主意。”

跋锋寒傲然道：“在激战之前，不如我们先立下誓约，今晚一就是三人同时战死，一则是携手安然离开，再没有第三个可能性。”

寇仲豪气干云的大笑道：“那就让我们以酒立誓，痛饮他娘的三杯，然后出去杀个痛快。”

徐子陵好整以暇的盯着寇仲，冷冷道：“仲少似乎自己把自己弄胡涂了，今晚我们绝不可杀人，若与慈航静斋结下解不开的深仇，对你梦想的大业并无好处。”寇仲愕然道：“两军对决时，若我们处处留手，岂非等同绑着手脚来捱打？”

徐子陵微笑道：“这正是我刚才睡觉的原因。”

说着站起来移到跋锋寒所坐的那张桌子旁边，拿起三个酒杯，摆成一个“品”字。

寇仲早走了过来，抓头道：“这是什么？”

徐子陵那还不知寇仲在采激将之法，迫他多动脑筋，瞧往跋锋寒道：“锋寒兄以为如何？”

跋锋寒凝注那三只杯子，双目闪动慑人的精光，沉声道：“从理论来说，天地间最完美的就是圆形，无始无终，来而复往，但却利守不利攻，皆因没有特别锋锐之处。”

顿了顿续道：“三角形却是攻守俱利，皆因每一边都是锋棱尖角，但又隐含圆形的特性。子陵是否悟出什么阵法来呢？”

徐子陵道：“正是如此。今晚我们三人若各自为战，必死无疑，只有靠出人意料之外的战略，才能使我们有一线生机。”

接着指向三只杯子道：“我们就是这些杯子，由于我们多番出生入死，在配合上比之操演阵法多年的人亦不会逊色，且不拘成法，能随机应变，变化无边。如今唯一要谈的，就是心法的问题。”

跋锋寒皱眉道：“什么心法？”

寇仲叹道：“我明白了！小陵指的是真气互补那方面，就像昨晚我们练功时，老跋你成了我们两人间的天津桥，把被洛水分隔开南北两边的洛阳城连接起来，变成一座没有人可攻陷的坚城。”

跋锋寒一震道：“我明白了！”

寇仲提起酒壶，把酒斟进杯子里，道：“今趟洛阳天街之战，将是我们一生中最大的考验。若能不死，立即可晋身武林顶尖高手之列，想想都觉兴奋。”

徐子陵首先取酒，举杯道：“但待会我们却绝不可兴奋，饮杯吧！”

二人举杯互祝，一饮而尽。

然后摔杯地下，只发出一下清响。

对视而笑。

子时终于来临。

在跨越门槛，穿门下阶前，寇仲凑近徐子陵，低声道：“谢谢！”

徐子陵讶道：“为何忽然谢我？”

前面的跋锋寒到了门外石阶尽头处，停下来笑道：“仲少罕有这么有礼的哩！”

寇仲叹了一口气，跨步出门，来到跋锋寒旁，顾左右而言他的道：“洛阳店铺的门槛要比别处高，不知是否怕大雨时洛水泛滥，会淹没街道？”

跋锋寒给他引开注意力，沉吟道：“那若我是李密，必会趁雨季结束之前引兵攻打洛阳，可收奇效。”

徐子陵此时到了跋锋寒另一边，展望长街。

这条洛阳最繁荣的通衢大道静如鬼域，不见半个行人，所有店铺楼房均门窗紧闭，只余门檐下的风灯斜照长街。

洛水在左方千步许外流过，浩然壮观，具天汉津梁气象的天津桥雄跨其上，接通这条宽达百步，长逾八里，两旁树木罗列的洛阳第一大街。

寇仲哈哈大笑道：“若锋寒兄肯助我打天下，我何愁大业不成？”

跋锋寒双目掠过慑人的精芒，目光从石阶移往街心特别以白石板铺成，再以榴、榆与旁道分隔的御道，微笑道：“说到底我毕竟非是中原人，故志不在此，何况凭仲少你的聪明才智，本身便绰有裕余，何需区区一个跋锋寒。”

寇仲正游目四视，搜索敌人的影踪，从容道：“我只是有感而发。不过老跋你虽算外人，但对我国的情况和文化却似乎比我两个更为认识清楚，此事确奇怪之极。”

跋锋寒双目神色转柔，暗蕴凄伤之色，叹了一口气，却没有答他。领头步下石阶，横过行人道和车马道，朝御道走去。

徐子陵和寇仲随在他身后，寇仲满怀感触地道：“昔日杨广在时，若有

人敢施施然在御道漫行，必被治以欺君的杀头大罪。这御道代表了皇帝和万民的隔离。不能亲躬民间疾苦的人，怎能做得好皇帝？”

徐子陵没有作声，只盯着跋锋寒雄伟的背影。

踏进御道，跋锋寒转左朝天津桥缓步而走。

寇仲伸个懒腰向徐子陵道：“刚才我谢你，皆因若非陵少你这些日子来戮力相助，我寇仲该早玩完了。而更令我感激的是你若非为了我，绝不会到今天仍去干这种事。”

徐子陵嘴角飘出一丝笑意，淡然道：“人世便像一幅拦江的大网，游过的鱼儿没有一条能溜得过去。我既答应你去发掘‘杨公宝库’，便知会有这种种情况出现和必须全力应付。”

顿了顿又叹道：“但我却从没想过会惹来像师妃暄、宁道奇这类可怕的敌人，现在还有什么好说呢？”

前面的跋锋寒似对他们间的话听而不闻，径自负手朝天津桥走去。

寇仲哑然失笑道：“你该早猜到有这种种后果的。偏仍是那么积极助我，除了是对我尽兄弟之义外，是否还有别的因由？”

徐子陵盯着跋锋寒那似若永不会被击倒的雄伟背影，默然举步，好一会才道：“在所有原因之中，其中一个或者是要为素姐出一口气，要李靖那无情无义的混蛋不能有好日子过。”

寇仲愕然瞧他两眼，一时说不出话来。他从未想过徐子陵会因这理由去争夺和氏璧。

跋锋寒倏然止步，双目神光电射，望往天津桥上。

一个修长优美，作文士打扮的人，正负手立在桥顶，凭栏俯眺在桥下来了又去的洛水。

一叶轻舟，刚好驶过。

第二章 河畔洛神

徐子陵虎躯一震，低叫道：“秦川？”

事实上不用他说出对方的名字，寇仲和跋锋寒也知道前面那人正是化名秦川的师妃暄芳驾亲临。

在踏出酒铺破门时，三人均想过首先会遇上的是谁。

最大的可能性当然是净念禅院的了空大师偕同四大护法金刚与一众大小和尚空庙而来寻晦气。

其次则是拔鞭相助老朋友的王薄。

再其次便是与慈航静斋有交情的门派，又或刚抵中原的虬髯客伏魔王子。

但却从没想过首先遇上的会是继宁道奇后，最被推崇的绝代高手师妃暄。

她是如此年轻。

迎着洛水送来的夜风，一袭淡青长衫随风拂扬，说不尽的闲适飘逸，俯眺清流，从容自若。背上挂着造型典雅的古剑，平添了她三分英凛之气，

亦似在提醒别人她具有天下无双的剑术。

从三人的角度瞧上天津拱桥中心点的最高处，半阙明月刚好嵌在她脸庞所向的夜空中，把她沐浴在温柔的月色里。份外强调了她有若钟天地灵气而生，如川岳般起伏分明的秀丽轮廓。

以三人的见惯美人尤物，亦不由狂涌起惊艳的感觉。

但她的“艳”却与娟娟绝不相同，是一种“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那么自然的、无与伦比的真淳朴素的天生丽质。

就像长居洛水中的美丽女神，忽然兴到现身水畔。

纵使在这繁华都会的核心处，她的“降临”却把一切转化作空山灵雨的胜境，如真似幻，动人至极点。

她虽现身凡间，却似绝不该置身于这配不起她身份的尘俗之地。

她的美眸清丽如太阳在朝霞里升起，又能永远保持某种神秘不可测的平静。

三人至此方体会到侯希白对她的赞语绝无夸张。

师妃暄这种异乎寻常，令人呼吸屏止的美丽，确非尘世间的凡笔所能捕捉和掌握的。

三人呆瞪着她，不但斗志全消，一时间连话都说不出来。

就在他们心弦震动的当儿，明丽得如荷花在清水中傲然挺立的美女，以她不含一丝杂质的甜美声线柔声道：“妃暄实在不愿于这种情况下和三位相见。”

整个天地都似因她出现而被层层浓郁芳香的仙气氤氲包围，教人无法走出，更不愿离开。

在平静和冷然的外表底下，她的眼神却透露出仿若在暗处鲜花般盛放的感情，在倾诉出对生命的热恋和某种超乎世俗的追求。

比对起神态奇异诡艳、邪柔腻美，仿似隐身在轻云后若隐若现的明月般的娟娟，她就像破开空谷幽林洒射大地的一抹阳光，灿烂轻盈，以寇仲的玩世不恭，徐子陵的淡泊自甘，跋锋寒的冷酷无情，霎时都被她旷绝当世的仙姿美态所震慑，差点忘了来者不善，善者不来。

天街静如鬼域，只有河水打上桥脚岸堤的声音，沙沙响起。

在月儿斜照下，四座矗立两边桥头布成方阵的高楼，在街上水面投下雄伟的影子，更添那无以名之的慑人气氛。

跋锋寒首先“清醒”过来，深吸一口气道：“师小姐仙驾亲临，为的自是和氏璧的事，请问准备如何处理？”

师妃暄并没有向他们瞧来，丹红的唇角飘出一丝淡淡的笑意，檀口微启轻轻的道：“妃暄离斋之后，从未与人动手，但今晚却可能为了三个原因，不得不破此戒，你们想听吗？”

寇仲哈哈一笑道：“能令师小姐你破戒出手，实是我三人无比的荣幸，不过小弟不才，想破脑袋亦只想到和氏璧一个那么多的出手理由，请问其它两个原因又是什么呢？”

师妃暄语音转寒，冷然道：“其中一个原因，是你三位已惹起妃暄警惕之心。”

即管以三人的聪明才智，亦听得不明所以，满脑茫然。

自师妃暄出现后，徐子陵便保持缄默，没有说半句话。

跋锋寒皱眉道：“师小姐可否说得更清楚些？”

师妃暄没施半点脂粉，但光艳得像从朝霞中上升的太阳般的玉容掠过，一个无奈的笑容，轻叹道：“妃暄岂是喜操干戈的人，只因一统的契机已现，万民苦难将过，故才诚惶诚恐，不敢粗心大意，怕有负师门之托。”

寇仲心中一寒，却故作讶然的试探道：“这又与小姐应否对付我们有何关系？”

师妃暄轻扭长秀优美的脖子，首次别过俏脸朝三人瞧来，美眸异采涟涟，扣人心弦。

接着更转过娇躯，面向他们。

三人得窥全豹，就若给她把石子投进心湖，惹起无数波动的涟漪。

在修长和自然弯曲的眉毛下，明亮深邃的眼睛更是顾盼生妍，配合嵌在玉颊的两个似长盈笑意的酒窝，肩如刀削，蛮腰一捻，纤秾合度，教人无法不神为之夺。她的肤色在月照之下，晶莹似玉，显得她更是体态轻盈，姿容美绝，出尘脱俗。

此时她那对令三人神魂颠倒的秀眸射出锐利得似能洞穿别人肺腑的采芒，在他们脸上来回扫视几遍后，目光最后定在寇仲处，以平静的语调淡淡道：“寇兄若肯立即把和氏璧交出来，又或从此退出江湖，我们间一切瓜葛便可一笔勾销，此后各不相干。”

寇仲想不到她忽然变得如此直截了当，且是毫不客气。愕然道：“我是否听错哩？小姐不是说若我肯退出江湖，便连和氏璧都不用交出来吧？”

师妃暄不理睬他，目光转往跋锋寒脸上，幽幽一叹道：“中原还不够乱吗？跋兄为何不回到域外去？”

跋锋寒双目射出凌厉的电芒，与她毫不相让的对视，眼睛不眨半下，沉声道：“小姐此言差矣，跋某人要到那里去，从来不会让别人左右的。”

师妃暄嘴角逸出一丝苦涩的笑意，语音转柔道：“这正是你们惹起妃暄警惕之心的因由；三位都是胆大包天，谁都不肯轻易卖账的人。从你们踏足洛阳的一刻，立把整个东都的平衡势力打破，只此一点，已教人不敢对你们轻忽视之。”

接着目光投到默立一旁的徐子陵处，淡然道：“请问徐兄为何要去盗取和氏璧？”

三人都暗叫厉害。

自她现身桥上，所有主动全掌握在她手里。而他们只能处在见招拆招的下风处。她的说话更深合剑道之旨，有若天马行空，教人难以捉摸，防不胜防。

徐子陵默默与她互相凝视半晌后，洒然笑道：“听师小姐的口气，似是尽管和氏璧不在我们手上，师小姐也不肯罢休的了！”

寇仲和跋锋寒都有种松了一口气的感觉，更感到徐子陵正在施以反击，且把握到师妃暄话语里唯一的破绽。

自遇上师妃暄，他们都有矮了半截和作贼心虚的不利感觉。但假若师妃暄认为即使和氏璧不在他们手上，却仍要对付他们时，那他们抱的将是完全另外一种心情。

师妃暄用神打量徐子陵好一会儿，才轻叹道：“用剑来治天下，当然是万万不可；但以剑来争天下，却似是古往今来的唯一方法。妃暄只好领教一下徐兄的绝艺，看看来自《长生诀》的奇功，究竟有什么玄秘之处？”

三人那想到她竟急转直下，还出乎意表地挑中徐子陵。

跋锋寒仰天发出一阵长笑，豪气干云地激昂道：“有谁比跋某人更想见识师小姐的剑法？小姐请先赐教！”

“当”！

一下清脆的钟音，从后方传来，响彻月夜下的无人长街，余音萦耳，久久不去。

接着是一把柔和宽厚的男音高喧佛号，平静地道：“贫僧了空，愿代妃暄出战跋施主。”

三人听得脸脸相觑，了空大师竟开金口说话了。

师妃暄叹道：“这便是妃暄不得不动手的第三个理由。只为大师因和氏璧的失窃，自毁了修行多年的闭口禅；使妃暄更觉罪孽深重，只好破例出手了。”

寇仲皱眉道：“是否即使和氏璧不是我们取得，今夜的一战仍是无法避免呢？既然如此、我仲少的对手又是何方神圣？”

师妃暄好整以暇地道：“只要寇兄和跋兄不争着出手，妃暄怎会冒犯，只是要印证徐兄得自《长生诀》的心法，是否有驾御宝璧的异力吧了！”

寇跋两人同时暗骂自己愚蠢，浑忘师妃暄的剑术亦来自玄门的最高诀法《慈航剑典》，说不定真有识破徐子陵就是盗宝者的能力，那时他们便百词莫辩，唯一的方法就是有那么远逃那么远。除非肯定能胜过师妃暄，否则再不用现身江湖。

两人同时又生出侥幸之心，吸取了和氏璧内能量后的徐子陵，其功力心法会否连高明如师妃暄者都“认”不出来呢？

不过另一个可能性是甫一交锋，师妃暄便连徐子陵据有和氏璧内异能的事也看破，那可就糟糕至极点。

两个想法教两人矛盾之极，进退失措。不知是该拒绝呢，还是欣然接受。

前一种态度是摆明作贼心虚；后者则是患得患失，更怕后果堪虞。

师妃暄这人就像她的剑那么令人难以招架，命中了他们的弱点。

表面上，他两人当然冷静如恒，不透露内心的半点消息。

反是当事人的徐子陵潇洒地微笑道：“小姐既有此验证的绝艺，在下自是求之不得，请！”

师妃暄看似随意的踏前两步，登时涌起一股森厉无比的气势，把三人笼罩在内。

三人大为凛然。

她看似简单的两步，便予人行云流水，断水水流的奇异感觉，分明是种暗含上乘深奥诀法的步法招式，否则怎能从区区两步中，表达出须要大串动作才能表达出的威势。

他们还感到被她的精神和气势紧紧攫抓，只要任何一人稍露破绽，她会立即拔剑进击，且必是雷霆万钧之势，令人无法抵挡。

刹那间，她掌握了主攻的有利形势。

师妃暄俏脸亮起圣洁的光辉，更使人不敢生出轻敌和冒渎之意，又深感自惭形秽。

徐子陵虎目忽地爆起前所未有的异芒，踏前一步。

在气机感应下，师妃暄凌厉的剑气立时集中到他身上去。

徐子陵一面全力运功抗衡八步许外傲立桥头的师妃暄，一边冷然道：

“仲少和锋寒兄请略为借开，让小弟领教 慈航剑典 天下无双的剑法。”

跋锋寒和寇仲趁此机会，左右散开，剩下两人对峙蓄势。

晚风从洛河吹来，但两人的衣袂却没有丝毫拂扬的应有现象。

男的潇洒飘逸，女的淡雅如仙。望之若一对神仙璧侣，那知竟要动手交锋，甚且以生死相拚。

跋锋寒相寇仲分立长街两边，他们虽对徐子陵的武功和智能极具信心，可是对手乃来自天下第一圣地出类拔萃的女剑手，又使他两人患得患失，心焦如焚。

远方遥对的天津桥长街的另一端，静立着手托铜钟的了空大师，默默为师妃暄押阵。

至于暗里还有么人，恐怕谁都弄不清楚。

刚才驶过桥下那叶小舟，又驶回来，还停在桥底下，隐约可见有人坐于其上，透出高深莫测的味儿。

与师妃暄对峙的徐子陵又是另一番滋味。

直至今刻他才明白为何以娟娟的高明，仍对师妃暄如此忌惮，不敢轻易出手。因为此女的一身能为，确达到了以气驭势，不用拔剑出鞘，便可以剑气伤敌的超凡境界。

最要命是在她不含一丝杂念，深邃澄明的美眸注视下，很易会令人丧失斗志，大大削减了他本是坚凝无匹的气势。

她的举止动静，一颦一笑，不但令人留下深刻难忘的印象，且优美无瑕，完美无缺，没有半点破绽。

要知徐子陵的眼力，经多年转战天下，再配合他的绝世天资，已臻至宗师级的境界。

纵使高明如曲傲之辈，也要被他一眼判别出武功高下的程度，从而定下战略或逃走。

可是面对着这如仙如圣、超凡脱俗的美人，他却完全没法把握她的功候深浅，至乎她真正的性情或弱点，因而无从拟定策略。

师妃暄亦在全神打量对手。

即使在这两强争锋的时刻，她的心情仍是通透空灵，不起丝毫杀伐之心。

严格来说，她虽因师门使命而没有剃度受戒，但她却绝对该算是带发修行的方外之人。

除了侯希白外，从没有年青男子能在她心中留下半点印象。可是眼前这年青高手却有种难以形容的气质，使她生出怜惜和亲近的心。

而他的武功亦比她想象中高出很多，是她自出道以来，罕曾得遇的敌手。这些都是她在对峙生出的感受，既不牵动她的情绪，更绝不会影响她的剑法。

当她的剑出鞘时，一切心障便会随之烟消云散，不留半点痕迹。

想到这里，师妃暄暗叹一口气，然后收摄心神。

“锵”！

宝剑出鞘。

一股无坚不摧的剑气，从剑锋吐出，刺破空气，向徐子陵攻去。

徐子陵右手探出，画了一个完美无缺的小圆圈。

“蓬”！

剑气掌劲交击，徐子陵剧震一下，往后退了小半步。

师妃暄则仍是举止雍容，体态娴雅。

尽管在这兵凶战危的当儿，她仍予人似若隐身在浓郁芳香的兰丛，徘徊在深山幽谷的超然感觉。

寇仲和跋锋寒那想得到她的剑气厉害至可随意隔空攻敌的地步。但这时担心也没有用了。

前者大叫道：“小姐试出来了吗？”

师妃暄秀眉轻蹙，对寇仲明是来扰乱她心神的喊叫置若妄闻，但对徐子陵的出手却是芳心大讶。

她的剑术乃玄门最高心法，只要和对方交手，立可测知对方的虚实深浅，从而判断出徐子陵是否有驾驭和氏璧的能力。

可是刚才的真气交接，徐子陵所发出难以形容的奇异旋劲，却把她的“探索”完全封挡，令她的真气无法钻入他的经脉去，生出应有的感应。

徐子陵这才稍放下心来。

刚才他趁子时来临之前静心潜睡达两个时辰之久，为的就是应付目下这情境。平日看来，他绝及不上寇仲的智计百出，但却并非因他才智稍逊，只是他性格不喜与人争锋。

但每到紧急关头，他总能想出连跋锋寒和寇仲也要佩服得五体投地的妙策，只此便可知他才智高绝。

虚行之的策略虽高明，但徐子陵当时已想及自己这出手盗宝者乃唯一破绽。

因外表可以模仿，但武功却没法骗人。

他原先针对的只是了空，因为他曾面壁而坐，故深明和氏璧的特性，亦有资格测出他徐子陵有否控御和氏璧的能力。

假设他没有吸取和氏璧异能，此刻他不但绝不惧怕，还乐于让对方测试。皆因他根本驾驭不了和氏璧，只因不痴那雷霆万钧的一杖，因缘巧合下解了他的险境，还给了他莫大造化。

可是他现在经脉内充荡着宝璧的异能，接触下势将无所遁形。所以他刚才的两个时辰绝非白睡，而是要借机把和氏璧的异能和己身真气进一步转化，合成一体，变成连了空或师妃暄也难以辨认的另一种气劲。

眼前虽仍在初步阶段中，但高明如师妃暄者，亦要感到难作肯定。

不过这是带有幸运的成份。

如非师妃暄以往从未曾与他交过手，这刻定可测出他真气的异样之处。

她一瞬不瞬的盯紧徐子陵，柔声道：“妃暄手中剑名‘色空’，专求以心御剑，徐兄小心了！”

徐子陵微微一笑道：“师小姐请赐教！”

两大高手，终于到了以真材实学互见真章的时刻。

徐子陵的衣衫忽像迎上狂风般、紧贴前身，袖角衣袂却向后劲拂狂扬，情景怪异至极点。

师妃暄虽仍平静如故，但秀眸却愈呈明亮，连色空剑也似发散出灿烂的光辉。寇仲和跋锋寒同感骇然变色，知道在气势对峙上，徐子陵已落于绝对的下风。

色空剑终于出招。

第三章 大敌伺隙

电光激闪，剑气漫空。

师妃暄的色空剑化作满天光影，把徐子陵笼罩其中。

她却像翩翩起舞的仙子，在剑光中若隐若现，似被淡云轻盖的明月，森寒的剑气则连远在三丈外的跋锋寒和寇仲也感觉得到，其飘摇往来之势有若狂风刮起的旋雪。

徐子陵早蓄势静待，严密戒备，但仍想不到这看来温柔娇婉、动人妩媚的美女那只欺霜赛雪的纤手能使出这么有如疾雨狂风般的可怕剑法。

他知这是要紧关头，只要一个封挡不往，给她剑气侵入经脉，可能会立即生出感应，便知道和氏璧的异能已到了自己体内去。

徐子陵的身体像变成一道影子，在剑影中迅疾闪移进退，左手撮指成刀状，贯满真劲，以普通人肉眼看不清楚的高速，左劈右挡，每一掌都准确无误的寻上师妃暄色空剑的剑身处。

但谁都知道师妃暄抢制了先机，而对手则完全陷在捱打硬撑的困境里。

跋锋寒和寇仲看得瞪目结舌，偏又是无可奈何。

徐子陵一向能凭其灵敏的触觉把握先机，但此时这优势却完全给师妃暄夺去了。

在神奇玄奥的招式、飘逸如仙的身法下，师妃暄每剑都能洞悉先机，彻底瓦解了徐子陵伺隙的反攻。

不过二十来招，徐子陵完全被剑法牵制，身不由己的为对方天马行空般的剑招所控制和摆布，能移动的方位愈趋窄小，到他避无可避的一刻，就是彻底落败的时间。

身在局中的徐子陵仍是心无旁骛，心灵静若井中水月。

他虽处在劣无可劣的窘境中，但反激起他争雄不屈的决心，全心全意去应付师妃暄那飞洒幻变，威势渐增的剑法。

以心驭剑。

师妃暄的剑法绝无成规，但每击出一剑，都是针对对方的弱点，每一剑都有千锤百练之功，巧夺天地之造化。

最厉害是她剑锋发出的剑气，有若泻地的水银般无隙不入，教人防不胜防。

徐子陵忽然闭上眼睛，收回左手，右拳击出。

“蓬”！

色空剑被徐子陵一拳击中剑侧。

劲气横泄，激碰扬起街上的尘土。

接战以来，徐子陵尚是首次强攻师妃暄的色空剑锋。

寇仲和跋锋寒禁不住同时喝了声“好”！

剑影消散。

徐子陵松了一口气，正要趁机抢攻，蓦地眼前光华大盛，色空剑活像天外骤来的闪电般，破开乌云密布的黑夜，当胸掬至。

他首次生出对方是个完全无法战胜的敌人的意念，心中更是大为栗然，

知道自己在对方强大的攻势下，信心已失，假若让这种感觉继续下去，此战必败不在话下，对自己在武道的修行上更会在事后做成无可补救的打击挫折，会使他毕生都难以臻抵峰巅的至境。

想是这么想，但在师妃暄大有洞穿宇宙之能的剑势前，谁能不兴起无从抗拒的颓丧感觉。

看似简单的一剑，实包含无比玄奥的心法和剑理。似缓似快，既在速度上使人难以把握；而剑锋震颤，像灵蛇的舌头般予人随时可改变攻击方向的感觉。

在这胜败立判的刹那，徐子陵深吸一口气，把一切杂念情绪全排出脑海之外，双目精光电闪，双掌合拢如莲，再像鲜花盛放般，十只指头在剑锋前虚晃出无数指影。

“笃”！

徐子陵左手的拇指头横撞剑锋，身体却触电般斜飞开去。

跋锋寒和寇仲同感震撼。

师妃暄这一剑固是妙绝天下，可是徐子陵的怪招更是精采绝伦，封死了她所有可能欺身进击的路线，硬挡了她这一剑。

但问题是徐子陵的真气始终跟师妃暄自幼修行、精纯无比的玄门正宗剑气仍有一段距离，加上对方占着主动进击的优势，故不吃亏才是奇事。

“嗨”！

身子仍在斜旋飞退的当儿，徐子陵喷出一口鲜血。

师妃暄剑势一凝，竟没有乘胜追击。

徐子陵的武功修为，实大大出乎她意料之外，不但韧力过人，且奇招迭出，教她久攻难下。眼看刚才一剑，可点上他的穴道，令他失去作战能力，但竟给他以妙至毫巅的手法破解了，而她却因此令他受伤吐血，更不是心中所愿。

“锵”！“锵”！

跋锋寒和寇仲终于按耐不住，刀剑出鞘。

“当”！

了空再次敲响铜钟，发出警告。

就在此时，一道人影从左方楼房箭矢般射下，朝师妃暄扑去。

整个空间的空气都似被突然抽尽了似的，令人难受之极。

如此可怕的武功，舍天魔功外那还有其它。

素衣赤足的娼娼，像从最深邃的黑洞梦里钻出来的幽灵般，人未至，右手袖中飞出一条细长丝带，像毒蛇般向心神正因徐子陵微分的师妃暄卷去，声势凌厉至极点。绝对可媲美师妃暄适才的一剑。

偏是不觉有半点风声或劲气破空的应有啸响。

身子仍在凌空的时间，另一手亦以曼妙的姿态轻挥罗袖，射出三道白光，袭向步履未稳的徐子陵和作势欲扑的寇仲和跋锋寒三人，令人完全不晓得她是如何办到，又是那么迅疾准确。

四道人影随着叫声怒叱，分别从桥头这边两座高楼之巅及附近相对的房舍瓦顶窜起，赫然是净念禅院的不嗔、不惧、不贪、不痴等四大护法金刚。

在明月映照下，他们的禅杖因背光特别粗黑，带起了呼啸之声，威势十足。

他们显然是为此战在一旁护法，防止其它人闯到附近插手助战，但却

防不了媿媿这个特级高手。

了空大师口喧佛号，流星赶月般全速飞掠过来。

反是被偷袭的师妃暄神色恬静如常，色空剑上扬，同时飘身斜起，迎往媿媿。但谁都知道媿媿之选择在此时出手，皆因觑准师妃暄这劲敌在力战之后，更因误伤徐子陵致分了心神，泄去锐气，对蓄势已久的她来说实是伺隙制敌千载一时的良机。

这时最接近媿媿的是徐子陵。

可是他自顾不暇，又要应付媿媿射来的暗器，想帮忙亦有心无力。

寇仲和跋锋寒一来离开较远，兼之又要挡格或闪躲暗器，怎都要慢了一线。其他人更是远水救不了近火。

在眨眼的功夫间，这两位分别代表正邪两道的杰出传人，正面交锋。

剑尖点上丝带的端头。

师妃暄娇躯轻震，横飞往天津桥去。

整条长达三丈的丝带在反震的力道下先现出波浪似的曲纹，然后变成十多个旋动的圈环，随着媿媿微如影附形的凌空去势罩向错飞开去的师妃暄。

寇仲等三人先后避过媿媿射来的飞刀，两女已在长桥的上空剑来带去，宛如繁弦急管，在刹那间拚过十多招。

时间虽短，却是一场激烈无比的战斗，每招都是全力出手，凶险凌厉，又是以快打快，只见在剑光带影间，两女从空中打到桥上，人影倏进忽退，免起鹞落，旁人连她们的脸目身形亦难以分辨，更是难以插手，只知随时会出现有一方要血溅尸横的结局。

跋锋寒首先赶至桥头，正要出手，媿媿和师妃暄倏地分开。

师妃暄飘上桥栏，色空剑指向媿媿，俏脸抹过一阵不寻常的艳红。

媿媿则以一个曼妙的姿态，腾身而起，落往另一边的桥头处。

在她足未沾地时，不贪和不惧两根重逾百斤的禅杖，凌空扫至，带起的劲风压力，吹得她衣衫全紧贴身上，强调出她无限美好的体态线条。

寇仲等心中叫糟，只有他们最明白媿媿厉害至何等程度，这两僧岂是她的对手。

媿媿那对晶莹如玉的赤足轻点桥头的石板地，随即斜冲而起，刹那间破入两僧的杖影里去。

娇笑声中，不贪不惧踉跄横跌开去，媿媿则继续升腾，然后斜掠到了洛水之上，回眸笑道：“妹子剑术果是不凡，媿媿领教了！”

就在此时，异芒骤闪，一道光芒由桥底那小艇斜冲而上，奔雷掣电似的向空中的媿媿击去。

媿媿再发出一阵悦耳若银铃的娇笑声，右袖拂出，扫正扇尖，笑道：“侯兄再非惜花之人吗？”

拦截者竟是“多情公子”侯希白。

侯希白闷哼一声扇势被挫，触电般下跌寻丈，才止势掠往堤岸。

媿媿则借力斜飞，隐没在远方的楼房处。

来去如风，有若鬼魅幽灵，予人梦魇般的不真实感觉。

不贪、不惧这时才足踏实地，虽再没有踉跄之状，但足音沉重，显是吃了暗亏。

了空掠过停在桥头的跋锋寒三人，来到师妃暄之旁，合什问讯。

不痴和不嗔则立定在三人身后，暗成合围之势。

师妃暄飘身桥上，神色如常，自有一种轻盈洒脱的仙姿妙态。

她深邃的眼神遥眺馆馆消失的远处，尚未有机曾说话，侯希白抢到桥上，关切地问道：“妃暄是否贵体无恙？”

所有人的目光全集中在这淡雅如仙的美女身上去。

师妃暄露出一丝微笑，油然道：“天魔功不愧是魔门绝学，千变万化，层出不穷。”

接着目光落在徐子陵身上，柔声道：“徐兄伤势如何？”

徐子陵想不到她在这种情况下，仍会关怀自己这“敌人”的伤势，心中泛起奇异之极的感受，正容道：“该没有什么大碍，多谢小姐垂注。”

师妃暄“噗哧”娇笑道：“伤了你还要谢我？”

她罕有的失笑仿如鲜花盛放，东山日出，灿烂得使人目眩。除了空仍如老僧入定的样子外，连四大护法金刚都看呆了，寇仲、侯希白等更不用说。

笑容敛去，师妃暄回复止水不波的神情，目光扫过徐子陵三人，淡淡道：“和氏璧一事暂且搁下，异日我看该如何追讨。”

再瞧往侯希白，道：“妃暄现暂返禅寺潜修，异日有缘，再与侯兄相见。”言罢转身便去。

了空等五僧同时向徐寇等合什施礼，客气得全不似与三人对敌的样子，护持师妃暄去了。

跋锋寒三人你眼望我眼，都想不到事情会在这种情况下结束，也不知该感谢馆馆还是该恨她。

侯希白则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口中喃喃道：“妃暄受伤了，妃暄受伤了。”寇仲向跋锋寒打个眼色，后者向侯希白道：“侯兄……”

他尚未说下去，桥上的侯希白猛然回首，往他们瞧来，眼神转寒，冷然道：“异日若三位要对付阴癸派，请勿忘了算在下一份。”

一个纵身，落到桥底的小舟去，顺水流走。

四周回复清冷平静。

跋锋寒似有所失的叹了口气，向徐子陵道：“子陵没有什么事吧？”

徐子陵仰望天上明月，重重吁出一口气，摇头道：“刚才还心头翳闷的，现在好多哩！”

寇仲移到徐子陵身旁，搂紧他肩头竖起拇指赞道：“小陵真行，这叫虽败犹荣，假以时日，我们谁都不用怕了。”

又道：“现在我们该干什么呢？例如回到那破酒铺继续喝酒至天明，或是找个清静些的地方好好睡他娘的一觉？”

徐子陵环顾四周，不解道：“为何整条天街所有店铺全关上门窗，街上更不见半个行人，你们不觉奇怪吗？”

寇仲猜测道：“或者是王世充那混蛋怕误伤旁人，所以下令不准任何人在某时某刻后走出家门半步，诸如此类也说不定。”

跋锋寒皱眉道：“这是其中一个可能性，但我总觉得有点不对劲。”

寇仲放开搂抱徐子陵肩膀的手，道：“这样呆站等人来搦战终不是办法，要找个去处才成。”

徐子陵晒道：“现在投店不嫌夜吗？包括你的老朋友王世充在内，洛阳谁会欢迎我们？”

跋锋寒不知是否想起东溟公主，叹道：“虚先生那小巢又如何？”

寇仲心中一动，笑道：“不若到赌场大老板荣凤祥的华宅躲他一晚，害这家伙也好。”

两人愕然朝他看来。

寇仲解释道：“董淑妮今晚到荣府参加荣凤祥的寿宴，还约了我在后门等她溜出来私奔，所以……嘿！你们为何用这种可怕和暧昧的眼光望我呢？”

跋锋寒冷道：“董淑妮若肯与人私奔，早私奔了过百次，为何独对你仲少青睐有加？你不觉得此事可疑吗？”

寇仲愕然道：“不会吧？我对她也不错啊！难道她会设陷阱来害我？”

徐子陵道：“你和她是什么关系，为何她会拣中你，她是为什么原因要私奔？”

寇仲叹道：“总言之我和她是有点关系，不过现在得你们提醒，我也感到有点不大妥当。希望她只是开开玩笑吧！否则其中定有点问题，像她那种羡慕荣华富贵的女子，怎舍得放弃一切，随我这么一个人流浪天涯。”

接着拍手道：“好哩！闲话休提，我们现在该到哪里去？”

蓦地三人同时眼前一亮。

事实上整道天津桥也亮了起来。

他们别头朝洛河瞧去，一艘灯火通明的巨舟，正逆流朝天津桥驶过来。此舟原本没有半点灯火，忽然变得如此一舟烁然，自需一批训练有素的“点灯人”。

寇仲叹道：“老跋你胜了！今晚恐怕我们真要捱到天明，希望两位仍记得那个三角阵。”

第四章 髯客东来

灯火辉煌，光照两岸的巨舟绕过河弯，朝天津桥驶来。

风帆均已降下，全凭从船腹探出每边各十八枝船桨，拨水行舟。

船沿处每隔一步便挂上一盏风灯，密麻麻的绕船一匝，以灯光勾画出整条船的轮廓，透出一种诡秘莫名的味儿。

甲板中心处耸起两层楼房，在顶层舵室外的望台上，分布有序的站立了十多名男女，可是寇仲等三人只看到其中一人。

因为此人有若鹤立鸡群，一下子把他们的注意力吸引过去，再无暇去理会其它人。

此君年约三十，身穿胡服，长了一脸浓密的胡髯，身材魁梧雄伟，比身边最高者仍要高出小半个头，及得上寇仲等三人的高度。

虽是负手而立，却能予人隐如崇山峻岳，卓尔不凡的气概，并有其不可一世的豪雄霸主的气派。

被胡髯包围的脸容事实上清奇英伟，颧骨虽高，但鼻子丰隆有势，双目出奇地细长，内中眸子精光电闪，射出澄湛智能的光芒，遥遥打量徐寇三人。

他左右各立着一位美丽的胡女，但在三人眼中，远及不上这充满男性

魅力的虬髯大汉那么引人。

寇仲迎着逆流驶至二十丈远近的巨舟喝道：“来者何人？若是冲着我来，便报上名来，我寇仲今夜没兴趣杀无名之辈。”

最后一句，他却是拾跋锋寒向侯希白说的豪言壮语，果显出咄咄迫人之势。

跋锋寒为之莞尔。

徐子陵则默然不语，调息疗伤。

师妃暄吐发的乃罕有的先天剑气，若非他的根底来自道门秘宝 长生诀，又经和氏璧的异能改造了经脉，恐怕这一世都不会完全痊愈过来。

当时他感到师妃暄临时撤回部份真气，假非如此，他恐怕会有几天好受。

由接战开始，师妃暄虽看似攻势凌厉，其实大有分寸，纯在试探，绝无伤人之意。

此女自有一股不食人间烟火的高贵气质，与东溟公主、商秀珣那种来自身份、地位的贵气有异，令她超然于这些美女之上，非常独特。

一阵长笑，使徐子陵从沉思中警醒过来，不由心中凛然。

他从未试过这么用心去想一个女子的。

那虬髯男子扬声道：“寇兄说笑哩！小弟伏骞，特来要向三位结交和请安问好的！”

他的汉语字正腔圆，咬音讲究，比在中土闯荡多年的跋锋寒尚要胜上半筹。

三人早从他的形貌和那招牌虬髯猜出他是谁，故闻言毫不讶异，唯一想不到的是他长得如此威武与迫人，豪情盖天。

巨舟船速渐减，否则若疾冲过来，高出桥顶达两丈的船桅必定撼桥而断，连船楼上层的顶盖亦将不保。

他沉雄悦耳的语音方落，跋锋寒微笑道：“伏兄大名，如雷贯耳，跋某万分仰慕，却有一事不明，想要请教！”

“嗨”！

吆喝声从船腹传出，整齐划一，三十六人的喊叫，像发自一人口中。

三十六枝船桨同时以反方打进水里，巨船奇迹般凝定在河面上，船首离桥头只三丈许的距离。

而伏骞等十多人立足处刚好平及桥头的高度，对起话来不会有边高边低的尴尬情况。

附近周围都是灯火黯然，唯只这洛水天津桥的一截灯火辉煌，天上星月立时失色。

河水因巨舟的移来，涌拍堤岸，沙沙作响。

一切是那么宁静和洽。

船桨又巧妙的拨动河水，保持巨舟在河心的稳定。

伏骞从容道：“跋兄请不吝下问，小弟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跋锋寒双目寒光一闪，冷然道：“伏兄隐舟在旁，出现的时机又准确无误，未知意欲何为？”

这番说话毫不客气，但也怪不得跋锋寒。因为伏骞与王薄关系密切，很易使他联想到伏骞用心不良。

伏骞身旁的人均露出不悦神色，那两个吐谷浑美女更是神色不屑，似

在怪跋锋寒不识抬举。

寇仲和徐子陵对跋锋寒这种什么人的账都不卖的作风早习以为常，丝毫不感异样之处。

没想伏骞亦不以为忤，哈哈笑道：“原因有三，一是小弟最爱凑热闹，今趟到中原来，此实主因。”

三人都想不到他如此坦白，明言是趁中原大乱之时，来此凑兴，好混水摸鱼。寇仲目光扫过他身旁的随从，年纪最大的都不过四十岁，人人太阳穴高鼓，双目精光闪闪，确是高手如云，实力不可轻侮。却不知那晚在曼清院当众发言的邢漠飞是否其中之一。

当下冷哼道：“凑兴有时是须付出代价的，希望伏兄来去都是那么一帆风顺！”

他从宋玉致处知晓伏骞对他们“很有意思”，以宋玉致的精明，能说出这样的话来，自有一定的依据，非是无的放矢。

伏骞身后的一名年青汉子正要反唇相稽，却给这吐谷浑的王族高手打手势截住，淡然笑道：“小弟到中原来，早没预过有游山玩水的写意日子，多谢寇兄关心。至于第二个原因，是小弟想破坏铁勒人的阴谋，不想让曲傲、突利之流诡计得逞。而最后一个原因，则是想看看三位有没有闲情时间，移驾到敝船上喝酒聊天直至天明？”

跋锋寒仰天笑道：“伏兄这两个好意心领了！现在我们只想找个宿处，好好睡他一觉。请了！”

伏骞嘴角掠过一丝笑意，点头道：“三位果是英雄了得，伏某佩服。”

船桨运转，巨舟就那么倒退开去。

然后灯火熄灭，没在河弯的暗黑处。

车轮驴蹄与地面接触交杂而成的声音，从下方街上传来，寇仲伸个懒腰，才睁眼坐起身来。

徐子陵早起了身，正立在这位于洛河北岸的钟鼓楼栏沿处，远眺跨河而过的天津桥，只不知是否仍回想昨夜遇上师妃暄的情景。

跋锋寒在盘膝打坐，似对身外的事无觉无知，斩玄剑则平放腿上。

寇仲跳将记来，移到徐子陵旁。

楼外细雨绵绵，整个洛河两岸都陷进白茫茫的一片里。

寇仲大力呼吸几口清晨夹杂水雾的空气，俯瞰远近烟雨迷蒙的景象，叹道：“真好！”

我们仍然活着，更睡了一大觉。”

徐子陵见他左手在把玩挂在胸前的炼坠，奇道：“为何你对这坠子忽然有兴趣起来？”

寇仲欣然道：“忘了告诉你，昨晚我见过它的原主人。”

徐子陵愕然道：“你见过楚楚？”

这坠子乃当年在翟让的大龙头府时，楚楚随翟娇避难，临别时着素素交给寇仲的。

想起此事，真有恍如隔世的感觉。

寇仲当下把昨晚给翟娇找上的事说出来，然后道：“李密该是气数已

尽，所以出现翟娇这令他意想不到的大敌。翟娇有个叫宣永的手下，绝对是个人材。”

徐子陵点头道：“李密杀翟让实是大错特错的一步棋，换了是你仲少，就会把翟让摆上神台，让他只占个虚名，实权则握在自己手里，到真得了天下才请翟让退位，这就不致出现刻下的大漏洞。如今你准备怎样利用？”

寇仲胸有成竹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我已与翟娇约好，由她供给我所有关于李密动静的消息。哼！他李密最擅搞情报和伏兵，我今趟将会以彼之道，还治其身。只要他中了我的诱敌之计，这天下将再没有他的份儿。”

徐子陵皱眉道：“若王世充因此坐大，对你该没有什么好处吧？”

寇仲笑道：“这恰好是最精采的地方，现在人人都认为王世充斗不过李密，所以独孤峰才敢公然与其对抗。更妙是连王世充自己都没有信心把握，所以才秘密与李渊修好，齐抗李密，使李世民那小子敢到洛阳来扬威耀武。哈！可是一旦王世充大破李密，这王李之盟将不攻自破，那时王世充唯一可做的事就是挡着李小子不让他得逞，而我们则可携宝返回南方，从老爹手中取回竟陵，那时可北可南，天下就将是我的了！”

徐子陵苦笑道：“你打的倒是如意算盘。但别忘了我们根本不知道‘杨公宝库’在那里。”

寇仲颓然道：“有很多事不想那么详细会好些儿的。所谓成事任天，我等凡人除了尽力而为外，还可以干什么？”

接着岔开话题道：“我待会要去见王世充，你们又到那里去？”

徐子陵压低声音道：“我今天怎都要跟紧老跋，因为突利很可能拣他落单时下手。”

寇仲叹道：“你好象忘了我们是曲傲杀子大仇人的样儿。昨晚他没来寻仇，已令我百思不得其解。”

徐子陵凝望进铺天盖地，随风飘降，无边无际的蒙蒙雨粉，油然道：“你的记性不好才真，今晚伏骞将与曲傲在曼清院再决雌雄。此战关乎到曲傲一生的荣辱和铁勒人的声誉，所以曲傲必须养精蓄锐，把其它所有事情抛开，好应付今晚的决斗。”

寇仲点头道：“你这番话很有道理，只不知这个突利性情如何？听说他和李小子交情甚笃，李小子有可能会助他一臂之力。”

徐子陵叹了一口气道：“不知是否因与李世民一向关系良好，致使我们下意识的低估了他的厉害。事实却是自他于太原起兵后，一直战无不胜，若非有惊天手段，如何办到。假若他肯定和氏璧在我们手上，说不定会对我们采取什么雷霆手段。”

寇仲轻松地道：“谁敢肯定和氏璧是我们偷的。至少王薄那老小子便相信我们的话。”

徐子陵的脸色阴沉下去，冷冷道：“李靖该心知肚明是我们偷的。因为他见过我戴上面具后的样子，故而知我有化身其它脸目的方法。”

寇仲双目寒芒一闪，道：“所以如若李世民向我们追讨和氏璧，就代表李靖不念旧情，把我们出卖。那时跟他可再没什么兄弟之情好说了。”

徐子陵叹道：“李靖虽有负素姐，但却非是卖友求荣的人，我可能只是白担心。不过师妃暄曾指出李小子下面高手如云，又成立了个什么天策府。所以我们绝不可轻视之。”

寇仲呆了半晌，忽然道：“你猜有没有人知道我们躲在这里呢？”

徐子陵沉思片刻后，肯定地道：“理该没有。自吸取了和氏璧的异能后，最显着的进境就是在提气轻身方面，凌空换气易如反掌。为今即使是宁道奇想跟踪我们，亦不容易。”

寇仲忽地一震道：“我们真蠢，竟不懂利用这优点。假若我们能把这优点尽情发挥，那尽使敌方人多势众，也围堵我们不住。”

徐子陵虎目亮了起来，熠熠生辉，但没有说话。

跋锋寒的声音传来道：“两位兄弟，有没有兴趣到董家酒楼喝杯热茶？”

董家酒楼闹哄哄一片，三人在一角坐下，都有由地狱重回人间的感觉。

伙计递上香茗杯筷离去后，寇仲竖耳细听，笑道：“十桌有八桌人都在谈论昨晚的事，戒严令确是由王世充颁下的。这家伙确不知是什么居心，好象嫌我们的敌人不够方便似的。”

跋锋寒默然不语，听若不闻。

自今早醒来后，他便似满怀心事，不爱说话。

寇仲和徐子陵知他脾性，那敢惹他。

徐子陵压低声音道：“我猜到一个可能性，可解释王世充为何这么做。”

此时伙计端上糕点，待他去后，寇仲把人头凑近徐子陵，道：“快说！”

徐子陵叹道：“王世充可能是应李小子的要求这么做的。”

寇仲剧震道：“那岂不是李靖真的出卖了我们？”

这句话乃最合情理的推论。

李世民绝非不讲情义的人，只有在肯定是他们破坏了他和师妃暄间的好事，始会采取激烈手段对付他们。

而环顾洛阳各大势力中，只有李世民使得动王世充，因为王世充现在怎都不愿开罪李阀，否则就成陷身于东西受敌的恶劣局面。

李世民或者仍有点念旧，不想正面与他们交锋，但为师妃暄稍作安排，让她可放手对付三人，却是可以理解的事。

徐子陵叹道：“这只是个猜测，希望实情非是如此吧！”

跋锋寒忽然开腔道：“寇仲你见到王世充时，不妨直言相询，看他如何回答。”

寇仲黑着脸站起来，沉声道：“这世上现在除了你们外，我谁都不曾再轻易信任了。”

言罢兴冲冲的去了。

寇仲的身形消失在酒楼大门外后，跋锋寒淡淡道：“今天我们分头行事，你负责去查探阴癸派人的行踪，我则去见单琬晶。”

徐子陵愕然道：“该怎么查探？”

跋锋寒道：“阴癸派在这里必有秘巢，那也就是上官龙养伤的地方。要查他们有两个间接的方法，因为阴癸派一向阴多阳少，且多是美丽的女子，女子爱美乃出自天性，所以只要你留意天街最著名的那几间专卖胭脂水粉的

店铺，说不定会有意外收获。”

徐子陵点头道：“果是妙法！另一法又如何？”

跋锋寒道：“祝玉妍虽有能力治好上官龙经脉的内伤，但事后调补不得不借助培元固本的药物，所以只要拣最有规模的草药铺守株待兔，也可能会见到疑人。”徐子陵油然道：“横竖我闲来无事，便依锋寒兄之言去碰碰运气。”

接而剑眉轻蹙不解道：“但你不是刚和东溟公主吵了一场吗？还去见她干什么？”

跋锋寒双目闪过复杂的神色，低声道：“待见过再和你说吧！我去了！”

徐子陵没有答他，但心中已清楚知道他要见的非是单琬晶，而是随突利来中原那个与他恩怨相缠的旧情人。

这是非常危险的事，他该怎样办呢？

第五章 烟雨蒙蒙

寇仲甫踏出董家酒楼的大门，一辆马车驶至，驾车的大汉施礼道：“寇爷请登车。”

声音有点耳熟，愕然瞧去，赫然是巨鯤帮的副帮主，老相识卜天志。

他心知肚明谁在车内，不过想起美人儿师傅云玉真乃独孤策的相好，此女又立场暧昧，便走近一步先在帘幕低垂的窗框上敲了三记，笑道：“师傅何不让小徒瞧瞧你老人家的花容，以慰相思之苦？”

布帘掀起一角，现出云玉真宜喜似嗔的玉容，黛眉轻蹙地娇嗔道：“你这最爱以下犯上的劣徒还不滚进来，是否想为师把你逐出师门？”

寇仲装出惶恐万分的神态，偷瞥一眼肯定车内没有其它人后，才推门钻入车厢。

刚关上门，仍未坐好，云玉真已扑入他怀里。

温香软玉搂个满怀，寇仲勉强坐到椅上，低头找她的香唇。

马车开动。

在经过了昨夜凶险之极的紧张情况，这番缠绵份外香艳动人。

寇仲的嘴巴离开她香唇时，这一帮之主已是娇喘细细，脸红似火。

微笑道：“美人儿师傅何时来的？为何不先通知一声，好让小徒尽地主之谊。”

云玉真把俏脸埋在他宽阔的胸膛上，星眸半闭的嗔道：“你是洛阳那家的地主？”

寇仲失笑道：“就是刚才那家董家酒楼。为何你守在门外而不入？难道不知你另一个徒儿也在里面喝酒吗？”

云玉真娇软无力的勉强仰脸瞥他一眼，再把玉颊贴靠他胸膛，发力抱紧他的腰背，妮声道：“人家昨天才到，想找你还不知多么困难哩！”

寇仲透帘望往窗外。

街上行人车马，冒着细雨来去匆匆，开始忙碌的一天。

随口问道：“美人儿师傅在那里落脚呢？素姐的孩子出世了吗？”

云玉真欣然道：“你素姐和玉山的孩儿又白又胖，不知多么活泼可爱呢。”

寇仲大喜道：“那真要谢天谢地，嘿！让我回去告诉小陵。”

云玉真嗔道：“先别急，也差不在那点时间，人家有要事和你商量嘛。”

寇仲再瞥了窗外一眼，皱眉道：“你先告诉我现在是到那里去。”

云玉真漫不经心的答道：“你怕我把你拐卖了吗？”

寇仲笑嘻嘻道：“当然怕得要命，现时我寇仲怎都可卖几个子儿吧。”

云玉真晒道：“寇爷你现在身价暴涨，何止几个子儿，唉！你可否正正经经的听玉真说两句话呢？”

给她软语相求，寇仲苦笑道：“只要不是要我向独孤策那臭小子投诚，其它的尽可以斟酌一下。”

云玉真猛地在人腿上坐直娇躯，嗔道：“你想到那里去呢？我云玉真对你的心意你这负心人仍不相信吗？”

寇仲怎会轻易信她，表面却赔笑道：“美人儿师傅且息怒，我只是说着玩玩。哈！

你还未答我马儿要把车子拉到那里去？”

云玉真回嗔作喜道：“见你仍懂哄人，就饶你这趟吧！但下不为例。”

接触到寇仲那待答的目光后，云玉真露出一丝大有深意的笑容，凑到他耳旁低声道：“我要带你去见一个人。”

寇仲为之愕然。

徐子陵掠进横巷，提气轻身，箭矢般冲刺了近十丈的距离，猛然换气，竟硬是改变方向，翻过左方高墙，穿过不知那一家人雨粉漫漫的后院，从另一边院墙翻出，再越屋过舍，最后始从另一条小街转回天街去。

闪入一所成衣铺内，以最迅速的方法买了帽子外袍，再走到天街洛水的路段上时，已变成个像不堪雨打风吹故而要吧帽子压至双目的佝偻老人。

跋锋寒仍在前方十多丈外施施而行，似乎没留意和更乏兴趣去理会是否有人跟踪在后。

事实当然非是如此。

若论老到狠辣，他和寇仲仍及不上跋锋寒。

跋锋寒正在找寻猎物。

突利的目标既是跋锋寒，自会遣人严密监视跋锋寒，甚至若知他落单，趁机亲身赶来向他下手也是大有可能的事。

跋锋寒讹称要去见单琬晶，只是想撇下徐子陵，好将恨他的人引出来。

跋锋寒忽转西行，沿着洛水在风雨中漫步，雄伟的背影既骄傲又孤独。

这段路除了两旁树木外，再没有蓬盖一类挡雨的东西，故行人稀少，只间有车马经过。

徐子陵倒不是怕被跋锋寒发现他在跟踪，而是怕被其它跟踪跋锋寒的人发现自己。

环目四顾，心生一计，忙跃下堤边，登上一艘系在堤岸的无人小艇，驾轻就熟的沿河西上，遥遥吊着正踽踽独行的跋锋寒。

在茫茫烟雨的洛河之上，两边楼房矗立，河岸泊着大小舟舶，徐子陵

忽有魂断神伤的感觉。

一本《长生诀》，把他和寇仲的命运彻底改变了。

假若事情可重复一遍，他是否仍会把这本东西扒到手上呢？

他真的不知道！

如若在太平盛世之时，他们自然不会遇上素素、李靖等人，弄至现在恩怨难分的局面。贞嫂则仍然在扬州街市卖包子，而不是不知所踪。

他们脑海中又浮现出师妃暄清丽的玉容！

她的伤是否严重？

伤愈后她会不会再来找自己算账？

长长叹一口气时，轻舟已来到洛阳著名的西苑入门处。

寇仲皱眉道：“要我去见谁？”

云玉真避而不答，笑道：“你和子陵两个家伙在竟陵城破后便溜之夭夭，遗下了一个偌大的烂摊子，自己则到洛阳搅得满城风雨，使人人都恨不得狠狠揍你两人一顿。”

寇仲笑道：“你的萧老板该感激我才对。竟陵一战我虽失去城池，但老爹也只能得个惨胜。否则今天他的江淮军早兵早兵逼东都，我和你那还可以在这车厢子里亲热缠绵？”

云玉真俏脸微红，横他一眼道：“你究竟想不想听下去。”

寇仲久未得闻关于杜伏威的任何事，说不关心商秀珣和逃出竟陵那些曾和他并肩作战的将士就是骗人的。只好低声下气道：“美人儿师傅请说。”

云玉真似有点情不自禁的再伏入他怀里，梦呓般道：“当年初识你们时，你们还是两个乳臭未干的无知小子，那知只区区数年，便成了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风云人物。”

顿了顿，油然续道：“杜伏威确是虽胜犹败，得的亦只是一座空城，使他暂时无力北上，转而经略东南。”

寇仲心切问道：“飞马牧场和四大寇的情况如何？啊！该说是三大寇才对，因为其中一个叫什么焦饭干碗的毛燥给小陵宰了。”

云玉真在他怀里发出一阵银铃般的娇笑，嗔骂两句后，才道：“你和商秀珣是什么关系？你有没有把她勾引到手，快从实招来。”

寇仲暗忖女人就是女人，竟可以在这种情况下仍不忘呷醋，苦笑道：“你当我是色中饿鬼吗？会随处勾引女人？快报上军情，否则在我大刑侍候下，保证你要粉臀开花。”

云玉真媚眼如丝的仰起如花玉容，妮声道：“三大寇首战已失利，飞马牧场又有地势之险，故只攻了个多月，便粮尽撤军。更主要的原因是杜伏威怕三大寇坐大，故不肯发军往援；而萧帮主又在大江上游设营立寨，拖他们后腿，令你老爹不敢轻举妄动，否则飞马牧场说不定早完蛋了！”

寇仲松了一口气道：“差点给你吓坏，原来南方仍是一片好景象。”

云玉真叹道：“恰恰相反，南方现在是形势危急，否则人家也不会在这里任你大占便宜。”

寇仲一征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西苑是以积翠池为中心，配以各式庭院建筑的园林。

当跋锋寒步入西苑时，雨势更是绵密，春寒阵阵，游人绝迹。

周围十余里的积翠池与烟雨浑和在一起，若天地般无边无际。

湖中叠石为山，其中三座高出水面百余尺，在茫茫雨粉里，若隐若现，仿似传说被称为蓬莱、方丈、瀛洲的三座仙山。

最发人遐想的是这三座石山上均建有楼阁，曲桥相连，无限地加强了整个景象的深远感和空间感。

在湖北处有河道引水入湖，两岸院舍林立，堂殿楼阁，无不极尽华丽。

河道宽约若二十步，上跨飞桥。

跋锋寒神情木然的步过飞桥，前方有座杨柳修竹间杂而成的园林，园心有一小亭，在霏雨下益显其凄冷迷离之美。

跋锋寒踏足在碎石小径上，缓缓而行。

就在此时，亭内忽然闪了个女子出来。

他毫不惊异，仍是不徐不疾的朝小亭走去。

此女身段高「身兆」优美，米黄色云纹状的窄袖袍服，腰系红白双间的宽带，使她的细腰看来更是不盈一握。

头戴遮雨的斗篷，这时正以粉背向着跋锋寒，故看不到她的面貌。但谁都会从她美丽的背影，联想到最美好的事物。

女子以突厥语说了一句话，声音沉郁动人。

跋锋寒在离小亭十步许处停下，叹了一口气，以汉语答道：“这是何苦来由？”

女子旋风般转过身子，左手扬起，一道金光若迅雷激电般向跋锋寒胸口直射过来。

云玉真柔声道：“杜伏威如今和沈法兴结成联盟，准备大动干戈，首当其冲的就是李子通。”

寇仲悬着的心松弛下来，吁出一口气道：“我还当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李子通亦非什么好人，让他们鬼打鬼是最理想不过。”

蹄声“的答”，马车继续在春雨绵绵的长街推进。

寇仲对李子通的印象已有点模糊。

那是多年前的事了，他们两兄弟和素素乘着香玉山安排的船到江都，意图凭着偷自东溟派的账簿扳倒宇文文化及，却在渠上给李子通截着，还交过手，不过李子通倒颇有风度，无功而退时还对他们客客气气的。

云玉真坐直娇躯，不屑道：“还以为你是个人物，竟会如此短视。”

寇仲伸手在她脸蛋拧了一把，晒道：“激将法对我仲少是没有用处的，喂！李子通何时成了你的亲戚，否则为何你要如此关心他？”

云玉真生气道：“快滚下车，我以后再不要和你这种无知之徒说话。”

寇仲笑嘻嘻道：“再请美人儿师傅息怒，李子通确是个关键的人物，他本身虽不算是什么东西，但他手上的江都却掌握了南北交通的枢纽，还有可循水路进军北方的方便。”

唔！确是一个问题。”

云玉真当然知道他在敷衍她，讶道：“你是真不知还是假不知？若让杜伏威得到江都，你老爹那时将尽有江东淮南之地，更掌握了大江出海的信道。你曾是江都人，该知那处是如何重要和可赚大钱的地方。”

寇仲舒服地挨在椅背处，伸个懒腰道：“这是假如江都失陷才会出现的局面。老爹现在元气大伤，否则也不用和沈法兴拉关系。而沈法兴更和小弟交过手，横看竖看都不像什么材料。李子通虽然亦非什么好东西，但撑上他娘的一年半载该没有问题。现在我满身烦恼，那有空去管那么远的事？何况也轮不到我去管，萧铣横竖闲着无事，就让他去料理好了！”

云玉真瞥了窗外一眼，冷哼道：“你这叫既不知己，更不知彼。沈法兴本身绝非省油灯，现更出了个英明神武的儿子沈纶，文武双全，故声威大振。你老爹的拍档辅公佑则招募了大批新兵，现正密锣紧鼓备战。一旦让他们攻陷江都，李子通固要完蛋，你的商场主商美人还要立即成第二个目标，你自己去想想吧！”

寇仲皱眉道：“这最多是不知彼吧！又有什么不知己的？”

云玉真闷哼道：“到了！让别人跟你说吧！”

车子驶进横街，转进一所院落去。

跋锋寒从容探手，看似缓慢，偏偏却一分不差的把那突厥女郎射来的金光夹在中指和食指之间，原来是一枝黄金打制的发簪。

女子以寒若冰雪的声音操着流利的汉语道：“这根金簪物归原主，从此刻开始，芭黛儿以后和你跋锋寒再无任何关系。”

跋锋寒凝望指间金簪，心中百感交集，叹了一口气，道：“黛儿到这里来就是为了要把金簪还我吗？”

比起以前，芭黛儿明显是消瘦了，但却仍然有着那令他一见倾心的美丽。

当年她只有十五岁，是突利可汗钦定的小妻子，随着突利和他麾下高手在大漠追杀跋锋寒，却遇上一场大风沙，使她在迷途落单的情况下为跋锋寒所擒。

她苗条而丰满的美丽胴体，妖媚得像会说话的大眼睛，不屈而充满挑战性的眼神，都强烈地吸引跋锋寒，撩起他深藏的情欲。使两人发生了最亲密的关系。

事后芭黛儿死心塌地的爱上他，还随他在大漠草原上流浪了一段日子。

芭黛儿乃现今突厥王颉利大汗军师赵德言的弟子，武功得他真传。跋锋寒的汉语就是跟她学的，也是在那时使他对中原博大精深的文化生出向往之心，决定南来。

为了武道的追求，在一个神伤魂断的晚上，他终于悄悄离开她。

芭黛儿是唯一能令他感到歉疚的女子。

在斗篷的包裹下，她嫩滑白皙的皮肤每一寸都能勾起他最甜美的回忆！

此妹如此吸引他不仅是凭诱人的美貌，还有她的才华、明朗、直爽和少女的天真，形成一股无比吸引的魔力，使他情不自禁的堕进情网去。

而他亦疯狂地吸引着这本是敌人的美女。

但这一切都变了。

芭黛儿已成了突利的女人，现在她眼中只有恨而没有爱。

从金簪射来的速度和力度，他清楚知道芭黛儿在他离开后的五年勤修武事，凭她过人的天赋智能，已成了他可怕的劲敌。

芭黛儿玉容转趋乎静，直瞪瞪的紧盯他，浓密睫毛下的一对大眼睛却燃烧起仇恨的怒火，一字一字地道：“我要亲手把你杀死！”

第六章 爱恨情仇

寇仲甫下马车，一名劲装疾服的彪形大汉迎上来施礼道：“定扬可汗麾下先锋将宋金刚，拜见寇兄。”

寇仲听得一头雾水。他既不像突厥人，虽有浓重北方口音，但字正腔圆，分明是道地的中土人士。加上随在他身后的四名彪悍手下，也没半个似突厥人，偏是称自己的主子为什么娘的可汗，讶道：“我听过始毕可汗、处罗可汗、颉利可汗，甚或刚来洛阳的突利可汗，偏是没听过定扬可汗，宋兄不是改了个汉名的突厥人吧？”

他这番话可说是毫不客气，皆因以为中了云玉真诡计，踏进突厥人布下的陷阱内。

岂知宋金刚毫不动气，微笑道：“寇兄误会了！敝主刘武周，只是受突厥人封为可汗，却非是突厥人。”

寇仲心忖那即是做突厥人的走狗。同时心中大讶。

若照刚才云玉真的话推测，就算在这里见到李子通他也不会吃惊。但见的是眼前这风马牛不相关的人物，却使他完全摸不着头脑。

云玉真和卜天志分别来到他两旁，前着道：“在这里淋雨，不若到屋内细谈吧！”

宋金刚亦作出恭请的姿势，寇仲则是好奇心大起，又感到对方没有恶意，遂欣然朝大门走去。

芭黛儿长大了，多了以前所没有的成熟风韵，也失去了以前纯真无邪的特质。跋锋寒听得芭黛儿要杀他，面容冷静如岩石，不见丝毫波动，淡淡道：“黛儿回去吧！这是个不适合你的地方，芭黛儿只属于积雪山峰下的大草原。”

芭黛儿柔声道：“当我行囊内放有你的头颅之日，就是我回去之时。”

跋锋寒凝望她好一曾后，蓦地喝道：“突利你不敢现身吗？”

一声冷哼，来自左方竹林深处，然后一名身穿汉人便服，年约三十的健硕男子悠然走了出来，在跋锋寒左方二十步许处停下，手上的短杆马枪收到背后，枪头在左肩上斜斜竖起，形态威武至极，风度姿态均予人完美无瑕的感觉。

跋锋寒不用看也知他这枝由波斯名匠打制的马枪把手的地方铸有一只

秃鹰，全枪重达六十斤，钢质绝佳。在突厥，这枝标志着他武技的“伏鹰枪”已是家传户晓，敌人则闻之胆丧。

当年跋锋寒被他在沙漠追上时，曾吃尽他这伏鹰枪的苦头，幸好一场沙暴把整个形势逆转过来，亦使他除了是突利的死敌外，更多出个情敌的身份。

若非芭黛儿乃处罗可汗的亲族，又是赵德言的爱徒，兼之突利眷恋甚深，恐怕芭黛儿早被处死，以消突厥人这类最难忍受的奇耻大辱。

两人目光相触，有如两道闪电在空中交击，互不退让。

突利像跋锋寒般是典型壮硕的突厥人，虽比不上跋锋寒的俊伟，轮廓粗犷，发如铁丝，但却另有一股硬朗雄健的男性气概。

他年纪并不大，但脸上粗黑的皮肤和左颊的多道伤痕，却展示出他曾经历过艰苦的岁月和凶险的锋镝。眼神锐利而冰冷，却并没有把仇恨透出来，显示出高手的深藏不露和武技的湛深修养。

对视了好半晌后，突利露出一丝森寒的笑意，淡淡道：“区区一个马贼，竟能使我们劳师动众，跋锋寒你也足以自豪。”

他说的是突厥话，跋锋寒却以汉语微笑应道：“我们之所以成为小马贼，皆拜你们这群大马贼的恩赐。强者为王，此乃千古不易的真理。如今就让某人领教你的伏鹰枪法，好完成上趟我们未竟之战。”

突利哈哈一笑，改以汉语沉声道：“死到临头，仍敢口出狂言。”

转向芭黛儿道：“黛儿你不是为这一天苦候多年吗？现在我便为你押阵，让你……”

芭黛儿冷冷打断他道：“你曾答应我不会来的。”

突利眼中首次掠过愤怒之色，旋又敛去，以完全违背他性格的温柔声调道：“我是关心你嘛！”

芭黛儿狠狠道：“有你在场，我绝不会动手。”

不再看两人半眼，闪身便去。

两人都猜不到有此变化，先是脸脸相觑，旋又记起对方乃自己的死敌。

“锵”！

跋锋寒斩玄剑离鞘而出，突利的伏鹰枪则移回前方，只以单手擎着，枪锋遥指对手，左手反负在身后，姿态从容好看。

跋锋寒跨前一步，剑交左手，一股凛冽的剑气，像狂风般向突利吹打过去。

突利仰天长笑，手中伏鹰枪颤震不休，发出“嗤！嗤！”枪劲，把跋锋寒发出的剑气撞得横泻狂流。

霎雨被两股气劲冲激，变成一团往四面八方激散的雾气，把两人笼罩在内，蔚为奇景。

跋锋寒剑回右手，主动出击。

寇仲、云玉真、卜天志和宋金刚在厅内坐下时，寇仲才定神打量这刘武周手下的大将。

宋金刚的身型虽是彪悍魁梧，但却有张修长秀气的脸庞，配在他的宽肩上似是比例上小了点，但十足强调了他过人的体格。

长脸庞上有一双聪明机灵、却略带忧郁的眼睛和一张多情善感的嘴巴。此时他神色从容冷静，使人感到他是个守口如瓶，不轻易露出底细，智勇双全之士。

寇仲不由对他生出些许好感。

宋金刚打了个手势，为他们奉上茶水的手下立时退个一乾二净，布置简单予人“临时就章”感觉的厅子只剩下他们四个人。

气氛严肃起来。

一向巧笑情兮的云玉真亦敛起笑容。

宋金刚用神瞧了寇仲好一会后，哈哈笑道：“寇兄不愧当今英雄人物，只要几下手段，便使北方的形势顿时改观，至此方知江湖上对寇兄的赞语，非是夸大之言。”

寇仲微笑道：“只是因缘巧合下，使寇某适逢其会吧了。宋兄是否有要事相询？何不直言。”

卜天志露出亲切的笑容，赞道：“寇爷的词锋愈来愈厉害哩！”

寇仲一阵感触，想起当年卜天志只当他和徐子陵是两个可被利用的傻小子，现在却寇爷前寇爷后的叫着，这变化大得使他有点不似真实的感触。

宋金刚平静地道：“在洽商要事之前，请容在下探问一句，寇兄与王世充是何关系。”

寇兄请恕在下冒昧直言。”

寇仲苦笑道：“你真够坦白，连我都弄不清楚和王世充是什么关系？怕该是‘互相利用’而已。”

云玉真黛眉轻蹙道：“王世充是头老狐狸，你这头小狐狸小心给人吃掉。”

宋金刚笑道：“和寇兄说话确是痛快之至，我亦不想再兜圈子，现今天下群雄中，论声势自要数战无不胜的李密为首，但论实力则以窦建德和杜伏威不相上下，寇兄是否同意在下作此谬论。”

云玉真讶道：“李密刚大胜宇文化及的十万精兵，何以实力却落于窦建德和杜伏威之后？”

宋金刚瞥了寇仲一眼，微笑道：“看寇兄的神情，便知他最清楚其中情况，不如由寇兄说吧！”

寇仲更觉得宋金刚此人大不简单，因为他显是刚抵洛阳不久，竟能准确把握李密的军情，由此便可推见其它。

淡然道：“道理非常简单，只从王世充敢以二万兵力进驻偃师，摆出兵胁虎牢的高姿态，便可推知李密虽胜宇文化及，却是元气大伤的惨胜。不过老杜攻竟陵时亦是损兵折将，何以仍能与窦建德相提并论？”

宋金刚答道：“李密和杜伏威的分别，在于一个要收买人心，另一个则只求胜利不择手段。故前者采行募兵制，而后者则从一开始便强征平民入伍。因此杜伏威每能在短时间内补足兵源，只要兵器粮马各方面应付得来便成。此法的弊端是兵卒杂而不精，士气散漫。但在杜伏威严苛的手段压制下，在一般的情况下是不会出乱子的。”

他说的每句话都深深打进寇仲心坎里，当日就是因杜伏威的人到农村征民入伍，而使他遇上素素和李靖。

宋金刚最后再补充道：“杜伏威声势虽盛，照我看却是个没有大志的人。”

寇仲听得心中惶然时，卜天志讶道：“宋将军何以有此看法？”

宋金刚冷哼道：“有大志者，眼光岂会如此短浅，只顾目前之利。”

云玉真插口道：“那李密该算有大志的人了，只看他收买人心的手段便可见一二。”

宋金刚哈哈笑道：“李密确是心怀壮志的人，只是心胸过于狭窄，有一瞿让而不能容；又下蒲山公令追杀寇兄和徐兄，结果偷鸡不成反蚀把米，声威受损不在话下，最大弊处是反而树立两个劲敌。”

寇仲连忙谦让，心中不由因宋金刚精到的眼光和判断而对他作出更高的评价。不由顺口问道：“那么贵上，嘿！什么可汗的该是最有大志的人了！但投靠突厥，岂是长远之策？”

宋金刚叹了一口气道：“即使李渊据守关中，也要向突厥称臣，何况我们邻靠突厥，此乃权宜之计，别无选择。”

接着岔开话题道：“据我所知，李世民的的上策院正着意修改隋朝旧法，新定的税制名为租庸调法，大概是每丁租二石、绢两疋、绵三两、役二十日，不役着每日折绢三尺，简单易行，一去前朝弊政，这就叫志向远大，非只是着眼目前。”

寇仲大为警惕。

盖对政制的认识乃自己最弱的一环，看来也要学李小子般建立个他娘的什么府，厘定政法，至少也可予人“志向远大”的印象。

难怪师妃暄要拣选李小子，自己的起步实嫌迟了些许，识见也差了些。

宋金刚的武功若像他的眼光那么高明，就必是一等一的高手。

同时他有点糊涂，弄不清楚宋金刚为何要透过云玉真来找他？

不禁皱眉道：“宋兄仍未说出今趟找我寇仲，究竟是为了什么事。”

宋金刚从容不迫地反问道：“寇兄是否想收复竟陵呢？”

寇仲苦笑道：“当然想得要命。但一来手上尚有几件更迫切的大事要做，而形势更不容许，我只好等他娘的一段日子才想这个问题。”

宋金刚沉声道：“兵家争战，刻不容缓，岂能久候。现在形势清楚分明，李密与王世充决战在即，不论谁胜谁负，都免不了大伤元气。在这情况下，只要杜伏威破李子通取得江都，便会循宇文化及的旧路沿运河北上。而唯一不同之处，由于杜伏威有整个江淮作后援，不虞有粮食不继之患，那时天下谁还能与江淮劲旅争锋？”

寇仲愕然道：“你好象漏说了关中李家和夏王窦建德哩！”

宋金刚智珠在握般的悠然道：“新秦霸王薛举上趟被李世民所败，痛定思变，正密锣紧鼓准备大举反攻，那时李渊自顾不暇，那有能力兼营关外，只能坐看杜伏威耀武扬威。至于窦建德嘛，一天破不了宇文化及和徐圆朗，亦不敢轻率南下，何时才轮到他们兵迫东都。”

听到宇文化及之名，寇仲双目闪过森寒的杀机，冷哼道：“薛举若攻打长安，宋兄有什么大计呢？”

宋金刚双目神光电闪，微笑道：“我们自然要直捣李渊的老巢，断他的根本。”

云玉真和卜天志同时失声道：“太原！”

寇仲心中一震，完全把握到宋金刚的战略，更深深感受到宋金刚非凡的手段。李小子今趟有难了。

剑枪交触，发出“呛”一声的清脆激响，两人倏地分开。
雨粉仍漫无休止地在竹树参天的园林上细絮绵绵的飘下来。
别看跋锋寒这一剑看似全力以赴，事实上纯属试探性质。
两人心中都暗暗吃惊。

突利本有信心可稳胜这情敌，皆因以前已胜他一筹，兼且近年得到毕玄和赵德言多番指点，屡有突破，自己又从没在练功上松懈下来，连女色也看得很淡，但刚才交手一招，竟不能连消带打，抢得攻击，便知跋锋寒已全面追上自己。

跋锋寒亦是心中惶然。

暗忖若非得和氏璧之助，今天绝不能讨好。

不过现在谁胜谁败，仍在未知之数。

斩玄剑迎风一抖，跋锋寒心中涌起一往无前的强大信心，凌厉的剑气，立时弥漫林内这十丈见方的空间内。

可是突利伏鹰枪锋尖晃动，隐隐封着他所有进攻路线，使他一时仍未敢越雷池半步。

突利是突厥皇族中罕有的武学天才，伏鹰枪法是在领悟了兵法后创造出来一种专讲阴阳、虚实、有无、与大自然的妙理浑而为一的非凡技艺。

当年大漠一战，跋锋寒便因把握不到他的枪路而被他刺中三枪，陷于浴血苦战之局。

突利露出一丝充满不屑意味的笑容，嘲弄地道：“害怕了吗？”

跋锋寒不住积蓄气势，闻言晒道：“你突利万水千山的来到这里，难道就是那么的隔远舞枪弄棒？说出来也要笑死人。”

突利当然不会为两句话就冲动得妄然进击，冷笑道：“跋锋寒你非是外行人，却偏说出这种外行话，谁才可笑？”

雨丝飘在脸上手上，一片凉浸浸的。跋锋寒收慑心神，欺步进身，脚下发出“噗噗”足音，挟着强大的气势，笔直向突利迫去。

突利在气机牵引下，微往左移半步，手中伏鹰枪化为一道精芒，电疾斜刺，角度之妙，恰好比跋锋寒此际采取的进攻路线要早上一步刺中对手。

伏鹰枪带起了一卷雨粉，倍添其惊人的声势。

以跋锋寒之能，仍料不到他变招以攻代守在时间上掌握得如此精到，反击是这般凌厉，枪势浑然天成。

跋锋寒竟被迫采取守势，腾挪移位，回剑劈中枪头。

“铮”！

突利一阵长笑，枪势展开，在眨眼的高速间，连续刺出三枪，每一枪的角度均针对跋锋寒的反应而略有变化，凶猛无俦。

跋锋寒一步不让的“呛呛呛”连挡三枪，接着斩玄剑化作一片光网，趁突利变招的刹那铺天盖地的狂攻过去。

一时剑光枪影，把两人完全笼罩其中。

落下的雨粉，受劲气所激，喷泉般往四方飞溅。

“当”！

枪尖刺上剑锋。

两人都使不出下着，倏地分开。

鼓掌声响。

两人仍虎视对手，不敢分神。

亭内这时多了个人出来，坐在亭栏处一派逍遥自在的笑道：“可汗的破剑枪法果然不同凡响，该是胜券在握，不过为了省点时间，何不让我李神通也作个陪客，收拾了这小贼后大家携手喝酒，不是更痛快吗？”

跋锋寒心中大凛。

李神通乃李渊之弟，但在江湖威望却尤过其兄，擅使三戈戟，钩、啄、割、刺变化万千，名震北方。若他不顾江湖规矩与突利联手，自己只有突围逃走一途。

突利仰天长笑道：“要喝酒还不容易，今天不打哩！”

跋锋寒和李神通为之愕然。

第七章 还看今朝

宋金刚定神瞧着寇仲道：“寇兄可知自己正身陷险境？”

寇仲暗忖这句话岂非多余之极，表面却摆出虚心就教之状，道：“宋兄请指点。”

宋金刚沉声道：“不用在下明言，寇兄该知我们和突厥人关系密切，故亦能透过他们得到珍贵的消息。”

寇仲愈来愈感到宋金刚说服人的魅力。

事实上直至此刻，宋金刚仍在兜兜转转，没有说到正题。但所有这些枝叶加起来，已产生出强大的压迫感，使寇仲感到有必要与他亲近和合作。

明显地对方看穿了自己有争霸天下的心意，故每一句都能敲在这骨节眼上，令他不由心动。

皱眉道：“有件事我始终弄不清楚，听说李阀和突厥关系良好，假若你们和李阀动上了手，突厥人究竟会相助那一方呢？”

宋金刚好整以暇的答道：“那一力弱便助那一方，寇兄明白了吗？”

两人对视一眼，同时会心大笑。

宋金刚敛去笑容，肃然道：“寇兄因和氏璧一事，已开罪了李世民，以他果断不移的性格，绝不会轻易放过此事不理。”

寇仲晒道：“他凭什么认为和氏璧在我手上呢？要知此事连当事人的师妃暄亦不敢肯定。”

宋金刚道：“此事本非常奇怪。但李世民却向突利透露他可包保和氏璧是在你们手上。而他更对寇兄你非常忌惮，明示如不能把你两兄弟收为己用，只好斩断恩义，把你们毁掉。别人不知他手上的实力，但却绝瞒不过我，故而知道寇兄现在的情况实凶险至极点。”

寇仲心知肚明宋金刚说的是真话，因为要编也编不出来。

想是李靖的而且确出卖了他们，否则李世民怎敢一口咬定和氏璧是他们偷的。寇仲双目杀机乍闪，沉声道：“要我寇仲项上人头的人还会少吗？何碍多他一个。”

宋金刚淡淡道：“寇兄乃才智之士，但对李世民此人究竟知得多少呢？”

寇仲苦笑道：“正要向宋兄请教。”

云玉真和卜天志均露出欣赏神色，肯虚心问道，正是此子所具的一大优点。

宋金刚道：“我从未见过李世民，但对他自太原起事后的行藏却曾下过一番打听和研究的功夫，结论是此人果断进取，立志远大，又因其坚毅卓绝的性格，又擅用奇兵，每能以弱汰强，于险中求胜，实是罕有难得的军事长材。”

接着深深瞧上寇仲一眼道：“他从未试过犯错，今趟对寇兄当不会破例。”

卜天志色变道：“李世民此刻在洛阳手上的实力如何？”

寇仲讶然望了卜天志一眼，这人对他的关心似乎不是假的。

宋金刚道：“他目前在洛阳有多少随从，我并不清楚。不过由他建立的天策府，确当得上猛将如云，谋臣如雨这两句话，可见这人很有服人魅力，能使人心归向。”

顿了顿道：“文的方面我只说一个对他最有影响力的人。他就是房玄龄，此人不学武功，却是识见过人。当李世民率军入关中时，房玄龄来到渭北谒儿，便被李世民任为参军，所有表章文书、军令折奏、均由他一手包办。且此人最擅于筹策作战需要的工作，凡筹措装备、粮秣器械，均井然有序，虽未能在战场上杀敌制胜，但对成败却起着关键性的作用，若我与李世民开战，定必先设计刺杀此人。”

寇仲心忖如若异日要与宋金刚交锋，必要先保住虚行之。否则若给刺杀了对他可是个大损失。

宋金刚虽然到如今都没有直说见寇仲所为何事，但寇仲已大概猜出一个谱儿来。

他是要利用自己熟知杜伏威的虚实去助李子通对付杜伏威，而他则可从容挥军太原，进击关中。

宋金刚当然亦知道他寇仲不轻易让人指使，否则何须大费唇舌。

卜天志问道：“武的又有何人。”

宋金刚苦笑道：“那便竖尽手指脚指都说不完了。以李阀本身来说，自以李神通和李世民三兄弟最是高明。但真正的实力却来自依附李家的各方高手，其中约有十多人，凭什么说都是一等一的出类拔萃高手，江湖称之为策府上将。这批上将级的人物，居首的却竟是个女人，谁都不知道她的名字，因其兵器是一根红拂，故呼之为红拂女而不名。”

寇仲讶道：“她比杨虚彦更厉害吗？为何竟排得首席之位？”

宋金刚显然不知杨虚彦是李世民的人，动容道：“寇兄从何处得知杨虚彦加入了关中军呢？”

寇仲心想原来你非是无所不知的，解释两句后道：“可否与宋兄约个后会之期再商讨大事，我现在必须立即入宫见王世充，否则他会心生怀疑呢。”

宋金刚知道已打动了，不再相强，约了期后让寇仲离开。

跋锋寒凌空跃起，轻轻松松的落在徐子陵的艇上，坐在船头处，淡淡道：“该是还艇给人家的时候了。”

徐子陵有点尴尬的道：“你怎知道我跟在你背后？你明明从没有回头张望的。”

跋锋寒手掌翻开，原来掌心处暗藏一面圆镜。

徐子陵这才恍然，跋锋寒问道：“你全听到了吗？”

徐子陵俊脸微红，边划艇边道：“我还以为你们会以本国的方言交谈，那知说的竟是汉语，嘿！对不起！”

跋锋寒点头道：“我是为你而说汉语的，何用介怀。因爱成恨的女人有时比洪水猛兽更可怕，最大问题是你怎都不忍心对她下辣手。我本以为当时她这么年青，对什么事都不会太认真的。现在才知道错得很厉害。噢！小心点！”

徐子陵早听到破浪之声，忙把小艇划往一旁。

一艘快艇迅速驶过，操艇者是个与任何道地洛阳人没有显著分别的汉子。

两人的眼睛同时亮起。

跋锋寒道：“你嗅到吗？”

徐子陵肯定地道：“是生草药的味道。”

两人同时想起上官龙。

那艇已没进茫茫雨粉的深处。

徐子陵船桨打进水里，心中暗对艇子的原主人道歉，因为他必须把艇子多借上一段时间。

寇仲与云玉真回到车厢里，仍旧由卜天志负责驾车，朝皇城进发。

云玉真低声问道：“你觉得宋金刚这人如何？”

寇仲皱眉道：“他是你介绍的，却来问我。”

云玉真嗔道：“我只是奉萧当家的指令行事吧！”

寇仲笑道：“美人儿师傅莫要认真，照我看这宋金刚将会是李世民的劲敌，这场争天下的游戏愈来愈有趣。哼！刘武周定曾对突厥人有很大的承诺，否则突厥人不会舍李小子而偏帮他们的。”

云玉真道：“这或者是近者亲远者疏的道理。刘武周等几支在北疆的起义军，都受突厥人的策封而称臣，李渊始终因距离远了点，所以突厥人不太信任他。”

寇仲思索道：“为何宋金刚一句都不提梁师都，他是刘武周的师兄弟，都是鹰扬派独当一面的高手，理该休戚相关，共同进退。”

云玉真晒道：“就算亲兄弟也可以反脸成仇。杜伏威和辅公佑不是刎颈之交吗，现在还不是互相猜忌。听说李世民和太子李建成亦是弟兄失和，每逢牵涉到帝位，什么伦常人情都会一钱不值。”

寇仲回想起杜伏威想认自己为子时，确没有提过辅公佑，似完全不把

他放在眼内。

想起云玉真以消息灵通著称，微笑道：“若我将来举事，美人儿师傅肯否全力助我？”

云玉真瞥他一眼，叹道：“那时再说好吗？人家如今的心不知多么烦哩！”

寇仲直觉感到她是为男女之事而心烦，不敢问下去，随口道：“独孤家有几个高手都完全没有露面，比如那个独孤霸更像失了踪似的，知否他们到那里去了？”云玉真无精打采地道：“我怎么知道。到了！下车吧！”

小舟载着徐跋两人，泊在一道小桥之下。在烟雨的笼罩中，除非有人坐艇穿过桥底，又或者是刻意查看，否则该不会发现他们。

若这是像洛水般的主要航道，他们的小艇当然是颇为碍眼。不过他们目下置身的只是向洛渠的一道小支流，位于城西南的宜人坊内。

那艘小艇就泊在后靠水流一座院落后的小码头附近，码头处另外还泊有三艘有篷的快艇。

在洛阳，水道交通贯连全城，比车马行走于陆上更要方便迅捷。

跋锋寒遥望着那院落紧闭的后门，沉声道：“我有把握杀死突利。”

徐子陵愕然道：“此话怎说，以我刚才所见，你两人顶多也是势均力敌，平分秋色之局。”

跋锋寒摇头道：“这只是表象，你觉否昨晚对上师妃暄时，自己有远超平时水准的表现？”

徐子陵一震道：“我没有真正想过这问题，得你现在说起来，似乎确是如此。”

跋锋寒双目神光闪闪，以充满憧憬希望的声音道：“这正是和氏璧的妙用，使我们突破和超越了以前体能的限制。现在我们需要的是挑战和磨练，才能把开启了的潜能发挥出来，变成己有。现在洛阳卧虎藏龙，而我们则四面受敌，天下间还有比这更好的练武场所吗？”

徐子陵低头细看雨点落进河水后，变成河水一部分的情景。

点头道：“我们就像一条开阔了的河流，每趟与人战斗，若如刮起一场风雨，便河水更为丰盛，想想都教人心动。”

跋锋寒道：“有人出来！”

徐子陵早生出警觉，忙隐好身形，朝院落后墙瞧去。

两道人影越墙而出，落到其中一艘快艇上，迅速解索朝另一方向驶去。

这正是徐子陵细心处，把小艇泊在通往洛水的另一端，否则此刻就要被敌人发现了，因为敌人要往市中心的机会当然是最大的。

跋锋寒目送快艇去远，欣然笑道：“今趟我们是误打误撞，竟寻上曲傲的临时巢穴，难怪刚才嗅到雪莲的味道，那是铁勒人疗伤的圣药。”

徐子陵亦认出刚才那对男女是曲傲的二门徒美女花翎子和三门徒庚哥呼儿，心想又会这么巧的，奇道：“不知他们中谁人受伤？”

跋锋寒道：“不用有人受伤也可办货吧！这叫未雨绸缪，作好准备。”

徐子陵见跋锋寒双目神光电闪，问道：“锋寒兄不是要硬闯进去，大杀一场吧！”

跋锋寒微笑道：“子陵真知我心意，试想想看，院内究竟有什么人？实力如何？我们都是一无所知，那种硬闯龙潭虎穴的痛快刺激，已教人兴奋莫名。我们能否成为与宁道奇、毕玄、傅采林那种级数的高手，正好是还看今朝！”

两人此际同时心生警兆，朝河道通往洛水的方向瞧去。

一艘快艇挟着风雨迅速驶至，除一人在艇尾操舟外，艇头挺立的大汉披散长发，脸目狰狞，肩宽腰细腿长，外相威悍可怖。

徐子陵忙收回目光，虽相隔近三十丈，仍怕惹起对方的警觉，低声道：“是独孤霸，独孤阙的一流高手，独孤峰的亲弟。”

跋锋寒讶道：“独孤阙不是与李密合作吗？为何又暗中勾结上铁勒人？去吧！”

徐子陵正回想起当日离开荥阳城时，独孤霸趁沈落雁心神分散藏在雪堆里猝然暗袭得手，还想向沈落雁施暴，最后被自己偷袭伤遁的情景，闻言一呆道：“什么？”

跋锋寒已一掌拍往水面，撞起一股激溅四洒的水柱。

小艇箭矢般破开河面，滑出桥底，朝独孤霸的快艇迎去。

寇仲跳下马车，与卜天志打个分手的招呼时，后者弹指射出一个纸团。

寇仲愕然接下，马车掉头离开。

他边往皇城中门走去，边阅看卜天志给他的纸团，上面除了写上暗中见面的地点、时间，再没有其它说话，禁不住心中嘀咕。

卜天志分明是想瞒着云玉真和他暗通消息，究竟是什么一回事？

但又隐隐感到卜天志没有恶意。

入皇城后，守门的将领把他带到尚书府，等了好一会，才有人把他领往大厅，甫进门为之愕然。

只见王世充高坐于大厅南端主座处，十多个席位平均分布两旁，都坐满人。

右边六席寇仲认识的有“美胡姬”玲珑娇、可风道人、“铁钩”陈长林，居于王世充右边首席的是欧阳希夷、郎奉和宋蒙秋则陪于末席。

另一边的六个人全是首次见面，居末的两人貌肖王世充，看来该是他的儿子。寇仲那想得到忽然遇上这样阵仗时，王世充长身而起，大笑道：“寇仲你来得刚是时候，我们正商讨大计。来！坐下喝盅热茶再说。”

众人纷纷向他抱拳为礼，只有那冷若冰霜的胡女玲珑娇对他爱理不理的略一颌首，算是打过招呼。

欧阳希夷似对寇仲特别有好感，招手道：“不用加席，来与老夫同坐吧！”

自有侍从在这前辈高手几旁之下加设一张太师椅，让寇仲坐下，又奉上香茗。扰攘一番后，王世充介绍左方首次两席身穿将服的男子予寇仲认识，一叫张镇周，另一名杨公卿，乃王世充倚之为左右臂助的大将，地位比之郎奉和宋蒙秋要高，一向驻守外防，为王世充与各方起义军作战。

寇仲知道这才是王世充的真正班底，特别留心打量那两人。

张镇周身材？长，瘦削的脸庞显得精明自信，神态冷静自若，罕有露

出笑容，高高的额头微微隆起，好象内中蕴藏无穷的智能。年纪在三十五、六间，似是个一丝不苟的人。

杨公卿年纪稍大，中等身材，脸上永远挂着点温和的笑意，细长的眼使寇仲感到他是个城府甚深的人。尖嗓门，说话时慢条斯理的，予人若断若续的感觉。

末座两人分别是王玄应和王玄恕，是王世充的长子和次子，前者脸上带有伤疤，说话举止有些粗野鲁莽，眼神较有种狠毒的意味，教人不敢恭维，略嫌矮短的身型已有点发胖，令寇仲猜他是耽于酒色的人，否则这般二十来岁的年纪，该不会有此情况出现，看来纵是得王世充亲传，也成不了什么气候。

反是乃弟身体结实，容光焕发，英气勃勃，虽及不上寇仲的高度，也算身长玉立，但稚气未除，仍须一段历练才可独当一面。

另两人是王弘烈和王行本，均属王世充的亲族，只看外貌都非什么非凡人物。在座八名王世充军系的核心人物，占了一半是与王世充有亲属关系的人，除王玄恕像点样子外，其它均非人材，如此任用私人，对军心士气当有一定的影响。

用过茶后，王世充向寇仲笑道：“能见小兄弟无恙归来，我等无不欢欣雀跃。”

寇仲心中暗骂，一句不提昨夜的宵禁令，笑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须惊动尚书大人和诸位在此商讨大计？”

王世充道：“晃公错刚抵此处，我们准备先发制人，务要令南海派全军覆没，永不翻身。”

寇仲骇然道：“万万不可！”

包括王世充在内，人人均为之愕然。

第八章 惜花之人

徐子陵要运劲划艇时，跋锋寒沉声道：“尽量不要惹起他的注意，现在我们是进行刺杀，绝非什么依足江湖规矩的决战。”

徐子陵垂下头来，不让独孤霸看到他的样貌，船桨徐徐拨在水内，看似无甚劲力，还透出一种闲适安逸的味儿。

独孤霸的眼光箭矢般往两人瞧来。

由于跋锋寒背向他坐在船头，兼之细雨飘飘，故感觉不到他特别雄伟的身型。徐子陵脸部则被帽子遮盖，并且佝偻起身体，只像个普通的船夫。

独孤霸只瞪他们一眼，心神便分到其它事物上去。

若两人的小艇是从后面赶上来，他的警觉性定会大幅提高，而且他刚与花翎子两师姊弟碰过头，自然更不以为意。

连跋徐两人都没想过会神推鬼扯的碰上独孤霸，更何况是他本人。

此时独孤霸的小艇离小码头只有二十丈许，而徐跋的艇子则从码头另一端河道近三十丈处驶来，以洛阳频繁的水道交通而言，实是最平常不过的情况。

跋锋寒早把斩玄剑连鞘放在脚下，务要独孤霸不起丝毫戒心。

独孤霸的小艇首先接近码头，此人显然性格急躁暴戾，连等艇泊码头的耐性都欠奉，两脚轻撑，越过丈许的距离，落往码头处。

徐子陵不待跋锋寒吩咐，倏地运劲。

艇子煞那间窜前近三丈，离码头只有五丈的距离。

为独孤霸划艇的大汉愕然朝他们瞧来，喝道：“霸爷小心！”

跋锋寒已用脚挑起斩玄剑，往后翻腾。

独孤霸猛然回过身来，窄长脸孔上那对细长阴狠的眼睛露出怪异之色。

“锵”！

斩玄剑出鞘。

独孤霸反应亦是一等一的快捷，趁跋锋寒仍在水面上两丈许的高空时，扭腰沉身坐马，一拳凌空击出，务要令对手难以近身。

同一时间徐子陵把船桨从水里抽回，挥手掷出，喝道：“着！”

船桨先一步来到跋锋寒脚下，他与徐子陵数番出生入死，已明其意，单足点上，再一个腾翻，不但避过对手能摧心裂肺的拳劲，还渡过余下的距离，飞临独孤霸的上方。

徐子陵在掷出船桨后，没有浪费半丝时间，追在跋锋寒之后往码头掠去。

为独孤霸操舟的大汉亦一声发喊，拔出佩刀，往码头跃去。

独孤霸一拳击空，知道不妙，最糟是那根船桨，作用本只是助跋锋寒改变腾跃的去势，可是经跋锋寒脚尖点中，不但改变了角度，直朝独孤霸射来，还被他把真劲加注在徐子陵本身发出的劲道里，速度激增，像闪电般朝独孤霸射至。

独孤霸若硬挡船桨，便应付不了跋锋寒迎头斩下来的一剑；但若是移身闪避的话，势将失去先手和主动之势。

在权衡轻重下，惟有选择后者。

闪电横移。

跋锋寒一声冷笑，斩玄剑化作漫天剑气剑影，像早悉独孤霸会躲往那个方向般把他笼罩其中，双脚同时触上实地，左掌准确无误的及时拍在船桨处，把他擅长心分二用的独门绝技发挥得淋漓尽致。

徐子陵此时踏足码头边沿处，记起此人的劣行，下手岂会容情，从另一边往独孤霸后方欺去，双拳先后重击而出。

独孤霸的随从仍在凌空的当儿，改变方向并加重了力度的船桨已向他当胸射至。

他仍不知厉害，运刀便劈。

“叮叮当当”！

连串金铁交鸣声在跋锋寒和独孤霸之间响起，原来他袖中滑出两枝护臂，吃力地抵挡跋锋寒一剑比一剑快，力道亦越趋强劲，像狂潮巨浪般冲击他的可怕剑法。最令他难以捉摸是跋锋寒玄奥的步法，使他出剑的角度变化万千，极尽诡奇的能事。

徐子陵凌厉的拳风从后攻至。

“笃”！

那随从虽劈中船桨，但却像蜻蜓撼石柱般难以动摇其分毫，眼睁睁瞧着桨头撞上胸口，反掉进河里时胸骨尽碎而亡。

码头上的独孤霸在跋锋寒和徐子陵两大高手夹击下，亦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就在这最凶险的情况中，独孤霸这在江湖威望上仅次于尤楚红和独孤峰的高手，表现出他真正的实力和千锤百炼而来的求生本领。

就在前后压迫的窄小空间里，他身体往左右迅疾无伦的晃动几下，右手斜挑跋锋寒当胸掬来必杀的一剑，左手将护臂从肋下脱手往徐子陵弹出。

“当”！

跋锋寒改刺为斩，仍被独孤霸右手护臂架着，但却把他整个人震得横跌两步。徐子陵一旋身，护臂贴身而过，右掌扫在失去势子的独孤霸左臂处。臂骨折裂的声音应掌而起。

独孤霸再一个踉跄，跋锋寒的斩玄剑又来了。

徐子陵则被他护体真气反震之力弹得后退半步。

独孤霸无奈下脱手掷出仅余的护臂，激射跋锋寒，同时腾身而起，往这时刚飘至码头对开三丈许外的小艇落下去，带起了一蓬雨粉。

两人想不到他如此强横，在这样的劣势下仍能杀出重围，落艇逃命。

“呛”！

跋锋寒击掉他射来的护臂，正要追击，河面上传来独孤霸的一声惊呼。

两人定神瞧去，都看呆了眼。

王世充奇道：“为何万万不可？”

寇仲叹了一口气道：“我们现在要做的唯一事情，就是示敌以弱，李密愈轻敌，愈看不起我们就愈是理想。”

和他仅一几之隔的欧阳希夷不解道：“战场还战场，对付晃公错乃江湖上的决胜争雄，否则若任由他和独孤霸联手伺机行刺世充兄，闹得大家终日提心吊胆，我们还用办其它事吗？”

厅内大部份人都点头赞同。

只有那可风道人一扬手上尘拂，微笑道：“寇兄弟必有独特见解，何不说来一听。”

寇仲从容道：“首先我想知道李密那边的情况是如何呢？”

王世充点名道：“镇周！李密方面的情况，由你来说吧！”

张镇周道：“自我们开始在偃师筑桥置仓，李密便着手调集粮草兵马，又命大将邴元真率军进驻洛口，程知节进驻金墉城，单雄信守河阳，乍看似是要进军偃师，但可以是李密想南面以黄河为屏障，北守太行，东连黎阳，寓守于攻，使我不敢冒然出兵挺进。”

寇仲只听他这番话，便知他是个饶有谋略眼光的兵法家，心忖王世充能守得住洛阳这中原核心之地，确非侥幸。

见人人目光都集中在自己身上，干咳一声道：“我只听过王伯当和裴仁基，或沈落雁、徐世绩、祖君彦，却未听过什么娘的单雄信、邴元真和程知节，这三人在李密军中属什么级数的人物？”

众人见他语中夹杂粗话，不禁莞尔。只有玲珑娇露出不屑之色，冷哼一声，表示不悦之意。

杨公卿道：“李密手下确是人材济济，寇兄弟刚才提的五个人，因为在江湖上较有名望，故广为人知。但其它的文臣武将，称得上是人物的亦大不

乏人。程知节、单雄信和邴元真均为名将，其中尤以程知节最勇猛出色，此人本名程咬金，发了迹后嫌这名字不好听，请李密的首席谋臣魏征为他改了个文雅的名字。”

王世充那外貌令人不敢恭维的长子王玄应接口道：“李密尚有两个猛将罗士信和秦叔宝，均为武功不凡，精擅兵法的战将，遇上时不可不留神。”

寇仲点头道：“多谢指点，不过我想知道的，是这群将领中，谁曾是翟让的旧部？”

众人瞿然动容。

本有轻视之意的，亦收起蔑视的心。

王世充凝视寇仲好半晌后，吁出一口气道：“单雄信和邴元真都是在李密未崛起时随翟让打天下的宿将，向与李密的一群心腹不大和睦，但若要煽动他们背叛李密，却非易事。”

寇仲悠然道：“尚书大人请恕我直言，现今天下群雄并起，参与各路义军者，不外为了功名富贵，或是造福万民。以前之所以有这么多人向李密投诚，又或翟让被杀后以其所部改投这家伙，无非希望买大开大，跟中了未来的真命天子。所以只要我们向这些人显示出真命天子非是李密，他看似牢不可破的瓦岗王国势将四分五裂，皆因其中破绽处处，人心不稳。”

接着一字一字，掷地有声的道：“现在形势清楚分明，谁先出手，谁便要吃败仗；但假若相持下去，待李密恢复元气，尚书大人势将危矣。”

大厅中一阵沉默，连呼吸声都似歇止了。

体型彪悍的陈长林道：“听寇兄的话，似乎对迫令李密先行出兵一事已有定计，何不说出来让大家参详？”

所有目光全集中在寇仲身上，连似对寇仲不屑一顾的玲珑娇也不免。

寇仲大感满意，知道自己在王世充这军事集团中刚确立了地位。从容一笑道：“所以我们不但不可以主动对付南海派的人，还要利用他们。”

就在独孤霸要落在快艇之际，艇子像给只无形之手在艇下托动般，倏地横移三尺。

正是这三尺之差，决定了这凶人的命运。

一道金光从水内射出。

独孤霸在被重创之后，又一脚踏空，完全失去计算，脸上露出惊骇欲绝的表情。

躲在水中的刺客在时间上更是拿捏得无懈可击，刺中独孤霸咽喉的一刻，刚是他大半截身子正落进水里去，连死前呼喊一声都办不到，就那么没进水里。

两人这才看到杀他的是一只擎着金针的美丽玉手。

跋锋寒和徐子陵那想过会有此变化，呆瞪着雨粉飘飘下回复平静的河水。

沈落雁的美丽俏脸从水面冒出来，向两人展露一个甜美的笑容，道：“多谢两位援手之德，否则也难以雪此辱恨，但千万不要告诉人是我干的。曲傲不在这里，而是在阴癸派一个秘巢内，若你们肯答应为我守秘，我便告诉你们算作回报。”

寇仲成竹在胸的油然道：“若尚书大人能佯作被刺受伤，包保李密会立即大举进犯，那我们的机会就来了。”

王世充脸露难色道：“现在我们防范犹恐不周，若故意给人机会，一个不好，吃了大亏岂不是弄巧反拙。”

张镇周不知是否给李密打怕了，插口道：“李密战无不胜，即使童山一战元气大伤，但实力仍在，为何寇兄弟这么肯定可败李密呢？”

寇仲知道若不先增强诸人必胜的信心，王世充这自私自利的人绝不肯去冒这个大险，语调铿锵的侃侃而言道：“上兵伐谋，而孙子兵法也有知敌的一项。诸位大人该清楚我的底细，翟让的女儿和我一直有联系，通过她的关系，李密打个喷嚏也瞒不过我，只要李密中计出兵，我们便以诱敌、暗袭、伏击的战术戳破他战无不胜的神话。”

顿了顿续道：“我已联络上夏王窦建德的首席大将刘黑闼，请他虚张声势来援，所以只要尚书大人肯冒这个险，李密不中计才怪。”

众人为之动容。

王世充精神一振道：“可否让我一见翟娇的人？”

寇仲拍胸道：“见翟娇也没有问题，不如就今天吧！”

王世充至此那还有怀疑。但杨公卿却道：“不过安排被刺一事必须计划周详，以保万无一失。待见过翟小姐后，我们再从长计议。尚书大人意下如何？”

王世充拍案道：“就是如此。”

寇仲心下大快，心想李密今趟你若能逃出此劫，我寇仲威震江湖的人名就倒转来写。

心中同时想起埋在城外秘处的面具，应可大派用场。

若没有跋锋寒和徐子陵之助，他绝不敢让王世充去冒被刺之险。

因为对手实在太强横了。

第九章 闯探虎穴

小艇在绵密的细雨下缓缓滑过水面。

徐子陵神情肃穆地把由别艇取来的桨子操舟，剑眉深锁。

坐在船头戴竹帽穿了蓑衣的跋锋寒环目扫视了两岸的民房后，道：“你在想什么？是否想不通沈落雁为何要杀独孤霸呢？”

徐子陵点头道：“沈落雁一向把李密的事看得比自己为重，故不该在李密正要与独孤阔合作的当儿，搬害独孤阔的人。不过这只是想不通的其中一件事。”

跋锋寒沉吟道：“我们只要弄清楚沈落雁是跟踪独孤霸来此，抑或是早伏在那里作探子，只是适逢其曾顺手报仇，便可猜出个大概。”

徐子陵想也不想便答道：“当然是早便伏在那里，否则怎知曲傲不在屋内。”跋锋寒道：“沈落雁监视这屋子该有一段时间，可能见到曲傲离开，又

或跟踪他到了她说的那个地址，更证实了那是阴癸派的秘巢，才可以提供这消息。但她这么大方应是不安好心，只想借我们的手去对付曲傲。”

顿了顿续道：“她趁机杀死独孤霸可能兼有公私两个原因，只看独孤霸要秘密来见铁勒人，可知独孤阙对李密仍有很大顾忌，而与李密合作对付王世充只是一时权宜之计。

最理想自然是只杀死王世充和他的亲党，再把兵权接收过来。否则若让李密得了东都，他独孤阙还有好日子过吗？”

徐子陵道：“曲傲既不在，独孤霸要来见谁？”

跋锋寒道：“或者他也不知曲傲不在那里。又或长叔谋之类的人物正在屋内等他，但照我猜现时那只是一座空屋，至多有一个半个武功低手在留守，连最后留下的两个高手花翎子和庚哥呼儿亦刚刚离去。否则我们的打斗声便应会惊动屋内的高手。”

徐子陵叹道：“事情真复杂，令人想不通的一件事是沈落雁凭什么跟踪曲傲而不被发觉。呀！我明白了，该是长白双凶兄弟，他们武功既高，又都是跟踪别人的人行家。”

两人四目交投。

跋锋寒沉声道：“怎么样？曲傲可能去与祝玉妍开秘密会议。我们则有两个选择：一是在曲傲离开时和他狠斗一场；另一则是不动声息，摸清阴癸派秘巢内的实力和底子后，再设法探听你瑜姨的消息。”

徐子陵忽道：“你和沈落雁是什么交情？”

跋锋寒微怔道：“这方面的事和目前的事有何关连？”

徐子陵若无其事道：“我只是想猜猜这是否沈落雁布上的另一个陷阱。”

跋锋寒警觉地视察前头的另一艘中型货船，答道：“她曾邀我加盟李密，秘密当她的刺客，当然是许以厚酬，不过却给我断然拒绝，事后还结伴同游了整整一天，不能否认她私底下是个颇为动人的女子。”

徐子陵苦笑道：“但她对李密的忠诚却肯定凌驾在其它事上，所以我一点都不信任她。李密追杀我和仲少的蒲山公令绝不是闹着玩的。现在那已变成李密心中的一根刺。”

跋锋寒道：“你的话不无道理，所以我们须分头行事，你去与寇仲会合，我则去踩盘子，看看是否真属陷阱。”

徐子陵皱眉道：“你不觉得太冒险吗？惹出祝玉妍又或馆娃，再加上铁勒人，恐怕连宁道奇也不易脱身。”

跋锋寒微笑道：“我只采隔岸观火式的监视方法，绝不会蠢得闯进去送死，只要沈落雁没有骗我们，总会有些蛛丝马迹可寻。”

又笑道：“泊岸吧！”

寇仲赶到天津桥对开的洛堤时，徐子陵等了他有小半个时辰。

他跃落艇内，徐子陵立即操桨开出。

寇仲回头张望道：“我已用了多种方法撇开想追踪我的人，咦！这艇从那里偷来的。”

徐子陵笑道：“本是偷的，后来却变成是一锭金子交易的成果，故我已

名之为双龙号，有它代步，谁都休想跟踪我们。”

寇仲接过他递来的竹笠蓑衣，欣然道：“你倒是准备充足，老跋到那里去了！唉！

董淑妮那小婆娘真是骗我的。”

想解释时，一人由岸上凌空飞至。

两人吓了一跳，谁敢如此胆大包天，公然以双拳对付他们的四手呢？

即使来人是祝玉妍，在如此广阔的河面攻击有艇为凭的他们，亦须三思而后行。

看清楚些，才知来者竟是宋玉致口中该已南归的宋师道，因他头顶竹笠，故一时认不出是他。

这多情种子挟带风雨落在艇心，喜道：“找你们真辛苦，又怕被人看见我和你们接触，所以从皇城一直跟小仲到这里，才敢和你们见面。”

寇仲苦笑道：“你的跟踪术真不错。”

徐子陵讶道：“二公子不是回南方去了吗？”

宋师道淡淡道：“君婫的师妹有难，我怎能袖手不理。”

徐子陵船桨一摆，舟子转往左旁的支道，加速前进。

宋师道续道：“君瑜的事，我已有点头绪。”

两人愕然，他们明查暗访，仍得不到半点消息，而宋师道前晚方知道此事，怎可能这么快便有成绩？

宋师道也是玲珑剔透的人，见到两人疑惑的神色，道：“我宋阔和这里几个较小的帮会，早有紧密的联系。其中一个更与洛阳帮势成水火，故无时无刻不在密切注视上官龙的动静。正因为有上官龙这条线索，才给我探到这个珍贵的情报。”

寇仲和徐子陵同时精神大振。

宋师道吁出一口气后，像在整理脑中的资料，半晌才缓缓道：“五天前，上官龙孤身单骑出城，到黄昏时始见他回来，他身后还有一辆低垂帘幕铺满尘土的马车，随车同行的四人有两个女的，都罩上脸纱，行藏闪缩。车子最后到了城东南角伊水旁永通坊的一所院子里。而上官龙到翌晨才离开。”

徐子陵运桨操舟，沉声道：“我们必须立即找到跋锋寒，我敢肯定沈落雁所说的那所房子，里面等的绝非曲傲，而是‘南海仙翁’晃公错那家伙。”

寇仲骤然听来虽听得一头雾水，但却知道宋师道已间接揭破了沈落雁的一个阴谋。

跋锋寒步出横巷，拉低帽子，低头疾行。

街上虽不乏行人，但因雨势转大转密，人人都是匆匆来去，少有注意其它人。沈落雁说的地点是新中桥北面的承福坊，但他却故意绕上一个圈子，看看有否给人吊在身后。

在这种天气里，跟踪别人非是易事，但要觉察有否被跟踪亦难度倍添。

他本身虽骄傲自负，但对徐子陵的才智却非常看重。

徐子陵若认定沈落雁不安好心，必有他的道理。

跋锋寒虽明知可能是个陷阱，心中却没有丝毫惧怕。自培育他成长的马贼群被歼后，他一直独来独往，仇讎遍地，已惯于应付各式各样的阴谋诡

计。

就在此时，他忽然停步。

雨水打在竹笠上，发出充满节奏感的“浙沥”清脆响音。

身穿男装的东溟公主单琬晶刚从一辆马车走下来，手持雨伞，在前方二十步许处冷冷瞧他。

跋锋寒差点掉头便走，犹豫片刻后，才朝这美女走去。

不一会他已和她脸脸相对，熟悉的体香令他生出无数回忆的片段。

单琬晶轻叹一声，玉容解冻，泛起幽怨无余的神色，轻轻道：“陪琬晶走两步好吗？”

跋锋寒微一颌首，领前缓步，道：“你是凑巧在这里碰上我的？还是闻讯而来。”

单琬晶道：“谁人有本事跟你们而不被发觉呢？只是凑巧碰上吧！我本已准备不再理你们的事，但老天爷总爱作弄人，又教我在这里遇上你。”

跋锋寒瞥了傍在右侧缓步的单琬晶一眼，目光再次注视前方，雨水从她的雨伞滑下来，滴在他的竹帽和早已湿透的宽肩处，令他感觉到两人间类似某种的微妙关系。

单琬晶低声道：“我刚见过世民，他想好好和你们详谈，看看可否和平解决你们和他间的问题。”

跋锋寒微笑道：“我跋锋寒一向都不用看别人的脸色做人，他要谈，便要看寇仲和徐子陵是否有兴趣了！”

单琬晶叹道：“我不想再和你争吵，一次便够了。不过却要提醒你一句，世民手下高手如云，只是他一向低调，等闲不会让人摸清他的底子吧了！”

跋锋寒淡淡道：“我刚曾遇过李神通，他该算其中之一吧？”

单琬晶道：“长孙无忌和尉迟敬德又如何？你总该听过他们的名字。”

跋锋寒心中微凛，这两人均是新一代的高手，在北方赫赫有名，虽及不上他般为万人瞩目，但都是有实力的年青高手，想不到竟都归附了李世民。

单琬晶道：“还有一个叫庞玉的人，你或者未听过他的名字，但此人无论才智武功，均不会在你们之下。”

跋锋寒知她定是刚见过此人，故印象特别深刻。以单琬晶的眼力，自然不会看错，照她的性格，更不屑虚言恫吓。

哑然失笑道：“事情像是愈来愈有趣，你有否见到李靖呢？”

单琬晶讶道：“谁是李靖？”

跋锋寒真的吃了一惊，单琬晶显然并未晓得李世民今次来洛阳的全部实力，但已为他们担透心事。

跋锋寒岔开道：“有没有阴癸派的消息？”

单琬晶道：“据消息说，阴癸派已将你们三人视为师妃暄之外的头号大敌，务要在下次出手时，一举把你们歼灭。唉！锋寒你不如离开中原吧？为何要和那两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混这淌浑水？弄得四面受敌，现在连娘和我都感到难以居中插手调停。”

跋锋寒欣然道：“有琬晶这句话便够了！有一事我必须向你申明，寇仲和徐子陵乃我跋锋寒真正的肝胆之交，和他们出生入死的这段日子，我将永志不忘。待君瑜的事水落石出后，不用人迫我也会返回大草原去，那是我出生的地方，死也要死在那里。”

单琬晶娇躯微颤的靠近了他一点，和他肩头微碰即离，柔声道：“阴癸

派尚有几个元老级高手，将会应召增援，祝玉妍不但想毁掉师妃暄，更要杀死挡在路上的任何人。

她之所以不惜开罪傅采林来对付傅君瑜，皆因以为她也知道‘杨宝库’的秘密。”

跋锋寒默默听着，感受身旁美女语气中的关切。

这趟雨中漫步，可能是他们最后一次的聚首。

沉声道：“你什么时候回琉球去？”

单琬晶好一会才答道：“该是这天的事，以后我们会尽量减少来中原。”

跋锋寒停了下来，单琬晶仍继续多走三步，才停步转身，把素黄色的伞子斜斜打在身后，衬托起她湖水绿色的挡雨披风，玉骨冰肌、亭亭俏立，有种惹人怜爱的动人美态，使人无法联想到她一向固执刚烈的脾性。

跋锋寒定神细审她这罕得一见的姿态表情，吁出一口气道：“一路顺风！”

硬起心肠，转身便去。

走了约五步，单琬晶在后面娇呼道：“锋寒。”

跋锋寒没有停步或回头后望，只扬扬手，道：“别了！”便径自去了。

跋锋寒好不容易才寻到承福坊的入口，一辆马车迎面驶来，驾车的是个个目陌生的汉子，叫道：“跋爷请上车！”

跋锋寒大感愕然时，寇仲的大头从车厢探出来，挤眉弄眼道：“跋小子你滚到那里去了！还不上来！”

跋锋寒立时把离别的伤感抛开，哈哈一笑钻进车箱去，才知除寇仲和徐子陵外尚有宋师道，难怪马车、车夫一应俱全。

寇仲扼要地解释了来龙去脉，道：“现在我们要杀到那里去，但先得研究清楚那院子的布局，再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方法破门碎窗入屋，只要馆馆或祝玉妍不在，而瑜姨又确给她们藏在那里的话，我们便该有很大的成功机会。”

宋师道忙道：“但却绝非万无一失。所以我们必须谋定后动，机会失去了就永不回头。”

跋锋寒冷哼道：“沈落雁太狡猾了，竟敢这么来害我，若非我不喜欢杀女人，定要拿她来试剑祭旗。”

寇仲道：“与李密的斗争，岂在朝夕，迟些就有她好受的。”

宋师道已清楚整件事，提议道：“何不把沈落雁刺杀独孤霸的事放出去，好破坏独孤峰和李密的关系，至少也可累得沈落雁要大费一番唇舌。”

寇仲笑道：“千万下可，否则我的戏法就不灵了！现在我的招数叫尽长他人志气，澈减自己的威风。连那晃公错我们也要好好尊敬他老人家，不拔他半根毫毛。”

跋锋寒素知他的手段诡计，也没闲情去管，转向宋师道道：“二公子有没有办法可侦知曲傲躲在那里？”

宋师道点头道：“这个容易，驾车的小张是这里青蛇帮的人，我对他们的帮主任恩有过点恩惠，只要我说话，而又是他们能力所及，都会义不容辞。洛阳的事，少有瞒得过他们这群地头虫的。”

寇仲压低声音道：“他们是洛阳帮的死对头，我们扳倒了上官龙，使洛阳帮在群丑无首下陷于四分五裂之局，等于间接帮了他们天大的忙，现时他们对我等不知多么感激。”

徐子陵瞥了窗外一眼，道：“雨停哩！”

驾车的小张叫道：“四位大爷到了！”

第十章 蛛丝马迹

四人在坊门外下车，观察形势后，翻上瓦面，窜过几所屋子后不片刻目标中的院子出现前方，中间只隔了一条小巷。

一看下，都心知小妙。

屋前的空地上，虽泊有一辆马车，却不见拉车的马儿。

这所前后三进，以两个天井相连的房子门窗紧闭，没有半点有人居住的样子。寇仲颓然道：“糟了！妖妇妖公妖女全给我们吓走了。”

宋师道出奇平静，低声道：“我们入屋看看，说不定会有所发现。”

跋锋寒叹道：“我看也是白费心机，阴癸派一向以行踪隐秘见称，那会留下任何可根寻的线索，否则早给人追上老巢去。”

宋师道摇头道：“今趟是不同的。我几可肯定她们是前晚上官龙被揭穿身份后才匆匆转换地点，是为怕被人寻到这条线上。这是一种小心驶得万年船的措施，但却又很易被人忽略的。在这种心理下，难免会有疏忽。那我们便有方法找出来了。”

三人无不动容，顿然对宋师道这位二公子刮目相看。

宋师道一声“来吧”，领先跃往院子里。

厅内布置讲究，墙上还挂有书画一类的装饰，不过不出跋锋寒所料，一切干干净净的，除家俬用具外没有留下任何东西。

宋师道却不肯放过任何一时地方。当三人意兴索然时，他却从地上捡起一些茶叶的碎屑，送到鼻下嗅吸一番道：“若我没有瞧错，这该是黄芽叶，挺直匀齐，色泽黄中带绿，细嫩如毫，形似鸭舌，乃茶叶的极品。”

三人听得目瞪口呆，心想只有他这种出身高门大族的世家子弟，才能凭一片茶叶说出这么多道理来。

徐子陵皱眉道：“纵然知道这是什么茶叶，但又能起什么作用？”

寇仲插口道：“照我看阴癸派的妖女不会把茶叶随身带备，该是上官龙预备好来孝敬她们的。”

宋师道欣然道：“这个可能性非常之大。天街有几间茶铺，其中三间都有黄芽茶卖，但只有山景居卖的是金刚台生产的一等黄芽叶，我和他们的老板这些日子混得颇熟，很容易查出上官龙是否只酷嗜此茶。尚是如此，我们便多得一条线索。”三人都听得心服口服。

茶有茶瘾，喝惯了某种茶，尽管会间中换换口味，但总不会一下子全改变过来的。

上官龙应是在养伤期间，若碰巧他遣人去买茶，他们便有机会了。

宋师道再巡察一番，没有新的发现后，朝内进走去。

三人因他这种‘查案’本领而对他视若神明，忙追在他身后。

宋师道进入其中一间卧房，睡床罗帐低垂，内里被褥凌乱，应了他们的预料，不但走得非常匆忙，且是在半夜离去。若是在日间，一切被褥便该是执拾整齐。

三人学宋师道般仔细观察时，他却揭帐坐在床沿，拿起被铺枕头用神嗅吸。

三人唯他马首是瞻，耐心静候他发言。

宋师道见三人呆瞪他，放下被枕莞尔道：“实在没有什么大不了。只是我一向长在讲究生活的家庭，而凑巧阴癸派的人对这方面的要求亦是颇为讲究，才给我认为可凭此看出些什么事来。”

跋锋寒动容道：“二公子这话非常管用，一向以来，江湖中人都以为阴癸派躲于深山穷谷之中，但现在看来则更有可能是把老巢隐于繁华的大都市内，教人料想不到。否则绝不会如此事事讲究。”

寇仲也谦虚地问道：“究竟是怎样的讲究呢？”

宋师道答道：“这睡帐和被褥都被一般香料熏过，但枕头带着的则是另一种香气，那该是来自那女子本人喜欢使用的香料。”

跋锋寒道：“那么睡这房子的该不会是君瑜，她从不用香料的。”

宋师道道：“熏于被帐上的是采自马尾松的松香，不要以为这只是追求享受，它实际上还有防潮、防腐、驱虫的好处。”

又道：“至于枕上的香气应是从桂花的极品丹桂花提炼制成的香料，普通人人家都花费不起。在洛阳虽有十多家香料铺，但只有平福老店出售这类贵格货。”

跋锋寒奇道：“二公子对洛阳的各行店铺真是了如指掌。”

宋师道微笑道：“我先后来了洛阳五趟，闲来没事便上街乱逛，藉便帮助一下洛阳的经济发展，明白吗？”

徐子陵道：“既然有了茶叶香料这两条线索，我们下一步该怎样走呢？”

宋师道道：“看遍其它地方再说吧！不过跋兄说得对，可以带走的东西，她们是不会留下来的。”

车子开出，往天街驶去。

在追寻傅君瑜这事情上，宋师道已摇身一变成了他们的领袖。

寇仲不解道：“我始终不明白，为何数次与娼馆交手，她都不拿瑜姨来要胁我们？”

宋师道道：“这反而显示了君瑜真是落在他们手上，所以才怕给人知道。就算祝玉妍如何肆无忌惮，对傅采林也总有几分顾忌。非到迫不得已时，也不会用君瑜来要你们供出‘杨公宝库’秘密的。”

午后的阳光破云而下，在下了半天雨后，份外使人感到明朗清新。

宋师道借机闭目养神，三人不敢扰他，都静静坐着，或是溜览沿途的风光。

到了天街，宋师道溜下车去，而小张则把车子驶进一条横街等候。

跋锋寒乘机嘱咐小张替他找寻铁勒人落脚的地点。

小张傲然道：“跋爷放心，这等小事小人必会给你办得妥妥当当。”

说毕跳下车子去了。

剩下三人在车中等候。

徐子陵记起早先未说完的对话，问寇仲道：“你说知道董淑妮骗你，究竟是甚么回事？”

寇仲狠狠道：“此事说来话长。”

接着解释了要王世充诈作被刺伤的前后经过，然后道：“我为了安定和加强王世充的信心，带翟娇和屠叔方去见王世充，这老狐狸立即欢容满脸，和我商量安排被刺的事。

哼！他娘的，你可知他有甚提议？”

两人当然只有搔头表示不知道的份儿。

寇仲模仿王世充的声音语调道：“后天荣凤祥会在府中设宴贺寿，洛阳有头脸的人都会去凑热闹，我本想去，但现在却不能不去，否则晃老头那来行刺我的机会。”

徐子陵和跋锋寒听得脸脸相觑，后者道：“这是什么一回事？荣凤祥的贺寿不是在昨晚举行了吗？”

寇仲苦笑：“所以我说那妮子在骗我。真不知她是何居心？”

徐子陵沉声道：“她要布局杀你，而此事与王世充没有半丝关系。”

寇仲一呆道：“她为何要杀我？可能只是想掳走我，但这样对她有什么好处？她不怕王世充恼她吗？”

跋锋寒失笑道：“除了董淑妮外，这问题怕要老天爷才可答你。你这小子究竟对人家姑娘做过什么丧尽天良的事呢？”

寇仲叫起撞天屈道：“那算得什么呢？何况还是她主动的。不要看她年纪轻轻，她的经验比我们三个人加起来都要丰富。”

见到两人目光灼灼的瞪着他，寇仲摊手道：“我是男人嘛？逢场作兴也是人之常情，对吧？”

徐子陵道：“以董淑妮的情性，此事必与男女之事有关。”

跋锋寒笑道：“你可能遇到了一个妒夫，而董淑妮则贯彻她一向视爱情为玩游戏的本性，信不信由你。”

寇仲正要说话，宋师道回来了，一脸兴奋的道：“终于见到曙光！”

小艇驶到洛水和运渠的交汇处，西面就是横过洛水三座大桥之一的浮桥。

两岸处大大小小数十个码头，泊了近三百艘各类形式的船舶。船只往来不绝，水道交通频繁热闹。

小艇在两艘货船间停下。

由于要让出河道通路，而码头则数目有限，所以船只都是紧贴靠泊，故他们的行动不会惹起注意。寇仲瞧往岸旁起卸货物的忙碌情景，讶道：“只看到眼前繁华景象，谁能想到处处有人在割地称王，弄至战火连绵？”

宋师道道：“这类贸易往来可带来当地大量税收，且能解决需求供应，所以人家都会尽量予以方便。假若谁不识相，封锁水路，又或没收财货，商旅便改到别处做生意，最后的损失仍是自己而已。”

跋锋寒缓缓扫视众船，大感头痛道：“究竟是那条船？”

刚才宋师道联同青蛇帮的帮主任恩，去茶叶铺和香料铺探问，果然有人于昨天清晨来订购了一批特定的香料和茶叶，且与宋师道认出来的黄芽茶和丹桂香料吻合无间。

最妙是由于平福老店内的丹桂香只有少量存货，故必须到城东的货仓提取，来订货的汉子嘱他把货送至此处其中一个码头，再用小艇载走，所以他们才追踪到这里来。

寇仲接口道：“虽是在这里的码头接货，但却可以是转运到这广阔河域上任何一条船，唉，这真是个船舶的迷魂阵，阴癸派真会拣地方。”

宋师道却胸有成竹道：“我家一向做水运生意，最熟悉这方面的问题。此处的船大概可分商船、客船、渔船三种。由于怕给敌人渗透，所以船舶出入检查严格，记录详尽。

我已使任恩找人想办法，看看有那艘规模似样点的大船，至少在这里泊了两天，但又没有上落客货。如此虽不中亦不远了！”

寇仲心悦诚服道：“难怪师妃暄要来找二公子，像你这么思虑精密周到的人，我还是首次遇上。”

宋师道苦笑道：“我宋师道算得什么？连自己心爱的人都保护不了。”

徐子陵怕他伤情下误了大事，忙道：“我尚有一个想法，就是这艘船必像我们现下的小船般是泊在码头的最外围处，俾可随时开航。”

跋锋寒虎躯微震，目光迅速瞧往刚才曾惹起他注意的一艘三桅大船，道：“这艘船特别可疑，看似泊在两艘船的中间处，但三艘船上都不见半个人影，与其它船上忙碌的情况大不相同。”

三人随他目光瞧去。

只见对岸的其中一个码头处，泊有三条船，中间的一艘比其它两艘大上一倍，只甲板上便有两层，且果然三条船上都不见有人走动操作。

宋师道道：“如此更不用浪费时间，我着任恩派人专查这三条船，立即便可以有了结果。”

四人坐在河旁一所楼房的二楼处，窗外可见到码头上落货的情景，左方不远处就是那三艘可疑的船只。

楼下是间专做盐货生意的店铺，属青蛇帮所有。事实上洛阳的大小帮会，都大做水运生意。

一向以来，各帮会都有自己专门的生意，独占利润，各有各的势力范围。

洛阳帮之所以招惹众怒，皆因常要插手到别帮的业务去，又恃势大，要各帮会每月奉献孝敬，破坏了各不相干的规矩。

任恩做的既是盐货，自然和宋阔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寇仲忽然道：“假若祝玉妍和馆馆都在船上，我们该怎么办？”

徐子陵道：“先弄沉她们的船，再在混乱之际抢人。”

跋锋寒道：“那就要拟好逃走的方法和路线，否则有谁落单被追上，便大事不好，不但救不回君瑜，怕还要赔上小命。”

以跋锋寒的高傲自负，竟说出这番话来，可知他对遇上祝玉妍和馆馆

连保命的把握都欠奉。

宋师道微笑道：“你们这种情况，叫关心则乱，假设祝玉妍和馆馆是上骥，那我们顶多只是中骥，以中骥对上骥，必败无疑。”

寇仲道：“我不是没想过这问题，只是我们根本不知她两人是否在船上，更不敢去冒失查探，所以无法实行以中骥对下骥之策。”

宋师道淡然道：“所以我说你们是关心则乱。今晚曲傲与伏骞要在曼清院进行那场未竟之战，祝玉妍等就算不去捧拍档的场，也不会错过这种难得的机会，顺便看看伏骞是什么料子，那时我们的机会就来哩！”

寇仲点头道：“这是唯一可行的方法，唉！只好爽约了！”

徐子陵皱眉道：“你约了谁？”

寇仲答道：“这个人只听名字便已有些瞄头，叫宋金刚，你服不服？”

宋师道和跋锋寒同时动容。

前者道：“这人不但是北疆武林不可多得的高手，还智勇兼备，乃刘武周手下的头号猛将。”

跋锋寒道：“我也听过他的名字，在北方他和刘黑闳齐名，都是威震一方的名将，从来没吃过败仗的。”

顿了顿思索道：“他该是随突利来的，找上你为了什么事？”

寇仲笑道：“会有什么好带挈的。他虽没有说出来，想来都是要我去当刺杀杜伏威的刺客，难道会请我率军打仗吗？”

四人虽在说话，但都是对窗而坐，目光没有半刻离开那艘疑船。

宋师道道：“宋金刚怎会对你大材小用？况且杜伏威若那么容易被刺，早死过百多遍，连杨虚彦也是无功而返。照我看他是另有周详计划，绝不会白白浪费像你这般人物。”

跋锋寒心中一动，问道：“二公子知否杨虚彦乃李世民的人，随他到了这里来，还与咱们交过几招。”

宋师道愕然道：“我倒不知他和李世民有关系。只知他迷恋这里的赌场大豪荣凤祥的女儿荣姣姣，此消息极端机密，我们费了很大功夫才查出来的。”

寇仲一震道：“董淑妮说过荣姣姣乃她的闺房密友。会否……嘿……”

跋锋寒点头道：“以董淑妮的随便，两女侍一男亦绝不稀奇，东都一向是旧隋皇族聚居的地方，杨虚彦乃士族中人，和两女搭上是举手之劳的易事。”

徐子陵拍腿道：“杨虚彦那家伙见你没有中计，才会寻上来动手。”

宋师道听得一头雾水，问道：“你们在说什么？”

幸好此时任恩一脸喜色的走上来，坐下劈头便道：“幸不辱命，我可以包保找对船了！”

宋师道欣然道：“任兄说得这么肯定，当是有所发现。”

任恩年在四十许间，五短身材，外表像个道地的生意人，但能当上一帮之主，自有他的本领。

他露出一个真诚的笑容，点头道：“果然如此。因为有人曾目睹一些戴有脸纱的女子从船上走下来，且在晚间。虽只见过一次，但因那些女郎身段极佳，故留下深刻的印象。”

跋锋寒道：“但可肯定不会是祝玉妍或馆馆，以她们的身手，怎会轻易让人见到。”

宋师道从容道：“任兄请为我们安排些菜肴，酒则免了，我们就和阴癸派的妖妇妖女比比耐性吧！”

任恩答应后，向跋锋寒道：“有铁勒人的消息了，曲傲落脚的地方在城东北兴艺坊的一所房子处。此宅属吕梁派的杜干木所有，而杜干木则是越王侗手下。”

跋锋寒叹了一口气道：“有劳贵帮！不过现在我无法分身，希望曲傲可击败伏骞，否则我也没兴趣挑那败军之将来交手。”

任恩双目射出崇敬神色，告退下楼。

四人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过那三艘船。

第十一章 将计就计

太阳最后一道余晖消失在西方的空际，洛阳城已是万家灯火，江边船泊停泊处，更像一条条灯龙般沿岸盘绕延绵。

不知是否因下过雨的关系，夜空特别澄明通透，空气清新。

虽仍有人挑灯卸货，但码头区大部份的地方都是一片忙碌后的平静。

蹄声沓响，数骑一车沿江驰来，抵达其中一个码头时，勒马停定。

其中一人噤唇哨响，似乎在招呼泊在码头处那艘船上的朋友。

正对这一带紧密注视的寇仲欣然道：“小陵，老朋友来了！竟可时刻都碰到熟人。”

徐子陵瞪了一眼，愕然道：“这不是独孤策吗？”

宋师道道：“他左旁的人就是名气颇大的‘河南狂士’郑石如，其它的都是这里的著名世家子弟。”

寇仲一呆道：“竟然是他，我对他的声音熟悉，样子还是初次见到。”

当日他曾躲在画柜内偷听李密等人和他及钱独关说话，想不到终于见到他的庐山真面目。

这有狂士和智者之名的高手衣着有点不伦不类，在文士服之外却加穿一件武士的罩衣，散发披肩。年纪在三十许间，相格粗放狂野，样貌大致上也算不错，留了一撮山羊须，别有种不修边幅的魅力。

跋锋寒道：“他为何会与独孤策混在一起？”

徐子陵则道：“看独孤策的神情，该仍未发现乃叔给人宰了。”

四人居高临下指点谈论之时，那艘船的船舱走出一位国色天香的丽人，袅袅亭亭的，只步姿已能予人羸弱动人的美态。

两名俏婢侍候她下船。

跋锋寒与徐子陵交换了个眼色，同时失声道：“白清儿！”

赫然是钱独关的爱妾白清儿，跋锋寒曾从她类似娼馆的气质推断出她是阴癸派的妖女。

白清儿登上马车后，独孤策、郑石如等拥着马车美人，趾高气扬的呼啸去了。跋锋寒瞧着两婢回到船舱，一震道：“好险！我们差点误中副车。”

寇仲和宋师道不解地瞧向他。

徐子陵点头道：“这艘船才是真命天子。”

白清儿的客船与那三艘疑船只隔了数百步，中间泊了十多条其它的船，假若白清儿确是阴癸派的妖女，这当然就不会属于巧合。

跋锋寒略作解释道：“事实上我心中一直难以释然，因为这三艘泊在一起的船实在过份碍眼，不似阴癸派一向的作风。现在我肯定这三艘船都是空船，也是阴癸派精心布下的陷阱，看看会否有人中计。又或根本是针对我们而设的。”

宋师道心中一动：“不若我们来个将计就计，说不定可反收奇效。”

跋锋寒笑道：“若阴癸派知道我们能从白清儿身上推断出这么多事来，定然非常后悔。兄弟们！行动的时间到了！说不定尚有时间赶上下一场好戏呢。”

跋锋寒和徐子陵坐上快艇，在船只间灵活自如地穿插着，一副寻找某个目标的样子。

这些日来，寇仲为了耸恿王世充来对付李密，忙得难以分身。剩下两人相机行事，现今只他两人出动，该不会惹起敌人的戒心。

而且去了寇仲，实力减弱，更易诱敌人对他们下手。

跋锋寒皱眉道：“阴癸派的人确狡猾如狐，避到河上，还要耍一记这样的手段，若非我们有些运道，定会中计。”

徐子陵道：“我们是否就那么闯上船去？三艘船都没有灯火，只是这点，已引人注目。至少会惹来盗贼垂涎，现在并非是太平盛世。”

跋锋寒笑道：“洛阳现在走到街上乱闯乱撞，都可能碰上高手，识相的人都会避避风头，不敢在这段时间出动。咦！到了！就在前方，装作小心翼翼的靠过去吧！”

徐子陵忽地压低声音道：“那边有人在注视我们。”

跋锋寒压下望向白清儿那艘豪华客船的冲动，欣然道：“这就最好！我们上去便动手砸船，看看他们那边有什么反应。假若不见阴癸派的人出现，便代表了他们船上没有足够的实力来对付我们。那只要君瑜真在船上，我们就可把她救回来。”说到这里长身而起。

三桅船在前方不断扩大。

徐子陵收起船桨，亦站起来。

跋锋寒打个手势，两人同时腾身而起，跃离小艇，轻若飘羽的落到那大船船首和舱房间的甲板上。

两人装出迅速行动的样子，破门而入，然后冲进其中一个舱房去，透过窗子刚好看到白清儿那艘大船。

只见船上人影连闪，近七、八个人腾跃而起逢船过船，疾往他们这方面赶来。人影绰绰，看外形占了大半是女人，两人暗喜引虎离山之计果然生效。

徐子陵从来人中只认得其中一个是“银发艳魅”旦梅，沉声道：“既没有祝玉妍和馆娘，连边不负都不在其内，她们仍一副吃定我们的样子般来势汹汹，可知其中定有两三个人是阴癸派刚抵此处的元老级高手。”

跋锋寒双目杀机连闪，从容道：“我们下手绝不能容情，阴癸派的妖人少一个，世上便少了很多被害的人，就教他们尝尝和氏璧潜能的滋味吧！”

六女两男，以鬼魅般的身法落到甲板上，其中一女长得特别高〔身兆〕，一头长发垂在背后，长可及臀，乌黑闪亮，诱人之极。

她的美丽更可直追娟娟，肤色胜雪，黛眉凝翠，桃腮含春。年纪横看竖看都不该超过二十五岁。

那对翦水双瞳，更像荡漾着无限的情意，顾盼间勾魂摄魄，百媚千娇。

此女显然在来人中身份最高，打了个手势，包括旦梅在内的五女立即散开。有些跃往舱顶，一些则移往船尾，扼守各个战略要点。

剩下的两名男子分左右立在该女背后，都长得轩昂英俊，年纪不过三十。背后背着长刀，颇有威势。

跋锋寒昂然从漆黑的舱子走出来，负手冷然道：“祝玉妍到哪里去了？为何只派些喽啰来送死。”

那美女露出一闪即逝的讶色，显然她智能过人，从跋锋寒冷静的神态感到情势并不寻常，亦没有因跋锋寒摆明看不起她而动气，反嫣然一笑，媚态毕露的轻启朱唇柔声道：“我出道江湖的时候，恐怕你仍在牙牙学语，所以不知道我闻采婷是谁才合乎道理。”

跋锋寒微微一笑，目光扫过她身后的两名男子，见他们微露出妒忌的表情，心中一动道：“你既有面首随侍左右，在阴癸派中身份自然不低，故此在动手之前，跋某人有一事相托，请前辈你代为转知祝宗主。”

闻采婷虽是狡计百出之人，亦被他前倨后恭的神态弄得有点糊涂，更猜不透他有什么话要说。

她的魔功路径有异于祝玉妍和娟娟，专走媚功幻术。通常男人见到她时，都会被她迷惑得浑忘一切，而她则趁机使出辣手取对方性命，屡试不爽。

但跋锋寒心志坚刚如岩石，一点不受到她媚惑的影响。

闻采婷轻摇秀发，动作不大，但姿态却悦目非常，令人觉得她平添了无限的魅力，恨不得立即把她搂入怀里，恣意爱怜。

她幽幽叹了一口气，道：“为什么大家不可以坐下来谈谈呢？”

她的语气透出一种纯似发自真心的诚恳味道，又是那么温柔体贴，神态婉转可人，除非是铁石心肠的人，否则怎能不被她打动。

后面那两名男子眼中已射出不能控制的妒忌神色。

跋锋寒仍是完全不为她所动，一字一字地道：“请转告祝宗主，我们已救回傅君瑜，你们中计了！”

以闻采婷的修养，仍不由立即色变。

“锵！”

就在她心神微分之际，跋锋寒拔剑出鞘，化作长虹，激射这阴癸派元老级的媚功高手。

事实上由跋锋寒踏出舱门的一刻，两人已正式交锋过招。

跋锋寒可说是从战斗中长人，无论眼光经验，均无比丰富。只一眼便看出这看来绮年玉貌的女子，实是祝玉妍那一辈的魔门元老高手，魔功深厚。

若在正常的情况下交手，胜负难料。何况对方尚有七个高手随行，武功纵及下上闻采婷，但亦不可轻视。尤其在闻采婷这种狡猾险诈的女魔头主持大局下，他即管加上徐子陵也难以讨好。所以他必须先以雷霆万钧之势重创闻采婷，使人多势众的敌人难以发挥真正的力量。

他又从那两男子妒忌的神态推断出闻采婷已久未和人动手，若是经常惯见，就不会因闻采婷向自己施展媚功而愤然不悦。

所以他才使出手段，令她生出莫测高深的好奇心，然后再以傅君瑜的事分她心神，抢先出手。

两男怒喝一声，拔刀抢前，迎向跋锋寒。但已迟了一线。

闻采婷尚是首次遇上没有丝毫怜香惜玉之心，会猝然对自己痛施辣手的男人。最糟是她发觉自己忽然由猎人变成猎物，那种突变和窝囊的感觉，更令她心散神弛，难以发挥出一向的功力水平。

跋锋寒迎面劈来的一剑，看似简单，实已到了大巧若拙的境界，封死她反击和闪退的路线，其中暗藏的变化，更使她测不破瞧不透。

不过她表面上仍是巧笑倩兮的，丝毫不露出心内的惊骇，纤手微扬，抖出一把金光灿然的短剑，身子飘动，金刃似攻非攻，教人全然无法捉摸她究竟是要硬撻对手锋锐，还是要退闪挪移。

“砰”！

同一时间，徐子陵撞破船舱楼顶的天花，来到守在舱顶四女的上空，刹那间拍出四掌，分袭敌人。

两边的战场，同时拉开战幕。

“叮”！

闻采婷的金剑挑上跋锋寒的剑锋，娇躯剧颤，猛往后移。

她的后撤早在跋锋寒算中。

他看准像闻采婷这类女魔头，生性自私自利，只会牺牲旁人来成就自己。

不过她确比他想象中更要高明。刚才那下身法妙至毫巅，连他都感到难以捉摸，使他难以挟先手之势得竟全功，差幸已令她吃了暗亏。

两道刀光分由左右袭至，封着他直攻闻采婷的前路。

舱顶上的四名女子均是阴癸派新一代好手，个个美艳动人。

她们正要下去围攻跋锋寒时，忽然陷在徐子陵强大森寒、奇异无比的螺旋掌风下，自顾不暇，那还能分神去理会甲板上的战况。

巨梅此时从船尾赶上来。

仇人见面，份外眼红，一言不发加入战团，向徐子陵痛施杀手。

下面的跋锋寒倏地后退。

待两男刀气暴涨之时，跋锋寒忽又冲前，撞入两人刀锋间的间隙去。

这种改变，除了神奇的步法外，还须真气和力道的变换配合，绝对违反常理。在得到和氏璧的异能前，跋锋寒或可勉力做到，但却绝不如目下变化的自然和迅快，两男立时陷于险境。

高手过招，首重判断。

两刀同时击空。

跋锋寒一声冷哼，斩玄剑闪电劈往右方魔男，而肩头则硬撞上左方那男子胸胁处。

在外人眼中，他只是身子晃动一下，身法迅捷绝伦。

右方魔男惨叫一声，应肩仆开寻丈，跌出甲板，往河中堕去。

另一人惨叫一声，在剑光疾闪下颓然倒地，再不动弹。

跋锋寒似是从没有停滞过般，手中斩玄剑化作一团剑影，随着玄奇深奥的步法，追击闻采婷。

闻采婷那想得到两人连跋锋寒一招都挡不了，而对手的气势挟胜利之余威，更是有增无减，惊人的剑气，纵是在十步开外的自己，亦如身在冰窖，寒冷得连血液也似凝固了。

她心知肚明自己在气势的较量上已一败涂地，那敢逞强，尖啸一声，迎着跋锋寒虚刺三剑，再飘身后退，以一个曼妙的姿态，落在邻舟的甲板上。

他们的打斗叱喝声，早惊动附近船上的人，不过人人都躲在舱里偷看，有些还弄灭了灯火，怕殃及池鱼。

跋锋寒挥剑挡过她射来的三道剑气，亦是心中暗骇，长笑道：“请恕晚辈不送！”

闻采婷娇哼一声，眼中射出怨毒无比的厉芒，一言不发地掉头朝白清儿的那艘客船掠去。

跋锋寒还剑入鞘，朝舱楼顶瞧去。

徐子陵环抱双手，微笑道：“此战如何？”

与他混战的旦梅等众妖女，听到闻采婷的尖啸，早立时四散逃走，徐子陵乐得如此，亦不留难。实际上在敌众我寡的情势下，他占不到多大便宜。

跋锋寒摇头道：“仍未够痛快，希望曲傲不会令我失望吧！”

第十二章 义薄云天

跋锋寒和徐子陵故意绕了个大圈子，肯定没有人跟在背后，才来到与寇仲和宋师道约好会合的地方。

那是城南门附近的一所房子，青蛇帮的秘巢。

两人越墙而入，进入前厅时，寇仲和宋师道正愁眉不展的对桌呆坐。

他们禁不住大吃一惊。

寇仲苦笑道：“不要误会，瑜姨已给救回来。”

徐子陵在他身旁坐下，皱眉道：“是否见到救她的是你这小子，所以一怒走了。”

宋师道叹道：“若她可以用自己两条腿走路，我们何用在此唉声叹声。”

跋锋寒骇然道：“阴癸派竟敢向她下辣手？”

寇仲惨然道：“确是非常辣手，但却非你想象中残肢断腿的一类辣手，你们到房内一看便明白。”

傅君瑜花容如昔，只是像沉睡多年的美丽女神，秀眸紧闭，双手交叠按在胸口。

最骇人的是她口鼻呼吸之气断绝，体内经脉也没有丝毫真气往来之象。

一般人在这种情况下，早死去多时。但她仍是身体柔软，皮肤润滑而光泽照人，没有半点死亡的气息。

宋师道叹道：“阴癸派的妖人真厉害，不知使了什么妖法，竟能使她像冬眠的动物般长睡不醒。”

寇仲痛心不已的道：“我和二公子已施尽浑身解数，但总不能令她有丝毫反应。最糟是不知她能这样捱上多久，说不定还有个期限，过了限期瑜姨就呜呼哀哉，那我们便只好乖乖的把她送回虎口里。”

正探手按在她天灵穴上的徐子陵颓然道：“她体内生机尽绝，使人无从入手，魔门功法，确是秘不可测。这比当日馆馆的昏迷不醒，更使人无从捉摸。”

宋师道断然道：“天下间若有人能解救她，就只石青璇一人，她的针灸之术天下无双，说不定有破除妖术的方法。”

寇仲愕然道：“石青璇原来不只是吹箫的高手，且是济世的良医，她住在那里？近不近哩？”

宋师道爱怜的细察傅君瑜的如花玉容，缓缓道：“石青璇的住处乃江湖上一大秘密，但由于家父和她的母亲碧秀心曾有一段深刻的交往，所以方知她长期隐居在四川一处叫幽林清谷世外桃源般的地方。”

徐子陵心中暗忖：碧秀心必然是个既多情又引人之极的美女，否则不会有这么多显赫不凡，名震一方的前辈名家高手，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

宋师道虽说得含蓄，亦等若表示了以刀法冠绝天下，武功位居诸阙前列的“天刀”宋缺，也像欧阳希夷和王通般，与碧秀心有段没有结果的苦恋。

挪回按在傅君瑜头盖的手，问道：“她的医术是否得乃母真传呢？”

宋师道道：“她的医艺传自她爹石之轩，箫艺才是传自娘亲。”

寇仲大感意外的道：“原来碧秀心是正式的嫁了人，为何这么多人仍对她余情未了，嘿！我只是指欧阳老头和王通，再没有其它意思。”

宋师道毫不在意道：“此事说来话长，有机会再谈吧！现在我要立即把君瑜送往四川。唉！她的气质就像君婥般独特动人。”

跋锋寒直到此刻才收回为她把脉的手，脸上忽晴忽暗，似在内心处挣扎交战。除宋师道目光没法从傅君瑜的俏脸移开外，只有寇仲和徐子陵发觉跋锋寒神态异常。

寇仲奇道：“老跋你为何不说话。”

跋锋寒长叹一声，苦笑道：“因为我知道她发生了什么事，故心内非常矛盾。”

三人精神大振，同时又大惑不解。

宋师道焦灼之情更逸于言表，急道：“还不说出来。”

寇仲奇道：“为何会感到矛盾？”

跋锋寒目光落到傅君瑜身上，神色回复一贯的冷峻，沉声道：“她现在情况绝非阴癸派的人做的手脚。”

三人为之愕然。

跋锋寒道：“这是类似馆馆妖女那种闭绝经脉呼吸的功法，却又回然有异，乃傅采林得自天竺高僧的一项奇技，名为龟息胎法。”

徐子陵道：“你敢肯定吗？”

跋锋寒道：“至少有九成把握，因为君瑜曾亲口向我提起过这奇异的功法，说能把人长期保持在沉眠不死的状态，由于不用消耗能量，故长时滴水不进也不会出问题。”

宋师道喜道：“那她有否说出解法？”

寇仲思索道：“瑜姨定是因被敌所擒，不愿受辱，更不想被逼说出心中的秘密，才会以此消极的方法对抗，娘的师妹确是不凡。”

徐子陵责道：“不要岔到别处去，现在最紧要是如何把瑜姨弄醒。”

跋锋寒道：“当时我问她能否自行回醒，她说天下间除那天竺高僧外，就只傅采林有方法使她醒过来。”

徐子陵猛一咬牙，断然道：“待我为寇仲取得‘杨公宝库’后，就把她送回高丽，让傅采林大师救醒瑜姨，锋寒兄不用为此烦恼。”

跋锋寒露出感激神色，知道徐子陵明白他的意思。

一向以来，跋锋寒追求的就是能抛弃一切，专志武道，回突厥挑战在域外至高无上的“武尊”毕玄。

但在道义上，他却不能对现在等待救援的傅君瑜袖手不理，故心内痛苦矛盾。跋锋寒再露出一丝苦涩的笑意，深沉的道：“问题在从没有人试过这奇异的休眠功法，故谁都不知她可以捱得多久。又或可能过了某个期限后，即使傅采林亦乏回天之术，救她不醒。”

徐子陵正要说话，宋师道截入道：“你们不用为此烦恼，此事交在我宋某人身上，今夜我就带她赶往高丽，其它事就看老天爷的意旨好了。”

三人同时一震，往他瞧去。

宋师道深深凝视傅君瑜，脸上现出一往无前的坚决神色。

三人心中感动。

要知宋师道乃宋阙新一代最重要的人物，宋缺的当然继承人，权力财富美女对他都像有如拾芥般容易方便。

从这里到高丽，隔着的是万水千山，恐怕几个月都到不了那里去，何况还要带着一位睡美人。其中艰苦，可想而知。

而他尚是首次见到傅君瑜，严格来说根本没有丝毫关系。

宋师道微微一笑道：“说来你们也不会相信。我自从闻悉君婫的死讯后，我从未试过像这一刻般欢欣鼓舞，感到天地再次充满生机乐趣，生命竟能如此可爱动人。”

跋锋寒瞧了他好半晌后，叹道：“你如此舍弃一切的走了，你的家族会怎样想？”

宋师道一对眼睛亮了起来，长长吁出一口气道：“实不相瞒，我对那种规限重重的生活方式，在多年前已感到索然无味，恶厌之极。寒家虽在南方赫赫有名，但争天下始终是以洛阳为中心这黄河流域为主的战场，那是我家势力难及的地方。”接着转向寇仲道：“我们宋家绝没有要做皇帝的野心。只要小仲能令家父感到在天下统一后，我们宋家仍能保持在南方的地位，到那时终会把三妹许给你。可是你必须答应善待她才行，否则我宋师道第一个不肯放过你。”

寇仲老脸微红，低声道：“二公子放心吧！我寇仲岂是始乱终弃的人。”

跋锋寒道：“二公子放心，我和子陵会盯着他的。”

宋师道再叮咛了寇仲一会，才在三人帮助下，小心翼翼的用被子把傅君瑜卷起，扛在肩上，道：“我现在先设法出城，到城外找辆马车给她乘卧，立即北上，你们再不用想君瑜的事，我定能及时把她送到高丽的。”

跋锋寒一揖到地，肃然道：“跋某一生人还是首次心悦诚服的向另一个人施敬礼，宋公子保重。为安全计，我们将护送公子出城，免生意外。”

宋师道道：“万万不可，我们四个人走在一起太显眼了，只要子陵送我便行。放心吧！我们宋家在这里颇有点势力，又有任恩帮手。跋兄不是要找曲傲试剑吗？祝你一战功成，名扬天下。”

接着哈哈一笑，和徐子陵洒然去了。

跋锋寒相寇仲送别宋师道后，回到厅子坐下，都有欲语无言的沉重感觉。好一会跋锋寒才摇头叹道：“只有宋师道这种情深一往的人，才配被天下女子钟情，我和你都不配。”

寇仲颓然道：“宋二公子令我感到渺小和惭愧。唉！像你现在这种心情，怎向曲傲挑战？”

跋锋寒苦笑道：“所以才回到这里来闷坐。是了！在妖船上没有遇上高手吗？”

寇仲道：“高手都倾巢而出，到了你们那处玩儿，剩下的几个婢仆连我们逐房查看都懵然不知，我们还见到上官龙，差点想顺手了结他。”

跋锋寒沉思道：“阴癸派的高手真个多不胜数，我们遇上的闻采婷，绝对不逊于边不负，若不能尽歼阴癸派的妖人，我回到突厥或可以不予理会，但你却睡难安枕。”

寇仲道：“你倒说得轻松容易，现在祝妖妇媼妖女等不来烦我们，我们已可酬谢神恩，那还敢去惹她们。”

跋锋寒道：“人是不能这么没志气的，这又叫苟且偷生。现在我们最紧要是一无所惧的面对强敌，再从实战中不断寻求突破。若左闪右避，终不能成为宁道奇那般级数的高手。”

寇仲骇然道：“你不是提议我们现在大摇大摆的到街上去，让人来找我们来当靶子吧！”

跋锋寒哈哈笑道：“果知吾意。就当这是为君瑜做的，只有这样，才可把阴癸派的人吸引着，而宋二公子就可安然携美离开了。”

寇仲呆了半晌，终明白跋锋寒的意思。

阴癸派一向以睚眦必报的作风震慑江湖，故无论多么有实力的门派，等闲都不敢去招惹她们。

现在他们公然掳阴癸派的虎须，在她们手中抢回傅君瑜，此事若传到江湖上，对阴癸派声誉的打击，会是严重至极点。

可以想象当祝玉妍接到君瑜被救走的消息后，将会抛开一切顾忌考虑，改把杀死他们列为首要之务。

在这种情况下，宋师道能否安然送走傅君瑜，实是未知之数。

跋锋寒正是要不顾安危，把阴癸派的主力牵制在城内。

寇仲倏地起立，一怕背上井中月，大喝道：“事不宜迟，我们去吧！但要先知会他们。”

宋师道和徐子陵躲在天津桥旁码头其中一艘客船上，静候任恩的消息。

床上是深眠不起的高丽女剑客傅君瑜。

宋师道微笑道：“这几年来我的心神尚是首次可从你娘处移到别人身上，那就像一个浑身精力的人，找到工作的目标和方向，充满生机。”

徐子陵点头表示明白，却不知说什么话才好。

宋师道接着又问起傅君婫的事，听徐子陵讲述与傅君婫结识的经过，津津有味，大感兴趣。

间中又不住提问，使徐子陵被迫要记起很多被淡忘了的细节。

宋师道愈听愈兴奋，徐子陵却是愈说愈魂断神伤。

这时任恩回来了，向两人道：“现在风声很紧，不时有面目陌生的女子在市内和洛水河岸间出现，一看便知是癸阴派的妖女。”

宋师道道：“打通城防的关节没有？”

任恩脸有难色道：“这方面不是问题，问题是如何可神不知鬼不觉的出城，最好待明早河关开放后，我们坐渔船离城，如此可保万无一失。”

宋师道摇头道：“救人如救火，怎可浪费时间。”

任恩道：“宋爷可否再待一曾，刚才跋爷通知我们，他和寇爷会设法牵制阴癸派的主力，那时我们便有机会离开。”

徐子陵和宋师道同时色变。

跋锋寒和寇仲在行人疏落的街道上昂然举步。

此刻刚入亥时，却仍是华灯处处，别有一番繁华大都会的气氛。

跋锋寒道：“你约了宋金刚什么时候会面。”

寇仲答道：“伏骞和曲傲的决战在今晚子时举行，他说亥时中便会在曼清院听留阁的西院顶楼，到时去找他便成。哈！看来都是去不成的了！”

跋锋寒扬臂舒展一下筋骨，笑道：“世事往往出人意表，未到该刻，你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寇仲沉声道：“我非是害怕，而是眼前形势不同。师妃暄正避静疗伤，阴癸派再无任何顾忌，若今趟她们肯放过我们，太阳将改从西山升起。”

跋锋寒知他所言属实，微笑道：“这正是生命的乐趣。若你知道可轻取对手，那还有什么刺激。只有置诸死地而后生，从不可能的形势下取得胜利，才使人回味无穷。”

寇仲欣然道：“这正是我和小陵最欣赏和佩服老兄你的地方。不知我们是否逃命惯了，遇上困难，首先想起的就是如何逃避，有了你后，这思想倾向才逐渐改变过来。”

接着岔开道：“你说娼妖女美还是师妃暄美呢？”

跋锋寒晒道：“你竟还有此闲心。”

顿了顿沉吟道：“我确未见过比她们更动人的美女。但师妃暄显然多了几分仙逸之气，似若高不可攀的天上女神，而娼娼比起来总及不上她的秀气。”

寇仲点头道：“这叫英雄所见略同。”

跋锋寒淡淡道：“不过你千万莫要为她们任何一个动情，她们的心神都不会放在男女的感情爱欲之事上，爱上她们只会失望收场。”

寇仲哈哈笑道：“你当我寇仲是什么人？男儿生于乱世，自应以国事民生为重，其它的算得什么？”

跋锋寒狠狠盯他一眼，提醒道：“记得你答应过二公子什么事，不要弄到他找你算账才好。”

寇仲不由想起素素，颓然道：“我是天生不会对女人狠心的人。海沙帮有个叫‘美人鱼’游秋雁的女人，屡次想害我，我都把她放过，便可见其余。”

跋锋寒语重心长的道：“有些人无论你怎么善待他，不但不知感激，还会凉薄无情的不断欺凌你甚至要陷害你。”

接着皱眉道：“我好象听东溟公主提起过游秋雁这女人，‘龙王’韩盖天被你们击伤后，无力处理帮务，就由此女负起主理海沙帮之责。你若回南方，最好小心点，女人恨起一个人来时，比男人更难对付。”

寇仲想起宋金刚的话，只不知杜伏威和沈法兴联手对付李子通，海沙帮有否参与其事。

此时两人转上天街，千步许外就是横跨洛河的天津桥。

行人车马骤然多起来。

占大部份都是慍悍豪雄的武林人物，无不对两人偷偷行注目礼。

街上酒楼与青楼林立，笙歌盈耳，车马喧逐，辉煌的灯火下长街亮如白画。

寇仲笑道：“阴癸派一向不肯见光，我们这样出现在市内最繁盛的大道，她们还能有什么作为？”

跋锋寒极目前方，油然道：“我仍未能忘怀昨夜师妃暄蓦然现身桥上的动人情景，只有仙女下凡差可比拟。今晚我们会否再有奇遇？”

寇仲笑道：“守株待兔在历史上只发生过一次，咦！我的娘！”

两人同时看到在天津桥上，幽灵般俏立着具上绝世姿容的美女娼馆。

在人潮中她是如此与世格格不入，虽站在那里，却似来自另一个空间。

行人被她奇异的闲定和倾国的艳色所慑，都在偷偷看个不停。

她不染一尘的赤足，更令人惊疑不已。

深幽的目光，紧锁不断接近的两人。

跋锋寒和寇仲分开少许，仰天长笑道：“其它人都给我跋锋寒滚开，我要与阴癸派的妖女决一死战。”

嘹亮雄壮的声音，一时响彻大桥两岸。

跋锋寒向寇仲道：“你给我押阵！”

“锵”！

斩玄剑出鞘。

跋锋寒大步踏上桥头，朝娼馆迫去。

路人四散奔逃。

一时杀气漫天，大战一触即发。

第一章 天津桥上

娼馆如梦似幻，像荡漾着最香最醇的美酒般的一双美眸，完全漠视四周因懔于气氛骇人而争相走逐避难的男女老少，只凝注着刚步上天津桥头离她至少尚有百多步的跋锋寒身上，玉容静若止水。

寇仲落后在跋锋寒后十步许处，盯着每一个朝他们方向奔离天津桥畔的路人。当跋锋寒踏着奇异的步法，来到娼馆面前二十步处立定时，天津桥除了这对对峙的男女，就只有为跋锋寒押阵的寇仲一人。

娼馆向跋锋寒微一颌首，似是无限惋惜的娇叹道：“跋兄本有机曾晋身天下顶尖武学宗师之列，只可惜不识时务，妄想以螳臂挡车，落得如此下场，实是咎由自取，与人无尤。”

跋锋寒尚未答话，后面悠闲地坐上桥栏的寇仲已哑然失笑道：“真是笑话。有那一趟你馆大小姐不是像吃定我们的样子；但有那一趟你不是弃甲曳兵落荒而逃，真亏你仍厚颜狂吹大气，可不是天大的笑话吗？”

馆馆黛眉轻蹙，瞧往寇仲道：“人最紧要是懂得自量。寇兄或者不肯相信，但奴家以前每次对你们的出手，其实都是留有余地，令奴家投鼠忌器的当然是为了‘杨公宝库’。

可是现在纵使把你两人击毙，仍有一个知悉这个秘密的徐子陵，我下手再不用留情，便让你们见识一下来自‘天魔秘’的绝技吧。”

寇仲和跋锋寒均心叫妖女厉害。

寇仲先前的话绝非无的放矢的讥骂，而是要勾起馆馆前数次败退的阴影，使她强大的信心受到挫击。

岂知馆馆聊聊数语，连消带打，反令两人感到她以前真个并没有使出十足功夫，而今次则大不相同了。

馆馆接下来嫣然笑道：“若以为凭你们两人，就可把我阴癸派牵制在此，让徐子陵把人运往城外，那才真的是天大笑话。”

她巧笑倩兮的娓娓道来，听在两人耳中却像突来的一记晴天霹雳。

跋锋寒倏地感到馆馆气势增强，忙深吸一口气，收摄心神，沉声道：“阴癸派不嫌太过份吗？君瑜现在生死难卜，你们仍挈而不舍，是否真要置她于死地才称心。”

馆馆心中大讶。

以跋锋寒一向的骄傲强狠，绝不曾说出这种带点求情意味的话来。

就在此时，跋锋寒杀气陡增，斩玄剑电光突闪般，随着他急冲而前的迅快动作，横斩过来。

寇仲本亦有多少困惑，但此刻见到跋锋寒威势剧增，又主动出击，始心中恍然。

在马贼群中长大的跋锋寒，整辈子都在向各式各样的权势挑战，而阴癸派正是邪派魔道中至高无上的权威。

跋锋寒那番话正是要激起自己对馆馆欺人太甚的斗志，亦使自己涌起护持弱小的义愤之心，故能气势如虹，含“恨”出击。

馆馆宽袖中左右各飞出一条白色丝带，同时只以右足拇指尖向地面一点，撑起娇躯，整个人陀螺般转动起来。

她那对纤纤玉手以奇异曼妙的动作，交叉穿梭地挥动丝带，织出一个幻变无方，充满波纹美感的浑圆白网，把她紧里其中，成了一团白影，仿如天魔妙舞。

如此魔功，确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

跋锋寒本有一往无前的拚死之心，但在这要命的刹那竟有无从入手的颓丧感觉。

要知高手相争，进攻退守，均于电光石火中寻瑕觅隙，以求命中对方要害，又或退避其锋锐。

可是现在馆馆把“圆”的特性发挥至登峰造极的境地，织出的护体网纹平均而一致，根本没有任何强弱疏密之分，顿使他生出不知该攻何处的无奈感觉。

若他妄然进攻，必主动尽失。

以跋锋寒的悍勇，竟也被迫往后猛退。

寇仲也看呆了眼。

丝带倏消，回到了馆馆罗袖之中。

和馆馆屡次交手后，直到此刻，他们仍没法摸清楚馆馆的底子，甚至她最擅使的是什么武器亦弄不清楚。只知一时只以纤手御敌，或挥动“天魔双斩”的一对短刃，又或单带双带、罗袖飘香，其层出不穷，变化无方处，正深合天魔幻变之道，教人全无预拟应付之法。

总之她随手拈来，均是曼妙无方的杀着。

此时她要停便停，动静的对比，已能使身在局中的跋锋寒，与作为旁观者的寇仲都心生寒意。

最奇怪的是天津桥两边天街南北两段，所有路人竟走得干干净净，没有人留下来遥看热闹。而在桥的两边洛堤处，却分别泊有两艘大舟，此时都乌灯黑火，不见人影，透出神秘兮兮的味儿，当然不会是好路数。

这种不正常诡异的情况，自是人为而成。

馆馆并非是单独来的，而是有人在暗中代她“清场”，且布下包围网，务要置他两人于死地。

两边的水道交通也被截断。

形势明显对他们非常不利！

馆馆以她那种令人心寒的笃定神态，冷然瞧着后退撤回原处的跋锋寒，幽幽叹道：“你们不是一向自诩智计过人，怎会想不到无论如何，我们都不会容傅君瑜返回高丽。”

她这几句话证实了他们的猜想。

今趟阴癸派是因‘杨公宝库’而出手擒下傅君瑜，务要千方百计保守机密，就像他们在盗取和氏璧后来个矢口不认的情况如出一辙，因为后果实在太严重了。

无论阴癸派如何横行无忌，对被誉天下武林最顶尖儿的三大高手之一的“奕剑大师”傅采林亦要深感忌惮，等闲不愿把他惹出来，招致无穷的后患。

现在寇仲等把傅君瑜救出，等若人赃并获，在这种情况下，阴癸派自然不惜一切手段杀人灭口，好使傅采林永远不晓得这件事。

这也是馆馆不让其它人在附近“旁听”的原因，正是禁止泄出任何风声的措施。

若非师妃暄受袭被伤，退于净念禅院，阴癸派亦不敢猖獗至此。

寇仲和跋锋寒到此刻才真正体会到自己的处境。

宋师道失声道：“糟了！”

徐子陵眉头深锁，默默思量，心内矛盾，难以决断。

宋师道向任恩道：“请任帮主立即吩咐下面所有儿郎偃旗息鼓，不要再有任何行动，任帮主亦不宜再来见我们，以后由我们看情况来找你。”

任恩愕然道：“事情不致这么严重吧！”

宋师道叹道：“比你想到的还要严重！小仲和跋兄这样等若明着告诉敌人我们是要立即出城，对方必会倾尽全力来阻截我们。故任帮主绝不能让对方知道贵帮参与此事。”

任恩感动地道：“二公子真够朋友，我会静候佳音，等待二公子进一步的指示。”

任恩去后，徐子陵道：“阴癸派会怎样反应呢？”

宋师道分析道：“阴癸派乃有近千年历史的魔门第一大派，只是面子问题已令他们难咽下这一口气。而实际上她们更不会容许任何人，特别是傅采林晓得君瑜为她们所掳一事，故当会以雷霆万钧之势，先一举歼灭小仲和锋寒两人，另一方面则全力拦截我们。”

由于她们为了对付师妃暄，把主力集中到洛阳来，应付我们该是游刃有余。”

徐子陵思索道：“我们至少仍有一个优势，就是对方应尚未猜到有二公子在帮我们的忙。所以只要我于此时现身，她们定会猜忖我把瑜姨藏好后，再出来和她们拚命，那二公子逃出的机会势将大大增加。”

宋师道叹道：“或者会好一点。唉！不若我和你一道去和他两人并肩作战吧！只要把君瑜交给鲁叔，他怎也曾有方法把她送往高丽的。”

徐子陵正要说话，忽地心现警兆。

宋师道也有所觉。

一把悦耳的女子声音在舱外传进来道：“徐子陵！我有话要和你谈。”

跋锋寒剑尖垂下，双目却射出无比锐利的精光，盯着馆娘道：“馆小姐这双飞带有没有名堂？”

这两条带宽只一寸，但却似有伸缩弹性，长时可达三丈，极难防范。

馆娘凄迷的美目深深的瞧了跋锋寒一眼，柔声道：“奴家这带子乍看是一双，其实只有一条，名曰‘白云飘’，跋兄到了黄泉之下。切勿忘记。”

跋锋寒似漫不经意似随口问道：“只不知是由何物制成？”

馆娘微笑道：“有些事总要保持点神秘才见味儿，跋兄何不猜猜看。”

旁边的寇仲心中奇怪，在这等剑拔弩张，箭在弦上一触即发的时刻，一向爽脆利落的跋锋寒，为何竟斤斤计较起对方武器的质料来？

他当然知道以跋锋寒的为人，绝不会无的放矢。

馆娘又幽幽叹了一口气。

她无论任何一个表情，均能显露出一种扣人心弦的内心感情，配上她风华绝代的美艳丰姿，确是万种风情，令人目眩神醉。

即使跋锋寒和寇仲与她是敌对的立场，更清楚她心狠手辣，杀人不眨眼，但仍忍不住有这种赏心悦目的感觉。

她朱唇轻启的道：“或者你们不肯相信，但奴家真有点舍不得毁了你们。你们去后，馆娘会有失落和寂寞的难过；但偏又无法不对你们下手，所以心中矛盾之极。唉！看招！”

翠袖扬起。露出光芒闪烁的一对短刃‘天魔双斩’。

跋锋寒的斩玄剑尚未有机会攻出，馆娘已欺至身前八尺之内。

双斩像两条争逐的魔蛇毒舌，以令人无法捉摸揣测的方式，在虚空中划出奇异玄奥的径道，朝他攻来。

馆娘本是披垂香肩的秀发，飘扬起来，既动人又无比诡异。

周围的空气似是给一下子抽干了，周围方圆两丈许的空间像变成个无

底的深洞。

跋锋寒首次感觉到媿媿全力出击的骇人威力。

她没有说谎。

上几次她确是留有余地。

跋锋寒际此生死关头，心中却是出奇地冷静，全没有因对手的强横而心生惧意。

体内被和氏璧改造后的经脉真气在瞬间的高速攀上至极限。

他的眼神亮了起来，清楚把握到在一般人眼中变成只是幻影般的天魔双斩每一下微细的动作。

就在这生死对决的一刻，他生出奇异的感应。

他感应到媿媿体内的真气在不断变化，不断游移，有时集中往右手的天魔斩，忽然间又移往纤足，显示出她可在电光石火的高速内改变攻击的方式和杀着。

如此魔功，确是可怕之极。

跋锋寒倏地退后半丈，再飞身冲前反击。

凌厉至令人窒息的剑气像闪电裂破乌黑的浓云般，迎向朝他猛施杀手的阴癸派新一代最杰出的传人。

徐子陵步出船舱。

在洛河两岸幽暗的船舟灯火掩映下，一个曼妙美好的身形正背着他俏立船首处，劲装疾服，背佩古剑。

徐子陵愕然道：“原来真的是公主芳驾光临。”

东溟公主淡淡道：“你听不出我的声音吗？”

徐子陵来到她身后半丈许处立定，负手道：“怎会认不出来。只是不敢相信吧！请问公主怎知道在下在这里呢？”

单琬晶不答反问道：“徐子陵你信任我吗？”

徐子陵呆了半晌。

这简单的问题却是非常难以回答。

他既没有不相信她的理由，但也没有非信她不可的道理。

说到底他们的关系一向都不太和睦。

单琬晶不悦道：“男子汉大丈夫，心胸竟是如此狭窄吗？”

徐子陵苦笑道：“公主息怒，我只是摸不清你这句话的含意吧了！”

他的笑容洒脱好看，在他带点忧郁的俊秀面容上更别有一种无人能及的超然出众的动人味儿。

单琬晶芳心一颤，竟说不出话来。

徐子陵双目透射出智能澄明的光采，瞧着她柔声道：“我从来没有想过公主会害我，这该能代表我是信任你的吧？”

单琬晶有点怕他看破自己芳心历乱的锐利眼神，无力地垂下螭首，轻声道：“那可以告诉我为何阴癸派的人要倾尽全力来找你们呢？”

徐子陵道：“因为我们成功把瑜姨从他们手上救回来。”

接着解释了眼下进退两难的情况。

单琬晶听罢道：“原来有宋家二公子暗中为你们出力，难怪连这么不可

能的事都给你们办到。”

接着沉吟半晌，叹息道：“现在怕只有我们才有办法把人送走，此中情由很难用三言两语来解释；总言之我娘是祝玉妍忌惮的人之一，又深识她们的手段。”

再幽幽瞥了他一眼，续道：“本来我要你们把和氏璧交出来作交换的。但这样乘人之危只会令你更恨我，罢了！把人留给我。快到天津桥去与你两位兄弟并肩作战吧！他们给阴癸派截杀于该处呢。”

徐子陵愕然瞧了她半晌。

宋师道的声音传出来道：“子陵去吧！”

徐子陵向单琬晶一揖到地，纵身上岸，疾驰而去。

第二章 局中有局

在旁押阵的寇仲见馆馆以一个完美无瑕的守式，逼得跋锋寒撤回先手，由主动变被动之际，便心中叫苦，知道若论狡猾，自己实非馆妖女的对手。

馆馆现在似乎给他们一个公平决战的机会，实则却非像表面看来那么公平。

一向以来，寇仲等三人都是打打逃逃，还因合作惯了，发展出一种互补不足的战术。

可是在眼前这种形势下，以跋锋寒倔强高傲的个性，纵使明知一死难免，亦绝不肯逃走。

而寇仲也不能插手，否则他们以后都没面目见人了。

一切都只能靠跋锋寒自己。

正面硬对馆馆天魔双斩三击的跋锋寒，心中涌起强大无匹的斗志。

早在出剑之时，他已识破馆馆的心意，但亦知别无取舍选择。

如若过不了这一关，他失败被杀不在话下，寇仲也休想有命离开。

跋锋寒双目电芒乍闪，体内经脉窍穴间的真气在刹那间提升至最巅峰的状态。身上毛发根根耸竖。

随着馆馆飘忽不定的奇异玄妙身法，被她轻握手中的两把芒光烁动的短刃，在她赛雪欺霜的纤手处化作两团蒙影的光影，以令人无法揣测的进击路线，不断变化，不断接近。

周遭响起尖锐又若有如无的呼啸声，似是鬼声啾啾。

但在方圆三丈的范围内，一滴风都欠奉，而庞大无形的压力，却令跋锋寒呼吸不畅，体痛欲裂。

如此魔功，确是令人心悸。

馆馆全力出手下，尚未交锋，跋锋寒已有寸步难移的感觉。

天魔双斩缓快无定，忽前忽后，却可在任何一刻发动致命的攻击。

坐在跋锋寒后方桥栏上的寇仲，这才领教到馆馆真正的实力，难怪师妃暄在失神之下也要吃上她的暗亏。

同时立定主意，必要时即不顾一切出手对抗。

跋锋寒大喝一声，倏退三步。

寇仲骇得差点倒跌河里。

在剑锋相对的情况下，怎可以后退？

尤其对手是馆馆，自祝玉妍后最杰出的魔门高手。

自吸取和氏璧的能量后，跋锋寒等三人最显著的改进，就是感官敏锐倍增。但即使如此，面对馆馆有若天魔妙舞的招数，亦感到难以把握。

跋锋寒毕生转战天下，由域外打到中原，眼力之高明，尤胜寇徐两人，可是馆馆有若一缕轻烟的游移飘闪，却令他生出有力难施，无的放矢的颓丧和无奈。

假若再失去先手，那馆馆将会以风卷残云的姿态，在短暂的时间内把他击杀。在这种明知必死的情况下，跋锋寒把才智发挥至极限，使出了这样一着连寇仲也不明白的招数来。

果然他退势刚成，在高手对垒的微妙气机牵引下，馆馆如响相应，天魔双斩变成两道电芒，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一先一后电射而来。

跋锋寒却奇迹般在空中定了一定，改退为进。

斩玄剑带起凌厉刺耳的剑啸嘶声，由下而上，疾刺向扑击过来的馆馆酥胸处。形势立变。

就好象馆馆送上去捱他这一剑的样儿。

馆馆早猜到跋锋寒非是心怯退缩的人，这样后撤定有后着，可是却怎都猜不到对方由于得到和氏璧的异能，改造了经脉，竟可在空中以电光石火的惊人高速，把体内后退和前进的力度在眨半下眼的速率中完全转换，不但力度气势没减弱半分，还因为是蓄意施为，劲气上反是有增无减。

“当”“当”！

天魔双斩分别挑上斩玄剑。

能令馆馆临时改攻为守，跋锋寒该算是第一人。

跋锋寒雄伟如山的虎躯在馆馆挑上他的斩玄剑时，却如羽毛般抛跳了两下，馆馆则往外飘开。

寇仲看得目瞪口呆，连鼓掌喝采都忘记了。

馆馆的娇笑像轻风般吹过来。

桥上的空气又再次流通荡漾，河风从洛水拂至。

跋锋寒双目不瞬的瞪着馆馆回飞而至，斩玄剑遥指对手。

若给馆馆近身缠上，保证不出十招，他便要一命呜呼。

馆馆的一对赤足全以拇指撑起娇柔纤美的胴体，似如足不沾地的美丽幽灵，从五丈外的远处飘飞回来。

她的姿态曼妙无方，忽然连续三个急旋，衣袂拂扬下，已到了跋锋寒丈许近处。

高踞桥巅的跋锋寒正严阵以待时，馆馆随着旋转的姿势，以一个浑然天成的娇姿妙态，从两袖中射出‘白云飘’，交织成一片波浪状的纹样，像绞缠而有生命的一对灵蛇般，遁着迂回曲折的路线，卷向跋锋寒。

凛冽的劲风，吹得跋锋寒衣衫后拂，猎猎狂响。

跋锋寒的脸容变得像冷硬的山岩，无忧无喜，双目射出慑人的精光。

馆馆的攻势虽然厉害，但他却有如释重负的感觉，知道自己尚有一拚之力。

自他在气势最强凝时抢先出手而被馆馆以奇异的守式硬生生逼退后，他便一直处在绝对的下风，连心神感官都受制于对方的天魔功。

那是一种可怕之极的感觉，就像整个人给隔绝在所处的人间世之外。风吹水流也感觉不到。

但在破去媿媿天魔双斩进击的刹那，一切忽然又回复正常。

星月复明，洛水熟悉的流动声和气味，再次传进他的感官去。

在他后方三丈许外桥栏处的寇仲则刚抹掉一额冷汗。

他纵然不知道跋锋寒局中的感受，但看到媿媿要收起天魔双斩，改用可以柔克刚的丝带，便知跋锋寒非是对媿媿没有威胁。

跋锋寒发出一阵震耳长笑，说不尽的豪情壮气，以奇异的步法迎向媿媿，一剑刺出。

此一剑乃是跋锋寒信心尽复下的凌厉反击，看似简单，却是精气神聚蓄下巅峰之作，达致化繁为简，以拙胜巧的大师级境界。

他体内气海的真气，像大江洪水的激流般，沿经脉送往斩玄剑的锋尖，化成“嗤嗤”剑气，隔空击向媿媿，声势惊人至极点。

媿媿表面看去仍是美目凄迷，玉容幽怨，但心内的震撼，却是有增无减。

以她的才智与造谐，亦难以明白为何跋锋寒无论战术气势和内劲，何以可忽然变得如斯厉害。

她本已拟好策略，待与斩玄剑短兵相接时，施出当年曾使飞马牧场商鹏、商鹤两人元老高手立时饮恨的绝技“纤手驭龙”，以右带牵缠斩玄剑，再以天魔劲吸牢对手，那时寇仲纵想插手亦为时已晚。

岂知跋锋寒这一剑大有一往无前，三军辟易之势。且剑气破空先行，除了硬碰挡格之外，再无他途，无奈下，只好变招相应，天魔带缩回翠罗袖中，再一袖拂上对方剑锋去。

这是跋锋寒第二次迫得媿媿变招。

他心知肚明并非自己真能压倒对手，而是觑准媿媿最大的弱点，就是不肯为杀自己而受到短期内难以疗愈的伤势。

媿媿跟师妃暄随时会二度作战，挟初胜余威的媿媿，自然不肯放过如此大好良机。

跋锋寒正是觑准此点，每一剑都是毫不留手，以命换命的招数，令媿媿无法尽情发挥她的天魔功。

“蓬”！

袖剑交触。

跋锋寒如若触电，硬被媿媿拂退五步，险些吐血。

他血气翻腾，两耳轰鸣之际，幸好媿媿亦被他反震之力逼得退飞飘后，否则若连环进招，他定难以幸免。

寇仲终按捺不住，从桥栏弹起，掠到跋锋寒旁，大笑道：“美人儿知道厉害了吧！”

为了节省时间，不如把你的帮手全唤出来，人家一次过来个大解决，不是胜似你在桥上飞来飞去，累个半死吗？哈！”

媿媿停身在丈许外处，心中暗恨寇仲破坏了她趁势再施杀着的大计，表面却笑意盈盈，“噗哧”娇笑道：“真亏你说得出来，明明是不顾单对单的江湖规矩，强行插手，偏是说得如此冠冕堂皇。”

寇仲嘻嘻笑道：“媿美人你说得对极了。现在江湖乱得没有人再爱讲规矩。而我则最喜爱跟风。言归正传，现在已证明了你没有收拾你跋哥儿的能

耐，所以尽管多唤些人来凑兴，但我们将不保证是否会溜走。”

以馆馆的笃定冷然，也不由俏脸微变。

要知寇仲和跋锋寒，已到了不是聚众围攻亦稳可收拾的级数。

除非两人拚死不逃，又或在平原诸如此类某一难以逸走的环境，始有可能把他们留住。

但在天津桥上这种下临长河，四通八达的地方，兼之两人在逃遁术上又是出色当行，要将两人截杀，除非有师傅祝玉妍在旁助阵，配合其它派内高手，才有把握办到。

只恨师傅因替上官龙疗伤，真元损耗下要避地静修，未能在场。故此才由她来出手，那想得到跋锋寒竟可架着自己全力出手下的杀着，致令现在进退维谷，幸好尚有布置，否则更难以下台。

跋锋寒微微一笑道：“令师仙踪何在呢？”

馆馆发出一阵银铃般的娇笑声，梦幻迷蒙的秀眸深深的凝注两人，柔声道：“不若我们来个赌约，假若你们能攻破由我派四位元老组成的天魔阵，我便任由你们把傅君瑜带走，绝不干涉。”

寇仲捧腹笑道：“说到底都是怕了我们天下无双的遁术，现在你已被我们摸清底子，我们还怕你什么？本少爷对你任何提议均没有兴趣，爽快点放马过来，人家高兴一番。”

馆馆叹了一口气，苦笑道：“你这人最大的本领就是没有自知之明。人家说了这么多废话，目的只是要完成合围之势，现在完成了！你试试夹起尾巴溜给馆馆看好吗？”

寇仲和跋锋寒一直暗暗留意四周情况。

天街靠近天津桥的两段街道仍是杳无人迹，丝毫没有异样情况。

离两边桥头约数百步外隐见把守的武装大汉，不让行人接近，但这些该属闲角色，不能构成威胁。且不似是阴癸派的人，何来合围之势，着实令人奇怪。

寇仲眉头紧皱道：“馆美人你勿要吓我，我是出名胆小的。”

馆馆莞尔笑道：“谁舍得吓你呢！”

接着娇喝道：“看箭！”

两人为之愕然。

此时徐子陵的小艇刚驶进天津桥西洛堤的树荫里，远眺长桥。

只要会思考的人，便知天津桥上情况异常。因为繁华的洛阳，就只此段长街与桥上没有行人。而附近店铺也全部关门。

徐子陵心中大讶。

要知天津桥乃横跨洛河，贯通城市南北交通的三座大桥之一，更连接起最繁华的天街，乃交通枢纽之处。

如若封锁此桥，不惹起混乱才怪。至少路人车马会大排长龙，可是眼下所见，却没有这种情况出现。

那显然有人在疏导交通，把路人车马指引往使用别的道路桥梁，如此则必须大批受过训练极有组织的武士才能办到。更且必须洛阳居民合作才成。

在洛阳，只有两批人马始有这种能力。

王世充的军事集团当然是其中之一。

另一方则是以奉皇泰主杨侗为代表，暗里则由独孤阀所操纵的力量。

刹那间，徐子陵明白过来，同时想通了独孤霸今天去找铁勒人这一疑团。

独孤阀正在玩一个左右逢源的游戏，一边与李密合作，另一边却与铁勒人和阴癸派勾结，那就能不用受任何一方所控制。

今趟独孤阀封锁天津桥，让铁勒人和阴癸派放手对付跋锋寒与寇仲两人，可能是个引蛇出洞的大阴谋。

只要王世充沉不住气，仓卒离开皇城插手此事，独孤阀的五千精兵，将会联同铁勒人和阴癸派，在准备充足和计划周详的优势下，一战定江山，夺得洛阳的控制权。

情况确是凶险至极点。

而跋锋寒和寇仲更是陷身至险的核心而不自觉。

一里通，百里明。

想通了这个环节后，他豁然而悟出为何独孤策会和钱独关的爱妾白清儿混在一起。

钱独关或许非是阴癸派的人，但“河南狂士”郑石如的可能性却是非常大。通过这两个人，襄阳城便等若落在阴癸派手上。难怪钱独关会对他们如此不友善。现在他该怎办才好呢？

第三章 天罗地网

“嗖”！

弓弦声响。

乍听只是一把劲弓弹啸，事实上却是四弓齐发，因其时间拿捏得整齐划一，故听来只有一响。

从矗立两边桥头对起的四座高楼之颠，四枝劲箭像电光激闪般，斜下百余丈的高度，在馆馆的娇喝仍是余音萦耳的当儿，掬胸刺背而来，对两人招呼周到。

“当！当！当！当！”

寇仲和跋锋寒舞刀挥剑，背贴靠背，各自磕飞前后袭来的四箭。

刀剑箭相触，其激鸣之声响彻横跨洛水一百三十余步的天津桥。

四箭激弹飞开，掉往洛河去。

寇仲只觉虎口酸麻，骇然向后背靠着跋锋寒道：“什么人的箭法如此厉害？且有四个之多。”

跋锋寒神色凝重的盯着玉脸含春的馆馆，低声答道：“若我没有猜错，该是铁勒王座下有‘铁箭卫’之称的铁勒高手，想不到竟到了中原来。”

寇仲心中大懔，他们立足实地已挡得这么辛苦，若在凌空腾跃之际，形势岂非更是险恶。若对方只有一人，还可凭和氏璧赋予他们迅快换气本领

闪躲。但在四箭齐发下，而对方又是此道大行家，能否挡得过确是未知之数。

馆馆娇笑道：“这四箭只是打个招呼的见面礼，好戏尚在后头呢。”

一阵长笑，来自与馆馆遥对的另一边桥头。

寇仲面对的正是那个方向，见到一男一女从桥头旁闪出来，一个是腰挂飞挝，有点阴阳怪气，毕玄的嫡传弟子拓跋玉。

俏立他身旁的是淳于薇，腰上挂着那把微微弯曲是突厥人爱用的腰刀，最适合在马背上杀敌。脸上表情似嗔非嗔，又带点无奈的神色，幽幽的盯着寇仲。

拓跋玉先向寇仲打躬作揖，微笑道：“今趟要与别人联手来对付寇兄，实属迫不得已。上次小弟曾在襄阳好言相劝，勿与跋锋寒这贼子走在一道，可惜寇兄听不入耳。不过小弟仍眷念情谊，至今没有插手。假若寇兄现在立即离开，小弟和师妹绝不出手阻拦。”

寇仲心中暗叹，这拓跋玉虽形貌古怪，但肯定不是坏蛋，且颇有丰度。现在却不得不以生死相搏，想想都教人心伤。颓然道：“拓跋兄与恶名远播的阴癸派联手，不怕有损尊师声誉吗？”

淳于薇秀眉紧蹙，不悦地责道：“你这人怎么如此食古不化？我们到中原来，目的就是要把跋贼押回突厥，其它一切，那有心情去管。跋贼最是可恶，每趟截上他时，都拚命逃跑，差点气死了人家哩？”

寇仲还有什么话好说？跋锋寒有了他和徐子陵作伙伴，拓跋玉的一方，根本奈何不了他。唯一方法就是与像阴癸派这种实力雄厚的教派联手，始有完成任务的可能。

寇仲背后的跋锋寒轻轻道：“我猜错了！四座高楼上的箭手该非铁勒的‘铁箭卫’，而是曾受毕玄亲自指点的突厥高手。”

寇仲登时色变，沉声问道：“有多少个？”

这次随拓跋玉师兄妹到中原来，尚有由毕玄亲手训练出来的“十八镖骑”，精于群战围攻之术，人人悍勇无伦。所以即使以跋锋寒的强横，遇上他们亦只有落荒而逃的一法。

不过屡次交战后，十八镖骑被跋锋寒杀伤了部份人，故寇仲才有此一问。

跋锋寒苦笑道：“该是十二名箭手，而非是四个。”

寇仲虎躯一颤，这才明白为何馆馆有信心不怕他们溜掉。

只要其它箭手像刚才发箭那四人般厉害，他们跃飞空中时，只会成了猎手箭下的肥雁儿，禁不住后悔跑到天津桥上来。

这是个精心布下的陷阱。

从他们的角度往上望，是瞧不到楼顶的情况。而敌人则可对他们一览无遗，优劣之势，不言可知。

何况左右桥栏外，尚有两艘看来不会有什么好路数的大船。

跋锋寒续道：“为何他们还似在拖延时间呢？”

寇仲再度色变，隐隐感到眼前局面，绝不像表面仅是仇杀般单纯。

两旁灯火突然齐亮，原本黯无灯光的两艘大船，船首处同时燃着了十多个灯笼。

两人一瞥下，都不由倒抽一口凉气，知道今次除非神明显灵，又或宁道奇、师妃暄等联手来救，否则休想有命离开。

左右两艘大船开始离开堤岸，移往河心，与南北桥头的拓跋玉师兄妹

及馆馆，四座高楼的十二名骠骑杀手，形成一个以他们为中心的天罗地网。

徐子陵此时潜至天津桥西洛堤近处，瞧着岸边的十多名壮汉把大船以缆索扯往河心固定。

他这“局外人”对形势的把握要比寇仲和跋锋寒更清楚。心知敌人所有布置，均在防止他们借洛水遁走。

那亦是唯一的逃命快捷方式。

想到这里，他再不犹豫，滑进河水里去。

左右两船的望台上，或坐或站各有十多人，无不像看耍猴戏的冷冷瞪着被灯火照得纤毫毕露的跋锋寒和寇仲。

船首除了持灯笼的大汉外，尚各有十多名弯弓搭箭的劲装大汉，摆出一副绝不容他们逃走的格局。

在一般情况下，就算加上高楼上的突厥神射手，怕仍奈何不了跋寇两人。

可是假若在与高手如馆馆等交战的情况下，他们若想突围离开，则这分处四方高处和河中左右两边的箭手，将会对他们构成致命的威胁。

仅剩的两条逃路分别是南北桥头，任凭选择。

“笃”！

西方大船望台传来一下杖子触地的闷响，人人耳鼓嗡嗡。

被誉为独孤阁的第一高手尤楚红，安然坐在望台上太师之内，眼帘内的两道精光，越过六丈许的河面，落在桥上两人处。右手碧玉杖柱地，发出一阵难听而带着浓重喉音的鼻笑，先干咳一声，才以她沙哑的声线冷喝道：“小霸到那里去了？是否你两人对他做了什么手脚？”

她身后高矮男女站了十多人，最抢眼自是美丽的独孤凤，其它寇仲认得的只有独孤策，人人衣饰华丽讲究，看来都该是独孤阁本系的高手。

只是他们，便足够收拾两人有余。

与独孤阁遥遥相对的另一艘船上，则是以突利为首的突厥人，人数不过十人。可是人人眼神如电，显然都是高手，却没有一个是女的。芭黛儿当然不在其中。

自拓跋玉和淳于薇现身后。他们早猜到不会少了“龙卷风”突利的份儿。

他随来的手下中有两个是寇仲认识的，就是“双枪将”颜里回和“悍狮”慕铁雄。

此二人当年与李密和祖君彦合谋，掳去翟娇，再在荒村布局暗算翟让，种下其后翟让惨遭杀身的大祸。

这时突利眼中射出欣悦的神色，哈哈笑道：“老夫人何须担心，只要擒下这两个小子，要他们叩头喊娘的也只是一句话便可办到。”

桥上的寇仲倒抽一口凉气，向身后的跋锋寒低声道：“看来这就是伏骞那小子所指的铁勒人的阴谋了。”

话犹未已，馆馆那方衣袂声响，四个人疾掠而来，带头的赫然是“飞鹰”曲傲，后面跟着的是他三个徒弟长叔谋、花翎子和庚哥呼儿。

四人来到娼馆身后立定，冷然不语，一副吃定了他们的神态。

无论空中、地面、河上所有逃路均被封闭，形成一个插翼难飞的天罗地网。

两人这时才醒觉，这代表四股强大势力的敌人，早有联手对付他们三人的秘密协议，而救回傅君瑜只是引发出眼前局面的导火线。

自离开任恩那秘巢后，他们的行踪便落在敌人的线眼监视下。当知他们朝天津桥走来后，便调集各方人马，决定在这四通八达的交通要点截击他们。

现在终于把他们迫得陷身在绝境内，除了力战至死外，再没有其它的可能性。此实他们始料所不及。

娼馆凄迷的美目射出复杂的神色，幽幽叹道：“这里再没有奴家的事了，诸位前辈高明看着办吧！奴家尚有要事须处理呢。”

突利施礼道：“娼小姐请便，有机会，希望能与娼小姐多点亲近。”

只看他神情，便知他深为娼馆美色所动。

事实上在场所有男人，无不为她现出迷醉的表情。

娼馆深深瞧了跋锋寒和寇仲一眼，再叹道：“跋兄寇兄珍重！”

一闪不见。

两人虽想到她是要去追击徐子陵，可是自身难保，只能眼睁睁任她离去。

曲傲踏前三步，来到娼馆刚才的位置，撩起长袍的下摆，扎到腰带去，仰天长笑道：“冤有头，债有主，今天就让我曲傲来清雪杀子之恨。寇仲，让老夫看看你除了逃跑外，尚有什么本领。”

寇仲从跋锋寒身后转出来，一拍背上的井中月，大笑道：“曲老头果然有种，只不知如若你单打独斗不敌本人时，其它人会否出手相援？”

右方的突利哑然失笑道：“果然是无知之徒，死到临头仍敢口出狂言，曲大师请立即出手，待本人看看他的刀是否像他的口那么硬。”

只这几句话，便可看出突利极工心计。因为若任由曲傲自己回答，碍于他的身份地位，怎都不能让人插手。那时一个不好，只要寇仲能来个两败俱伤，别人要出手干预和相帮就有问题。

但突利这番话，既顾及曲傲的面子，又堵塞了寇仲的说话，拿捏得恰到好处。长叔谋在曲傲身后得意笑道：“寇兄是真糊涂抑是假糊涂，今次岂同一般依足江湖陈规的决斗。两位仁兄乃人人得而诛之的奸徒，对你们何用什么礼数规矩。”

他虽是含笑说出，但谁都听出他对两人怨恨之深，倾尽三江五湖之水都洗涤不清。

寇仲洒然一笑，先瞥了脸容冷硬有如岩石的跋锋寒一眼，再环视把他们围得水泄不漏的众多强敌，最后目光落在曲傲身上，讶道：“曲大师不是约了那位虬髯小子在子时比武吗？现在是什么时候？不要为此因伤或因死延期，使不知情的人又会以为曲大师怯战了！”

包括尤楚红在内，无不对寇仲的胆色暗暗佩服。换了是别人，在这种成了众矢之的，明知必难幸免的情况下，谁能学得他般不但仍从容自若，还口角生风，一派洋洋自得之状？

曲傲终是宗师级人物，际此决战关头，丝毫不因对方的冷嘲热讽动气，悠然逼前，微笑道：“收拾你这小子要费半个时辰吗？动手吧！”

凌厉的气势，立时涌迫而出。

寇仲脊骨微俯，双目射出熠熠奇光，凝注在曲傲身上，像一头豹子般瞧着猎物的接近。

天上星月争辉，桥下洛水淌流，在这本是美丽明秀的晴夜，横跨洛水接通东都南北的天津桥上，却是战云厚布。

战火一触即发。

徐子陵贴着河床，潜至独孤阙座驾船的船底下，心中犹豫。

像尤楚红和独孤凤那种级数的高手，他只要用力在船底凿一下，说不定都惹起对方的警觉，何况是要在船底弄出一个破洞来。

不过却非全无办法。

他伸出双掌，按在船底处，气海不住积蓄真气。

心底下亦不由有点紧张，虽然真气掌劲很多时被形容为比刀刃还锋利，但是否真如刀刃般能起切割的作用，尤其对象是坚实的船体，则仍是未知之数。

经过这些年来的钻研、遇合和修练，他对体内真气已到了收发由心的境界，强弱、快缓，至乎吐劲的方式，螺转的方向，都能随意而为，挥洒自如。

但却从未想过控制真气发出的刚柔锋利状态。

在与人对敌时，他可凭借指尖、拳头、手掌的组合变化，针对情况而施用，但仍没有试过把真劲以另一种形态发出。

以他目下的修为，当然可以硬生生在船底震破一个巨洞，又或以指尖插穿船底，但这样必然瞒不过船上的顶尖高手。那时戏法就不灵验。

此时体内已蓄满爆炸性的能量，徐子陵猛一咬牙，螺旋劲发。

本是偏于阳刚迅疾的劲气，变得既阴柔又沉缓，从双掌吐出，劲力覆盖以双掌为核心的方圆近六尺的舱底。

核心的部份竟然应掌凹了下去，却没有发出破穿碎裂之声。

徐子陵也料想不到会有这种情况出现，下意识地伸出手指往凹陷的部份戳去。手指直没入木，便若插进面粉团里的样子。

徐子陵自己都吓了一跳，想不到内劲可厉害至此。

收回手指，留下一个指形深洞，可是由于船身颇厚，故尚未洞穿。

他正要加点手脚，却发觉凹陷处的木粉一层层的溶洒下来。

心中叫妙时，突生警兆。

暗涌阵阵传来，显示河水内正有某种人为的活动在进行中。

徐子陵心中凛然。

难道自己如此小心，仍瞒不过敌人吗？

寇仲虽摆出打硬仗的格局，口上却嘴皮子微张的低声向左后旁靠栏而立的跋锋寒问道：“那一方？”

跋锋寒当然明白他意思，但只能以苦笑回报。

敌势实在太强了，唯一方法就是突围逃走，但选取那一方逃走，却是最难决定的问题。

表面看来，自以拓跋玉师兄妹把守的南桥头实力最为薄弱，但也可能是个陷阱。

跋锋寒望往其中一座高楼，隐见人影缩闪，沉声答道：“洛水！”

寇仲点头表示同意，“锵”的一声掣出井中月，朝迫至三丈近处的曲傲迎去。跋锋寒适于此时冷喝道：“曲傲你何时成了突厥人的鹰犬？”

以曲傲的老练，也为这句尖刻之极的话略一错愕，气势登时减弱两分。要知突厥势大，铁勒势弱，所以铁勒人臣服于突厥，乃合情合理的事。正因跋锋寒这句话勾起了曲傲在这方面的联想，才有气势被削的情况出现。

不待任何人有机会回答，跋锋寒后发先至，越过寇仲，斩玄剑以雷霆万钧之势向曲傲劈去。

四周怒叱声起，众敌纷纷赶来援手，跋锋寒只耍了一记手段，便改变了整个形势。

愈乱他们便愈有逃生的机会。

眼前的情景，看得徐子陵头皮发麻，暗叫侥幸。

原来敌人正把两张满是倒钩的大网，铺在天津桥左右下方的河水上，在水面下半尺许处浮张，如若寇仲和跋锋寒往河水跳下去，不给生擒活捉才是怪事。

徐子陵知事不宜迟，由河底往盖河入网潜过去。

第四章 三人同心

曲傲曾与跋锋寒数度交手，自以为对他的底子摸得一清二楚，怎会怕他，冷哼一声，两手箕张，分别向跋锋寒和寇仲抓去，一出手就是看家本领鹰变十三式的招数，务要制敌死命。

他一对掌爪随着迅疾步法，封挡了对手所有可能进攻的路线，又擅于夺取敌人兵器，确是非常厉害。

当他把十三式发挥至极限时，他的双手便像进出于虚无和现实之间，时现时隐，如虚似幻，教人防不胜防。

当日跋锋寒便是因此差点在他爪下送命，所以故意在动手前，设法以言语削弱其气势。

接着就是要凭借因和氏璧而来的突破，打击他的信心。

像曲傲这种宗师级的人物，无论如何退步，总有千锤百炼深厚得难以动摇的根底。

要胜他谈何容易，想杀他更是近乎不可能。所以若要达到挫折他的目的，就必须有出人意表的惊天手段，不但讲功夫，亦要讲心法、智计、战略，

作多方面的配合。

跋锋寒冲前，寇仲却抽身后退，避过曲傲的爪风，跃上桥栏，登时箭声嗤嗤，独孤阁那边船上的十五名箭手射出一片箭网，假设他想跳河逃走，首先便要设法不变成刺。

而寇仲这着纯属刺探性质。

他自问有能力可尽挡由船上射来的箭矢，却没有把握在落河的空间距离避过高楼射下来的冷箭。

最危险是刚入水前的一刻，他将因水的阻力而速度减缓，将更易中箭。

何况对方船上尚有高手如尤楚红和独孤凤等虎视眈眈，只要他们施放暗器，又或发出拳风掌劲，他的小命就危乎其危了。

心中暗叫一声娘后，寇仲翻往桥心。此时跋锋寒和曲傲刚短兵交接。

本从两边桥头逼过来的拓跋玉师兄妹和长叔谋等，见寇仲退开，已相应止步，只把包围的距离缩短，在五丈许的近处监视。

但分别从左右两船凌空掠到的独孤凤和突利那边的“双枪将”颜里回与另一个突厥高手，就不是说停便停。

而从他们的反应，亦可看出功力的高低，丝毫走不过眼。

独孤凤见寇仲非是与跋锋寒合击曲傲，遂依照原定计划，竟在空中换气，一个回旋飞返船上，姿态曼妙，如若行云流水，不见丝毫勉强。

颜里回和他同伙便没此本领，兼之突厥人生性好勇斗狠，就那么顺势凌空扑往寇仲，双枪单刀，狂风暴雨般向寇仲攻去。

寇仲像对敌人如狼以虎的攻势视若无睹，傲立桥心，大笑道：“我两人能令各位劳师动众，费尽苦心，已是很有光采哩！”

说到最后一个采字时，倏地移闪，避过颜里回的双枪，并中月结实实磕在那突厥高手当头凌空劈来的单刀处。

这边厢的曲傲眼看可把跋锋寒的斩玄剑抓个正着，岂知就在他尚差少许指尖才可捏上剑锋之际，跋锋寒的斩玄剑却近乎奇迹般沉下三寸，再在不过半尺丁方的窄小空间内变化挪移，似可攻向他曲掌箕指成鹰爪的右手任何一个部位。

以曲傲的老练，也不由凛然一惊。

他这看似简单的一抓，事实上乃积六十年战斗经验、眼力和判断的成果。

踏足的位置是跋锋寒左斜方斩玄剑威胁力最弱的死角位，首先逼得对方要变招相迎。

其次是他这一抓已到了化腐朽为神奇，舍灵巧而朴拙的大家境界，纯以角度、速度和预计对方出手而来的准绳制胜。却想不到对方不但不避不闪，还有能力疾施反击，功力大胜从前，怎不教他心骇欲绝。

斩玄剑倏地挑往他腕脉处。

曲傲惊上加惊，缩回右手，双肩不动，右足平踢一脚，取的是跋锋寒的左足踝，阴毒之极。

跋锋寒露出一丝不屑的笑意，脚踏奇步，同时剑交左手，剑势暴张，把锐气信心已泄的曲傲卷进令人目眩的剑光芒影里去。

“当”！

两刀毫无花假地硬拚一记。

螺旋劲发。

强化了经脉，令寇仲在真气输送的份量和速度均大幅增加，真有千军辟易之势。

那突厥高手刚腾跃上来掠过近六丈的远距离，气势力道均有损泄，硬拚下立时吃了大亏。

“哗”！

那人连人带刀，被寇仲劈得像落叶飘絮般倒飞出桥外，口喷鲜血下，往船桥间的洛水掉下去。

寇仲长笑道：“不过如此！哈！不过如此！”

井中月看似随意的把颜里回像骤雨般攻来的双枪悉数封格，发出一阵像雨点打在芭蕉叶上的清脆声响，颇为悦耳。

突利此时飞离大船，把手下在伤重落水前接回来。

他那一方再有四人跃起，要为同伙雪此一刀之恨。

尤楚红本已手痒难熬，跃跃欲试，但始终要顾及身份，见状只好让突厥人先打头阵。

寇仲和跋锋寒两人如有神助的武功，实在出乎他们料外。

跋锋寒和曲傲之战更教人吃惊。

“笃”！

曲傲连施上十多种手法，才千辛万苦得以指尖扫上跋锋寒的斩玄剑。

事实上两人交手至此刻，尚是首趟有实质上的接触，其中的诡异凶险，可想而知。

跋锋寒只觉手中之剑，有如被大铁锤连续猛击九下，震得手腕酸麻，心叫厉害，当斩玄剑交回右手时，曲傲终借此良机，腾上半空，全力展开他的“鹰变十三式”。

却不知这是正中跋锋寒的下怀，一声长笑道：“曲傲你的风光日子已过去了，否则怎会中计。”闪电挺剑上攻，立见光华大盛，隐隐挟着风雷之音，又是那么自然而然，每剑击出，都有石破天惊的威势，似乎他一直收敛掩藏，直至此刻才全力出手，望能速战速决的样子。

另一边的“双枪将”颜里回一声惨哼，肩头中刀，像断线风筝般倒飞寻丈，抛跌在拓跋玉师兄妹两人身前，一枪脱手，失去作战的能力。

寇仲则横刀傲立，静待快到头上的四名突厥高手下击。

于此百忙之时，他仍有余暇环视全场。

只见突利脸含冷笑，不但似乎并不把两名手下先后受伤的事放在心上，还一副成竹在胸，好整以暇的样子。

另一边独孤阙的船上，性格刚暴的尤婆子仍安坐太师椅上，被阙内的后辈众星拱月般恭待着。而奇艳的独孤凤还和她喁喁细语，神态悠然自若，半点不把他们占在上风情况放在眼内。

拓跋玉身后则奔出两名大汉，把伤重卧地的颜里回迅速移走。

而长叔谋等三人虽全神注视乃师与跋锋寒交手的情况，却出奇地没有上前加入战团。

寇仲乃玲珑剔透的人，首次感到有些不妥当；可是敌人已至，那有余暇细想，连忙运刀相迎。

此时桥下的徐子陵已成功把盖河的钩网神不知鬼不觉的以匕首割开一个大洞，又以手抓网，防止网子被水流冲走，让敌人发觉。

但心中的焦急，却是难以形容。

同时后悔刚才在船底弄的手脚。

船底随时会“溶解”洞穿，当河水涌入船舱时，必瞒不过上面的尤楚红和独孤凤，当猜到有人潜在洛水里时，他的戏法便不灵了。

另一个是时间上配合的问题。

敌人会在河中铺上钩网，目的自是要把寇仲和跋锋寒两人生擒活捉，所以定会布下一种形势和压力，使两人感到洛河乃唯一的逃路。故此他并不担心两人不借水遁，但却担心他们不能在船底破裂前逃命。

就在此时，他从底纹下仰头上望，刚好见到曲傲跃上半空。

他差点便要大声叫好，那还犹豫，立即采取行动。

“呛啷”一声，颜里回被格飞的右手枪此时才掉在地上。

爪与剑在眨眼的高速中硬拚七记，双方都是招出如电，全身功力所聚，虽只数招，却抵得上一般高手苦拚千百招之多，登时生出一种像千军万马，在沙场交锋对垒，厮杀缠斗得日月无光森厉惨烈的气氛，感染全场。

事实上直至此刻，若纯论功力招数，跋锋寒仍要逊上曲傲一筹。可是他却能在才智上用心，以种种手段挫折这强横对手的气势和信心，又因对手低估自己，于猝不及防下使他取得些许优势，故锋锐在此消彼长下有增无减，由此可见跋锋寒的天资，确胜于这名震域内域外的宗师级人物。

趁着眼前的优势，他必须踏出最重要的一步，为逃生铺路，否则将再没有逃走的机会？跋锋寒发出一声震耳长啸，斜射而起，剑势如虹，直往丈半高空处的曲傲射去。

另一边的寇仲心知肚明是跋锋寒招呼他逃命的时刻到了，忙以猛狮搏兔的雄姿，竭尽全力，先“锵”的一声把左方劈来的钢矛荡开，然后使个假身，仿以前攻，待其它三敌骇然退避时，猛地抽身，往跋曲两人交手处掠去。

四周吆喝连声，不但拓跋玉、长叔谋等分别由两边桥头赶来，连突利亦从船上跃起，横空掠至。

独孤阙方除尤楚红仍安坐不动外，包括独孤凤在内，人人掣出兵器，箭手则满弓待发，形势紧张至极点。

桥西两座高楼上的箭手，不顾暴露形迹，现身弯弓搭箭，严阵以待。

跋锋寒击向曲傲的一剑，已施展出压箱底的本领。不但是他毕生功力所聚，还存有与敌偕亡之决心。而且由于他是斜冲之势，剑势把桥栏的上空全部笼罩，而桥心处则有寇仲如飞掠来，所以除非曲傲要与他拚个两败俱伤，否则就只有避退至桥西上空一途。

如此便可令高楼上的突厥箭手投鼠忌器，不敢放箭，去了他们的上顾之忧。

若挡的只是单从独孤阙那艘船射来的十多枝劲箭，他们自然有把握多了。

曲傲当然不肯和他以命博命，故意合作非常，还露出一个暧昧的笑容，爪化为拳，重重打在他剑网上，借力腾上桥西洛河的上空。

寇仲此时恰好赶上，两人同时贴栏翻往桥下。

尤楚红发出一阵难听之极的鼻笑时，十多枝架在弓弦上的劲箭已脱弓而出，嗤嗤声中，射往两人。笼罩范围之广，除了硬架一途外，再无别法。

“哗啦”水响。

一片长阔达两丈的钩网离水而起，像一幅墙般把所有劲箭全部挡着，还去势不止的往尤楚红等人罩去，声势的惊人，兼之事起突然，均使敌人有措手难及感。

突利等人已赶上桥栏，尚未弄清楚发生了何事时，十多条水柱连珠弹般发从河里激射而起，分别袭往各人，连曲傲亦没有放过。

以突利、曲傲之能，面对这种螺旋而来，劲道十足，时间位置又拿捏得无隙可寻的水柱兵器，也要狼狈不堪，竟连寇仲和跋锋寒何时入水都弄不清楚。

当洛河恢复平静，重新反映天上的星光月色，人间灯火时，三人早踪影杳然，逃个不知所踪。

独孤阙一方的座驾船这时才开始入水下沉。

寇跋二人湿淋淋的爬上徐子陵早前泊在洛堤柳荫隐处的小艇，均有再世为人的感觉。

寇仲瞧着远方桥旁独孤阙那艘倾侧下沉的大船，欣然道：“若能气得老婆子哮喘病发，就最理想不过！”

跋锋寒一边运功挥发身上的水气，冷然道：“我们在这里闹得洛河都翻转了过来，曼清院只是隔了十多个街口，却不见有半个人来打个招呼，人情冷暖，此为一例。”

徐子陵叹道：“谁不希望我们和敌人拚个几败俱伤；不来插上一腿对付我们，已是非常客气。”

寇仲担心道：“瑜姨呢？为何小陵你忽然来了，也幸好你来了，否则我和老跋定成了浑身钩伤的网中鱼。”

徐子陵扼要的解释了后，向跋锋寒道：“公主总算仍对你有三分情意吧！”

跋锋寒露出一丝苦涩的笑容，淡淡道：“我和李世民或者真曾令她心动，可是她深心里真正着紧的人只是你徐子陵，事实就是如此。”

寇仲怕徐子陵尴尬，岔开道：“她是否确有本事把瑜姨神不知鬼不觉的送往城外呢？我们应否为她护行？”

跋锋寒断然道：“东溟派该和阴癸派有很微妙的关系，否则也不会知道我们救回了君瑜。而且东溟夫人乃一等高的高手，即使祝玉妍也不敢轻易惹她，何况祝玉妍目下该不在洛阳，所以她们应比我们更有把握将人送走，我们若插手，反会惹起馆馆的疑心。”

徐子陵和寇仲点头同意。

现在此事最大的优势，就是阴癸派怎都猜不到傅君瑜在东溟派的巨舟上。且有宋师道参与其中，此人才智武功，均是上上之材。

寇仲此时才学跋锋寒和徐子陵行功挥发身上的水气，双目闪闪道：“此仇不报非丈夫，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跋锋寒脸露杀气，唇边泻出一丝寒似冰雪的笑意，声调却是出奇的温柔，轻漫而不经意地道：“快子时了，仲少你不是约了宋金刚吗？”

第五章 风虎云龙

天街的住民不知是否被适才的打斗厮杀吓怕了，家家户户、大小店铺全关上门窗，唯独是曼清院灯火通明，照得附近一带亮如白昼。

尚有一刻钟就是子时，赴会的人大多已抵达听留阁，大街上不见半个人影，连巡更的城卫都不知躲到那里去。

由于杨侗、独孤阙与王世充的斗争，使洛阳城的管治出现真空的状态，可是治安反比往常更佳，皆因地方帮会都尽量约束手下，不敢在这种情况下惹事。

而外来人更不欲闹出事来，免致成为众矢之的。

三人沿街而行，朝曼清院走去。

寇仲忽地叹了一口气。

跋锋寒奇道：“连在刚才那种恶劣的情况下，你都可以不损半根毫毛的脱身，为何仍要长嗟短叹？”

寇仲伸手搭上跋锋寒的肩头，衷心诚意地道：“我是想到你老兄即将远离，心中很舍不得吧了！”

跋锋寒面容硬朗的线条也似溶化了少许，瞥了一眼在另一旁默默而行的徐子陵，微笑道：“这叫天下无不散的筵席，今趟跋某到中原来，能遇上两位兄台，已是不虚此行。

何况更在武功修为上得逢旷世奇遇，作出连自己也未梦想过的突破，人生至此，尚有何求？”

徐子陵淡然道：“锋寒兄准备何时动程？”

跋锋寒沉声道：“干掉曲傲，我便立即离开，说不定就是今晚。”

寇仲和徐子陵均感愕然。

前者皱眉道：“为何你像对曲傲特别不客气呢？”

跋锋寒双目闪过深寒的杀机，冷然道：“这是我在那次被曲傲击得重伤投水逃生时立下的誓言，谁要我的命，跋某人必有回报。”

接着微微一笑道：“我和你两人所以特别投缘，还有一个原因是遭遇相似。”寇仲目注空寂长街，愕然道：“什么遭遇？”

跋锋寒欣然道：“就是我们的武功都是在被人追追逐逐下迫出来的，没有一天不是过着逃亡的日子。你们自得到《长生诀》后，不是也有这样的遭遇吗？”

徐子陵忽然道：“你对杀死曲傲究竟有多少把握？”

跋锋寒道：“本来半成也没有，但现在却有十足把握。”

寇仲挪开搭在他肩头上的手，大讶道：“为什么会有这么极端的转

变？”

跋锋寒平静地答道：“因为他的心灵修养尚有很大的破绽，会产生情绪上的波动，刚才在天津桥一战，我已令他对我失去信心，所以若今晚我能扩大他这破绽，必胜无疑。”

最后再加一句道：“若我能杀死曲傲，那时就算我不去找毕玄，他也会亲来找我，对手难求，毕玄要维护我还来不及哩！”

两人这才恍然。

寇仲道：“不知曲老头和伏小子两人交手了没有呢？”

此时曼清院的门口已在五丈开外，把门的大汉都探头引颈来瞧他们这三位迟来的宾客。

跋锋寒道：“我只怕他会爽约。”

三人尚未进门，守门的十多名大汉早迎了出来，恭恭敬敬，爷前爷后的叫着，与上次的冷遇确有天渊之别。

跋锋寒问道：“曲傲来了没有？”

有人答道：“曲大爷刚才着人来通知，要在丑时始到。”

三人交换个眼色，露出会心微笑。

寇仲皱眉道：“曼清院是否仍由洛阳帮掌管？”

另一人答道：“当然是属于我们洛阳帮的业务，三位大爷给我们揭破了上官龙那奸贼的身份，我们全帮上下，都深深感激三位哩！”

寇仲暗忖又会如此的，顺口再问一句道：“那现在洛阳帮是谁在主事？”

先前那汉子肃容道：“为免本帮陷于四分五裂之局，副帮主和各堂堂主请出荣凤祥大老板作我们的帮主，有他老人家一句话，谁敢不服。”

三人暗忖竟会这么巧的，由此亦可见荣凤祥乃洛阳举足轻重的人物。

要问的话问过了，三人逐在前呼后拥下，朝听留阁走去。

听留阁比之前天晚上更见热闹，座无虚席，幸好荣凤祥不知为何竟亲自下令把上次那间位于北厢顶楼的厢房给他们留着，所以才不用和其它人挤在一块儿。

美婢奉上酒菜后，一名唤作翠儿，似是婢子头领的艳女媚笑着向三人道：“荣老板特别吩咐要好好侍候三位，我们曼清院的三朵鲜花：莲儿、菊儿和萍儿那晚曾见三位大展神威，都心生向慕，要不要她们来为大爷唱两首小调儿呢？”

寇仲奇道：“今晚这么多贵宾，她们怎能分身？”

翠儿抛他一记媚眼道：“别人求我也没用，但三位大爷却是不同！翠儿怎么为难，都会为你们安排妥当。现在离丑时尚有大半个时辰，有她们来为大爷遣兴，保证时间会像白驹过隙般弹指即逝。”

跋锋寒随手塞了半锭黄澄澄的金子进翠儿手里，淡淡道：“今趟是否又是‘知世郎’王薄请客？看来这笔数目可不少？”

翠儿拿到金子，更是笑意盈然，半边身子挨到跋锋寒身上，昵声道：“今次是荣老板请客，他是双喜临门哩！既登上帮主宝座，又适逢大寿之期，以后财源广进，些许花费那有闲情去计较呢？好了！一切包在奴家身上，我这就去把三朵花请来好吗？”

徐子陵皱眉道：“我们还有要事商讨，不若……”

翠儿接下去道：“那奴家便安排她们稍后才来好了！”

一阵娇笑，像只彩蝶般飞走了。

寇仲向跋锋寒笑道：“你出手倒阔绰，就像囊中满载黄金的样子。”

跋锋寒淡然道：“这几年我确赚了点钱，在乱世中，人人争着铸币造钱，却只有黄金才最可靠，中原域外都通行，我走时分点给你们做使用吧！”

“笃！笃！”

寇仲虽没有听到足音，却早感到有人在门外，低声道：“谁？”

门外响起邢漠飞熟悉的声音道：“小弟奉王子之命，请三位到楼下主厅一叙，人家喝杯水酒。”

三人对此人颇有好感，更想看 he 长得是怎个样子，寇仲逐道：“邢兄请进！”邢漠飞闻言推门而入，拱手为礼。三人立即肯定昨晚此人并非伏骞身旁的其中一人，否则他们绝不会看走眼。

这位吐谷浑的高手年纪在二十五、六间，身材瘦削修长，浓发粗眉，举止从容。一身便于骑射的劲服长靴，整个人就像一枝离弦劲箭那么锋利，双目精满神足，但又令人感到他很易动感情。

他虽不算英俊，但五官显得很有性格，属于那种耐看和愈瞧愈有味道的人。

三人同时起立回礼，坐下后，跋锋寒问道：“下面大厅还有什么人？”

这时猜拳斗酒、丝竹弦管的喧声阵阵从露台方向传来，邢漠飞洒然笑道：“自然少不了王薄和荣大老板两人。”

徐子陵讶道：“听邢兄的口气，好象连王薄都不放在眼内。”

邢漠飞油然道：“论鞭法，无论中外都难有人能出其右，不过论人不能只论武功，还需有品格配合，始能教人心服。像三位这种真英雄，才是敝主心仪交往的对像。”

三人听得脸脸相觑，因据传闻：王薄不是与伏骞关系很密切吗？

且若王薄乃失德之人，像了空那类方外高人，又怎会视他为知交？

寇仲讶然诘问。

邢漠飞微笑道：“此事还是留待敝主在有机会时亲自回答妥当些。不过三位只要看当今群雄中，如杜伏威、李子通之辈，均曾投在王薄麾下，后来又都反目叛走，便可知此人没有容人之量。否则其声势绝不会在任何义军之下。”

接着又道：“三位会否在昨晚因王薄没有现身而奇怪呢？”

三人愕然点头。

邢漠飞笑道：“道理很简单，因为此事他是要自己揽在身上，以讨好师妃暄，但人家却不领情。三位对此人务要小心一点，其它的事情请恕小弟不便吐露。”

寇仲点头道：“邢兄虽是初识，但已很够朋友，这些消息我们尚是初次得闻，非常管用。”

跋锋寒道：“但王薄这么做对他有什么好处？而且他不是公开声明不再

逐鹿中原吗？”

邢漠飞叹道：“有野心的人是始终不肯死心的，由于小弟对三位的敬重，特再透露一个消息与三位知晓：宇文文化及北归后，已重整阵脚，凭着他宇文阔深厚的根基，正密锣紧鼓，准备再次大展拳脚，而王薄极有可能和他结成联盟，所以才会在和氏璧一事上搞风搞雨。”

三人恍然而悟。

邢漠飞苦笑道：“看三位的神情，都是不会到下面去见敝主的了。”

四人你眼望我眼，齐齐放声大笑，充满相知的得意之情。

笑罢徐子陵问道：“请恕在下冒昧问上一句，伏王子今次到来，所为何由呢？”

邢漠飞压低声音道：“敝主今次来中原，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看看中原究竟有些什么超卓人物，另一个目的就是要找一个人算账。”

寇仲双目射出锋利的光芒，道：“第一个目的含意太广，教人摸不着边际，但邢兄既不愿说明，便不问也吧！至于要找的究竟是什么人？何人的面子如此之大呢？”

邢漠飞欣然道：“和你们说话真有意思，省了很多废话，至于要找的人就是裴矩。”

寇仲一呆道：“裴矩是什么家伙，我怎会从未听过他的名字？”

跋锋寒晒道：“仲少你今次出丑了！裴矩这人的名字在我们处也是无人不识，可谓臭名远播，莫此为甚。”

邢漠飞冷然道：“裴矩乃杨广的大臣，主持西域与旧隋边境一带的商贸事务，着有《西域图记》三卷，记述西域四十四国的概貌。序文末尾还写有：‘故皇华遣使，弗动兵车，诸蕃既从，浑、厥可灭。混一戎夏，其在兹乎！不有所记，无以表威化之远也’。

正是‘浑、厥可灭’这句话，令我们吐谷浑血流成河，尸横遍野，此仇不报，怎对得住我们死去的族人。”

寇仲和徐子陵听得无言以对。同时想到伏骞这趟来中原，应和突利有同样心态，或多或少存在报复的意念。

中原将更多事了。

跋锋寒若无其事地道：“裴矩仍未死吗？此人擅用离间计，累得我们西突厥分裂成两部，攻战不休。而裴矩便趁我们无力外顾之时，暗许铁勒出兵攻打吐谷浑，此计确是毒辣之极，借刀杀人，自己却不用损半个兵卒。”

邢漠飞露出悲愤神色，狠狠道：“我皇伏允被铁勒那些狗种突袭大败后，仍不知乃其视之为友的裴贼在暗中唆使，还遣人向裴贼求援，却被他派出两路兵马追击，落井下石，连番接战后，我皇最后只余数千残骑逃出重围，这个仇恨，没有一个吐谷浑的子民能够忘记的。”

寇仲和徐子陵这才弄清楚铁勒、裴矩和吐谷浑间的恩怨，难怪伏骞南到中原，便要找铁勒第一高手曲傲作生死之战。

跋锋寒再漫不经心的道：“噢！跋某差点忘了，曲傲今晚是我的，刚才我曾和他交过手，此事你们该不会不知道吧！”

邢漠飞叹道：“此事可轮不到我作主，若曲傲知道自己这么抢手，可能会后悔此行呢。”

接着长身而起，抱拳道：“小弟有命在身，不宜久留，跋兄的尊意，小弟会如实转告敝主，至于如何决定，则要由敝主定夺。”

邢漠飞去后，寇仲笑道：“不若我们到门外守候，先截着曲傲杀他一个落花流水，不是一了百了吗？”

跋锋寒点头道：“我正有此意。不过总不及有数百人在旁呐喊助威那么痛快。”

寇仲站起身道：“差点忘了宋金刚之约，我在丑时前必回，记得要等到我来才行动，否则我不会放过你们的。”

徐子陵笑骂道：“时间无多，还不快滚。”

寇仲洋洋得意的道：“待会妞儿来了，多出来的记紧留个给我，这叫有福同享嘛。”

边说边把门拉开，接着是目瞪口呆的瞧着门外。

跋锋寒和徐子陵均生出警兆，朝入门处瞧去，不过却被寇仲魁梧的躯体阻挡了视线，只见到一袭多折皱的素黄罗裙，和裙底露出一对在鞋头缀着凤饰的浅绿绣花鞋。

只看此女能来至门外而不惹起三人惊觉，便知非是等闲之辈。

寇仲却是眼前一亮。

骤然出现门外的女子大约二十三、四岁，不像商秀珣又或沈落雁等那样教人一眼看来便觉得她长得绝美，却另有一种独特的韵味和气质，把你深深吸引。

她的神态沉着老练，娴静端庄；但她专注坚定的眼神，又使人感到她不仅貌美动人，且有不让男儿的果断大胆，无所畏惧，对自己充满信心，似是对自己所做每一件事的正确性都会深信不疑的样子。

乌黑发亮的秀发，白嫩的娇肤，苗条匀称的身段，秀而弯曲的眉毛下深邃修长的凤目，配合着身上散发淡淡的天然幽香，构成了一幅令人倾倒的美女图。

但最令寇仲瞩目的却是她背上斜插着，在左肩处露出了一截似是红丝织出来的拂尘，使寇仲立即把握到她的身份。

赫然是李世民天策府中被誉为居于“上将榜首”的超卓女高手，李靖的娇妻红拂女。

她冷漠而锐利的眼神凝注在寇仲脸上，语气不含任何感情的淡淡道：“你是寇仲？”

寇仲移往一旁，让徐子陵和跋锋寒两人锋利的目光可直接落到她身上，才沉声道：“正是小弟，这位姑娘我该称呼作李夫人还是嫂子呢？”

红拂女严峻的眼神毫不畏怯地瞧往徐子陵和跋锋寒，听到寇仲话儿的一刻，似是闪过某种带有嘲讽的神态，冷冷道：“那就要看你们如何自处了。”

三人均感愕然，隐隐感到很不妥当，否则她是不会用这种不客气的语调说话。红拂女的目光最后落在徐子陵身上，凤目闪动着智能的异芒，语气转柔道：“秦王有要事想与两位一会，故特遣妾身来请驾，事关重大，两位万勿拒绝。”

跋锋寒不再看她，径自举起酒杯，一饮而尽。

寇仲脸上露出一个带点愤怒的复杂神色，冷然道：“若为的是和氏璧一事，就不用说了。”

红拂女一对秀眸掠过凌厉精芒，盯住寇仲，尚未说话，跋锋寒截入道：“何不去看看他有什么话要说，此事迟早也要以某种方式来解决的。”

徐子陵从容道：“仲少去吧！一切由你拿主意。”

寇仲默然片晌，终点首同意。

红拂女把门推开，轻喟道：“进去吧！希望出来时你仍是靖郎的好兄弟，而非势不两立的敌人。”

寇仲淡淡瞧了她一眼，才步入门内，顺手把门关上。

这是北翼第三层东端最后一间厢房，比之他们那间大上近倍。

李世民背着他负手立在窗前，正凝望下方园子的鱼池。

听到寇仲的声音，李世民叹道：“事情是否尚有转寰的余地呢？”

寇仲来到摆在中间的圆桌前，盯着他雄伟挺拔的背影，沉声道：“世民兄是指那一方面的事？”

李世民缓缓转过身来，深深瞧着寇仲道：“我们多少年未碰过头哩？仲少你比我想象中变得更厉害，无论举手投足均有一代高手的风范，难怪虽是仇家遍地，仍没有人能奈得你半点何，反给你戏弄于股掌之上。”

寇仲微笑道：“比之秦王殿下，小小一个寇仲又何足道哉。秦王自太原起兵，先后击败旧朝猛将宋老生和屈突通，以少胜多，智取关中，令贵阀能拥有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有力根据地。接着又西征陇右以巩固关中，把薛举父子来犯的大军赶回老巢去。现在谁还敢小觑你们李家，如此功业何人能及。”

李世民哂道：“我李家屡世为将，根基深厚，只要师出有名，策略正确，得胜是理所当然，怎及仲少你孑然一身，却能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改变了天下的形势。哈！不见这么久，坐下来喝杯酒如何？”

寇仲无可无不可的坐下来。

李世民举起酒壶，为他注酒，微笑道：“我还是欢喜你唤我作世民，我们的交情岂同泛泛之交。当年若非有你们兄弟之助，我李家怕亦没有今天的风光。”

接着坐下双手举杯敬礼道：“这一杯是为谢仲少于飞马牧场仗义援手，便秀宁免陷于李天凡、沈落雁的谋算中。”

火辣攻心。

寇仲捏着喉咙叫道：“好酒！不是有毒的吧？”

第六章 关系破裂

跋锋寒收回望往对楼的目光，思索道：“在这样别开生面的情况下决战，伏骞摆明是要一战立威，我真不明白他为何如此有把握，曲傲成名数十年，岂是易与之辈。”

徐子陵点头道：“只要我们令伏骞明白自己不一定会得胜，他便很有可能肯把曲傲让出来给你了。”

跋锋寒苦笑道：“这是知易行难的事，不如改向曲傲入手，只要他点头，伏骞只能作壁上观。”

徐子陵皱眉道：“你不是打算在门外截着曲傲吗？”

跋锋寒道：“可以想象曲傲会是与突利联袂而来的，到时他只要对我拂袖不理，以此来羞辱我，我能奈得他什么何？”

徐子陵叹道：“照我看你还是任得他两人先拚一场吧！依你的分析，此事虽得他们一起点头才成。”

跋锋寒淡淡道：“这件事我看只可随机应变。”

敲门声起。

跋锋寒喝道：“谁！”

少女的声音道：“大爷！婢子要进来收拾东西。”

两人心中奇怪，刚才他们已嘱咐翠儿，没有什么事就不准进来打扰，为何这小婢却明知故犯。

他们尚未回答，门已被推开，一名小婢走进来，飞快地把一张折叠成小方块的书笺，放在台上，低声道：“是任帮主着我送进来的。”

说完飞快的走了。

跋锋寒摊开一看，松了一口气道：“公主真有办法，人已走了。”

李世民闻言哈哈笑道：“仲少仍是玩世不恭，以你目前的功力，什么毒酒能奈得你何，我李世民更不是用这种手段的人。”

寇仲干咳道：“原来好的酒就像毒酒般，呛得我七窍喷火。”

李世民欣然道：“这是我从关中带来叫入喉醉的烈酒。”

寇仲见他又为自己添酒，犹有余悸的道：“这杯又是为什么喝的？”

李世民微笑道：“这第二杯是为王世充喝的。他若非有你相助，说不定已变成苦守偃师的一枝孤军，但现在大有可能反败李密，仲少目下已成可左右大势和举足轻重的人。”

寇仲道：“那不若说是为李世民干一杯才更贴切吗。”

李世民正容道：“要喝也只能为我爹喝。唉！有时我真弄不清楚和你们的关系。若你们肯回心转意为我李家出力，我李世民肯以项上头颅担保，必不会薄待两位。”

寇仲双目神光透射，缓缓道：“这么说世民兄是决定不肯屈居人下了。”

李世民一对眼睛亦亮了起来，沉声道：“此事仍是言之过早。现在天下形势已愈是分明，清清楚楚是关西关东之争。我可否以朋友身份问你一句话，你对李密究竟有多少成胜算？”

寇仲从容道：“过了后天，我才可答你这个问题。”

李世民露出深思的表情，却不再追问，道：“李密帐下当然是猛将如云，且其中有个人你却绝不可以忽视。”

寇仲皱眉道：“你指的是王伯当还是裴仁基。”

李世民缓缓摇头，道：“这两人声名虽响，但都及不上徐世绩。此人十七岁便加入瓦岗军，现任右武侯大将军，多谋善断，料敌如神，每攻必克。且谦虚诚恳，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故能使将士用命，实不可多得的将才。”

寇仲愕然道：“竟然是他，幸得你提醒我，当年因他在荥阳奈何不了我们，加上他又是沈落雁的情人，所以我一直不把他放在心上。好险！”

李世民用神的瞧了他一会后，长叹道：“像仲少这么肯接受别人说话的

人，我李世民也要自认弗如，定要好好向你学习。”

寇仲首次露出伤感的神色，苦笑道：“你不是也能从别人身上吸取好的东西吗？不肯听谏的人，做了皇帝不外是杨广般的另一个昏君。唉！若换了是升平时代，我们肯定是知心好友，至少不会成为敌人。”

李世民呆瞧着杯内清澈的烈酒，低声道：“那是说你决定要把‘杨公宝库’起出来了！”

寇仲不答反问道：“今次我们见面，李靖可是知情？”

徐子陵压低声音道：“她是怎么办到的？”

跋锋寒一边细看书笺，一边答道：“东溟号本预备好今晚开航，为此早便疏通好关防，所以绝不会惹起别人怀疑。”

看罢把书笺递到徐子陵手上。

上面只有寥寥数语，用的是黑道暗语，又没有署名，即使落在旁人手上，也要摸不着头脑。

徐子陵如释重负的吁出一口气，运功把笺子揉成碎粉，舒服的挨到椅背上，叹道：“今次只是险胜，阴癸派老羞成怒下，激烈的手段将陆续有来。”

跋锋寒冷笑道：“无论阴癸派又或独孤阀，都是各怀鬼胎，像适才那么合作，可一而不可再。”

顿了顿续道：“单是突利和曲傲的合作便非常罕有，突厥和铁勒两族的关系从来都不见和睦。”

徐子陵道：“你若孤身离开洛阳，不怕突利和拓跋玉联手追杀你吗？”

跋锋寒好整以暇道：“正恨不得他们如此，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我可以不断进步。”

我如能把他们引走，于你们也有好处。”

接着瞧往上方，低呼道：“有人！”

话犹未已，人影一闪，有人从瓦顶翻到望台上，油然走进房内来。

李世民一对虎目光芒烁闪，语气却尽量平淡，道：“李靖知道与否，究竟有何关系？”

寇仲从容笑道：“我只想请教世民兄一件事，昨晚王世充颁下城禁令，是否出自世民兄的意思？”

李世民肩脊微挺，立即生出一股威霸无形的气势，哈哈笑道：“猜得好，小弟若然否认可就太没意思。”

寇仲哑然失笑，摇头道：“秦王真够朋友，在那种情况下，我们想逃都逃不了。”

李世民淡然道：“寇仲岂是胆小之徒，既有胆量去捋虎须，自然不怕那头老虎哩！”

接着沉声道：“子陵兄为何不肯与你一道来见我？”

寇仲冷然瞅着他道：“凭秦王的才智，理该猜到原因。”

李世民默然半晌，眼中射出伤情之色，喟然道：“是否因他不想目睹你

我谈判破裂，反目成仇呢？”

寇仲脸容变得无比冷酷，双目精光闪闪，盯着李世民道：“由我踏出房门的一刻开始，秦王你再不用对我们眷念旧情，事实上你早在对付我们。在这乱世之中，不但朋友会成敌人，父子兄弟亦不免会成为仇讎，秦王该对此特别有所体会。”

李世民举杯长笑道：“有志气！让本王再敬寇兄一杯，由你踏出房门的一刻开始，我将全力对付你们，绝不会有丝毫留手，因为你和子陵兄均是我李世民最看得起的人。”

寇仲举杯回敬道：“秦王不是伏了数百刀斧手在外面等着杀我吧！”

李世民差点为之喷酒，失笑道：“你是信任我而来相会，我怎能行此不义。”“叮”！

两杯相碰。

这两位同是主宰着天下命运，叱 风云的超卓人物，终于决裂。

徐子陵和跋锋寒定神一看，原来是儒雅风流的“多情公子”侯希白。此君手摇美人扇，一派洋洋自得的样子。明明是飞檐走壁舍正道而弗由，却像穿过中门大驾光临的贵宾。

“咦！寇兄到那里去了？”

跋锋寒皱眉道：“侯兄今趟又为何事而来？”

侯希白安然坐下，环视两人，微笑道：“小弟这两晚不断追踪搜寻阴癸派的妖人，已有不错的成绩，两位有没有兴趣知道呢？”

徐子陵淡淡道：“侯兄请说。”

侯希白道：“坦白说，我也只是误打误撞下得到点成果。妃暄避静禅院后，我便一直在禅院外徘徊，无意中发觉阴癸派的一个妖女到来踩盘子观风，于是暗中吊在她身后，你们猜她最后到了那里去？”

跋锋寒没好气的道：“教我们怎么猜呢？”

侯希白洒然笑道：“确是难猜。她到了荣凤祥的府第去，进了内院便没有出过来。”

徐子陵道：“侯兄敢肯定她是阴癸派的妖女吗？”

侯希白道：“若她非是阴癸派的人，怎会去查探妃暄的情况，且她轻功极佳，我差点便跟不上。”

跋锋寒问道：“她的样貌如何？”

侯希白道：“她以头罩把脸目遮掩，不过只看身材便知她不但年轻，还是一等一的美女。”

跋锋寒沉吟道：“荣凤祥这人真不简单，既与杨希彦关系密切，女儿荣蛟蛟又是艳盖洛阳的美人，现在更兼坐上洛阳帮大龙头的宝座，锋头之劲，一时无两。”侯希白叹道：“只要给我再遇上她，必可从身型一眼将她辨认出来，只可惜在荣府外守候整天，都碰不到她。”

徐子陵道：“这个容易，后天就是荣凤祥大寿之日，届时你可大刺刺借口祝寿到荣府认人，问题是认出来后又如何呢？”

侯希白道：“那我们就可设法把她掳走迫供，以她的身手，在阴癸派中地位肯定不会低到那里去。只要知道馆馆躲在什么地方，我们便可对她痛施

杀手，为妃暄去此大患。”

跋锋寒笑道：“就算你狠得下心肠辣手摧花，但除非娼娼不肯逃走，舍命力战，否则即使我们四人合围，仍没有把握把她留下。更何况阴癸派人行踪诡秘，像娼娼那种级数的派内领袖，怎会让手下知道她的所在。”

徐子陵道：“现成的妖女便有一个，且擒她亦非常容易，她就是襄阳城主钱独关的爱妾白清儿，不过我们绝不想动她，免得打草惊蛇，致断掉这线索。”

侯希白苦笑道：“看来你们对阴癸派并非那么热心哩！”

跋锋寒笑道：“阴癸派根基深厚，实力难测，在目前的形势下，我们只有见招拆招的份儿。侯兄这样四处查听阴癸派的事，自己也要小心一点。”

侯希白“什”的一声收起美人扇，傲然笑道：“正恨不得她们肯来找我。”

接着续道：“另外尚有一个看来没有什么关系的消息，两位有没有兴趣知道？”

跋锋寒道：“侯兄请说。”

侯希白犹豫半晌，才道：“我见到落雁与王薄秘密见面。”

两人均感愕然。

侯希白叹道：“无论落雁见什么人，我都不打算说出来。可是王薄曾公布过再不卷入群雄的纷争里去，但私下却与落雁见面商谈了整个时辰，如此表里不一，实在教人生疑。”

跋锋寒点头道：“这消息非常有用，是如何给你发现的。”

侯希白道：“我在荣府外守候的当儿，见到有马车驶出，虽看不见里面坐的是什么人，却从香气嗅出是落雁。”

跋锋寒叹道：“你嗅女人的功夫定是天下第一的了。”

侯希白当仁不让的道：“这怕该可列入奇功绝艺榜上。当时我心中很不舒服，落雁为何见到我都不打个招呼？于是衔尾跟踪，才发现此事。王薄现正尽力笼络净念禅院，但照我看他却是居心叵测，不知会否对妃暄不利？”

两人这才恍然为何他肯出卖红颜知己沈落雁的秘密。

侯希白忽然站起身来，道：“我尚要跟人打个呼招，失陪了！”

两人愕然以对。

此君来得奇怪，走得更是奇怪。

寇仲举步下楼，后面有人低喝道：“小仲！”

寇仲倏地转身上望，双目寒芒闪闪，沉声道：“你还有脸来见我！”

第七章 美女之心

李靖愕然道：“我李靖究竟做过什么事，令你在不见多年后，甫碰头便说这种话。”

寇仲愤然道：“做过什么事阁下该心知肚明。枉我们当你是兄弟，你却为了讨好主子而出卖我们。”

李靖走下两步阶梯，来到寇仲身前，色变道：“我李靖是何等样人，怎会出卖兄弟朋友来求取功名富贵？你给我说个清楚。”

寇仲退到二楼楼梯和廊道交接处，以免阻塞信道，对紧随身后的李靖道：“若非你向李小子透露有关小陵拥有面具的事，李小子怎能那么肯定和氏璧是我们偷的。”

李靖微一错愕，皱眉半晌，旋即叹了一口气，苦笑道：“就算是我说的吧！但我真不明白偷和氏璧对你们有什么好处？”

寇仲光火道：“什么叫就算是你说的，素姐的事我们很难和你计较，顶多说你不念恩情，贪新忘旧……”

李靖大怒喝道：“闭嘴，你愈说愈过份了。”

吓得路过的两名俏婢连忙加快脚步，怕两人动起手来殃及池鱼。

幸好整个听留阁都是闹哄哄的喧声震天，两人就算大叫大喊，也不会特别惹人注意。

李靖忽又叹了一口气，声音转柔道：“无论你们怎样误会我，我始终当你和小陵是我的好兄弟，大家曾有过命的交情。而你可知道开罪了秦王的后果？”

寇仲亦回复平静，冷笑道：“你最好再不要当我们是兄弟，否则你主子要你来处理我们时，你该如何处理？在眼前这时世里，只有朋友或敌人。唉！我也很少这么动气的，因为我一直信任你，而你却令我太失望了。”

李靖苦恼地道：“不要在这件事上纠缠不清好吗？现在事情已到了最危险的边缘，一个不好，发生流血事件，事情便难以挽回。”

寇仲皱眉道：“事情是打一开始便难以挽回。难道你现在仍天真得以为我们会交出和氏璧，再向李小子俯首称臣吗？你太小觑我寇仲哩。”

李靖双目寒芒一闪，显露出他大有精进的功力，沉声道：“我最清楚秦王的为人，处事果断，一旦认定了你是他敌人后，便会不惜一切来对付你。”

寇仲从容笑道：“我似乎比你更清楚李小子的心意：他怕李密远胜于怕我寇仲，所以李密一天未塌台，他亦未有余兴对付我。”

李靖摇头道：“你错啦，你和小陵都是能使他心存畏慕的人物。而且你们盗取和氏璧的方式亦太露锋芒了，更加深他的顾忌。何况你们还牵涉到‘杨公宝库’这变量。唉！”

若你肯信我最后一趟，就立即离开洛阳，回到南方去，那你们说不定还可多过些风光日子。”

寇仲待一群婢子走过，才没好气的道：“我寇仲什么风浪未经过，竟要你提醒我。”

现在谁不想要我们的命，但我们仍不是过得轻松快活吗？”

李靖再苦口婆心的劝道：“这只是你未曾和他正式交手吧。目下宁道奇和师妃暄这些正道的顶尖高手，都隐隐成了他的后盾，加上他本身的实力，天下已难有能撻其锋锐的人。而且你们羽翼未成，和他硬碰跟送死并没有分别。还是快点走吧！”

寇仲哈哈笑道：“我走！不过却是走向自己的房间去。磨利你的剑吧！下次见面时，我们再非是兄弟。”

昂头便去。

一把女子的甜美声音在门外道：“寇仲在吗？”

徐跋两人认得是宋玉致的声音，徐子陵道：“寇仲不在，但快回来，三小姐请进来坐坐。”

由于寇仲是否用情忠诚的问题，使徐子陵很怕面对宋玉致。但在情在理，或在礼貌上也要请她进来坐坐。

跋锋寒长身而起，道：“你和三小姐谈谈吧！我要到街上吸口新鲜空气。”

徐子陵心中一震，知他在仔细思量后，仍决定在街上截击曲傲。

跋锋寒拉开房门，微笑向亭亭立在门外的宋玉致点头招呼，待她轻移玉步进房后，告罪一声，径自去了。

宋玉致在徐子陵招呼她坐下后，不好意思地道：“我是否打扰了你们呢？”

徐子陵在她对面坐下，为她取杯斟茶，微笑道：“怎会呢？我们欢迎你还来不及。

跋兄他只是另有要事，才趁机溜出去吧！”

宋玉致若有所思的道：“真想不到你们会和跋锋寒成为朋友，且他是那种对人情非常冷漠的人。”

接着定睛灼灼的盯了他好一会，讶道：“你的变化比寇仲还要厉害！”

徐子陵愕然道：“什么变化？”

宋玉致道：“那是很难形容的一种变化，不但在外观上，还有气质，是种空灵剔透的感觉，长生诀 确是非凡。”

徐子陵暗忖该是 长生诀 加和氏璧才对，不过他并不愿讨论这方面的事，岔开话题道：“三小姐似乎对寇仲相当关心？”

话出口才感后悔。

宋玉致苦笑道：“我若否认，便显得言不由衷。但请勿误会，我对你或寇仲并没有太大分别，或者是因为曾合作和交往过一段时间，又或因我欣赏你们的行事作风，所以总觉得你两人是玉致的朋友，会为你们担心着意。”

徐子陵细审她如花玉容，道：“三小姐是消瘦了。”

宋玉致俏脸微红，旋又露出一闪即逝的幽怨神色，垂下螭首轻轻道：“你应该知道，我是绝不会嫁给寇仲的。这心意从没有改变过。”

徐子陵愕然道：“我还以为你对寇仲有不同寻常的观感哩！”

宋玉致抬头朝他瞧去，秀眸射出锐利澄明的采芒，秀眉轻蹙道：“我们已不见多时，为何你会有这个想法？”

徐子陵有点招架不来的答道：“寇仲前晚在遇上你后，回来时满脸春风的样儿，所以才令我有这个错觉。”

宋玉致深深的注视他半晌，坚定地摇摇头道：“我不但没有改变对他的看法和态度，还比以前更恨他。”

徐子陵一呆道：“更恨他？”

宋玉致点头道：“女人对一个男人是否真心诚意，会既挑剔又敏感。寇仲虽擅于甜言蜜语，但比对起他的行动，便很易发觉其口不对心的事实。”

徐子陵听得一头雾水，惟有自认对女人的心事既不明白也不理解，虚心地求教道：“三小姐从他什么行动看出问题来？”

宋玉致肃容道：“我可以告诉你，但你却须答应不转告寇仲才成。”

徐子陵叹道：“好吧！我答应你。”

宋玉致挪开目光，从他的肩上瞧往望台外被四座重楼围起亮如白昼的空间，淡淡道：“他从来没有主动找我，更没有问过可如何找到我。若真是如他所说的着紧我，为何他没有想见人家的意欲呢？只从这点，便知他心里没有我。”

徐子陵为之哑口无言。

心中却在想：有那个女子是自己不时会想起她，又是想见她的呢？

心中首先浮起素素的玉容，然后是芳踪杳杳的贞嫂，不过这都与男女之情无关。

接着她们的影像模糊起来，代之在心湖浮现的是师妃暄那出尘脱俗的玉容。不由大吃一惊，难道自己竟对她生出爱意？

旋又觉得非是如此。只因她是令他最深刻难忘而已。

宋玉致苦笑道：“可是玉致却不得不承认，和你们在一起时那感觉是既刺激又动人。

唉！时间溜得可真快。”

徐子陵道：“你不是因此而来找寇仲吧？”

宋玉致注意力回到他脸上，微嗔道：“当然不是。今趟我是奉鲁叔之命而来，他想与你们见个面一叙旧情，不知你们明天是否有空？”

徐子陵想起“银龙”宋鲁，犹记得当年他拒绝向宇文化及交出他们“三母子”的豪情侠风，同时也想到他那个风骚入骨、媚视媚行的小妾柳菁。不禁欣然道：“我也正想拜会他老人家，只因近来多事，自顾不暇，又不知他是否想见我们，才未敢打扰！”

宋玉致道：“那就不如明午在董家酒楼见面，厢房与酒席由我们安排。”

徐子陵苦笑道：“只要我们仍留得住性命，必不爽约。”

宋玉致“噗哧”笑道：“真不明白你们为何要弄得仇家遍地，希望你们不要变成杨广，人人要得之而甘心。”

这美女罕有与人说笑，甜美灿烂的笑容，令他眼前一亮。

宋玉致见徐子陵瞪着她，俏脸微红地低头道：“或者因你们是非常人吧？每当所有人都认定你们难逃大劫时，你们总能轻轻松松的安然渡过危机，现在连鲁叔都要对你们刮目相看，重新估计。”

徐子陵见她接连露出罕有的娇态，显现在这秀雅刚健的美女身上尤为动人心弦，忍不住心生怜惜，柔声道：“要不要我劝寇仲打消以‘杨公宝库’作聘礼的念头？”

宋玉致娇躯微颤，沉吟半晌，以蚊蚋般的声音轻轻道：“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

现在玉致的所有心思力气，都用在这件事上。若是没有了将会感觉到寂寞和失落。”

徐子陵讶道：“三小姐知否现在正愈陷愈深，至乎难以自拔？”

宋玉致回复冷静，坚决地摇头道：“我不觉得。但终有一天，我要令寇仲知道我宋玉致是不会屈服的。且只会愈来愈恨他，他实在太可恶了。”

旋又露出苦涩困恼的神色，道：“外人是不会明白我们家族的诸多规矩。以爹的情性，绝不会轻易把玉致许给非他自己选择的人，寇仲以为可用‘杨公宝库’打动他，只是痴心妄想！”

徐子陵惟有再次自认对女人毫不了解，无言以对。

宋玉致盈盈起立，微笑道：“你定是觉得玉致自相矛盾，实情也是如此。唉！你和寇仲是如此不相同，究竟你是否也有心仪的女子？”

徐子陵连忙藉起身相送作遮搪，为她拉开房门，才讷讷道：“我对男女之情非常淡薄，很少想到这方面的事。”

宋玉致横他一眼道：“徐子陵若独身不娶，恐怕很多女子要失望哩！”

挟着一阵香风去了。

徐子陵想了想，亦跟着她出门而去。

跋锋寒卓立大街御道中心处，心中涌起强大无匹的信心和豪情壮气。

所有疑虑均被他排出思域之外。

经过这些年的艰苦修炼，精进励行，他已从一个于马贼群中长大籍籍无名的小卒，成为傲视当世的超卓剑士。

只要能击败曲傲，他便可达致梦想，成为毕玄求之不得的对手。

别人或者会不明白曲傲这十年来近乎自暴自弃地沉迷于权势美色的原因，只有他才把握到他的心路转变。

因为在十年前一个狂风暴雨之夜，曲傲在与毕玄于秘密决战中一败涂地，自此信心一蹶不振。

由那刻开始，曲傲再不是没有破绽。

这都是芭黛儿告诉他的。

曲傲之败，亦使他转而经略中原，并派出儿子混进汉土，趁隋政败坏之际化名冒充汉人，在阴癸派的助力下，建立横行南方的铁骑会。

这原本似天衣无缝的“异族入侵”大计，却给寇仲和徐子陵摧毁了。还使阴癸派亦陷于进退两难的乱局中，曲傲自难免受到波动与冲击。

要杀曲傲，此实千载一时之机。

对铁勒人，跋锋寒有深切的仇恨。

他的族人和家园，就是被铁勒入侵的大军屠杀烧毁殆尽，余生者带着他沦为马贼，最后更被突利所率领的突厥军事集团千里追捕围剿，只剩下他一人凭着强横的身手，杀出重围。

那时他在突厥已非常有名气，更成了当权者的眼中钉。

连毕玄也要派出首徒来对付他，为他所杀，结下解不开的深仇。

他从不向残暴的权威屈服。

而杀人如麻的毕玄和曲傲，正分别代表着突厥和铁勒两大部落的武力最高权威。

蹄声轰鸣。

十多骑旋风般从街角转出，朝他背后奔来。

丑时了！

寇仲对遇上的美妓俏婢抛来的媚眼一概视若无睹的直步下楼，意欲以第一时间通知徐子陵和跋锋寒他与李世民反目决裂的情况时，却迎头撞上一

人，对方哈哈一笑道：“我正要找寇兄，可巧竟在这处碰上。”

赫然是英伟轩昂的宋金刚。

寇仲暗叫惭愧，自己本是要去找他的，却把他全忘掉了。

尴尬一笑道：“真不好意思，由于俗务缠身，可否另约个时间再作详谈？”

宋金刚微笑道：“我正有此意。寇兄刚才与秦王是否有段不太愉快的接触？”寇仲一呆道：“你真的是有如目见，像一直吊在我背后的样子。”

宋金刚道：“寇兄勿要误会，只是我手下见到寇兄与红拂女一道往秦王所在的厢房走去，现在又见寇兄气冲冲的下来，所以大胆揣测，寇兄莫要见怪。”

寇仲释然。与他约好时间地点后，刚分手便碰到徐子陵，奇道：“是否翠儿领着曼清三花整个娘子军团杀到房里去，小陵你吃不消兜着走呢？”

徐子陵仍匆匆走着道：“少说废话，老跋可能已和曲老头打起来哩！”

寇仲倒吸一口凉气，连忙随他离开喧闹震天的听留阁，朝大门方向赶去。

第八章 御道之战

跋锋寒旋风般转过身来，背挺肩张，登时生出一股一夫当道，万军莫能闯过的强凝气势，遥制敌骑。

变成向他正面驰来的十多骑个个勒马收缰。

铁勒人虽擅于马上杀敌，但在跋锋寒这种级数的高手蓄势以待下，谁都不敢在马上和他交战。

此消彼长下，跋锋寒立时气势更盛，沉喝一声，往前迈步。

来者是以曲傲为首的清一式铁勒人，包括了他三位徒儿长叔谋、花翎子和庚哥呼儿。

跋锋寒的拦路之举，完全出乎他们意料之外。

事实上跋锋寒能在刚才那种理该绝难幸免的情况下逃出生天，对曲傲的信心已造成严重的打击，故必须觅地静修一番，始敢来赴伏弩之约。

而跋锋寒竟又于此时孤身截击，谁都要对他的自信和强悍感到惊异莫名，高深难测。

只在气势上，跋锋寒便得了先着和主动。

战马纷纷在离跋锋寒百步许处人立而起，发出嘶鸣响彻长街。

曲傲很想左右顾盼，搜索寇仲和徐子陵两人的踪影，以防两人躲在一旁夹击突袭，却发觉完全没法把注意力从直逼而来的敌人身上移开，深怕此一分神将可能造成致败的因由。

无论他多么不愿意承认，但跋锋寒确成了足与他匹敌的对手。

曲傲飞身下马，沉声喝道：“牵马！给我押阵！”

后面的长叔谋不解道：“师尊何用理会他，待我们把他收拾便行！”

跋锋寒此时来至五十步处，气势有增无减，灼灼的眼神凝定在曲傲身上。

曲傲心中暗叹，长叔谋虽得他真传，可跻身一流高手之列，但始终及不上跋锋寒、徐子陵和寇仲这些天才横溢的年青高手，看不透其中微妙之处。

假如曲傲避而不战，必在心理上留下挥之不去的阴影，对即将与伏骞的决斗有损无益。最厉害是对方只孤身拦路，那种豪强霸气的威势，更会在心中造成不可磨灭的印象。下趟再遇上时，在心理上他便输了一筹。

尤可虑者是在气机牵引下，我退彼进，长叔谋等亦未必能拦得住他；到那时再作交手，自己更是被动受制。

还有再深一层的顾虑，是如若他退避不战，便显得非常没有胆量和风度。摆明只有在刚才天津桥上那种自己占尽优势的情况下才敢跟他动手。经这样再三衡量之后，曲傲心知肚明已被跋锋寒逼上不能不应战的绝地。

他乃宗师级的人物，什么场面未遇上过，冷喝道：“不必多言，看我先把你宰了。”

言罢抛开一切杂念，收摄心神，大步迎往敌人。

长叔谋等人各自交换了个眼色，均看出彼此心中的无奈。

跋锋寒确是个能令敌手畏敬的可怕人物。

两人高手在相距二十步的距离时，同时立定。

跋锋寒面容变得无比冷酷，仰天长笑道：“曲傲你枉称铁勒的武学大师，却只能在以众凌寡的情况下对付我们，此等行径心术，不怕教天下人耻笑吗？”

曲傲脸寒如冰，冷笑道：“当日我孤身一人追杀你们三个小子，可又谁是众谁是寡？只为防范你等仍照惯例落荒而逃，才作了点布置手段！小子你如若这么看不开，最好便不要出来浑，免致丢人现眼。”

跋锋寒微笑哂道：“以前只因你尚未摸清楚我们的实力，跋某人有说错吗？”两人一上场使唇枪舌剑，皆因在气势相持中都发觉对方无隙可寻，故设法在言语上打击对方的气势和信心。

曲傲不屑道：“何来这么多废话，你既打定主意送死，便让我来为你完成心愿。”

跋锋寒露出个充满信心的笑容，以平定的声音淡淡道：“曲傲你尚未够资格成为跋某人的真正大敌，只能是我挑战毕玄的踏脚石，动手吧！”

这番话比之任何锋利刀剑更是厉害，不但在远处的长叔谋等纷纷喝骂，曲傲亦按捺不住脸色微变。

假若曲傲从未败于毕玄手上，曲傲只会当这是胡言妄语，不会放在心头。只恨事实刚好相反，立即勾起曲傲这引为毕生难忘的奇耻大辱，本是无懈可击的信心立时被破开了一丝空隙破绽。

“锵”！

斩玄剑离鞘拔出。跋锋寒心无旁骛，众念皆空。

左后方处听留阁隐隐传来的喧闹声，曲傲背后长叔谋等人的叱喝谩骂，他全付诸不闻，天地间仿似只有自己和眼前的劲敌。

受和氏璧改造后的经脉真气鼓荡，以比前快上多倍的速度更换交替，赋予他无穷的战斗力量和信心。

在曲傲眼中，跋锋寒似乎突然变得威武高大，登时大吃一惊，知道对

方因自己心神失守而得气势激增，才会有此幻觉。

高手相持下，由于精神互相紧锁，致乎感官亦会受到影响。

拔剑声像战鼓的鸣响般，在他耳鼓内震荡回旋。

曲傲心知不妙，立时收摄心神，“凝真九变”刹那间提升至巅峰状态。

他一生的修为过程，可以“七、八、九”这三个字来总括，分别代表了他三个阶段的成就。

七、八是指他名为“狂浪七转”和“暴潮八折”两种自创的先天奇功。

一般习武者，能练至运气发劲，收发由心的地步，已可称高手。

但若要超越其它人，则必须在其中寻求变化，用以克敌制胜。

而变化之道，则在于体内作为经脉枢纽的窍穴的修练，其难度自不可与一般练气相提并论。到能以窍穴作控制真气输发的泉源，始是一流高手的境界。

曲傲乃武学的天才，二十三岁便练成功了七个窍穴，创出“狂浪七转”，可是要到十年后才可多练得一个窍穴，为“暴风八折”。其中艰苦，可想而知。

到四十一岁，全身窍穴均可随意控制，再名之为“凝真九变”，“九”并非是指九个窍穴，而是因“九”乃数之极，而取其无尽之意。武功至此才大成，逐生出约战毕玄之心。

“噗！噗！噗！”

跋锋寒连续踏前三步，每一步踏下，都发出沉重有力的声音，大地也似乎随之摇晃一下。

假若此战是在他败于毕玄手上之前发生，那曲傲必会任由对方主动进击，好趁对方气势蓄至满贯，信心臻达最顶峰的当儿，再以雷霆万钧之势一举挫敌，那对方将受到无可缝补的打击，生出永远胜不过自己的挫败颓丧感，其时要收拾对方便易如拾芥。

但此时不同往昔。

曲傲再没有这种豪气和自信，离地斜起，向十多步外正挥剑斜挥，大有横扫千军之概的年青对手进击。

他要将“凝真九变”发挥得淋漓尽致，再配合上天衣无缝的“鹰变十三式”，任对方气势攀上新的高峰前，全力出手。

跋锋寒却在曲傲腾跃离地的刹那，猛然止步。

已身在空中的曲傲再次色变，因为跋锋寒竟能准确把握他跃起的时间，看破他的用心和手段。

这似是不可能的事，但跋锋寒偏偏能做到。

到此刻他才明白为何刚才在天津桥上，娼娼虽全力出手，一时仍奈何不了跋锋寒，更知道自己实在犯下致命的错误，就是低估对手。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假若他变招或退却，只会陷于万劫不复之地。

曲傲飞临跋锋寒头上，化繁为简，右手往跋锋寒头盖抓去。

这一抓看来没甚出奇之处，可是势道强凝凌厉，令人生出不敢硬碰之念。最骇人是同时包含了吸、刺、卸、封、割等五种从各指发出的真劲，变化莫测，教人难以防御。

跋锋寒双目神光闪闪。一声长笑下，斩玄剑随着横移的步法，往上斜挑。

五声爆响连串生起，就在剑爪相触时，曲傲以快得肉眼难以看清楚的速度，五指先后以按、撞、扫、刺、劈等精奥绝伦的手法，击中斩玄剑。

跋锋寒闷哼一声，踉跄横跌二步，曲傲却借方往上腾升两丈，在空中像飞鹰般一个盘旋，组织第二轮的攻势。

那边的长叔谋等人见跋锋寒锐气受挫，落在下风，立时爆出一阵喝采声。

可是曲傲却是有苦自己知。

他对跋锋寒高明的眼力，神鬼莫测的战略变化，实已心生惧意，故全力出手，希冀能一举伤敌，那接下来就只剩下对方能挨上多少时间的问题。

岂知跋锋寒的真气竟连生五种变化，一步不让的挡过他发出的凝真九变，又在他要抓中他的剑锋前先一步借退势脱身，使他的后着无以为继，故才不得不腾上半空，而不能趁势连消带打。

这一抓实是曲傲毕生功力智能所聚，若仍伤不到跋锋寒，那对他信心打击之大，确是难以估计。

他完全没法明白为何在短短数天的时间里，跋锋寒的内功剑术能突飞猛进至此。

下边的跋锋寒运转体内经和氏璧异能大幅改善后的真气，立时化去曲傲入侵的真劲，卓立不动，静待曲傲的第二轮攻击。

曲傲忽然加速，以雄鹰搏兔的劲势，在三丈的高空滑翔而下。

双手化成万千爪影，劲气狂窜中，笼罩着以跋锋寒为中心的三丈方圆地面，便旁观者无不知道这是迫令对手只有硬拚而没法闪躲，威猛无俦的凌厉招数。

跋锋寒适才虽差点因气功翻滚而吐血，但因体质改变，这时已重固根基，体内真气再攀至巅峰状态。故虽在敌人惊涛骇浪的攻势下，心志仍丝毫不为敌所动。

早先天津桥一战，他清楚知道在功力上仍逊曲傲一筹，而因曲傲的“鹰变十三式”向以招数变化见长，自己的剑式亦不能讨得多大便宜。故而巧妙地以言语手段，削弱对力的气势和信心，便对手生出怯意。

现在已有个非常好的开始。

换了是胆力较逊者，此时必采守势，可是跋锋寒乃非常人，冷喝一声，脚下踏出玄奥的步法，而每一步均能令对方难捉摸其剑势，斩玄剑每从意想不到的角度，急缓无定的迎向漫空洒来的爪影。

爪剑交击之音阵阵如骤雨声般响起，时则密集，时而零落。

剑光激闪，寒芒电掣中，曲傲活像一头灵动莫测的飞鹰，凌空作出各种姿态，或盘旋扑击，或侧飞斜上，似是完全没有重量般。

长叔谋等都瞧得眉头大皱，皆因心知肚明曲傲早用上全力，连压箱底的本领都使了出来。可是跋锋寒威武如天神，竟是招招硬封硬架，以使人人都大出意料之外的内功外劲，寸步不让地抵挡着曲傲从上空有若暴雨狂风洒下来的凌厉攻势。

谁都知道他虽陷于被动之势，却是全无败象，且是在等候反击的机曾，而那将是曲傲败亡的时刻。

长叔谋向庚哥呼儿和花翎子打个眼色，领头往鏖战不休的两人迫去。

寇仲和徐子陵此时刚赶到入门，见把门的汉子全涌到门外，隔远观战。

徐子陵以在旁掠阵的长叔谋跃跃欲试，向寇仲打个眼色，后者会意，

高声喝道：“跋锋寒曲傲在此决战，谁愿错过眼福！”

声音远传开去，不但回荡长街，还直传到听留阁去。

“蓬”！

曲傲施尽浑身解数，终破开跋锋寒严密的剑网，眼看可拍中对方脸门，结束激战，却给跋锋寒的左手挡着，硬拚一掌。

跋锋寒浑身一震，脚踏石板碎裂的同时，喷出一小口鲜血。

曲傲亦被反震之力送上半空，此掌虽使对手受伤，他心中却无丝毫得意之情。跋锋寒最可怕处是似有无穷无尽的潜力，愈战愈勇，如此久战之下对自己实有害无利。

跋锋寒内气一转，内伤已痊愈大半，连忙疾施反击。

曲傲确不愧是铁勒人中首屈一指的武学大宗师，直至此时，跋锋寒才从曲傲似是可无限期地继续下去的猛烈攻势下，找到反击的机会。

剑芒倏敛。

跋锋寒人随剑势，化作一道电芒，朝仍在腾升着的曲傲激射而去。

曼清院方面衣袂飘响，有些从大门抢出，一些索性越墙而出，最先来的十多人刚好见到跋锋寒这堪称夺天地造化之功的一剑。

曲傲那想得到跋锋寒受创之后，还能施出这惊天动地的厉害剑招，心知不妙，无奈下猛提一口真劲，压下翻腾不已的血气，全力下扑。

“砰”！

气劲交击之声响彻远近。

跋锋寒像断线风筝的斜飞落地，一个踉跄，又稳立如山。

曲傲则一个盘旋，飞到己方人马的前方，才缓缓落下。

“铮”！

斩玄剑回鞘。

曲傲躯体闻音剧震，双目射出凶厉神色，遥瞪五丈外的跋锋寒。

两人毫不相让的对视着。

此时大部份人已抵街上，都鸦雀无声，静待结果。

寇仲和徐子陵掠到跋锋寒左右。

曲傲的身子忽地再剧烈的摇晃了一下，脸上血色退尽。

旁观者传出一阵浪潮般的惊叹声，现在谁都知道曲傲输了，却不知他伤在何处。

不过答案瞬即揭晓，鲜血从曲傲的左肋下渗出来。

曲傲没有点穴止血，先瞧了变得脸如死灰的三徒和手下一眼后，仰天叹了一口气道：“英雄出少壮，曲某佩服之极。现在立即返回铁勒，有生之年，再不踏足中原。”

这誓言等若公布他本人退出中原的所有纷争。

此正是曲傲老练高明之处，如此一来，即管与他们铁勒人有深切仇恨的伏骞等人，亦碍于江湖规矩，不能公然追击他们。

曲傲说罢飞身上马，领着一众手下旋风般走了。

跋锋寒三人正要离开，旁观者中有人长笑道：“跋兄怎可如此毫无交待的一走了之？”

第九章 余波未了

三人循声望去，只见伏骞龙行虎步的排众而出，来到御道中心处，含笑瞧着他们三人，自有一股不怒而威，迫人而来的气势。

挤满行人道上的数百人，所有目光全集中在他身上。

无人不知他是今夜与曲傲约战的正主儿，现在却给跋锋寒横里插入截去了头啖汤，这口气谁都难以咽下，故此均猜到好戏尚在后头。

寇仲一眼瞧去，见到突利杂在人丛中观战，哈哈笑道：“伏兄切勿为此动气，皆因早前曲老儿曾在天津桥上与人联手围袭我们，所以我们才会有来有往，送回他一个大礼。

此事突利可汗可作见证，因为他亦有份参与该战。”

顿了顿续道：“何况我们已请贵部属邢兄向伏兄打了个招呼，只因时间紧迫，来不及等伏兄的回音吧！”

这两番话可说给足伏骞面子，让他有可下的台阶。

寇仲确是能言善辩之士，又乘机阴损突利一记。

突利双目寒光闪闪，又有点啼笑皆非，踏前两步，豪气干云的一拍肩背伏鹰枪，冷笑道：“寇兄既旧事重提，登时勾起本人的记忆，可惜当时未及与寇兄交手，寇兄便匆匆溜掉。现在明月当空，如此良辰吉时，岂可错过，不如便让本人来领教寇兄神妙莫测的刀法！”

突利忽然把事情揽到身上，主动挑战，路转峰回，登时惹起一阵哄动。

旁观者大多不知他是什么人，纷纷向旁人探问，吵成一片，气氛热烈。

伏骞喝道：“且慢！”

他并没有提气高呼，但却在数百人的吵闹声中脱颖而出，震得人人耳鼓嗡嗡作响，全场立即变得鸦雀无声。

突利不悦地朝伏骞瞧去，皱眉道：“王子有何指教？”

伏骞发出一阵笑声，双目闪过神光，不理突利，抱拳向寇仲三人道：“三位误会了。

刚才伏某只想邀三位返曼清院喝酒祝捷，再无其它意思。”

寇仲和徐子陵听得脸脸相觑，想不到他如此友善，反感到有点不知所措。

跋锋寒则静立如山，暗自调息。

他刚才胜得极险，自己亦受了不轻的内伤，所以要争取疗伤的每一刻时间。

徐子陵低声向寇仲道：“不见李世民和他的人。”

寇仲心下大奇，照道理李世民不该错过此役，除非是他在曲傲含恨而退时，亦同一时间悄悄撤走。由于他们那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跋锋寒和曲傲身上，所以没有留意是否有其它人离场。

李世民这样做，必有他的道理。换了在决裂之前，寇仲绝不会为此烦恼，现在却要步步为营，加上李靖的警告又言犹在耳，不小心点都不行。

那边的突利见徐子陵在寇仲耳旁说了两句话后，寇仲便露出思索的神情，目光则在人群中来回扫视，显是说的话与自己没有半点关系；如此轻视，不由勃然大怒，又是心下凛然。

换了是任何人，被他点名挑战，就算不被吓个半死，也要全神戒备。那有像他两人般仍可为其它事情分神，可见他们的胆色能耐均非一般高能手能

及。

不过此时他是势成骑虎，穿过分隔御道和行人道的树木，来到御道中，面向三人叫阵道：“伏兄原意如何，一概与本人无关。寇仲你若肯叩头认输，本人放你去陪伏兄喝酒聊天又如何！”

寇仲好象这时才留意听清楚突利说什么似的，喜上眉梢的大笑道：“原来可汗你这么爱说笑。你肯送上门来，我正是求之不得。即使你立即跪地认错求饶，我也不会饶你。”

说罢大步踏前，朝突利逼去。

还未出手，一股凛冽的杀气狂涌过去，以突利这么强悍高明的角色，亦不得不立即抽出伏鹰枪，作势以待。

挤着数百人的行人道上人人引项以待，喧声顿止。

寇仲最令人印象深刻处，便是他的豪勇像是天生的，自然而然且漫不经心下，已造成这种不可一世的势道。

主动挑战的突利反变成被动。

对突利的挑战，寇仲确是求之不得。

换了在一般情况下，因突利有大批突厥高手随行，要杀他是谈何容易。

但现在是依足江湖规矩公平决战，突利若要保命，就要看他手底下有多少斤两。

跋锋寒离去在即，如能剪除此人，对自己这老朋友未来的安全自是大大有利。在数百对目光的注视下，寇仲在离突利三丈许远处“锵”的一声掣出宝刀并中月，健腕一抖，立时黄芒剧盛，朝敌攻去。

凛厉的刀气，弥漫御道。

突利虽曾目睹寇仲出手杀伤自己的手下，对他的实力算有个底子，却猜不到他曾在三丈外的距离发动攻势。

这其中实大有学问。高手对垒，往往就是从此等关键处判别出对方深浅，从而定下最佳的应付方法。

突利本估量寇仲若要保持主动和一气呵成的强势，该于两丈远处拔刀攻击，如此才不致气势中途减弱，另一方面又能发动最强的攻击力。这些判断是从对方的速度、步伐、气势作出的评估。似突利这般级数的高手，尽可以在对手起步后便先掌握到敌人在踏出第几步时发动攻击，准确无差。

但今趟他显然猜错。

突利心叫不好，同时举步移前，以争回因估计失误而失去的主动之势。

寇仲长刀划过虚空，以横扫千军的惊人霸气，毫无花巧的一刀朝突利劈去，充盈着既随意又浑然天成的味道。

他的一对大眼则鹰隼般盯紧对手，不漏过对方任何细微的动作。连对方衣服覆盖下肌肉运劲的情况亦了如指掌。

他要找寻的是鲁妙子所说那“遁去的一”，这正是他制敌取胜的要诀。

自把和氏璧内的异能据为己有后，他便知自己的功力突飞猛进，但始终不知精进至何等地步。

现在则事实摆在眼前，曲傲已败在跋锋寒手下。

此事对寇仲鼓舞之大，实在非同小可。

正恨不得也找人来试刀时，突利竟自动献身的送上门来，在这样的心态和情况下，寇仲无论信心气势都一下子攀上最岭峰的高处。

刹那间两人近至短兵交接的距离，突利迎着扑人而来的刀气，运枪扫

打。

他拿捏的时间精妙准确，假若寇仲不变招，将会给他扫个正着，除非双方功力悬殊，否则必是井中月被荡开，寇仲则空门大露之局。

岂知寇仲刀势不改，就在长只四尺，把手处铸有秃鹰的短钢枪尚差寸许扫中宝刀之际，井中月突生变化，不但不继续下劈，还微往上挑，恰恰避过了伏鹰枪的挑扫。

寇仲同时改前冲为横移。

这根本是没有可能的，那代表寇仲体内的真气转换，要与刀法步势的变化速度一致。

突利的伏鹰枪法出于自创，专讲阴阳虚实的自然之道，在这恶劣情况下，便显出真正的实力来。

他虽惊却不乱，伏鹰枪锋在刀底下扫过三寸许，又在寇仲回刀从不同角度劈来之前，猛地抽身疾退。

这一退更考功夫，枪锋嗤嗤，幻出无数虚实难分的枪影，教敌手难以捉摸追击。

旁观者虽不乏好手高人，但无不看得叹为观止，更为寇仲可借小小一个变化，便能迫退对手而惊服。

寇仲双眉上扬，哈哈长笑声中再气势如虹的进身抡刀，快得没有人能看清楚。“当”！

震耳欲聋。

井中月就像能破除任何幻象的神物般，切劈入枪影的一刻，突利的伏鹰枪便变回一根实物，被迫硬架他一刀。

在寇仲后方观战的徐子陵和跋锋寒这时才放下心来。知道寇仲经过这些日来的连番激战，刀法终到了随心所欲的大成境界。否则怎施展得出这样的刀法来。

旁观者中视寇仲为敌人者都暗自心惊，对他作从新估计。

俏立在以宋鲁为首的宋家高手那堆人中的宋玉致，见寇仲刀法如有神助，也不由看得目眩神迷，难以自己。

突利虽被寇仲的螺旋劲气劈得手臂酸麻，但他生性强悍，反激起拚死之心，哈哈笑道：“好刀！”

枪势蓦张，狂施反击，伏鹰枪像怒海的巨浪，向寇仲涌去。

寇仲耳听枪声嗤嗤，皮肤感觉到伏鹰枪带起一个个割体生痛的气旋；眼则见到枪影处处，心叫痛快，正要来个近身拚搏，好趁快解决对手时，眼前枪影尽消，但伏鹰枪锋却只剩下一点寒芒，往自己咽喉处疾射而至。

如此精妙绝伦，从虚变实的枪法，他尚是初次得睹。

“叮”！

寇仲想也不想，更来不及去想，一刀劈在枪锋上。

尖锐如箭的劲气，随枪而来。

寇仲往后疾退。

突利似也无以为继，提枪后撤。

一方横刀冷对，另一边则挺枪遥指，顿成对峙之局。

跋锋寒低声在徐子陵耳旁道：“突利心怯了。因以他一向的作风，除非另有目的，否则绝不肯这般让步住手的。”

整条大街静得落针可闻，连呼吸声都暂时屏止。

两人虽暂且分开，但那种对阵的张力，四目交锋的沉凝气氛，便足使人心寒胆怯。

突利左手离开枪身，负在身后，笑道：“领教了。中原可称得上真正高手者，必有你寇仲之名在榜上。”

他捧的虽是对手，但自然也提高了自己的身份地位，兼之他能以绝妙枪法扳回平手，故无人会认为他是胆怯。

只有熟悉他的跋锋寒才看穿他的底蕴。

寇仲当然亦知他想收手下台，不过他也并非没有顾忌。自己是否真可击杀突利，仍是未可知之数。即使能办到，自己多少亦要负伤。而现在跋锋寒则一如李密胜宇文文化及的情况，胜得很惨。所以自己要保持实力，实是头等重要的事。

他怕的是失去了踪影的李世民。

“锵”！

寇仲还刀入鞘，抱拳道：“可汗果是英雄了得，寇仲佩服，异日有闲，再喝酒或切磋好了。”

这番话可说给足突利面子，又表现出寇仲过人的襟怀和风度，突利不由心生好感。

他并非欲与寇仲为敌，只因跋锋寒的关系，才会站在对敌的立场，逐亦枪归后背，施礼道：“有机曾必定相约寇兄！”

转向众手下道：“我们走吧！”

伏骞瞧着突利等人远去的背影，朗声道：“今晚就到此为止，多谢各路朋友赏面赴会。”

说罢踏进御道，来到寇仲、徐子陵和跋锋寒三人身旁，歉然道：“小弟适才一时疏忽，看不到跋兄需好好休息。小弟告辞了！”

不待三人回答，微微一笑，自行去了。

三人对他的高深莫测，不由都心生寒意。

三人在一道横街缓步而行，等待天明的来临。

寇仲关心的问跋锋寒道：“感觉如何？”

跋锋寒微笑道：“好多了！不过这种伤势，岂是一时半刻可以痊愈。”

接着岔往别处去道：“你瑜姨已安全出城，公主会送他们出海，再安排海舟让她们北返高丽，如此既可减少旅途跋涉之苦，又可大大缩短时间。”

寇仲开心得吹响口哨，旋又皱眉道：“你是否待养好伤后再走？”

跋锋寒坚决摇头道：“此时不走，更待何时。我留下来反会成为你们的负累，反而我独自一人溜起来最方便。”

寇仲和徐子陵都感无话可说。即使以突利、拓跋玉之流，要追上蓄意远遁的跋锋寒，确是谈何容易。

徐子陵压低声音道：“明早城门开后，我们陪你出城去起出面具，赠你其中两张，那包保你可安然返回寨外去。”

寇仲和跋锋寒同时称妙，前者更如释重负道：“那我就真的放心了！唉！不过很舍不得让你这老小子说走就走。”

跋锋寒洒然笑道：“生离死别，悲欢离合，人生便是如此。何况我们或

许仍有再见之日，那时才特别有味儿呢。”

寇仲颓然道：“你倒说得洒脱，现在你走了，迟些便轮到小陵，朋友零落至此，做人真没有意思。”

跋锋寒和徐子陵知他性格，差点为之捧腹狂笑。

寇仲自己也笑起来，豪情横逸的道：“尚未正式通知你们，我和李小子真个闹翻了！”

徐子陵叹道：“不用你说我也猜到这必然的结果。”

寇仲双目般机一闪道：“还有就是李靖亲口承认出卖了我们。”

徐子陵俊脸一沉，没有作声。

三人的足音，在月夜下空寂的长街轻柔的回响着。

跋锋寒皱眉道：“我虽只瞧过他两眼，却感到他不似这类人。”

寇仲狠狠道：“外貌很多时都是不可靠的。像老跋你便外貌冷酷，岂知竟会是如此多情的人。”

跋锋寒淡淡道：“明天开始，我将把人世间所有一切会令人心神受影响的感情抛开，专志剑道，还我本来的真面目。”

寇仲忍着笑道：“小心芭黛儿追上你时，你又由无情士给打回原形，笑掉我两人的大牙。”

跋锋寒从容一笑，没有答他，反道：“你们要小心李世民，除了他本人武功高明外，杨虚彦、红拂女、李靖、李神通、长孙无忌、尉迟敬德等无一不是能独当一面的高手，实力不逊于阴癸派。”

三人左转往通向南城门的大街，寇仲道：“我倒不怕他们。却怕师妃喧伤愈后怎样对付我们，单对单我们没有一个是对她的对手。最要命是即使她是一个人，我们也舍不得联手对付她这么一个似菩萨下凡的美人儿。”

徐子陵淡然道：“她只会找我算账，由我来应付好了。”

寇仲故意抢到徐子陵前方，面向着他边退边道：“哈！小陵终找到令他倾心的人儿了！否则怎会一手包办，不让别人插手。”

徐子陵皱眉道：“为何你总爱朝儿女私情的方面去想。而事实在这事上你和锋寒兄很相似，只不过追求的目标有异吧了！”

他这番话是因与宋玉致倾谈后才有感而发，寇仲登时招架不来。

幸好这时已抵达伊水北岸，斜挂西方空际的明月把岸旁的房舍投影到缓流的河水上面，形成并存的另一个影子世界，美得像一个不真实的梦域。

一道拱桥横跨伊水，桥下泊着十多艘小艇，水流轻柔地撞上艇身和桥堤，发出沙沙的清响。

寇仲提议道：“不若我们到桥上坐坐，到天明时便送老跋一程，也不枉我们相交一场。”

跋锋寒仰首望天，吁出一口长气道：“那我们该还有大半个时辰哩！”

第十章 临别依依

三人并肩立在桥上，往东眺望，河流蜿蜒伸展，在晴明的星月之夜下，

两岸房舍林立，充盈着层次丰富的静态美，如画如梦。

跋锋寒怕惊扰附近房舍好梦正酣的居民，低声道：“寇仲你是否过份轻敌呢？为何似乎不大把李世民放在心上？照我看群雄之中，无论个人又或其拥有的实力，他顶多是仅次于跟宇文文化及交手前的李密，甚或尤有过之。”

徐子陵点头道：“我便从未听过李世民吃败仗。”

寇仲得意洋洋的道：“所谓下兵伐勇，以我现在单薄的力量，只有呆子才会和他硬撼。”

跋锋寒和徐子陵同时忍俊不住。

前者笑骂道：“去你娘的‘下兵伐勇’，人家明明是‘上兵伐谋’，偏要倒转来说，变得不伦不类，兵若不勇，就不用打也输了。”

寇仲陪两人笑了半晌后，低声道：“李小子根本没有时间来对付我。”

徐子陵道：“这话怎说。”

寇仲道：“自称西秦霸王的薛举和他武功高强的儿子薛仁果，正密锣紧鼓准备再次东犯长安；而刘武周则会趁势攻打太原，动摇他李家的根本。这情况下李小子那还有空来料理我。”

跋锋寒动容道：“这两路兵马的实力确不易招架，听说薛举手下有一个名叫宗罗侯的大将，豪勇盖世，擅使关刀，非常厉害。”

徐子陵晒道：“仲少打的算盘虽如意，可惜此事不知何时才会发生。那李世民仍有充足时间设法先宰掉我们。”

寇仲胸有成竹的道：“你们试猜猜，刚才李小子溜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两人登时给他难倒，无言以对。

寇仲意气风发的道：“他是去见王世充。”

两人点头同意，也不由要佩服他的过人才智。

寇仲解释道：“是好是歹，我现在总算是王世充阵营中的人，李小子想动我，怎都要跟王世充打个招呼，好看看他的心意。上趟王世充之肯答应实施城禁，皆因不想牵连卷入和氏璧纷争中，故意表示清白，同时也因不认为在和氏璧水落石出之前，师妃暄会把我杀了。”

跋锋寒道：“王世充既是老狐狸，该看穿你的野心。说不定会任得李世民把你除去。”

寇仲微笑道：“若你这话在昨天说的，我真不敢驳你。可是经我一番布置之后，王世充权衡利害下，只会待李密败北后才敢动我，现在则要维护我还来不及呢！”

跋锋寒奇道：“凭什么你会有这种自信？”

寇仲欣然道：“首先就是翟娇这方面的关系。现时我已成了个中间人，只有从我处王世充才可得到最珍贵的关于李密大军的情报，至乎策反仍在暗里忠于翟让的旧部。”

跋锋寒点头道：“只是这理由便足令王世充当你如珠似宝，呵护备至。另外的原因又是什么？”

寇仲答道：“后天荣凤祥摆设寿酒时，王世充将会出席，这将给沈落雁一个刺般他的机会。以王世充这么爱惜生命的人，没有我这首席谋臣和绝顶高手在旁打点，他怎敢行此引蛇出洞的险计。”

跋锋寒赞叹道：“果然是既伐勇又伐谋。谁要小觑你寇仲，必有非常后悔的一天。”

寇仲淡然道：“照我看王世充会一口答应李小子联手对付我，但却须在击败李密之后才采行动。那时他将会和我摊牌，假设我肯为他所用，便一切没有问题，否则就会设局趁我不防下把我除去。这鸟尽弓藏乃白老夫子教下的千古名训。”

徐子陵插入道：“但以李世民的才智，该可瞧出王世充收拾不了你，说不定仍会有所行动。假若你现在伏尸街头，即使诸葛亮复生也猜不到是那方面的人下手的。”

寇仲笑嘻嘻道：“只要李小子不敢公然聚众围攻，我又何惧之有，若我寇仲是这么容易被杀，早死了不知多少次！”

这确是不移的事实。

跋锋寒沉吟道：“你现在虽能暗中影响甚至操纵中原的局势，但我始终不明白你凭何对争天下这么有信心。”

寇仲深吸一口气道：“关键处在于‘杨公宝库’，若找不到的话，我只好死去争天下的心，到大漠来和你驰马于草原间为乐，又或索性大做私盐买卖，醉生梦死的过了这下半世便算。”

跋锋寒不解道：“纵使你拥有珍宝武器，可是既无地盘更乏兵马，如何可向根基深固如李阀者挑战？”

寇仲双目寒芒电闪，沉声道：“这又回到伐勇伐谋的问题上。李密若败，李阀将成众矢之的，只要我能设计再挫折杜伏威，便有机会以飞马牧场和竟陵为中心，建立起我的势力，再同时往南北扩张。南则联结萧铣和宋阀，北则笼络窦建德和刘武周。只要王世充仍能西拒李阀，终有一天这天下是我寇仲的囊中之物。”

跋锋寒叹道：“如此困难复杂的事，只有你仲少爷才能认为轻易办得到，我想想都觉得头痛。”

寇仲苦笑道：“我也只是有五成把握，但假若小陵肯助我，我便有十足的信心。”

徐子陵淡淡道：“说好的事，绝不能反口，否则何以立信于天下。”

寇仲赔笑道：“徐爷息怒，我只是有感而发，随口说说。徐爷你肯陪我去寻宝，我已是感激涕零！”

徐子陵岔开话题道：“我现在虽然非常不满李靖，但始终不认为他是卖友求荣的人。

何况我们还想漏一件事，李小子说不定是从李秀宁处，知道我们有易容换貌的方法。”

当年四大寇攻打飞马牧场，沈落雁和李天凡想暗算李秀宁，寇仲插手干预，那时他便曾以鲁妙子的假面具掩饰真面目。

寇仲道：“我怎会忘记，所以才故意质问李靖，他却亲口承认了。”

徐子陵道：“他怎样说？”

寇仲思索半晌，道：“当时他的确答得很奇怪，什么‘便算是我说的好了’。但我那时早给怒火烧昏了脑袋，还狠狠骂多他两句。罢了！那管得是否他做的。他既成了李世民的走狗，我终有一天会和他对着干。什么兄弟之情，朋友之义都一钱不值。”

跋锋寒有感而发的道：“有很多事还是少想为妙，人生的最大烦恼，就是想得太多。”

徐子陵关切的道：“你的伤势究竟如何？不若趁天亮前这段工夫，我们

合力为你疗治伤势吧！”

跋锋寒苦笑道：“千万不可，在这强敌环伺的时刻，任何一人功力的损耗，均会带来不测之祸。”

徐子陵叹道：“我却觉得你是怕若完全复元，便没有立即离开的理由。”

寇仲恍然道：“我明白了，你是要避开那个突厥来的美人儿。”

跋锋寒右掌翻开，赫然是芭黛儿还给他那根光芒闪闪的发簪。

接着右掌倾斜，发簪在两人眼睁睁下掉进河水里，沉没不见，没有惹起半个涟漪。

跋锋寒淡淡道：“快天亮了！”

三骑全速奔驰，穿过城外西北方的一片疏林后，奔上一个土坡，同时勒马停定。

在群山环抱下，一个小湖安祥地躺在前方草原上，碧波绿水在林木间荡漾，凌晨雾气则在绿莹莹的湖面飘摇，三人顿时精神一振。

寇仲以马鞭遥指眼前如诗似画的美景长笑道：“若非我们坚持再送你一程，定不知附近有这么一个好地方。”

跋锋寒跳下马来，把一个沉甸甸的钱袋系到寇仲的马鞍处，微笑道：“这囊内至少有五十多锭足一两的黄金，所谓三军未动，粮草先行；就当是我跋锋寒对你寇皇国的一点资助捐献好了。”

寇仲也不推辞，欣然道：“我们兄弟间也不用说废话，总之我寇仲心领哩！你最好立即戴上面具，那对要追踪你的人来说，跋锋寒等如消失了。”

跋锋寒摇头道：“只换个脸孔仍未足够。当我到达最近的城镇后，就换过衣服，再把兵器收起来，索性扮成普通的商旅，那就更能掩人耳目。”

徐子陵道：“若非芭黛儿，谁能令你跋锋寒这么千方百计要把本来面目隐藏起来？”

跋锋寒飞身上马，回头环视一周后，叹了一口气道：“由这刻开始，我将不会再想起她，更不希望再遇上她。”

接着深深瞧了两人各一眼，眼神定在前方，沉声道：“此地一别，不知能否有再见之日。两位兄弟珍重了！”

一夹马腹，健马长嘶下放开四蹄，冲下山坡，绝尘而去。

两人看着他头也不回的在林木草野中时现时隐，到最后变成一个小点，消失在一片密林处。寇仲才松一口气道：“没有人跟踪他！”

徐子陵点头同意。

两人策马回头，缓缓驰下土坡。

寇仲重重吁出一口充满离情别绪的心头闷气，苦涩地道：“生离死别，竟是如此令人神伤。娘的去世，跋锋寒的远离，都是那么令人难舍，偏又没法改变。若非芭黛儿那婆娘，恐怕老跋仍会陪我们多玩一阵子的。”

见到徐子陵若有所思的样子，似是没有听到自己的话，奇道：“你在想什么？是否在奇怪没有人跟踪我们。其实理该如此，试问现在谁想来惹我们，不好好三思怎行？”

徐子陵摇头道：“我忽然想起素姐，心中感到不快乐。”

寇仲色变道：“你不要吓我！”

徐子陵叹道：“或者是因见回李靖引致吧！杀了宇文文化及后，我便回去找素姐，看看香玉山究是如何对她？哼！”

寇仲沉吟半晌，道：“也该是时候给你引见王世充了！”

徐子陵露出烦厌之色，摇头道：“我今天仍不想见这种人，你先回城吧！我想骑一回马儿，不知如何，心中总有些翳闷的感觉。”

寇仲愕然道：“不是走火入魔的先兆吧？”

徐子陵笑骂道：“去你的走火入魔。现在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别忘了正午宋鲁在董家酒楼摆下酒席恭候我们，滚去见你的王世充和淑妮妹吧！”说毕策马径自去了。

寇仲呆了半晌，才苦笑摇头，自行回城。

净念禅院耸立山上，气象森肃。

徐子陵跳下马来，揽着马颈，哄孩子般说了一番亲热话后，任它自行吃草，自己则向禅院的山门入口处掠去。

过了刻有“净念禅院”的牌坊后，长而陡峭的石阶直延至山顶，令人有登天升赴“彼岸”的感觉。

徐子陵下意识地摸摸身藏的面具，还有鲁妙子送赠有关建筑，天星等秘卷，心中暗叹一口气。

自盗取和氏璧后，他们便把这些东西埋在秘处，刚才方始取回。

收摄心神，徐子陵拾级登阶。

“当！当！当！”

悠扬的钟声，从山上飘送下来。

徐子陵心头一片平静，纵目欣赏四周峰峦奇秀、林木茂密的山景，暗忖此寺座落此山之顶，自有一定的道理。

仰首上望，可见从林木间透出来的佛塔和钟楼。

由于看了鲁妙子的心得，对建筑学他已有很好的基础，逐能以内行人的眼光观赏。

佛塔大部份以大青石砌成，结构复杂，八角九层，四面辟门，塔身的雕刻绚丽异常，四周的卷门上怖满了龙、虎、佛、菩萨、力士、伎乐、飞天等宗教物事，神采飞扬，栩栩如生。

塔刹却是铁制的，有铁链八条分别拉往塔顶八角。下五层的级阶设于塔内，由第五层开始，却沿塔身外檐盘旋到顶层，这种布局在佛塔建筑中实属罕见。尤其那高大华丽的铁刹，俊秀挺拔，突出于山林之上，宛如刺破青天。

徐子陵之所以这么留意净念禅院的建筑，只是想印证早前对禅院的一个印象，就是此寺处处均不依常规，隐有自成一格的气派。

最使他惊异处就是建筑的装饰在极尽华美的怖置里，却仍能予人一种简朴归真的感觉，就像一位盛装的美女，虽是华衣丽服，但由于不施脂粉，故可保持着丽质天生的自然美。

石阶已尽，徐子陵抵达第二重山门。

门上方额书有“入者有缘”四字，两边则镌刻对联：“暮鼓晨钟惊醒世间名利客，经声佛号唤回苦海梦迷人。”

徐子陵嘴角飘出一丝苦笑，心想若寇仲是名利客，那自己定是梦迷人。两个都是在这人世间的苦海挣扎浮沉，身不由己。再叹一口后，步入山门。

第一座面阔七间的大殿矗立门后的广场上，两名老僧正在打扫落叶，对他这来客的闯入不闻不问。

徐子陵也是奇怪，对此仿觉理所当然的，负手油然朝这居于中轴线上的首座主体建筑行去。

殿内香烟盈逸，从供奉在南端的三座佛像前的三脚炉鼎中袅袅腾升。

他对佛教认识不多，只知中间戴金冠慈祥端庄的是毗卢遮那佛，两侧的佛像就不甚了了。更吸引他的是殿内沿墙环列的数十尊罗汉塑像，千姿百态，无一雷同。撑起大殿的八根立柱和柱础，均精雕细琢，配上疏朗雄大的彩绘斗拱，出檐深远，檐角高翘，合而营

造出寺院那种深远肃穆的气氛，充满宗教的感染力。

一声佛号，来自身后，接着有人道：“徐施主大驾光临，不知所为何事？”

徐子陵认得声音，头也不回的道：“不嗔大师，请问左右两佛是何名称？”

四大护法之首的不嗔答道：“左是药师佛，右是阿弥陀佛。徐施主既不知佛，故入寺不拜也是合理。”

徐子陵潇洒地转过身来，朝双目低垂，合什持珠的不嗔微笑道：“在下虽对佛所知不多，但却知诸法为心。跪地膜拜只是表面的形式，当不能以此来判断一个人对佛的诚意吧！”

不嗔睁眼朝他瞧来，闪过惊异神色，淡然道：“所谓有诸内而形于外，故佛有佛相。

施主之语，或者只能适用于施主吧！那要问问施主的本心了。”

他虽没有直接说出来，但背后的意思却明显不过，就是指徐子陵口不对心，砌词狡辩。其中当然牵扯到和氏璧的事上。

徐子陵胸怀磊落，怎会介怀，道出来意道：“在下今次来访，是欲与师小姐见上一面，解决一些事情。”

不嗔用神打量他半晌，好一会才道：“施主请！”

领头步出殿门。

徐子陵心想又会这么顺利的，忙随他去了。

寇仲策马直入皇城，到了尚书府外才甩蹬下马，尚未登尽台阶，一身劲装的董淑妮夹着香风从府门内冲出，杏目圆瞪的娇叱道：“没胆鬼！跟我来！”

寇仲见把门的卫士无不拏眼瞪着他们，大感尴尬，只好随她入府。

董淑妮走进西厅，把所有婢仆全部逐出后，指着靠窗的椅子，气鼓鼓道：“你给我坐在那里！”

寇仲亦是心中有气，不悦道：“我是你的奴隶吗？有什么事便快说出来，本少爷今天很忙。”

董淑妮怎想得到寇仲敢顶撞她，气得两眼大睁，戟指骂道：“你这没良心的人，竟敢用这种口气和人家说话。”

坦白说，即使她状若发疯的雌虎，但仍是那么娇俏艳丽，姿态动人，别有一番姣媚味儿。尤其那挺起酥胸两手叉着小蛮腰的姿势，更是引人之极。

寇仲见她气得秀目通红，珠泪欲滴，心中的气登时消去大半。又暗忖自己堂堂男子汉大丈夫，犯不着和她计较。

哈哈一笑道：“坐便坐吧！有什么大不了的。”

坐好后，拍拍大腿道：“董小姐要不要坐上这张世上最舒服的椅子。”

董淑妮狠狠盯了他好半晌，跺足大嚷道：“我先和你算旧账，那晚你滚到哪里去了？”

寇仲摊手道：“我听闻荣凤祥明晚才摆寿酒，故以为小姐一时口快说错日子，兼之也真有点事，嘻！你明白啦！”

他再不想和她纠缠下去，逐点醒她自己已识破她的奸谋，教她知难而退。

董淑妮旋风般来到他身前，玉腿差点碰上他的双膝始停了下来，大发雌威的骂道：“见你寇仲的大头鬼，人家的寿酒是连摆七天的，否则怎叫得做大寿。”

寇仲差点语塞，幸好眉头一皱，计上心头，乘机诈她一记，苦笑道：“小妮妮不要再耍我了！我和虚彦兄是不打不相识，现在已成莫逆。他还把所有事和盘托上。哈！待会我便去荣府找他，你要不要一道去？”

董淑妮如遭雷殛，连退三步，俏脸转白，不能相信地嗫嚅道：“他……他真的……”

寇仲心笑任你如何狡猾，始终嫩了一点，一下子便露出狐狸尾巴，让自己证实了纯属凭空猜想的事。拍拍衣衫长身而起道：“待会我们再亲热吧！”

随着笑嘻嘻的得意而去。

第十一章 贪生怕死

徐子陵随在不嗔身后，朝后院的方向深进。

沿途不时遇上僧侣，但人人对他视如不见，像正沉醉于本身清净无为的宗教生活里。

经过那座在阳光下金碧辉煌的铜殿后，不嗔左转进入一条两旁植有竹树，古意盎然的石板道。

两旁僧舍掩映在竹材之间，朴素简单，与殿堂的华美又截然回异，不过在松上白灰泥后，又自有一股不施脂粉般的自然美态。

徐子陵正细意感受禅院里那种深幽致远、平和宁静的气氛时，景色一变，房舍渐稀，代之是苍松翠柏，层岩嶙峋，沿着石路前行，可看到右壁窗

上“佛道”二字。两边石崖逐渐高起，山道收窄，两旁石壁是依矮崖形势雕凿的诸佛坐像，均神态悠然，栩栩如生。

徐子陵看得心中惊异时，佛道忽尽，眼前豁然开朗。

在这禅院西端处，一座上刻“方丈院”，面阔七间、歇山九脊顶的巍峨大殿建于崖沿处，形势险要至极点。

徐子陵大感不妥，问道：“这该是贵院主持了空大师的居停吧！”

不嗔若无其事地答道：“施主欲见师小姐，自须由本院方丈定夺，何需奇怪？”

徐子陵早知不会那么容易可见到师妃暄，只能心中暗叹，随他登阶入院。

方丈院共分前中后三进，入门处是个空广的接待室，没有任何家具，只在两壁挂有画像，看来该是禅院历代主持的肖像。

不嗔嘱咐徐子陵在此等候，穿门进入内间去。

徐子陵闲着无事，正好浏览壁上的肖像画，画像虽形相各异，肥瘦不同，但绘着无不为其刻意经营，画得人人宝相庄严，佛光普照，容貌慈和，一副救苦救难大慈大悲模样。像旁还附上名号和受戒入寂年月等介绍文字。

肖像显是依年代先后排列，到左壁最后一幅时，徐子陵心中一震，行近细看。只见所绘老僧须眉俱白，脸上深刻的皱纹纵横交错，看来至少有七十多岁。

他之所以吓了一跳，皆因此僧面目与现在的主持了空至少有八、九分相以，恰是了空老朽后的样子。

正在思忖这是否了空的亲爹，而了空是子承乃父的衣钵时，赫然发觉肖像画旁只有受戒年而没有卒日，不由倒抽一口凉气。

难道了空反老还童，从画中这老人变回现在四十来岁的样子，那么此事实骇人至极点。

不嗔的声音在后方响起道：“这是敝寺主持十五年前的画像，当时他正值入关修禅，故嘱人做像。”

徐子陵叹道：“真令人难以相信，原来世间竟有返老还童的神功秘法。”

不嗔高宣佛号合什道：“佛法无边，回头是岸。敝寺主持在中院恭候徐施主，请！”

徐子陵转过身来，见不嗔全无领行的意思。只好施礼道谢，自行进入中庭。

“砰”！

木门在身后关上。

深广达十丈，高三丈的空间，只有四面空壁。

了空盘膝面壁结迦趺坐，背向着他。

这能返老还童，有力回天的高僧两旁各有一道闭上的便门，透出一种高深莫测的气氛。

徐子陵嘴角送出一丝苦笑，恭敬地道：“大师请赐示旨意。”

寇仲由偏厅返回正厅，欲进内堂时，刚好遇上一向对他摆出不屑一顾姿态，轻盈冷艳的“美胡姬”玲珑娇，双方都想不到会狭路相逢。寇仲刚受

过董淑妮的教训，极力克制下只点头为礼，便算打过招呼。

反是这异族美女对他展露出一丝罕有的笑意，与他并肩而行道：“昨晚你们在天津桥之战的确很精采。”

寇仲愕然道：“娇姑娘真厉害，竟能瞒过这么多人的耳目，潜到近处。”

玲珑娇回复冷漠神色，淡然道：“若没有这点本事，怎替尚书大人当探子？”此女肯和他有问有答，已代表态度有所改变。

刚要再找话题，虚行之从内厅匆匆走出来，见到寇仲，打了个勿要说话的眼色，然后才施礼道：“大人在书斋等寇爷。”

言罢擦身去了。

玲珑娇止步道：“尚书大人该有话要和你单独说的，待会见。”

片晌后寇仲来到书斋，王世充待室门关上后，看他在左旁的太师椅坐下，道：“幸好你昨晚没有被敌所乘，我曾想过遣人往援，但此举会正中敌人下怀，时间上更难以赶上，最后只能按兵不动。”

接着冷哼道：“杨侗和独孤峰太可恶了。”

寇仲违心赞道：“尚书大人此着才是高明。现在我们务要示弱以弱，才符合上兵伐谋这兵家要旨。论实力，独孤阔纵使联结外人，仍奈何不了我们。所以只能靠阴谋诡计来施冷箭，只要我们小心一点，独孤峰绝不能得逞。”

王世充皱眉道：“铁勒人因曲傲的败北，可以撇开不论。但假若阴癸派、突利和杨侗联成一气，我们是否仍要维持被动捱打的局面呢？一个不好，我们可能要连东都也赔掉。”

寇仲好整以暇的道：“突利也可以不论。皆因吾友跋锋寒刚离洛阳，突利和毕玄的两个徒弟怎都要追上去热闹一番。阴癸派则因要应付师妃暄这个头号大敌，亦绝不敢公然卷进这场纷争去。何况在某一程度上，她们都希望你能收拾李密，那时杜伏威取得江都后，便可沿运河北上。”

王世充讶道：“你怎知杜伏威要攻打江都？”

寇仲当然不会把宋金刚招出来，道：“我和宋家有点交情，待会还约了宋鲁在董家酒楼儿面。”

王世充释然道：“这确是令人头痛的事，杜伏威和沈法兴的关系一向不大好，现在忽然联成一气，可见他们北上之心是如何焦急。”

寇仲点头道：“目下局势明显是黄河与运河之争，谁能同时取得关中、洛阳两大重镇，便等若半壁江山落进他袋子去。我们则先取虎牢、荥阳，再挺军西进，那时圣上你号令天下，谁敢不从。”

王世充捻髭微笑，眼中射出充满希望和企盼的神色，正容道：“假若我王世充成为新朝之主，你寇仲就是新朝宰相，你准备好了没有？”

寇仲暗忖信你的才是白痴。表面却装出陶醉之色，欣然道：“尚书大人这么瞧得起小子，我自然是万二分感激。不过我想先破李密以立功，那时尚书大人重用我，旁人亦无话可说。”

王世充呵呵大笑，接着故作神秘的道：“是否能引李密出兵，便要看明晚的安排，让我先给你见见我的替身。”

了空身穿灰色僧衣，外加深棕色的肩挂，空广的堂宇寂然无声。

徐子陵负手卓立，像变成这高僧外的另一尊石像，没有半丝不耐烦。

好一会后，了空柔和的声音轻轻道：“洛阳的寺观窟三大名胜，徐施主不知是否都到过了？”

徐子陵心中错愕，无论了空说什么，甚至佛语禅机，他亦不会奇怪。偏是这么提及洛阳的名胜，与眼前的事风马牛不相关，顿使他摸不着头脑。

无奈下虚心问道：“请大师详加赐示！”

了空油然道：“寺是白马寺，乃中原第一所佛寺，建于东汉永平十年，由于当年从天竺迎回两位高僧摄摩腾和竺法兰时，佛经佛像均是用白马驮来，故以白马为名。此为中土佛教之始，故该寺又有‘释源’和‘祖庭’之誉。信佛者，若不到该寺一游，每引为毕生憾事。”

徐子陵道：“多谢大师指点，但不知白马寺座落何处。”

了空淡淡道：“徐施主若是有心人，自会知道。”

不待徐子陵说话，续道：“观为老君观，位于城北数里外邙山翠云峰之颠，相传乃老子李耳炼丹的圣地，可惜现在为妖魅把持，圣地成了邪窟。”

徐子陵大奇道：“怎会如此？”

了空平静答道：“有很多事，老衲实不方便详言。只不过见徐施主所学来自道家始祖广成子，故顺带一提。”

他的说话字字暗含玄机，深奥难明。

了空续道：“窟则为龙门石窟，位于我寺南面十多里外伊水之滨，由于该处两山相对，望之若阙，故又名‘伊阙’，两岸峭壁上大小神龛石窟延绵数里，令人叹为观止。”

接着讶然道：“是了！徐施主今次究竟为何事而来，老衲早忘记了。”

徐子陵出乎他意料之外的道：“我也忘记了，多谢大师指点。”

说罢飘然离殿。

一名无论外貌体型都与王世充有七、八分相像的人，入斋后拜倒请安。

随之而入的是欧阳希夷、玲珑娇、可风道人、陈长林一众高手，还有王世充的两个儿子王玄应、王玄恕，与及大将张镇周和杨公卿。

只看这阵势，便知是有要事商讨。

众人分左右坐好后，变得寇仲居于左方首席，与右方第一席的欧阳希夷遥对，下首始是张镇周等人。

王世充把替身唤起，向寇仲得意地道：“怎样？”

寇仲点头道：“确能鱼目混珠，但在明晚那情况下嘛，嘿！”

王世充知他有话要说，先命替身离开，欣然道：“现在全是自己人，有什么话放心说吧！”

王世充那一副酒色过度样子的大儿子王玄应得意地道：“这叫养兵千日，用在一时。”

年许前玄应从管州物色得此人回来，经我亲自指导训练，保证无人能够识破。”

只看他唯恐怕别人不知此功归他的神情，便知此子难成大器。

欧阳希夷皱眉道：“此人不懂武功，内行人只要看他举手投足，又或走多两步，立可看破非是世充兄本人。”

王世充胸有成竹道：“若有人要来行刺我，最佳时机莫如在赴会途中，又或是返回的路上，范成他只须在车上作个样儿使成。”

至此谁都知道王世充是绝不肯去冒这个险的。

可风道人皱眉道：“今趟是要教敌人行刺成功，而世充兄则要佯作受伤，才可引得李密仓卒出兵。所谓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范成轻易就给人宰掉，谁都会生疑的，此计怎成？”

王世充欣然道：“这正是关键所在，以假作真后我将藏在马车暗格内，若敌人实力真个强大至可破车杀人，我便暴起发难。最好来的是晃公错又或尤楚红之辈，让我伤得其中一人后，再诈作力拚受伤，如此将更能令对方入信，当然尚需各位再加配合。”

转向寇仲道：“寇小兄还有什么话要说？”

寇仲问道：“为何敌人不会在宴会中下手呢？”

王玄应代答道：“这个道理很简单，荣凤祥今回尽邀各地前来洛阳的名人赴宴，到时高手如云，其中又不乏与我们有交情的，在这种情况下，公开挑战不会有问题，若要行刺暗算则变量太多，说不定闹个灰头土脸，吃不完兜着走。”

寇仲心中暗叹，颓然道：“我没有话说了。”

他本有满腹妙计，但见到王世充摆明不肯以身犯险，还有什么话可以说的。

徐子陵踏出方丈室的大门，深深吸一口清新的空气。

蒙蒙细雨刚开始从天上洒下来，远近不见人踪。

净念禅院处处隐含禅机佛意。

像自己本为他们的敌人，但他却丝毫觉察不到敌意。

就像和他们之间从未发生过任何事。

见不到师妃暄乃理所当然，可以得见才是出人意表。

不过他为了心之所安，故仍要稍尽人事吧！

他要的是能面对面与师妃暄解决和氏璧的问题。直到此刻，他仍不认为盗宝是坏事或错事，而只是有关争霸天下的手段。

像和氏璧这种神物，惟有缘者居之。

他缓步走下台阶，正要朝佛道的方向走去，心中忽生感应。

就像有某种事物在等待着他的样子。

环目四顾，方丈院左端有一片竹林。徐子陵想了想，便放步走去。

来到近处，另一条石道在竹林间蜿蜒伸展，曲径通幽，在雨丝绵绵中，特别引人入胜。

徐子陵沿道而行，拐了个弯后，整个空间倏地扩阔至无限，原来路尽头是山崖边沿，不但可俯瞰远近山野田畴，还可远眺座落东方地平尽处的洛阳城。

漫天细雨下，在这如诗如画的美景里，一身儒服男装的师妃暄正盈盈俏立崖沿，悠然神往的俯瞰着崖下伸展无尽的大地。

徐子陵恭敬地朝她玉背施礼，诚恳地道：“小姐肯破例赐见，徐子陵感激不尽。”

师妃暄轻轻叹一口气，伸出纤美的玉指，遥指远方的洛阳城，以充满悲国伤时的语调道：“自魏晋南北朝以还，洛阳屡成兵家争战之地，多次被毁倾颓，累得百姓流亡，中原萧条，千里无烟，饥寒流陨，相填沟壑。除此之外，徐兄可知我们尚损失了什么呢？”

徐子陵虽自负聪明才智，此刻只能茫然摇头。

师妃暄像脑后长有眼睛，可看到他摇头的动作，淡然道：“洛阳之称，始见于战国文献《战国策》，内有‘苏秦过洛阳’之语。自此屡被选为郡城，为我国文化经济的中心，北魏时只是佛寺便有一千三百六十七所。”

徐子陵咋舌道：“竟有这么多？”

师妃暄续道：“洛阳向为我国文化荟萃之处，只藏书便达七千车之多。且人杰地灵，历代名家辈出，蔡伦于此试制‘蔡侯纸’；张衡创制‘浑天仪’、‘候风仪’和‘地动仪’；马钧发明‘指南车’；王充作《论衡》；班固兄妹着《汉书》；陈寿撰《三国志》；《洛阳伽蓝记》和《水经注》均成书于此，洛阳城对我国的贡献，有何处可能比拟。”

徐子陵听得肃然起敬。若非他有翻阅鲁妙子传给他的笔记卷，这时定要听得一脑子茫然。现下虽仍未能完全谙识，但至少亦知道师妃暄确是学究天人，博古通今。

换了他和寇仲，无论对着洛阳城看多少遍，也不曾有师妃暄的感触和联想。

她正为洛阳过去百多年的历史而伤怀。

师妃暄悠然神往的道：“徐兄到过北市的新潭吗？”

徐子陵暗忖自己来来去去都是洛河、天街和天津桥，或间中因事到过南城的里坊，却从未到过北市去。苦笑道：“尚未去过！”

师妃暄道：“那么徐兄定要去见识一下这被称为天下舟船所集的地方，全盛时期大小船只可达万艘之数。”

接着低吟道：“古今兴废事，还看洛阳城。”

听着她若如天籁仙音的声线细诉洛阳的兴替盛衰，徐子陵脑海中浮现出一幅幅洛阳的图画，似乎千多年的历史，倏忽间闪过脑海，那感觉既悲怆又感人。

雨点温柔地飘洒在他们身上。

像师妃暄这种悲天悯人，有着菩萨大慈大悲心肠的超卓人物，他尚是首次遇上。

忽然间，他彻底明白了师妃暄要找寻真命天子，以拯救万民于水深火热的伟大情怀。

第十二章 莫不有数

欧阳希夷、可风道长与寇仲一道离开书斋。

可风道长问寇仲道：“看寇小兄的神情，似乎不大欣赏尚书大人有关替

身的安排。”

寇仲苦笑道：“这证明了我道行尚浅，一点心事都藏不住。”

可风道长微笑道：“人在年轻时，谁不是如此，我和希夷兄都是过来人。”

欧阳希夷笑道：“像小兄弟的年纪时，我那有这么本事。”

可风道长道：“现在轮到我当值，希夷兄最好养足精神，这几天恶战难免。”言罢停步施礼。

欧阳希夷与寇仲并肩朝大门走去，道：“世充兄的面子真大，竟请得动可风这等高手来助阵，可见他跟老君庙关系不浅。”

寇仲顺口问道：“老君庙是什么家派，为何有个这么古怪的名字。”

欧阳希夷奇道：“你给人的感觉是神通广大，却竟然不知洛阳北邙山翠云峰顶的老君庙，此实教人难以相信。”

寇仲在门槛前停下来，瞧着雨粉飘飞的户外，从容道：“所以前辈至紧要多提点小子，我有时是很糊涂的。”

欧阳希夷低声道：“我第一趟见你们时，便心中欢喜，觉得你们很合眼缘。不过昨晚收到你们被人在天津桥围攻的讯息，却是老夫力主不要妄动。一来是我相信你们定有脱身之法，另一个原因是这明显是个陷阱。”

寇仲道：“小子怎会不晓得呢？”

欧阳希夷道：“此事若我不说，你也定不会知道。而我特别要提起此事之意，皆因力主出战者正是可风，可见他对你颇有怜才之心。”

寇仲皱眉道：“以他的智能，难道看不出这是精心布下的阴谋吗？”

欧阳希夷道：“当时是谁都觉得有点不合情理，对付你们，独孤阙何需派出近千禁卫去封街截道，但却都没时间去想清楚整件事。幸好世充兄下一个叫虚行之的幕僚私下提醒老夫，否则恐怕已中了敌人的奸计。”

寇仲心中暗喜，虚行之果然是个人才，这么快便掌握到欧阳希夷是可以信任的人。

欧阳希夷拍拍他肩头道：“现在老夫要回房打坐静修，今晚你若回来，可以来找老夫聊天喝酒。你懂下棋吗？”

寇仲道：“只看别人下过。”

欧阳希夷大笑道：“世事如棋，若我是棋场中的高手，你便是棋盘外的下棋高手，小心点。想要你项上头颅的人，横冲直撞都可碰上呵！”

言罢欣然返回府内。

寇仲也觉好笑。

自己现在该下那一步棋呢？

跨过门槛，两旁侍卫肃立致敬，无不现出尊敬神色。

寇仲自知已在洛阳建立了威名，问其中一人道：“小姐是坐车还是骑马的？”那人冲口而出的答道：“小姐骑马走了。”

寇仲心中大快，想象着董淑妮质问杨虚彦后这对狗男女知道中计的绝妙情景。杨虚彦究竟是个怎么样的人？他不似是肯屈居人下之徒。

假若王世充跟李世民谈成交易，董淑妮将成为李渊的妃子。那杨虚彦岂非先吃了董王妃的头啖汤，这笔账该如何算？

想到这里，寇仲顿时糊涂起来。

徐子陵瞧着师妃暄那令天下男子倾心拜倒的动人背影，沉声道：“那晚在天津桥上，小姐是否根本没有被伤？”

师妃暄终于缓缓转过娇躯，清丽无匹的玉容首次露出惊讶之色，仔细打量他半晌，柔声道：“徐兄是凭空猜想出来，抑是眼力高明至可看破我的地步？”

徐子陵淡然自若道：“那纯粹是一种直觉。”

师妃暄叹道：“那徐兄就真是具有慧根的人。不过我确受了点内伤，只不过绝非我装出来的那般严重，当我步下天津桥时，已完全复元过来。”

顿了顿露出个带点天真味儿的甜美笑容，秀眸深注的道：“徐兄知否妃暄为何要耍这种骗人的手段？”

徐子陵因这罕有出现在她脸上的神态而心弦剧烈抖颤一下，瞬又平静下来，微笑道：“小姐是否想要娼娼上当呢？”

她那对眸子胜比一泓秋水，于嫣然一笑中，动人至极点。

师妃暄见徐子陵在她目光的迫视下，仍是那么飘逸潇洒，神态动作宛如发自天然，芳心更是讶异。

换了以前所遇的男子，除侯希白外，在这种情况下，若非手足无措，便是心慌意乱，那像此人般完全不受自己慑人心神的目光所影响。

师妃暄淡雅清艳的玉容露出一个大有深意的浅笑，缓缓道：“没有人可以骗她，我要骗的只是你徐子陵，若非如此，妃暄便没有撤退的借口。”

徐子陵终于招架不住，俊脸微红道：“小姐这番话确是出人意表，小姐难道认为我与和氏璧失窃的事真个无关吗？”

师妃暄徐徐道：“刚好相反，打开始我便知和氏璧是你偷的。”

徐子陵大惑不解道：“这教在下更不明白了，为何小姐要故意放过我呢？”

师妃暄欣然道：“你终于肯承认是盗宝贼哩！”

徐子陵苦笑道：“这正是我来拜见小姐的原因。什么账都可算到我头上。可是我却绝不会束手待毙，但也不会伤害寺内的任何人。”

师妃暄泛起怜悯的神情，叹道：“长生诀虽令你步上一流高手之列，但仍差点火候。这里除妃暄外，了空大师亦稳有致你于死之能。徐兄可否告诉我，为何明知是送死，仍要来此？”

徐子陵耸肩道：“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你们都是为万民尽心竭力，但本身又是不追求任何私利的人，使我感到欺骗你们是一种罪过。”

师妃暄步步进逼道：“盗宝不是过错吗？为何徐兄却明知故犯。”

徐子陵哑然笑道：“我想反问小姐一句。李世民会否因对手是个善长仁君，而放弃与他争地盘打天下呢？”

师妃暄不但不以为忤，反饶有兴趣的道：“想不到徐兄竟是雄辩滔滔之士，言归正传，和氏璧究竟在那里？”

徐子陵颓然道：“坦白说，假若和氏璧在我手上，说不定我真会还给你，可惜和氏璧已完蛋了！”

师妃暄玉容不见半丝波动，静静的注视他好半晌，最后娇叹道：“想不到千古以来，经过无数贤人圣士殚思竭虑都解不开的两个秘密，先是长生诀，接着是和氏璧，都给你们揭破了，这不是缘份是什么呢？”

徐子陵大讶道：“只这么一句话，你便明白了。”

师妃暄温柔地道：“早在桥头初遇时，我已生出感应，却是难以置信，到现在始能证实，还有什么话可以说的？即使杀了你又是于事何补。”

徐子陵奇道：“是否我的错觉？小姐似乎根本不把和氏璧的存亡放在心上。”师妃暄淡淡道：“天下之事，莫不有数，像和氏璧这种稀世奇物自有其气运定数，丝毫勉强不来，徐兄请走吧！”

她肯下逐客令，徐子陵本该额手称庆才对。但这刻他却仿有宁愿被她痛打一顿或狠狠教训一番的渴求，苦笑一下，施礼离去。

在雨粉中走了五、六步，终忍不住停下来道：“小姐可否再详作赐示，那晚为何要诈伤放过我们？”

师妃暄平静的优美声音从后传来道：“皆因妃暄生出怜才之意，这样说够坦白了吗？”

徐子陵哑然失笑，洒然去了。

师妃暄定睛瞧着他孤傲不群的背影，直至没进林路深处，才收回目光。

寇仲策骑奔出皇城，心中总像多了一根刺似的，心情郁闷，难以排遣。

最令他困扰的，就是王世充的畏首畏尾，原本是天衣无缝的计划，却弄得不汤不水的，教人啼笑皆非。

王世充本身乃一等高手，在有心防备下，又有他寇仲和徐子陵在旁护驾，在遇刺下佯作受伤，该是轻而易举的事。

沈落雁的武功在他现时眼中虽不算怎样，可是对她的狡诈多智，寇仲却是深深顾忌。

若非阴差阳错，加上机缘巧合，恐怕他们两兄弟早栽在她手上。

所以用兵必须如臂使指，否则就算孙武复生，武侯再世，都成不了事。

想到这里，已转上天街。

董家酒楼矗立桥头，与另三座高楼相映成趣。

天街人车络绎不绝，河上则船揖往来，细雨徒添某种难以说出来纠缠不休的气氛意趣。

现在离午时尚有半个时辰。

小陵是否能及时赶回来陪他赴会？

想到这里，早过了天津桥，往南门驰去。

寇仲一口气赶过三辆骡车，又在两辆马车间穿过，痛快之极。

如此在闹市中策马奔驰，昔日在扬州时只有羡慕别人的份儿，那想到自己亦有机会享受这种风光。

这时左方行人道上有几个结伴而行，打着各式彩伞的标致胡女，正对他行注目礼，秋波抛送。

寇仲连忙露出雪白整齐的牙齿，以灿烂的笑容回报，惹得她们更秀目发亮，娇笑作态。

寇仲大感有趣，示威似的快马加鞭，连过两名骑士，风驰电掣间，心中忽生警兆。

一道微仅可察的黑影，从右方行人道电射而来，斜斜穿过两辆奔行的马车和骡车间的空隙，以惊人的准绳和速度朝他射来。当寇仲察觉是一条长而闪亮的头发时，它已钻进马儿的右鼻孔去。

暗算者最高明的地方，就是利用两辆车子作掩饰，待被袭者察觉时，已不及应变。

若头发的目标是寇仲本人的话，他定可及时避过，现在则是马儿惨遭暗算。

马儿一声痛嘶，人立而起，接着往右倾摔。

寇仲在随马儿一起跌个灰头土脸前，弹了起来，越过马车，往暗器来处扑去，心中勃然大怒。

街上的交通立时乱作一团，人人奔走侧目。

马儿挣扎下又爬起来，此根头发摆明是作弄性质，并没有真的伤及马儿。

但寇仲正在意气风发的当儿，更感脸目无光。

足尖点在对面车马道微靠行人道那一边奔至的另一辆马车顶上，借力再作腾升，刚好捕捉到一个优美的女子背影，闪进一道横街去。此女穿上红色劲装，目标明显。

寇仲猛提一口真气，顾不得惊世骇俗，就在行人的头上掠上一间杂货铺的瓦面，追赶敌人。

如此当众失威的事，这些日子来他尚是首次遇上，这口恶气怎都硬咽不下去。远处瓦面那动人的红影一闪而没，像是诱他追去的样子。

寇仲现在艺高人胆大，明知可能是个陷阱，仍夷然不惧，全速追去。

一口气掠过十多间房舍，奔落一条横巷时，女子倏地出现前方。

寇仲一震停了下来，愕然道：“原来是你！”

赫然是把李靖从素素手上抢了过去的红拂女。

红拂女不知是否钟爱红色，不但手上的拂尘血红似火，与红衣互相竞艳，乌黑闪亮的秀发处更插着一朵红白相间的簪花。配合着她的冰肌玉骨，不但没有丝毫俗气，还出奇地显得冷艳秀气。

寇仲不知如何，心中的怒火消敛大半，正思忖谁人可穿红衣比她穿得更好看时，红拂女冷笑道：“今趟我使手段引你来此，纯是为了私人间的恩怨，与秦王完全无关，所以你不用担心会有旁人插手。”

寇仲踏前一步，皱眉道：“我和你间有什么恩怨？”

红拂女一对动人的美目射出凌厉的神色，语气却出奇的平静，徐徐道：“若非你两人颠倒黑白，不辨是非，我夫君何须为你们终日常嗟短叹，困苦惆怅。大义当前，你们现在若能迷途知返，尚为时未晚。否则休怪我手下无情。”

寇仲大感头痛。

只看刚才她以秀发作暗器的手段，便知她名不虚传。无论内功、手法、眼力均达到顶级高手的境界。

寇仲自问便办不到，而她却是一击功成。

他并非真的怕了她，皆因他从没有在暗器此项上下过功夫。

最大的问题是无论他如何痛恨李靖，亦难以狠心下杀手来对付他这美艳的娇妻，除娼馆外，他对女人都是容易心软的。

在这种情况下，对方是全力出击，而他则是心有顾忌，自然是大大不利。

红拂女还以为他在认真考虑她的忠告，耐心的等候着，那知他心中想的竟是这么回事。

好半晌后，寇仲叹道：“夫人究竟是怎样遇上李靖的呢？”

红拂女不悦道：“你先答我刚才的话。”

寇仲颓然道：“我不想和你动手。”

红拂女玉容转冷，沉声道：“那你是一意孤行，执迷不悟了。”

寇仲哂道：“这不是执迷不悟，而是人各有志。试问谁不认为自己所做的乃最正确的事？”

红拂女双目闪过杀机，一字一字的缓缓道：“若非看在你们曾是夫君的兄弟份上，我早出手宰了你们。大是大非之下，尚要砌词狡辩。只是你们盗取和氏璧一事，已是死罪难饶。”

寇仲一点不让的与她锋利似剑的目光对视，沉声道：“今次你来找我，李靖是否知情？”

红拂女眼中露出痛心的神色，拂尘扬起，娇叱道：“看招！”

寇仲哈哈一笑，往后飘退。

只退半丈，便知道自己因无心作战，致犯了非常严重的错误。

天策府的第一高手，果是非同等闲。

城门在望，徐子陵快马加鞭，以免因迟到而失约。

对侠义豪情的宋鲁，他一直保持看崇敬之心，何况他是宋师道的族叔。

他从来没有想过宋师道是这么情深义重的人。由于出身的关系，他对高门大族的子弟向来没有什么好感，但宋鲁和宋师道却改变了他的想法。

宋玉致也是个好女子，可惜……

正思索间，十多骑迎面而至，还一字排开，拦着去路。

徐子陵连忙勒马，原来是拓跋玉师兄妹和一众突厥好手，人人脸色凝重，杀气腾腾。

徐子陵心中叫苦，这时避之已不及，只好策马迎上。

